机巧少女不会受伤1　Facing "Cannibal Candy"

----------------------------------------------------------------

作者：海冬零儿

插画：LLO

扫图：笨蛋阳子

录入：夜

初校：终焉之月

轻之国度：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扫图、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所录入的每一本书里，扫图者有很大一部份功劳！

----------------------------------------------------------------

机巧魔术——那是由内藏魔术回路的自动人偶与人偶使所使用的魔术。

在英国最高学府的华尔普吉斯皇家机巧学院里，正举行着一场选出顶尖人偶使“魔王”的战斗“夜会”。

来自日本的留学生雷真和他的搭档——少女形态的人偶夜夜，为了参加“夜会”，打算挑战其他入选者，夺取对方的资格。他们锁定的目标是下届魔王呼声极高的候选人，别名“暴龙”的美少女夏露！然而就在雷真向她挑战时，突然出现意外的伏兵……？交响曲式学园战斗动作剧，第一集登场！

（彩图001）

（彩图002～003）

“木屐穿起来不好战斗，带子要是断掉了也很危险。所以你暂时穿一下这个吧。”

（彩图004～005）

宛如疾风一般。夜夜一跃便缩短了攻击距离，袭向了敌人的自动人偶。

（彩图006～007）

“你还可以吗？夜夜。”

——赤羽雷真（Raishin Akabane）

“只要是雷真的要求，哪怕是世界尽头夜夜也奉陪到底。”

——夜夜（Yaya）

“我说，小弟弟。你就成为我的东西吧。”

——花柳斋硝子（Shoko Karyushi）

“你是笨蛋吗？还是说——你想死吗？”

——夏绿蒂·贝琉（Chalotte Belew）

“我可不是小鸟喔，夏露。”

——西格蒙特（Sigmund）

“知道自己的程度到哪了吧，武士小子？”

——金柏莉（Rimberley）

CONTENTS

Prologue　极东的人偶使#1

Chapter 1　猎龙者

Chapter 2　一瞬间的遭遇战

Chapter 3　诱往混沌的花言巧语

Chapter 4　虚构的晚餐

Chapter 5　也就是说，从最初的最初开始

Chapter 6　本性

Chapter 7　永远饥渴的野兽

Epilogue　极东的人偶使#2

Prologue　极东的人偶使#1

　　“夜夜好可爱呦夜夜。夜夜好可爱呦，世界第一可爱呦。”

　　少女轻轻合掌，祈祷似地反覆诉说。

　　在午后的和煦阳光照耀下，伴随蒸气的鼓动声，铁轨上的列车正疾速奔驰着——这是一班从伦敦前往利物浦的火车。在这辆列车的二等车厢里，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结伴同行者。

　　看起来应该是来自东方的少年和少女。

　　这两个人与众不同之处并非只有容貌，他们的行动也很令人费解。少女像是要趴伏在少年身上似地探向对面座位，并且对他说着奇妙的耳语。

　　“夜夜好可爱呦夜夜我爱你夜夜好有魅力夜夜是我的老婆——”

　　忽然，那阵耳语中断了。

　　少年眼睛半睁，用锐利的视线瞪向少女。

　　“……你醒了呀，雷真？”

　　“你在别人的耳边干什么？”

　　“夜夜在说让雷真喜欢上夜夜的咒语呢。”

　　“根本不是那么可爱的内容吧？你是打算污染我的心灵吧？”

　　少女完全忽视他的吐槽，若无其事地比了比车窗外。

　　“雷真你看，我们抵达‘机巧都市’啰。”

　　“唉，总算到了吗？从伦敦出发后过了半天——我的屁股都坐疼了。”

　　“已经快要到那间‘西欧第一的学校’了呢。”

　　少女一脸愉悦地黏在少年身边。

　　“那间学校规定大家都要住校吧？”

　　“是啊。”

　　“那么一到晚上，我们就能单独相处一整晚了吧？”

　　“是没错啦……”

　　“感觉好像会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呢❤”

　　“不不不，我会睡喔？要是你有什么奇怪的举动，我就会把你赶出去喔？”

　　“…………！”

　　“你干么一副被背叛的表情？我话说在前头，我们可不是来游山玩水的。”

　　少女的脸上出现了阴霾，乌黑的眼眸流露出悲哀的眼神。

　　“……在这座城市中，将会举办魔王的夜会是吗？”

　　她紧张地正色说道。

　　“魔术师们争夺霸位，充满血腥的斗争之宴……”

　　“是啊，一切就靠你啦，夜夜。”

（插图005）

　　“是只要是为了雷真，那怕是上刀山下油锅，或是进被窝。”

　　“不准钻进我的被窝。”

　　“那样的话，不就是所谓的打野……”

　　“你想说什么？顶着一脸清纯的样子，结果你是想说什么？”

　　“只要是雷真的要求，夜夜都会诚心诚意地鞠躬尽瘁。即使是要在草丛里、或者众目睽睽之下，夜夜都无所谓。”

　　“对于你有这种觉悟我很感谢，但你一定是误会了好吗？我希望你鞠躬尽瘁的不是那种事情好吗？”

　　少年和少女就这么彼此嬉闹着，近代都市的风景从两人身边飞掠而过。

　　车窗外是水泥建筑林立的大道。从美国进口的福特T型车行驶在道路上；机械人偶在街角的摊位上卖着咖啡。人偶的躯体是马口铁材质，不灵活的动作总让人感觉有点好笑。

　　机巧都市利物浦。

　　在曼彻斯特市所生产的大量棉花，就是从这个地方运送到世界各地。它不只是大英帝国夸耀于世的贸易港，同时也是地位仅次于剑桥的学术都市。

　　不久后，列车驶进了一座拥有美丽半圆形铁屋顶的现代化车站——

　　并且以极快的速度通过车站。

　　“为什么没停车？”“这里是终点站耶！”

　　乘客们纷纷骚动起来，表达出内心的质疑与不满。

　　此时，车掌一脸慌张地冲进车厢。

　　“各位乘客，拜托，拜托请冷静听我说。”

　　嘴上这么说，可是他本人却十分动摇。车掌以颤抖的声音继续说了下去。

　　“煞车不灵了！”

　　车厢内的气氛顿时一片死寂。

　　接着在下一个瞬间，列车上的众人开始陷入恐慌。

　　“请冷静下来！没问题，列车自然会停下来的！”

　　车掌的这些话根本没人听到，因为列车内尖叫的声音更大。

　　再说，列车似乎并没有任何减速的迹象。大概因为地面上有坡度的关系吧？既然是在下坡地段，当然也就不会自然停止了。

　　在大惨剧即将发生的预感之中，列车剧烈地晃动着。就在此时——

　　“所有人都抓住座位！”

　　乘客们的视线一同望了过去。

　　出声大喊的正是方才那位还在和少女嬉闹的少年。

　　他的体格尽管不算高大，但是身材却很结实。眼神就像猛禽一样锐利。

　　而文静地站在他身旁的则是一名穿着和服的少女。和服的长度很短，轻飘飘的布料下大腿若隐若现，裸露而出的肩膀雪白光滑。少女的五官平板，乍看之下，给人一种很朴素的印象——但实际上，她的脸蛋却是极为工整，仿佛精致的美术品。长及腰部的黑发，散发出饱满的光泽，肌肤像是剥了皮的白桃般水嫩光滑。她比少年矮了一个头，正如字面上的意思，是个像人偶般的少女。

　　他们的存在感非比寻常。乘客们被两人的气势压倒，顿时鸦雀无声。

　　“车掌，你也去传达给后面的车厢，叫大家拼死抓紧座位。”

　　少年用命令的语气说道。于是车掌乖乖地点一点头后，冲到隔壁的车厢去了。

　　目送他离开之后，少年原本扫视车内的视线，突然停在旁边的座位上。

　　有个年幼的小妹妹紧紧抱着她的姐姐，蜷缩成了一团。

　　怯懦的眼神、娇小的身躯，犹如受到威胁的松鼠般柔弱。

　　少年脸上露出笨拙的笑容，轻轻地摸一摸她小巧的头。

　　“别担心，我们一定会得救的。”

　　少年脱去外套后，身形灵活地钻出车窗，爬到列车屋顶上。接着，身穿和服的少女也全身轻飘地跟着他上去。

　　两人用宛如杂技团团员般的轻巧动作，冲向位于前方的火车头。

　　“你看那个，雷真！”

　　“那是……弯道啊。”

　　毕竟是在市街里，弯道的曲率半径非常严苛。列车行驶到那里的话，必定会脱轨的！

　　“在那之前让列车停下来。森闲四十八冲。”

　　“是！”

　　少女踹了一下火车头的前端后，纵身往列车行进的方向飞跃。这一脚造成的反作用力非常强大，让列车迅速减慢了速度。

　　少女如子弹般在空中飞舞，大幅前进之后才翩然落地。不过，列车并未完全停下，而是渐渐缩短与少女之间的距离，仿佛要辗杀少女般直冲而去！

　　路上的行人们发现异状，不由得发出尖叫。

　　但少年却丝毫没有紧张神色。他先让身体固定在火车头的突起部分，预防剧烈冲击。

　　接着，他把手掌朝向少女。刹那之间，白色火焰（之类的东西）随之迸出，如锁链般连结了少女和少年。

　　火车已来到少女眼前。数百吨的重量压到少女的身上——

　　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那是一股足以让钢铁车体凹陷的剧烈冲击。后面连接的车厢一节追撞一节，凸了起来。少女的木屐刨开地面、折断枕木，陷入地面之中。少女就这么盛大地卷起道碴，并且至少后退了五十公尺。

　　可是，她的身体并未因此折断。

　　少女的身体发挥出超越常人的韧性，完全挡下了暴冲中的列车。

　　呈现追撞状态的各节车厢，有的倾斜、有的旋转轴折断、有的出轨……反过来说，也就只有这样而已，每一节车厢都能在没翻覆的情况下收场。受伤人数当然不可能为零，但意外事故的严重程度算是降到最低了。

　　少年确认列车已经完全停止、不再行驶后，纵身跃至轨道上。

　　“做得好，夜夜。力道控制得很好啊。”

　　少女受到称赞而一脸愉悦。接着像是期待着什么似的，娇羞扭捏地轻轻伸长脖子。但是少年并没有摸她的头，而是迅速转过身去。

　　他就这样迈开步伐走了出去。于是少女只好无奈地追在他身后。

　　两人回到车厢里一看，发现车内的状况惨不忍睹。

　　行李散落在一地，受伤者发出呻吟。不过，似乎并没有人受到重伤。少年只瞥了一眼后，便若无其事地找起自己的行李箱。

　　“——那个！”

　　就在他找到行李箱的时候，有个声音从背后喊住了他。

　　是先前的那对姐妹。姐姐很客气地望着少年，而妹妹则是一脸胆怯，不过却又露出害羞的笑容，把少年的外套递给了他。

　　少年一边接过外套，一边淡淡地对姐姐说。

　　“你们没受伤吧？”

　　“没有。那个、你是……魔术师吗？”

　　“不，我是人偶使。”

　　“也就是说，这女孩是自动人偶……？”

　　她睁大眼眸，凝视着旁边那名（看起来有点在闹别扭的）少女。

　　她会如此惊讶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少女的肌肤微微透出血管，泛出红晕。不但有心跳，也会呼吸。无论怎么看，眼前的少女都是活生生的人类。

　　即使是在这个被称为机巧都市的城市，也很难有机会亲眼目睹这样栩栩如生的自动人偶。对一般人来说，所谓的自动人偶，就是指齿轮和汽缸都裸露在外面而价格便宜的马口铁人偶。

　　有着少女外型的自动人偶犹如活生生的少女般，脸上露出温柔的微笑。

　　“是的，夜夜是雷真的‘娃娃’——在床上也是。”

　　最后的一句话是多余的。

　　乘客们纷纷窃窃私语了起来。那位姐姐的脸蛋也越来越红……

　　“讨厌呀呀呀呀呀，变态！”

　　啪！她狠狠地一巴掌打在少年的脸颊上。

　　然后抱起年幼的妹妹，一溜烟地逃走了。

　　“夜夜……”

　　“什么事，雷真？”

　　“从我胸口中涌出的这股黑暗情感是什么？”

　　“……情欲？”

　　“是愤怒啦！为什么你每次都要说一些惹人误会的话啊！”

　　“那是因为……！那女生用很下流的眼神看着雷真呀……！”

　　“用下流的眼神看别人的是你啦！”

　　少女被骂了一顿之后，不由得垂头丧气。她紧紧地握住和服的下摆，视线则落到脚边。细细的眉毛垂了下来，眼角微微泛出泪光。

　　她的那副模样非常惹人怜惜。

　　少年于是露出认输的样子，“唉……”地一声叹了口气。

　　“算了。走吧，警察来了就麻烦啦。”

　　“……是！”

　　少年拎起行李箱走了出去。少女踩着脚下喀啦、喀啦作响的木屐，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乘客们则是愣愣地目送那两个人走下车厢、消失在拥挤的街道中。

　　在机巧文明繁盛的二十世纪初叶，随着科学技术的惊人发展，人类也建立起了高度的魔术体系。

　　机巧魔术——一种让魔术概念为之丕变的近代咏唱法。

　　透过内建魔术回路的自动人偶，以及操纵它的人偶使相互组合，便可施展出过去无法想像的，迅速、精确、强力的魔术。

　　这种技法被发现之后，魔术师便不再受到麻烦的魔术阵以及冗长的咒语拘束，而可以轻而易举地施展魔术。

　　不过，与此同时，魔术也被转用到了军事用途上。

　　无论是特拉法尔加之役的胜利，还是滑铁卢之役的胜利，都少不了英国引以为豪的〈机巧师团〉所立下的功劳。

　　当然，这不只发生在英国的状况而已。正当全世界都在扩充破灭性武器的这个时代，列强的军方全都拼了命地在发掘优秀的人偶使。

　　教育之所以成为举国上下努力发展的事业，可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铁路意外事故发生的数小时过后，地点来到利物浦的市中心。

　　在一扇巨大门扉前方，两个结伴同行的奇妙人物伫立在那里。

　　东方人少年和自动人偶少女。正是先前挡下列车的那两人。

　　“华尔普吉斯皇家机巧学院。”

　　少年念出门牌上的文字之后，脸上露出略带嘲讽的笑容。

　　“名声响亮的魔术世界最高学府，简直就像个要塞——不，是像监狱一样啊。”

　　如字面所描述的光景，映入了他们的眼帘。

　　耸立在正面的是威风凛凛的大讲堂，乍见之下甚至会让人误以为是白金汉宫。砖头砌成的围墙足足有五公尺高，石造大门上还有枪眼装置。枪眼似乎不是用来抵御外敌，而是用来枪杀脱逃者。其证据在于，守卫炯炯的目光并非注视街道，而是集中在校地之内。

　　尽管整体看上去保守内敛，不过依然充满了气势。简直就像是军队的司令部一样。

　　不过，那位自动人偶少女却毫无畏怯之色，而是伸出手指着学生宿舍并兴奋地说着。

　　“雷真，你看。那里就是我们两个人爱的巢穴呢。”

　　接着，少女发现少年不自然的沉默，于是歪了一下小脑袋。

　　“……雷真，请问你怎么了？表情看起来不太开心呢。”

　　“穿过这道门之后，你就好一段时间都回不到笼外的世界去啰？”

　　少年仿佛在确认少女的觉悟似地，笔直凝视盯着她的眼眸。

　　“根据这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学生持有的自动人偶，直到毕业为止，都不能再出去市街上。”

　　少女毫不犹豫地把手放在胸前，宣誓似地说。

　　“只要是雷真在的地方，就是夜夜应该在的地方。管他是在战场还是在牢狱，这一点都不会改变的。”

　　“你别跟我这么亲近，我可是打算把你当成复仇道具的人啊。”

　　“请你不要感到自责。夜夜是硝子制造出来的机器人偶，打从诞生起就是道具。而所谓的道具，是要在拥有目的之后，才能真正地活起来呀。”

　　她如盛开的花朵般露出轻柔的微笑。

　　“雷真，夜夜会一直陪着你的。一直陪到被窝里。”

　　“你后半段的恕我拒绝。不过——你能有这种觉悟真是太好了。”

　　少年放松脸上严肃的表情，并强而有力地迈出脚下的步伐。

　　就在这一天，一名少年和一具至高的自动人偶一起穿越了学院的大门。

　　在两人的前方，一场斗争之宴正在等待他们——

Chapter 1　猎龙者

　　1

　　学院校地里有一条贯穿南北的道路。

　　这条偌大的道路被称为“主街”，可说是连接各个讲堂、八栋宿舍以及餐厅的大动脉。一旦到了午休时间，便会因为学生们而挤得水泄不通。

　　今天是星期一，天气非常晴朗。而在午休时间，这里一如往常地因为学生们而显得闹哄哄的。

　　突然，这股热闹的气氛很唐突地消失了。

　　一股让人畏怯的紧张感，让学生们纷纷转身看去。

　　只见一名美丽金发随风飘逸的少女，从他们的正后方走近。

　　那名少女容貌端正，身材比例均衡，是个绽放出耀眼光芒的美少女。不过，她的脸上却露出不悦的冷漠表情，破坏了姬那如妖精般的美貌。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充满敌意，犹如一头狰狞的猛兽。

　　在她的帽子上，端坐着一只体型跟猫差不多大的小龙。

　　除了龙以外，也没有别的形容词能形容那只动物了。虽然它的头部很像鳄鱼或是蜥蜴，但面貌却显得高贵优雅；额头上长着两只椅角，身形像猫一样柔软；叠在一起的翅膀，与其说是像鸟，倒不如说比较接近蝴蝶；而全身则是覆盖着钢灰色的鳞片。

　　“简直像摩西出埃及一样啊。”

　　端坐在少女头上的龙如此说道。那嗓音意外地低沉。

　　正如龙所说的，在少女前进的道路上，人潮逐渐被分成了两半。

　　“大家都很怕你。”

　　“哼，一直都是这样呀。”

　　“问题就在于那个‘一直都是这样’。即使有传言说你就是那个〈食魔者〉，他们也应该不至于怕成这副德行才对。”

　　就在此时，有个男学生似乎被某个东西给绊倒，而整个人滚了出来。

　　当那位男学生发现少女之后，不由得发起了抖。

　　“啊啊啊对不起！请不要杀我！”

　　“……快给我消失。”

　　“是是是是是！”

　　男学生慌慌张张地逃走了。逃窜的样子就像是遇到一头凶猛的大熊，让那位少女非常不悦。

　　“确实很没道理，为什么要怕成那个样子？”

　　“他们当然会怕了。毕竟你是个入学才没多久，就把五个高年级学生给送进医院的女人啊。”

　　“那只是给没礼貌的人一些警告罢了。我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想拉我进社团或者是要干么，但因为他们一直触碰我的身体，让我感受到危险，所以我才会……”

　　“你也曾经把同学从窗户推下去吧？”

　　“那次是不可抗力呀。是因为那个人闯进浴室来胡闹，所以我为了保住胸垫——不对、少女的秘密才会那么做的。”

　　“那么，你用不想碰青蛙当理由，结果破坏了上解剖学的实习教室，那也是不可抗力吗？因为失去了珍贵的标本，让教授都哭出来了啊。”

　　“…………”

　　“另外，看到大马蜂飞来飞去而慌张起来，结果烧掉了整座庭园的那件事呢？”

　　“吵死了！如果你现在不立刻闭嘴，我就把你午餐的鸡肉换成鸡豆哦。”

　　“我可不是小鸟啊，夏露。如果我只吃豆子，是没办法维持体力的。”

　　金发少女——夏露毫不掩饰她的烦躁，大步大步地向前迈进。

　　可是，那条龙还是不放弃地继续说道。

　　“你不妨交交朋友吧？这样别人对你的反应应该也会随之改变才对。”

　　“所有的学生都是我的敌人、是跟我争夺魔王宝座的碍事者呀。我才不想和他们变熟呢。”

　　“你那种态度只会让你变得孤立而已，甚至连个男朋友都交不到。你啊，会一辈子没人追喔？”

　　“你说谁没人追？像我这么可爱的女生，世上的男人哪有可能放着不追嘛。很快就会有一堆人缠着我不放的，就像是聚集在大王花（注1）旁的银苍蝇一样呀。”（1　“大王花”（Rafflesia）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花，巨大的花心中央开口处又有密集的刺，像是巨蛇的利齿，会飘散出腐臭死尸般的气味，又被称之为食人花，其实是一种寄生植物。）

　　“大王花这个比喻还真是贴切——在让人敬而远之的意义上来看的话——不过，至于会不会有男人黏在你身旁就很让人质疑了。有谁会想自讨苦吃，找你这种母老虎——不，让我修正一下，看来确实有只勇于挑战的苍蝇出现了。只不过他身边还带着一个拖油瓶啊。”

　　它轻轻举起前脚，比向前方。夏露往那边一看，便看到宽敞的道路中央伫立着两个奇怪的人。

　　其中一个是少年。松垮的制服上挂着军用品风格的背带。那条背带像是用来取代武器套一样，不只是挂着短刀和灯，还插着咒符、魔石之类的魔术用具。少年的眼光锐利，身体线条有棱有角。

　　另一个则是少女。她身上没有穿制服，而是穿着一套美丽的服装，大概是叫“和服”吧？夏露记得自己曾经在一种名叫“浮世绘”的奇怪图画上看过那种服装。对方的身材娇小、脸蛋也很小巧，仿佛像个人偶一样——不，她十之八九就是自动人偶了。

　　这两个人都是夏露从没见过的陌生脸孔。

　　正当夏露深深被人偶的精巧度吸引的时候，少年毫不害怕地向她搭话。

　　“我想你就是夏绿蒂·贝琉小姐了吧？”

　　他说话像是在讲演戏的台词般，脸上还露出目中无人的笑容。要说是美男子的话……感觉有点微妙，不过那端整的容貌确实充满一种东方魅力。

　　“虽然只是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却已经是夜会顶尖战士〈十三人〉中的其中一人。伦敦赌盘开出的赔率是三倍，也是下一任魔王的有力候选者。”

　　他流利地说出夏露的个人资料。

　　“登记代码是〈君临天下的暴虐〉（Tyrant Rex）。简直跟恐龙没两样啊。”

　　少年说话的口气像是在调侃人，不过他的眼神却非常锐利地望向夏露的手——正确来说应该是手套。在闪耀着珍珠白光芒的丝绸布料上，用金丝绣着‘Tyrant Rex’的字体。那是唯有夜会的参加者才会被授与的特别手套。

　　这个无礼的男子到底是谁？

　　夏露一脸不悦地瞪视着少年。

　　“既然都明白到那种地步了，你又想做什么？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要你把参加资格让给我。”

　　夏露愣了一下，一时之间还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

　　“……你这是挑战？”

　　“不，是预告。”

　　夏露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迸发出一股冷冽的杀气。

　　“你是笨蛋吗？还是说——你想死吗？”

　　害怕被卷入事端的学生们连忙往后退开。

　　就这样，午休时间的校园唐突地就化为战场了。

　　2

　　这是发生在两天前的事。

　　傍晚，在中央讲堂光线昏暗的走廊上，雷真全身不断颤抖着。

　　“在一二三六人当中……排行第一二三五名？”

　　他手上紧握的纸片，正是所谓的成绩单。

　　抵达学院后不久，雷真就参加了一场特别举办的学力测验。虽然监考官在考试的时候反应就很冷淡，不过当他实际上看到数字之后，还真的是非常难受。

　　“请你别这么灰心呀。”夜夜露出温柔的微笑，说着安慰的话语。”夜夜很清楚，雷真你经历过苦练到吐血的修行。所以姑且不论笔试或口试，但是只要换作实战的话，雷真一定不会输的。没错吧？”

　　然而，雷真却显得更加沮丧，无力地垂下了头。

　　“……抱歉，夜夜。”

　　“请问你为什么要道歉呢？”

　　“你是花柳斋品牌底下最高级的人偶，价值相当于一艘军舰。而我身为你的使用者，却拿到这种丢人现眼的成绩。我实在是太难堪到——”

　　“怎么会！夜夜只要能和雷真在一起就……！”

　　“没脸去见硝子小姐了啊！”

　　只听见“啪唧”一声的奇妙声响，夜夜随即动也不动了。

　　“……呃，夜夜？你干么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等、等等，你听我解释啊！”

　　“硝子、硝子、硝子……你老是在说硝子……！”

　　夜夜噘起唇瓣，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样，用力掐住雷真的脖子。

　　“知道自己的程度到哪了吧，武士小子？”

　　突然，有人从旁边说出这句话。夜夜吓了一跳，让她手中掐着的雷真跌到地面上。

　　雷真一边咳嗽一边抬头往上望，便看到面前伫立着一名身材瘦高的美女。

　　她一头绑高的头发呈现赤红色，而那双伶俐知性的眼眸则是湛蓝的色彩；身上穿着教官制服，胸前则挂着一副眼镜。

　　雷真对眼前这个冰山美人印象深刻。她就是担任监考官的那个女人。

　　“我是机巧物理学的教授金柏莉。对你我都很遗憾的是，我就是你的指导教授。”

　　“谢谢您如此详细地自我介绍。今后也请多多指教了，金柏莉老师。”

　　雷真姑且先打了个招呼。夜夜也连忙恭敬地弯腰鞠躬。

　　金柏莉笑也不笑地开口。

　　“从极东的乡下地方长途跋涉到这里，还真的是辛苦你了，不过成绩单上的数字便是现实。如果你想从这里毕业的话，就拼死拼活地去拿到学分吧。我特别推荐我教的课程，一学年可以送你六个学分。当然前提就是，如果东洋人能听懂我讲的课啦。”

　　“请问那样的发言不是种族歧视吗？”

　　“我可是个博爱主义者，无论白人、黑人、印度人还是犹太人——我都很平等地没有任何兴趣。我会评价的只有知性的部分，而我讨厌笨蛋。就只是这样。”

　　“博爱主义者听到你说的话可是会傻眼的。”

　　“你隶属的是龟宿舍。那里是个最糟糕的地方，聚集了那些成绩最烂的人。别看我外表这样，其实我是个亲切、热心、又懂得替人着想的女人，我已经替你向舍监说过了。你就随便找个时间过去确保你自己的床位吧——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为止。”

　　“等一下，金柏莉老师。我现在就有件事想请教你。”

　　“你倒是说说看。”

　　“如果我想参加夜会，该怎么做才行？”

　　原本准备要离开的金柏莉，忍不住停止脚下的步伐。

　　“你不可能不知道吧？只有成绩名列前茅的人才能参加夜会，而且是限于前一百名。对现在的你来说，再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啊。”

　　“而且离夜会开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定期考察也只剩下一次——真的很让人绝望对吧？”

　　雷真露出自虐般的笑容，说出自我嘲讽的话语。

　　金柏莉露出锐利的眼神凝视着他。

　　“……夜会和高尚的舞会不一样。每个人都会施展机巧魔术彼此攻击，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如果技术还不够成熟就去参加，可是会丢掉小命的喔？”

　　“既然如此，我只要成为最后的那个人就可以了吧？”

　　金柏莉似乎非常惊讶。她细长的眼眸像是打量着雷真的实力，上下扫视了他一番。

　　“你为什么对夜会这么执着？只要顺利混出一张毕业证书，也足以当成让你出人头地的履历了吧？”

　　“那还用说，当然是为了当上魔王啊。”

　　“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财富？名声？知识？力量？”

　　“你这个问题根本毫无意义。只要当上魔王的话，你说的那些全部都能得手。”

　　“确实没错。魔王不受国际魔术宪章和魔术师伦理规定的管辖——简单来说，就是‘你想做什么都可以’。魔王可以自由阅览各种禁书、施展各种禁术，也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长生不死的研究，或者进行基因改造。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军队，应该都会以将官的规格待遇欢迎魔王。”

　　“真的是，听起来有够威风啊。”

　　“……你的目的并不是财富吧？更不可能是名声了。看你那副蠢样也不像是渴求知识的人。你到底想追求什么？”

　　雷真并不回答，而只是定着视线，笔直地回眸凝视着金柏莉。

　　也不知金柏莉是怎么解释他的这段沉默。过了一会儿之后……

　　“……我现在说的是一般的说法。夜会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选出同一时代当中最优秀的人偶使。可说是一个彻底的实力主义世界。所以，万一，拥有参加资格的人，在机巧战斗中败给了不具参加资格的人……”

　　金柏莉像是在诉说秘密似地，压低了嗓音说道。

　　“夜会执行部大概就必须重新考核了吧。”

　　“……谢谢你的指导。”

　　“你就好好加油吧，值得夸耀的〈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同学。”

　　金柏莉留下一个讽刺的笑容后，消失在走廊的彼端。

　　“……总觉得她是个有点可怕的老师呢。”

　　夜夜怯生生地说出自己的感想。

　　“是啊。不过，她似乎不是个坏女人。”

　　虽然她的态度很瞧不起人——但是却很公正。

　　尽管金柏莉嘴巴上把雷真当成蠢蛋，不过她却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出言否定。以参加夜会的事来看，如果金柏莉真的断定雷真不可能参加，那么她就没有必要告诉雷真‘假设’的情况了。

　　“相反的，她或许是个好女人也说不定。”

　　“雷真……你果然喜欢年纪比你大的……！”

　　雷真无视于泛着泪光的夜夜，暗自思索着金柏莉所说的话语。

　　倒数第二名。如果想挤进前一百名，雷真就必须超越从世界各地聚集而来的上千位人才——或者该说必须击败他们。

　　（不是我臭屁，但我本身拥有的知识跟外行人没两样。不论是关于人偶方面，或者魔术方面。）

　　靠学业成绩逆转的机率甚至低于万分之一。

　　既然如此……

　　或许是担心陷入沉默的雷真，夜夜将脸凑了过去。

　　“请问要跟硝子商量看看吗？”

　　“用不着去请示军方的判断，选项就只有一个啊。”

　　雷真露出苦笑，心想自己的做法还真是乱来。

　　“我一定要参加夜会。因为这是杀死那家伙最快的方法。”

　　“可是——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吗？”

　　“金柏莉老师已经说出来了吧？如果想获得参加资格，就只能当桃太郎了。”

　　“拿吉备丸子（注2）去和对方交换吗？”（2　在日本《桃太郎》故事，桃太郎在打鬼的路上以吉备丸子收服了鸡、狗、猴为同伴。）

　　雷真摇摇头，紧紧地抿了抿唇之后，说出了未来的方针。

　　“是要从鬼身上直接抢过来。”

　　3

　　“喂，快来看！好像有个留学生要向〈暴龙〉（T.rex）挑战啊！”

　　“你说什么？产地是哪里？是在哪里出产的笨蛋？”

　　“日本啊。是日本出产的笨蛋。”

　　“日本？是那个伊邪那岐流的公主吗？”

　　“不，据说是两天前才来的新生。”

　　“新生为什么要跟〈暴龙〉对打啊？是被她找碴了吗？”

　　“主动找碴的是那个新生啊，大概是想抢夜会的参加资格吧？”

　　“就算是那样，谁不好找，偏偏找上〈暴龙〉……那家伙应该是想自杀吧？”

　　“看来也不尽然。你瞧，他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他真的有那么强吗？成绩排名第几啊？”

　　学生们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都聚集在雷真身上。

　　尽管雷真心里很不舒服，不过还是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让那些夹杂着怪异和污辱的不愉快视线落在自己身上。

　　“一到春天就会变多呢，”

　　夏露让龙停在她的手臂上，不以为然地说。

　　“像你这种不知道自己几两重的笨蛋。”

　　“我确实是个笨蛋，不过我知道自己的程度。”

　　“哦？那你觉得自己程度怎样？”

　　“排行第一二三五名。”

　　周围顿时传出笑声。夜夜很不甘心地瞪视着那些人，而雷真则是依然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也不去理会那些嘲笑。

　　在另一方面，夏露不由得目瞪口呆。她美丽的唇瓣微张，然后说道。

　　“真是太扯了。这家伙是真正的笨蛋呀，笨蛋中的笨蛋，高耸伫立的笨蛋，闪闪发亮的笨蛋。排行第一二三五名？凭你那种烂成绩，怎么可能赢过我这种……”

　　夏露闭上了嘴。

　　因为她发现雷真脸上的表情未免也太过冷静。

　　“你尽量笑吧。我确实是个三流的人偶使。跟那些在一旁看热闹的家伙们比起来，我确实既无知又没有才能。不过，我只有一点比那些人强。”

　　“……那是什么？”

　　“我还没放弃胜负。”

　　众人的讪笑声顿时停止。

　　夏露环顾四周，发现每个人都尴尬地从雷真身上别开了眼神。

　　没错——这里绝大部分的人都无法参加夜会。

　　尽管如此，他们却只是默默地在一旁看着。

　　这些人全都是还没挑战就先认输的失败者。

　　“……哼，看来只有在觉悟上头很了不起嘛。还是说，你这个人异常迟钝？”

　　“开玩笑，我可是个个性纤细的人啊。”

　　“果然很迟钝，是个晚泄呢。就是那种慢到让人会腻的类型呀。”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啊？年轻女生别在那里胡说八道！”

　　“就是说嘛！真要说的话，雷真算是比较快的类型呀！”

　　“你也给我闭嘴！再说，你根本不可能知道那种事的好吗！？”

　　雷真连忙叫夜夜闭嘴。但已经来不及了，夏露很明显地皱起了眉头。

　　“原来你不只是笨蛋，还是个会玩弄人偶的变态？真是恶劣到极点的色狼，你这个变态狂！”

　　她的眼神已经冰冻到绝对零度，充满了万般厌恶，简直就像是在看蟑螂一样。

　　雷真不禁感到悲哀起来，内心充满着抱住膝盖蹲坐在房间角落的心情。然而，很遗憾的是，他现在没空做那种事了。

　　“我对变态是不会手下留情的。西格蒙特，全力击垮他吧。”

　　“遵命。”

　　一瞬间，龙（它似乎叫做西格蒙特）发出了呼啸声。

　　原本跟小动物一样的型态，逐渐地改变样貌。一片黑雾——像是拥有实体的黑暗物体笼罩着西格蒙特，并且从中伸出了粗犷的手脚、爪子以及翅膀。

　　不久后，雾气散去，一条体型庞大的龙现身了。

　　身高三公尺，全长大概有八公尺的巨大身躯。

　　它并不只是单纯变大而已，体型也从苗条变得魁梧。隆起的翅膀与犄角充满气势。感觉就像是小龙长大变成成龙一样。

　　（质量增加了……？）

　　雷真不禁睁大了眼睛。他虽然以前看过会变形的自动人偶，但这却是他第一次见到会变大的自动人偶。那些质量究竟从何而来？难道与内建的魔术回路有关吗？他心里不断冒出一堆问号。

　　只见一道光线，像是嘶嘶地向外吐的舌头似的，从龙的下颚绽放而出。

　　西格蒙特才一开口咆哮，周围的空气便随之震动，掀起一阵呼啸的风。夏露还没启动魔术回路，西格蒙特却已浑身充满力量。

　　这种充满压倒性的巨大力量，让雷真本能地感受到对方是个强敌。

　　不过，这件事雷真心里早就有底了。他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并且释放出魔力。

　　“我们也上吧，夜夜。吹鸣二十四——”

　　“雷真！”

（插图031）

　　还没听到夜夜的警告声，雷真就已经注意到情况了。他迅速地跃起身子，闪躲到一旁。而夜夜也朝反方向跳了出去，躲开袭来的东西。

　　在两人原本站立的地方，有颗巨大的铁球飞了过去。

　　铁球的直径约为一公尺。表面长满了尖刺，外型非常凶险。

　　它就这样直接往夏露和西格蒙特疾飞而去。

　　当然，他们不可能会乖乖让铁球击中的。西格蒙特挥舞翅膀格挡而下……但是，来路不明的攻击并未就此结束。

　　有数道影子一起从周围的人群之中冲出。

　　骑士风格的铠甲人偶、打着赤脚的女子、六脚野兽——似乎全都是自动人偶。

　　铠甲人偶从正前方，另外两个则由左右方夹击，一同冲了出来。他们的目标不是雷真——而是西格蒙特！

　　“西格蒙特！”

　　夏露下达了指示。她明明没命令西格蒙特该怎么做，它却能确实理解到夏露的意图，而载着她飞了起来。

　　在飞起来的同时，它顺便用前脚踹下铠甲人偶。

　　紧接着西格蒙特挥动尾巴，撞飞了左右两侧的两具人偶。只见那三具人偶受到猛烈的回击之后，随即停止运作，一动也不动。

　　（厉害……〈十三人〉的称号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基本上，在控制状态下的自动人偶是可以随人偶使的心意操控。不过，自动人偶并不是纯粹的木偶娃娃，它具有自律能力以及自身的意志。如果人偶使和自动人偶心灵无法相通，那么人偶的行动就会变得迟缓，而且耗费多余的魔力。

　　在这一点上，夏露和西格蒙特的同步可说非常出色。若非双方对彼此非常熟悉，是无法配合得如此完美的。

　　不过——想松口气还嫌太早。

　　雷真优秀的动态视力已经看到了那些行动。

　　他发现人群之中有些人很显然怀有攻击意图，暗中行动。

　　从气息上感觉应该有九个、十个……甚至更多。就算其中有一半是人偶使，战力也相当充足。以对方的数量来说，形势上不太有利，不容易取胜。

　　那些家伙很快就采取了攻击行动。

　　只见数道影子从人群中冲了出来，都是外型参考水妖（注3）或鸟身女妖等神话人物的自动人偶。人偶使的兴趣和感性面都投射在人偶的设计之上。（3　水妖（Undine）一词源自德国，是水的元素精灵，没有性别，但多以美丽女子模样出现。）

　　最先出手攻击的是身体呈现半透明的水妖型人偶。她迸射出长枪般的激烈水流，袭向了西格蒙特。

　　西格蒙特虽然轻轻闪开，不过接下来换雪精灵——冰霜杰克（Jack o'Frost）从一旁出手攻击。西格蒙特千钧一发地闪过对方的寒气魔术。尽管它毫发无伤，但先前的水流结成了冰，让地面因此结冻。

　　接着是来自上空的攻击。鸟身女妖型的自动人偶，刮起了一阵强风。西格蒙特怎么也躲不过这次的攻击，身体失去飘浮力之后，摔到结冻的地面上。

　　此时又出现新的敌人。只见拥有魔像（golem）面貌的巨人，朝它冲了过来。

　　西格蒙特的脚部打滑，无法闪躲，因此翅膀被巨人抓住，变得动弹不得。

　　学生们纷纷骚动起来，即使是那么强悍的〈暴龙〉，这下子也得伏首称臣了吗？

　　西格蒙特的翅膀发出“唧唧”的折压声，再继续这样下去会很危险。不过，它却依然无法摆脱巨人的束缚。夏露不禁在西格蒙特的背上咋了一下舌。而就在此时，一颗巨大铁球发出破空而来的咻砰声响，疾飞过来。

　　眼看它带着惊人的破坏力，即将砸到西格蒙特的身上——

　　——却半途停了下来。

　　“……你这是做什么？”

　　夏露冷冷地问着。

　　雷真无视来自背后的问话，而对他身旁的伙伴说。

　　“你还可以吗？夜夜。”

　　“只要是雷真的要求，哪怕是世界尽头夜夜也奉陪到底。”

　　夜夜扔掉接在手上的铁球，以笃定的语气回答雷真。

　　4

　　夏露抱持难以理解的心情，凝视着眼前的背影。

　　那个背影，正是刚才来向她找碴的无礼男子的背影。

　　而在他面前伫立于魔像上、挡下铁球的，则是那名男子的自动人偶。

　　夏露花了数秒的时间才理解到这两人保护了她。

　　就在理解到这点的同时，她心中涌起了激烈的愤怒。

　　“……给我走开。”

　　“不用你说我也会这么做。不过，我必须先把这群人给解决掉才行。”

　　“别开玩笑了。你是在——”

　　“你是在做什么？”

　　某个人接着夏露的话说了下去。

　　只见一个蛮横的家伙从人群之中傲然走出。

　　他身旁跟着一个少女型的自动人偶。人偶脸上的表情缺乏人味，关节则是球体式，外表看起来彻底就是个人偶的感觉。

　　那少女人偶手持铁棒，而从铁棒前端则是伸出一道光线连向铁球。伸缩自如的魔力锁链——看来那似乎是流星锤的一种。

　　（原来那颗铁球是流星锤的锤头……）

　　夏露并未掉以轻心，迅速地环顾战场一周。

　　由于战斗规模扩大的关系，让看热闹的学生们往后退了许多步。在路面变得宽广的道路之上，水妖、冰霜杰克、鸟身女妖、魔像，以及铁球手共五具人偶，依然伫立在道路上。

　　——不对，这些人偶还不是全部。

　　原本已经倒落的三具人偶也缓缓地站了起来。

　　似乎是复活了。夏露环顾四周寻找原因，便发现远处有个身穿白袍的自动人偶正在挥舞拐杖。看来那是一种修复魔术的样子。

　　这下子，敌人一共有九个。其中有会施展复原魔术的、施展攻击魔术的，负责防御的、负责冲锋陷阵的，也有能远距离攻击的，从组成结构来看，可说已与军团无异。

　　西格蒙特辛苦地和魔像继续比拼气力，冷冷地低喃道。

　　“你还真受欢迎啊，夏露。对方的人偶使全都是男生呢。”

　　“……现在是说那种话的时候吗？”

　　那群蛮横之徒显然是把西格蒙特当成目标。自己得罪别人的事情……好像做得还满多的。光凭这一点，就让夏露有了苦战一场的觉悟。

　　另一方面，蛮横之徒和无礼之徒的交谈依然在持续当中。

　　“回答我，留学生。你为什么要出手阻挠我们？”

　　“这家伙是我的猎物，我可不能让你们抢走。”

　　居然用“这家伙”称呼我？还说我是猎物？真的是个无礼之徒！

　　“……那么，我们把贝琉小姐的参加资格让给你，相对的，请你别和我们为敌。对我们来说，只要能让她丧失资格就够了……不，你不妨跟我们一起战斗算了？如果有伙伴的话，参加夜会也会比较有利……”

　　“我拒绝。”

　　无礼之徒立刻就回答了。甚至完全没考虑过对方的条件。

　　“……为什么？这对你来说，应该也不算是什么坏事吧？”

　　“我对你们十个打一个的做法感到很不爽。”

　　他向和服少女伸出手。少女对送出的魔力有了反应，随即一脚踹飞魔像。魔像那至少超过三吨的巨大身躯，如中空的橡皮球般弹飞出去。

　　哗！观众们发出了欢呼声。

　　西格蒙特取回行动的自由后，像是在确认身体的状况似地挥舞起巨大的翅膀。

　　“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做。倚多为胜和我的性格不——”

　　他还来不及把话说完，爆炸声便盖过他的声音，猛烈的火焰瞬间笼罩住他。是从后方疾飞而来的火球直接击中了那个无礼之徒。

　　“成功啦！谁叫你要掉以轻心，活该！”

　　说话者的语气很开心。夏露连忙转身去看，发现有个学生正在观众之中雀跃不已。他带着一具魔女造型的自动人偶——原来是伏兵。

　　火焰消失了。没过多久，两个被烧得焦黑的人影出现烟雾之中……不，他们两个几乎都毫发无伤。

　　大概是少女保护了她的主人吧？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耐久性。除了和服微微烧焦之外，少女的肌肤上竟没出现任何烧焦的痕迹！

　　无礼之徒连看都不看对方一眼，只说出了一句：“上吧——！”和服少女霎时冲了出去，往魔女的方向逼近。

　　由下方往上的强烈踢击，正中对方的下颚。

　　魔女被踹飞到比校舍还高的地方，在半空中四分五裂。

　　多么惊人的爆发力！也难怪刚才那具拥有巨大身躯的魔像会被踹飞了。

　　“什么啊，这家伙……”“难道……他很强吗？”“他可是第一二三五名耶？”

　　观众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那些话语让那群蛮横之徒也为之动摇。

　　“这家伙的自动人偶是高级品啊！直接击垮人偶使！”

　　铁球手人偶的主人大声嘶吼。看来他似乎是领导者的样子。那群蛮横之徒听从他的指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直接往活生生的人类飞扑而去。

　　铠甲人偶刺出钢铁长枪，魔像则是不断挥出巨大的铁拳。

　　“哦。”

　　无礼之徒往上一跃，轻易躲开攻击后，翩然着地。

　　“攻击人偶使违反夜会的规定吧？”

　　他问了也是白问。那群蛮横之徒并未停下攻击。

　　“既然你们打算这么做的话，那我也要全力以赴啰——光焰十二结！”

　　“是！”

　　少女接到指令后动作随之改变，用宛如火焰熊熊燃烧般的动作，连续踢倒魔像、弹飞铠甲人偶，然后冲进敌阵。

　　随后展现在众人眼前的光景，远远超出了夏露的想像。

　　那种战斗技法颠覆了机巧魔术的常识，突破既有的攻击型态。

　　无礼之徒追到出手突袭的少女身后。被少女击垮的敌人，被无礼之徒一把摔了出去；少女出手佯攻的对象，被无礼之徒出手痛扁。

　　就在他们如此玩弄着敌人、让他们露出破绽之后，由少女补上最后致命的踢击。她的脚力十分惊人，那些自动人偶的躯体都被她轻易压扁、粉碎。

　　那动作可说是仅仅两个人所组成的战斗阵形。

　　虽然超出常识，但并未违反常识。他们的战术具有一贯性，而且非常合理。

　　夏露不禁感到非常惊讶。对方说他是三流的人偶使？少骗人了！

　　尽管人偶使自己的动作非常激烈，但是人偶动作的速度却没有丝毫减缓。

　　原因就在于支配人偶的强烈精神力——魔力的存在。

　　他至少已经累积相当程度的练习经验才对。

　　（原来在东洋，还有这种战斗方式……？）

　　西格蒙特对愣愣望着战斗的夏露窃窃私语。

　　“我说夏露啊。”

　　“……我知道。”

　　因为无礼之徒的捣乱，让那群蛮横之徒转移了注意力。

　　于是夏露悄悄释放魔力，注入西格蒙特的魔术回路里。

　　两人养精蓄锐，等待着时机。然后，当敌人并排在射程范围的瞬间——

　　“光束炮！”

　　一道强烈的光束从西格蒙特的下颚进射而出。

　　与传说中的〈龙之吐息〉非常类似、足以烧灼视网膜的强烈闪光。在放出强烈光芒的同时，空气中的分子随之消灭，产生往内收缩似的一阵疾风。

　　光线超过二十公尺之后便急速衰减，无法继续产生效果。不过，如此即已足够。那群蛮横之徒的自动人偶全都被卷入攻击之中，有的人偶失去了手臂、有的人偶失去了脚，甚至还有的人偶被毁掉一半的躯体。

　　被消灭的部位像糖果融化一样，断面呈现平滑到让人恶心的光泽。

　　胜负定局。接着就是一阵逃跑。

　　结果，包括被无礼之徒击倒的人偶在内，十具人偶全数丧失战斗能力。那群蛮横之徒连忙拖着自己的人偶慌张逃走。

　　周围的学生们也都哑然失声，只能茫然地呆站在原地。

　　“恐怖恐怖，跟谣传的一样威力非常惊人啊。”

　　无礼之徒用说笑的语气说道，而且还对夏露笑得像是彼此已经很熟了一样。

　　真是令人火大的男人，要是他也被光束炮击中就好了。

　　“你别蠢到以为你救了我呀。”

　　“你才不是什么需要被拯救的角色吧？”

　　“像你这种变态，有没有在这里结果都还会是一样的啦。那边的人偶也是。”

　　夏露不发一语地瞪视了两人好一阵子。但瞪着瞪着，她的心情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于是，她自己先开口问道。

　　“……哼，我就姑且问一下你们的名字吧。”

　　无礼之徒噗嗤笑了一声后，做起自我介绍。

　　“我是日本的傀儡师，赤羽雷真（Akabane Raisin）。”

　　“同上，我叫夜夜。”

　　“……不不不，你和我根本没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吧？”

　　“我是他的妻子，夜夜。”

　　“才不是好吗！我们根本没登记结婚好吗？”

　　对于慌张的无礼之徒——名字似乎叫作雷真的人——夏露露出了不屑的笑容。

　　“谎言（lie）？罪恶（sin）？这名字还真适合你呢。”

　　“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啦！再说，在我的国家里，可是打雷（thunder）的雷，真实（truth）的真啊！”

　　“那种事情随便啦。我们快点继续打吧，反正你一定会被我秒杀的。”

　　夏露的手举向西格蒙特，确保两者之间的魔力联系。

　　然而雷真并没有做出任何动作。他只是笔直盯视过来，而且他的视线并非落在夏露身上，而是落向西格蒙特。

　　然后……

　　“……算了。”

　　他洒脱地转过身去。学生们议论纷纷，夏露也同样地感到惊讶。

　　“我的兴致被破坏光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这什么自以为是的道理啊？夏露因为愤怒过度而浑身发颤。

　　“开什么玩笑……是你自己来找我挑战的，事到如今，你以为你可以逃得……”

　　不等她说完，无礼之徒就瞬间挥下右手。他从挂在腰上的背带里，取出了一个圆筒状的物体，并且迅速把它扔向地面。

　　伴随小型的爆炸之后，冒出一阵不小的烟雾。

　　白烟弥漫四周。这正是忍者之国——日本引以为傲的烟雾弹。

　　西格蒙特挥起单边翅膀扇开烟雾。而当浓烟消散的时候，那两人早已拉出一大段距离，轻轻纵身跃过人墙，冲向遥远的彼方。

　　从结论来说，最后还是让他们顺利逃走了。

　　“……真是半途而废的胆小鬼。”

　　“真的是那样吗？”

　　西格蒙特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恢复成小龙的模样。

　　“什么意思？”

　　西格蒙特压低嗓门，以周围几乎听不到的音量回答。

　　“他似乎发现我受伤了。”

　　它动一动翅膀给夏露看。

　　“——很痛吗？”

　　“我会想好好休息个两、三天。”

　　受伤会使西格蒙特无法随心所欲地飞行。这对身躯巨大的它来说，将会造成不小的负担。

　　就连夏露都没有发现的事，那男人居然察觉到了？

　　那么，他之所以在战斗中会插手，难道也是发现情势对夏露不利的关系……？

　　“……果然是胆小鬼，连攻击敌人弱点的觉悟都没有，真是个天真又胆小的家伙。”

　　不知为何，夏露莫名地火大起来，感到非常不满。她一边暗自生气，一边用极为冷淡的语气说道。

　　“夜会是一场毫无慈悲可言的生存竞争。必须毫不留情解决阻挠者才能获得一切。像那种变态又胆小的蠢男人，一定很快就会被先解决掉的。”

　　“说归说，你好像对他很有兴趣啊。”

　　“我干么要对他有兴趣？”

　　“假使没兴趣的话，你干么要问他名字？”

　　“那是——”

　　夏露答不出话来了。被西格蒙特这么一问，她才发现这点确实很奇妙，连自己也无法好好说出理由来。

　　结果，夏露只能气愤地说道。

　　“真是的，你给我闭嘴。小心我把你午餐的鸡肉换成玉米喔！”

　　她摆出威吓的态度，开始在往餐厅的路上前进。

　　学生们像是突然回想起来似地让出一条路。就这样，在留下几个谜团和些许疙瘩之后，午休时间的突发事件就宣告落幕了。

　　5

　　当晚，在龟宿舍的某个房间里。

　　雷真仰躺在床上，一脸闷闷不乐。

　　“呼……真不习惯。”

　　中午的光景烙印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零件四分五裂的自动人偶，以及在破坏的瞬间感受到的钝重手感。

　　雷真摇了摇头，驱赶那股纠缠着他的呕吐感。

　　“请问你刚刚说了什么吗？”

　　夜夜一边摺着洗好的衣物，一边面带笑容地转身问道。

　　“——没事。我只是在说这房间破破烂烂的，好像踢个一脚就会垮了啊。”

　　他指了指有点肮脏、出现裂痕的天花板。

　　充满霉味的空气填塞着肺部，发黄的墙壁让人情绪消沉。夜夜洗过的床单虽然很干净，可是床板却会嘎嘎作响，让人非常不容易熟睡。

　　雷真以为只要过三天就会习惯了，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相反的，他发现心中的不满与日俱增。

　　“算了，反正房间还满宽敞的……有床可以睡就算不错啦。”

　　雷真这么说服着自己，并且翻了个身。

　　这间房间大约有六坪大小，附有书桌和衣柜。因为原本是双人房的关系，所以在对面墙边也有一张床。

　　“就是说嘛，雷真。再抱怨会遭天谴哟。”

　　夜夜露出甜甜的笑容。

　　光是可以两人独处，就让她的心情非常愉悦，这还真是一个谜。

　　“……没有其他室友还真是太好了是吧？”

　　“是呀❤”

　　不知该说是执念太深，或者是过于偏执，夜夜不时会发生失控的状况。万一有室友在的话，真不晓得她会用多么阴险的手段赶走对方。

　　“话说回来，请问我们明天开始该怎么办呢？还要再去找谁挑战吗？”

　　“明天再说吧，今天先让我好好睡一觉。”

　　“我知道了。晚安，雷真。”

　　“晚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雷真连忙把兴冲冲挤进来的物体推了回去。

　　“你的床在那边吧！”

　　“可是，夜夜在今天的战斗里受伤了，而且也有点烫伤。”

　　“那又怎样！”

　　“雷真不知道吗？我们自动人偶是靠着人偶使的魔力才能活着的，所以在故障的时候也是一样，距离靠得越近，就能修复得越快呀。”

　　“……你这么说是没错……可是……”

　　他明显地露出了不情愿的表情。

　　而夜夜则是摆出小狗般的眼神，赖在床上不愿离开。

　　就雷真所见，夜夜并没有受到外伤。不过，内部构造的情况如何他就不知道了。既然当事人都说自己受伤了，那应该就是有受伤吧？

　　若是如此，那就是雷真的责任了。因为那场战斗原本就是因为雷真的任性所引起。

　　“……没办法。既然是那样的话，就一起睡吧。”

　　“是❤”

　　“但是，你可别做出奇怪的事啊。”

　　“我才不会做什么奇怪的事呢。”

　　“是我说得不够清楚。不准碰我。”

　　“……啧。”

　　“你干嘛啧一声？你刚才干嘛啧了一声？”

　　“自动人偶如果能接触到人偶使的话，就会恢复得更快的喔。”

　　“别骗人了！你还是给我走开！你自己一个人去睡！”

　　一逮到机会就逐步进逼的夜夜，以及总是要死守防线的雷真。两个人之间不断迸发出火花，形成了一种平衡状态。

　　就这样，无法入眠的一晚过去了。

　　6

　　皎洁的月光照耀着夜幕下的校庭。

　　现在是深夜一点。好学生在这时间应该早已进入梦乡。

　　在一片死寂之中，有一道没人发现的影子正在蠢动着。

　　就在庭园尽头、视线不清的树丛深处，一对眼睛闪闪发亮。

　　那剪影非常模糊。只看得出有四只脚踩在地上，正在贪婪地吃着什么。

　　而那道影子正在吃的东西，不但有手有脚，也有头部。

　　上面的眼睛睁得开开的。突出的眼球诉说着面临死亡的恐怖。巨大的铁球卡在碎裂的脚上，附近洒落着宛如血液的液体。那个仰躺在地、躯体被啃噬得乱七八糟的物体，感觉似乎是个尸骸。

　　不过，那并不是人类的尸体。

　　从裂开的皮肤中可以窥见金属的汽缸以及无数条电线。

　　那是一具自动人偶。那道影子正在吃着人偶。

　　它撕开人偶的身体，拉出内部的零件。宛如食人鬼般，啃食着不发一语的人型物体、啜饮着里面的机油。

　　啪嚓啪喳，啪嚓啪嚓。

　　直到月亮西沉，东方的天际露出鱼肚白之前，那家伙都一直在进食当中。

Chapter 2　一瞬间的遭遇战

　　1

　　雷真今晚也依然在一场明知是梦的梦境里。

　　“抚子！”

　　黑色浓烟熏住眼睛，肺部热得像是被烧灼一般。老实说，这种地方雷真一秒也不愿多待。再怎么说，内心的恐惧正在警告他立刻离开此处。

　　然而，雷真却依然奔驰着。在四处飞溅的火尘之中，他不断地往更深处狂奔。

　　“抚子！你在哪里！”

　　他踢破拉门，寻找妹妹的身影。接着扯破喉咙，放声嘶吼。

　　如果有所谓“毁灭的预感”，那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了。

　　拜托要让我赶上，雷真心里这么想着。于是他拔腿狂奔。雷真心里很清楚，不快点是不行的；还有就是——不论再怎么加紧脚步，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伴随雷声似的轰然巨响，屋梁倒塌下来。就在那一瞬间——

　　“哥哥……”

　　似乎隐约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抚子！你在这里吗！”

　　雷真紧急煞车，在走廊途中改变方向，并用力拉开大客厅的拉门。

　　在那里等着他的是——

　　2

　　“所谓的魔术回路，就是一种可以取代仪式，又属于某种机关的东西。道理就像是让蒸气产生，齿轮就会转动一样，只要你输入魔力，魔术就会产生。当然，效果的复杂程度，以齿轮转动来比喻太过简单，不过——”

　　极为缺乏抑扬顿挫的声音，以及单调的粉笔书写声，回荡于讲堂之中。

　　教堂的风格很像古代的剧场。学生的座位是一层一层，越往后走高度越高。雷真坐在中央附近的位子上，聆听着金柏莉讲课。

　　虽然这是雷真第一次认真上课，但老实说真的很困。

　　他忍耐着呵欠，随意地环顾教室。

　　在一脸认真表情的学生们之中，自动人偶也是随处可见。不过能看到的大多是小动物型或人型的人偶。体型比较大的人偶，都被放在教室外面的等待区。

　　夜夜在雷真的身旁拼命地抄着笔记。她替不会读写英文的雷真抄写着板书。

　　突然，雷真感觉到有双湛蓝的眼眸凝视着自己。

　　是夏露。她坐在右手边往前三排的座位上，偷瞄似地看着雷真。

　　夏露与雷真对上眼之后，慌慌张张将脸转回正面。

　　用课本遮住脸，过了几秒。

　　接着只用眼睛偷偷看向后方，又再次与雷真对上眼。这次她的眼神转变得犀利而带有杀气。

　　（那家伙到底想做什么啊……）

　　正当雷真犹豫该不该瞪回去的时候——

　　啪地一声，某个坚硬物体直击他的眉心。

　　“雷真！你没事吧，雷真！”

　　在一旁的夜夜慌张起来。雷真一边忍耐着剧痛，一边揉着额头。

　　手指上稀稀落落地沾到白色的碎块——是粉笔的白粉。

　　雷真畏畏缩缩地拾起头，便看到金柏莉正在瞪视着他。银框眼镜底下的眼眸，冰冷得犹如永久冻土。

　　难来粉笔就是金柏莉丢出来的。准确度实在惊人。

　　“居然把我讲的课当成耳边风，还真是大胆啊，〈倒数第二名〉。你以为我是为了谁，才在讲这么初级又无聊的内容？”

　　“为了像我这种新生，还有成绩很烂的学生吗？”

　　“错了，是为了成绩很烂的新生。”

　　“那还真是抱歉了，金柏莉老师。其实我有点睡眠不足。”

　　“哦？你该不会打算告诉我，你还做了个恶梦吧？”

　　“您真是明察秋毫，令人敬佩万分。”

　　“胆子很大嘛。看在你的胆量上，我这次就先饶过你。不过交换条件是，你要好好回答我的问题。现在最普及的魔术回路是什么？”

　　“那当然是——”

　　尽管认为这是很简单的问题，雷真却无法立刻讲出答案。他不由得歪了一下头。

　　“热能……不对。动力……也不对。光能……是发电吗？”

　　金柏莉像是在挑战肺活量的极限般，叹了一口很长的气。

　　“告诉他吧，夏绿蒂。”

　　突然被点到名，害夏露瞬间吓了一跳，不过……

　　“……是〈夏娃的心脏〉。”

　　“答对了。”

　　学生们发出“哦哦”的赞赏声。

　　“那些发生赞赏的笨蛋全部扣分。不过，也罢，毕竟那实在太普遍，而且又是个例外的存在，所以或许大家并没有意识到它也算是魔术回路的一种吧。”

　　金柏莉拿起新的粉笔，在黑板上大大地写上‘Vital’的字样。

　　“正如夏绿蒂说的，所有的自动人偶都内建着〈生命〉的魔术回路——〈夏娃的心脏〉。自动人偶之所以能够自律，全都是拜这个回路所赐。”

　　她以淡淡的口吻说着。

　　“相异的两种魔术无法在同一个身体里共存——这就是机巧物理学的基础〈魔活性不和谐原理〉。不过，在这个原理中，却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外。”

　　换句话说，那就是指〈夏娃的心脏〉了。大部分的自动人偶除了〈夏娃的心脏〉外，都还装载其他的魔术回路。

　　“要说机巧魔术的历史是从这个回路发明之后才开始的也一点都不为过。它是最初的原点、起点、起源。然后，它也是个充满谜团的黑盒子，至今仍有许多部分无从解释。想要复制虽然相对比较简单，不过如果要从新设计，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到现在，〈夏娃的心脏〉已经完全普及，每一间工作室都有复制专用的母体。正因为〈生命〉的复制很容易，自动人偶才会普及起来。

　　“〈夏娃的心脏〉是个自由度极高的回路，不但会给予人偶智慧，如果让出色的人偶使去着手制造，还能产生呼吸和流汗的反应，甚至连消化食物也可以做得到。当然，那些功能是否在战场上能派得上用场，就先姑且不提了。”

　　突然，她带有讽刺意味地撇了撇嘴唇。

　　“如果模仿人类是有其意义存在，那就只有在必须混入人类之中的情况——像是潜入或者谍报活动时而已。然而，人偶师们却各个都想做出很像人类的人偶。不论是在外型上，或者是在功能上。受不了，真是一群沉迷在无聊事物上的家伙们啊。你说是吧，〈倒数第二名〉。”

　　口中说着这种话的金柏莉，视线并非落在雷真身上，而是在夜夜身上。夜夜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她蜷缩身体，低头看着下方。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啦……”

　　雷真将手肘“咚”一声架到桌子上，语带恐吓地说道。

　　“不过这家伙可是世界上最棒的自动人偶。”

　　夜夜乌黑的眼眸泛出泪光，一脸感动地凝视着雷真。

　　“雷真……！”

　　“毕竟她是硝子小姐制作的啊。”

　　啪唧！

　　“……呃，夜夜？你干嘛摆出一副修罗般的表情——等等、喂、你冷静点！”

　　“又是硝子……！又是硝子……！”

　　夜夜一边抽泣，一边掐住雷真的脖子，用力地前后摇晃他。

　　周围的学生们不禁哑然失笑。

　　“这样啊，原来你觉得我上的课这么无聊啊。”

　　金柏莉露出冰冷的表情，缓缓伸出手指向窗外。

　　“那么，为了让你打发无聊的时间，我就让你去扫大讲堂吧——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

　　3

　　宣告午休时间到来的钟声响起。

　　“受不了……都是因为你，害我被派来做这种不必要的劳动服务啦。”

　　雷真单手拿着抹布发起牢骚。尽管嘴上在抱怨，他却还是将大讲堂仔细地扫干净了，真不晓得该说他是守规矩还是太过固执。

　　而夜夜则是依然在啜泣当中。看样子，她似乎是被指桑骂槐了。

　　“你差不多该停下来了吧？金柏莉老师的那番讽刺，让你受到的打击那么大吗？”

　　“呜、呜……雷真真是笨蛋！”

　　“什么呀，没头没脑来这一句。哎呀，我是不否认啦。”

　　雷真收拾好扫除用具，离开了大讲堂——不，他虽然是打算要离开没错，可是夜夜却依然伫立在原地，不断哽咽着。

　　雷真抓一抓头发，“唉……”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接着，他强硬地抓起夜夜的手说道。

　　“好啦，别哭了。我们去吃饭吧。”

　　“是、是的……”

　　夜夜随即破涕为笑。雷真这才拉着她的手离开了大讲堂。

　　在大讲堂外头、校园的主街上，到处都是闹哄哄的学生。

　　大量的学生们从各学院的校舍或者讲堂一涌而出。

　　当中大部分都是要前往位于主街中央区域的学生餐厅。大批人潮往那个方向移动，让雷真觉得像是在示威或暴动一样。

　　雷真顺着他们的行进方向带着夜夜一起走，在旁人的注目之下移动了一段距离后，看见了一栋其中一面墙壁全都是玻璃的现代化建筑。

　　“那个就是传说中的钢筋水泥吗？看起来跟宿舍的餐厅截然不同啊。”

　　进到里面后，那样的印象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首先，天花板非常高。而在宽敞明亮的开放式空间里，排列着近代感设计的白色桌子，看起来非常整洁干净。

　　雷真今天是第一次上课，自然也是第一次来到餐厅。

　　他一脸呆滞地望向传出香味的地方。

　　在靠厨房的最深处墙边，排放了大量的料理。大盘子和金属容器里盛满各式各样的肉、鱼、沙拉以及面包等等餐点。

　　学生们整齐地排队，各自把摆放出来的料理盛到自己盘子上。

　　看来这里用餐的方式跟宿舍的不一样。在宿舍餐厅的话，一人份的餐点和菜色都是固定的，只要照吃就行了。

　　“看啊，夜夜。大家都擅自在取用料理啊。”

　　“是拿自己想吃的东西就可以了吗？”

　　“大概是吧？我搞不太清楚。不过毕竟要入境随某某某啊。”

　　因为空腹和睡眠不足的关系，让雷真的思考能力变差了。于是也没有多想，就直接排到了队伍的最后面。

　　即使在这里，他们还是受到众人注目。但因为这是常有的事，所以雷真只当作没看见。他学着周围的人一起拿托盘、放上盘子，装上把自己喜欢吃的菜色。

　　当排到可以看到队伍前面的地方时，雷真这才发现他失算了。

　　原来那里有收银机的！

　　敲着收银机键盘的女性迅速地操作机器，从学生手上收下纸币。

　　“这里要结帐啊！”

　　雷真不禁感到愕然，对于要收钱这件事感到非常意外。不过，要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话，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就算是宿舍供应的餐点，也是另外从住宿费里收取费用的。

　　雷真抱着一股不好的预感，往后方伸出手。

　　“夜夜，钱包。”

　　“在宿舍的柜子里。”

　　“……你没带出来？”

　　“没有。”

　　“……那你说这该怎么办啊？”

　　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队伍依然不断往前行进着。如果逆向走回去的话会很怪，况且，就算走回去了，也不可能把盘子里装好的东西又放回大盘子里。即使是身为外国人的雷真，也知道那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

　　“……能不能赊帐啊？”

　　“怎么可能赊帐嘛。真～～的是个糊涂得乱七八糟的男人耶。”

　　话中带刺的声音从后方传了过来。

　　雷真转过身去，发现在隔了两个不认识的男生的后方，站着一位面熟的女生。

　　灿烂夺目的金色发丝，湛蓝的眼眸，跟随在她身边的小龙就是她的注册商标。

　　“夏露——”

　　“别叫得那么亲热行不行？叫我一声贝琉小姐怎么样？”

　　原来她就站在这么近的地方啊？雷真还在想说自己今天怎么特别到受到注目，原来在那些视线当中有一些并不是针对雷真，而是针对排在后面的她。

　　被夹在中间的男生们脸色苍白，纷纷说着“你先请”，然后把位置让给夏露。夏露低声地说句“谢谢”之后，便一步步走往雷真的方向。

　　接着，她找了一下口袋，取出三张一英镑纸币——

　　别开了脸，把手上的纸钞递给雷真。

　　真是个令人意外的举动。尽管雷真感到非常惊讶，不过他也不会那么不识相地把纸钞推回去。于是雷真很有礼貌地低头致意，像是在参拜一样收下纸币。

　　“真不好意思，得救了。”

　　“要说‘真是感谢您’才对。”

　　雷真付完了自己和夜夜两人份的餐费之后离开了收银台。而在退开的地方等了一会儿后，夏露也走了过来，并且默默打开笔记本亮给他们看。

　　上面用潇洒的字迹写了些什么东西。

　　不过因为她的字实在太过龙飞凤舞，雷真无法判读。于是他转过身去向夜夜求助，而夜夜则是低声地说道。

　　“上面写着‘必须支付夏绿蒂·贝琉现金四英镑’。”

　　“这是借据。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就在这上面签名吧。”

　　“你是强盗吗？再说，你居然还要收我利息啊？”

　　“那不是废话吗？像你这种变态，我为什么要养你啊？”

　　“不要叫我变态。知道了，知道了啦。包含利息在内是四英镑对吧？”

　　雷真一边不习惯的英文字母签著名，一边问道。

　　“西格蒙特，你身体状况如何？”

　　待在夏露帽子上的小龙，略显诧异地抬起了头。

　　“没问题。伤势比我想像中的要轻。”

　　“那真是太好了。拿去吧，夏露。”

　　雷真把笔记本还了回去。夏露虽然出言抱怨着“这是什么？有够丑的字！”不过似乎只要有让雷真签到名就感到满意了，于是丢下一句“再见”之后，便打算转身离开。

　　“等一下。都难得遇到了，不妨就一起用餐吧？”

　　‘什——’

　　夜夜和夏露异口同声地大喊。大概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让夜夜的托盘发出喀啦喀啦敲撞声；夏露则是差点让装着意大利面和鸡肉的盘子摔到地上。

　　夏露小巧的唇瓣像只金鱼一样一张一阖。

　　随后愤然地挑起了眼角。

　　“我拒绝。我干嘛跟你这种变态……”

　　“火气别那么大啦，我们不是一起战斗过的伙伴吗？”

　　“别开玩笑了。那是你擅自——不对，严格说起来，最初用无礼的态度挑衅我的人就是你吧？为什么我要跟这种男生……噢噢，我懂了。简单讲你就是个笨蛋吧？很想死吧？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夏露的态度极其冷淡。她一股劲儿的骂着雷真，根本不想理睬他。

　　可是，雷真并未因此放弃。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紧紧跟在夏露的身后，为了让她无处可逃，雷真占住了和她面对面的位置。

　　夏露虽然怔怔地看着雷真，不过也没特别去抱怨什么，只是强忍着不悦而沉默不语。接着紧紧握起叉子，戳进蕃茄意大利面里。

　　很明显地，夏露的步调被打乱了。她似乎不晓得该怎么处理雷真的事。

　　西格蒙特则是一副事不关己样子，立刻啃起了自己的鸡肉。

　　夜夜一语不发，连自己的三明治都没碰，浑身散发出不寻常的气息。但雷真却无视于她的反应，而是对着夏露说道。

　　“怎么啦，你干么不讲话？肚子痛？”

　　“……我只是感到傻眼而已。怎么会有像你脸皮这么厚的男生？你一定是连神经都是笨蛋吧？还有，我之所以不说话是因为我觉得很无聊。既然你是个男生，就稍微炒热一下气氛怎么样？”

　　“嗯？原来你希望我炒热气氛啊？”

　　“什……唔……西格蒙特！消灭这个笨蛋！”

　　“冷静点，夏露。先让我把鸡肉吃完再说。”

　　“闭嘴。小心我从明天开始让你去吃狗食喔。给我快点——”

　　话说到一半，她就注意到雷真不太对劲。

　　雷真瞪大了双眼，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玻璃窗外。

　　“……什么嘛。你突然怎么了？”

　　可是，雷真没有回答她——他根本没心情回答了。

　　“不理我？居然不理我？你以为自己是谁啊，这个无礼之徒！”夏露气愤地说道。

　　“那家伙是……！”

　　雷真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眼球不断跟随着那道身影。

　　那个戴着银色面具、黑色大衣随风翻舞、飒爽而又悠闲地行走的人影。

　　霎时，让人厌恶的悲惨光景又再次重现在雷真的眼前。

　　4

　　雷真用几乎要拆开门板的气势，用力把拉门向左右推开。

　　在屋内的大客厅里，雷真见到的光景犹如地狱。

　　即使身处火焰之中，也可以闻得到那些呛得让人受不了的血腥气味。

　　大量到惊人的血液。

　　伏倒堆叠的无数尸骸。

　　当中大多都是自动人偶的残骸。破裂的碎片、弯曲的骨骼、散开的齿轮散落一地，配上墙上的大洞以及破裂的榻榻米，都再再显示着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另外，有一个人影伫立在残骸正中央。

　　犹如修罗，又宛如亡灵般的身影。

　　在他的脚边，有活人的尸体被扔在一旁。

　　“老爸……！”

　　尽管尸骸的头顶破裂而改变了相貌，但毫无疑问地，那正是赤羽一门的当家。

　　在父亲的附近也有其他亲戚们的尸体。叔父、姑母、堂兄弟们，每个人都是继承了赤羽姓氏的优秀人偶使。

　　雷真发热的脑袋思考着。这是什么？我在作梦吗？

　　这里丝毫感受不到任何现实感。

　　可是，热气与臭气迎面而来，告诉雷真要看清现实。

　　接着他缓缓地转向自己先前刻意不看的物体。

　　想要确认是自己看错了、是恐惧让自己产生的幻觉。

　　然而，那个依然还是在那里。

　　在那伫立的人影对面，那个沉默地躺在像祭坛似的东西上。

　　雷真的脑海中浮现出“脱皮”这个词汇。

　　如果把人体纵向撕开，将里面的器官全部都拉出来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吗？

　　倒在祭坛之上的，是一具内脏被掏空的肉体。

　　若要说那是皮，肉也未免太多——

　　若要说那是尸体，感觉又太过空虚、存在太过扭曲。

　　从那身上穿的和服、身材、肌肤和手脚的氛围，都可以让人看出那是谁的尸骸。

　　那是……

　　“抚子……！”

　　直到刚才为止，都还是他妹妹的人。

　　雷真再也无法忍受，而从喉咙里吼出凄厉的惨叫。

　　面对那样悲恸不已的弟弟，哥哥只是以有如寒冰般冷峻的眼神，静静地俯视着他。

　　5

　　也不知对方究竟有没有发现。

　　只见那个戴着银色面具的男学生看也不看雷真一眼，直接穿越道路。

　　在他身旁另外跟着两个人。两个人——不对，是两具人偶。

　　她们身上穿着有荷叶边和蕾丝装饰的美丽洋装，设计上带有着一种惊世骇俗的美。仿佛是世纪末的流行般，飘散着死亡与颓废的气息。两个少女的外貌都美丽得让人赞叹，显然是不属于人世的存在。

　　夏露来回看着外面的光景以及浑身僵硬的雷真，无奈地说道。

　　“那不是马格努斯吗？怎么？你这次的目标换成他了吗？”

　　“夜夜。”

　　“是。”

　　雷真和夜夜从位子上站起身来，于是夏露也一脸惊讶地跟着站了起来。

　　“等等……你是认真的？你等一下呀！”

　　她抓住雷真的手臂——然后，不禁畏怯。

　　大概是从雷真的眼中看见了凶暴的光芒，让她随即把手缩回了去。不过，她依然鼓起勇气给出了忠告。

　　“我可不想说难听的话。只有他，你还是别碰的好。因为你绝对赢不了。”

　　“绝对？”

　　“没错。他无论是在技术上或是魔力上都是出类拔萃的。综合成绩是历届第一名，是这所学院创校以来的天才呀。一个人可以同时驱动六具自动人偶的单人军队（One-man force）。在现阶段，他是最接近魔王的男——喂，雷真！”

　　雷真还没把话听完就已经迈步往外走出去了。

　　“很不巧，我是个彻底的笨蛋啊。所以在没试过之前，我是无法理解的。”

　　他的步伐自然而然地加快，不知不觉之间便冲了出去。

　　在冲出餐厅的同时，对着身穿黑色礼服的背影大喊。

　　“给我等一下，面具男。还是说，我应该叫你〈伟大之人〉（Magnus）比较好？”

　　男学生——马格努斯停下了脚步。

　　而两具少女型的自动人偶则是像在护卫他一般，站到他的前面。

　　看见其中一个浅桃色头发的少女，让雷真不禁皱起了眉头。一股有如熏烤般的痛楚烧灼着胸膛，使他无法佯装平静。

　　因为那具人偶实在是太像她了。

　　“嘿，跟人偶结伴散步吗？你的嗜好依然恶心到了极点啊。”

　　“……你是谁？”

　　“别说这么教人悲伤的话行不行？亏我千里迢迢从地球的另一端过来见你说。”

　　尽管嘴上说得吊儿郎当，但雷真自己非常清楚。

　　自己体内的深处正在燃烧沸腾着。

　　人只要一生气，怒气就会宣泄而出。不过，如果是受到内心深处的怒火支配时，怒气反而会像宁静的海面一样平稳。

　　即使压低了嗓音、压抑着情感，怒气却似乎依然不断从雷真的全身迸发而出。走在路上的学生们不禁停下脚步，吃着饭的学生们也停下了手，大家都露出看到杀戮场面般的眼神凝视着雷真的方向。

　　马格努斯仔细端详了雷真一番后，以平稳的声音低声说道。

　　“看来，你应该是认错人了。”

　　“就算是那样也无所谓，反正我只是要送你这个——”

　　雷真一边说一边举起手臂。就在那一瞬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雷真完全无法理解。

　　他只是感觉到肺部充满了花束般的甜美香味。

　　轻飘飘的荷叶边搔着他的鼻尖，遮挡了他的视线。手脚上传来少女滑嫩肌肤的触感。另外，在喉头上则是被抵了好几把的刀刃。

　　五颜六色的头发、眼睛、洋装，像花束一样包围着雷真。

　　有的站在他背后，有的伫立在他正面，有的则是坐在他肩膀上。也不晓得是从何处取出来的，她们手上竟分别拿着利剑、长枪、短刀等等，将刀刃尖端抵在雷真的肌肤上。

　　实际上，有六具自动人偶同时制住了雷真。

　　她们究竟是从哪里出现的？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至少其中有四具自动人偶到刚才应该都没有让人察觉到任何气息才对。

　　“雷真！”

　　当夜夜打算要行动时，刀刃便轻轻地刺进了雷真的喉咙。光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让夜夜就不敢再动弹了。在她做出任何动作之前，雷真的头颅应该就被斩断了吧？

　　“……还真是急躁的大小姐们啊。”

　　雷真一边露出苦笑，一边缓缓把手放到腰部的背带上。

　　“别心急。我只是想把这个送给你罢了，就当作是见面礼吧。”

　　他打开其中一个袋子，从里面掏出一个小瓶子。

　　瓶子里装着黑色粉末。既然他会在这种状况下拿出来，就代表那应该不是什么爆炸物吧？

　　“……退下。”

　　在马格努斯的命令下，人偶们一齐收回武器。

　　粉红色头发的少女从雷真的手中拿走瓶子，并轻轻地把它递给马格努斯。

　　“这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

　　留下这句话之后，马格努斯便带着他的〈战队〉（Squadron）离开了。

　　“雷真……！请问你有受伤吗，雷真……！”

　　夜夜扁嘴哭泣，搂住雷真不放。

　　“对不起、对不起……！夜夜明明跟在你身边的……！”

　　“……这下我很清楚了，夜夜。”

　　“咦……？”

　　“要接近那家伙的话，只能采取正面攻势了……”

　　雷真擦着冷汗。直到现在他的双脚才开始颤抖起来。

　　自己的本能和灵魂，都很明显地在害怕。

　　夏露说的话并不是骗人的。现在的我——

　　绝对、赢不了。

　　出手奇袭毫无意义。私下争斗只会缩短自己的寿命而已。如果想要打倒马格努斯，就只有在夜会的规范之下漂亮地突破，才是比较聪明的作法。

　　即使如此，胜利的希望依然渺茫。事实上，刚才的遭遇战只有发生在一瞬间而已！

　　假使雷真在战斗之中，将自己磨练到最高极限。

　　如果他把夜夜的性能发挥到了一二○％。

　　如果他设计出狡猾的战术，找出敌人的破绽。

　　那样获胜的机率是否能提高到一成？

　　（我的实力追得上那家伙吗……？）

　　两人的实力有着压倒性的差距。就好像万丈悬崖般遥远。

　　脚边的地面泥泞不堪，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快沉下去一样。

　　雷真体认到彼此实力的差距，不禁感到垂头丧气、浑身无力，而就在此时——

　　“啪、啪、啪”地传来了非常刻意的拍手声。

　　“果然是一如传言中的男人。才入学第四天而已，居然就找上〈元帅〉（Marshal）阁下的碴啊。”

　　雷真转过身去，便看到一名男学生对正对他露出和善的笑容。

　　那是一名有着飘逸的头发、容貌俊美的男子，身材纤细，看上去甚至像个少女。嗓音则是饱满响亮，犹如优美的管弦乐器般澄澈。

　　他脸上露出亲切的微笑，对着雷真点头致意。

　　“初次见面，MR·赤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让我耽误你一些时间吗？”

　　6

　　在人偶使当中，也有以当上人偶师作为目标的人。

　　使用和制作并不相同，原本就分属于两种技术，而培育的过程也完全不同……不过，当然其中也是有不少地方是重叠的。

　　因此，学院不但开设了称为“机巧技术科”的学科，也设置制作人偶专用的设备。

　　而马格努斯正在前往的地方，就是技术科大楼。

　　他带着成群的少女们，走在由大道分出来的小路上。就在他来到技术科专用校舍附近的树丛前时，突然停下了脚下的步伐。

　　在他前方，有个女人倚着屋外的路灯伫立在那里。

　　正是教机巧物理学的年轻教授——金柏莉。她虽然有着出色的美貌，不过却是个相较于散发出来的魅力，反倒让人感受到粗犷气息的女人。跟上课时不同，她现在并没有戴眼镜。

　　马格努斯的人偶们在对她产生反应，分别微妙地改变了站立的位置。

　　不过，金柏莉对此却毫不介意，而是以轻松的口吻对马格努斯搭话。

　　“〈倒数第二名〉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不觉得那是个有趣的家伙吗？我把成绩单拿给他时，你猜那家伙说了些什么？他居然问我要参加夜会该怎么做啊。”

　　“夜会——”

　　“很好笑吧？”

　　“……不会。如果以后有任何出乎意料的发展，我想应该就会是他引起的才对。”

　　“哦？强如你这般的男人，居然如此赏识那个家伙？”

　　马格努斯并不回答。似乎是因为猜不出金柏莉的意图，而感到很困惑的样子。

　　“算了——那是什么？”

　　金柏莉放下交叉在胸前的手臂，指向马格努斯手中的东西。

　　是马格努斯刚才从雷真手上拿到的那个装满粉末的小瓶子。

　　“不拿去分析看看成分的话，我也不敢确定。不过，我想这应该是骨灰吧？”

　　“骨灰？”

　　金柏莉露出诧异的表情，但是随即想到自己所站的地方——技术科大楼的附近——便立刻露出了笑容。

　　“原来如此。你不只是个优秀的人偶使，同时也是个人偶师啊。而且听说是技术非常出色的那一型。像你这种程度的人偶师，想要把高级魔术素材——骨灰给作为人偶的成分，应该也是轻而易举的吧。”

　　马格努斯并不回答。不过，他的沉默也可以看作是肯定的答案。

　　“不过，真是不可思议。〈倒数第二名〉为什么要给你这种东西？”

　　“……就跟向对方丢出手套，作为提出决斗的证明一样，”

　　马格努斯突如其来的低声呢喃，让金柏莉讶异地皱起眉头。

　　“极东的某个种族中，似乎有一种风俗习惯，是向对方扔出死者的骨灰，以宣示复仇的样子。”

　　“……你是那小子的仇人？”

　　马格努斯依然没有回答。

　　“如果您没其他要事的话，恕我先失陪了。”

　　“话说回来，马格努斯。”

　　金柏莉对着准备从她身旁走过去的马格努斯问道。

　　“你听过这样的传言吗？我是不晓得这是谁先说出来的，不过据说你所使用的人偶们，全部都是禁忌人偶啊。”

　　马格努斯再次停下脚步。于是金柏莉继续说了下去。

　　“也就是所谓的活体机巧，那种使用活生生的人类作为零件的东西。我说的不是骨灰或遗骸，而是用活人的〈零件〉。那东西的魔力亲和性是遗骸或遗物根本比不上的……不过当然，也是违反魔术师伦理规定的。”

　　她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在闲话家常一样，但是全身却散发出近似杀气的紧张气息。马格努斯的人偶们产生了反应，对金柏莉展现出敌意。

　　在金柏莉脸上露出有如刀刃划开似的残忍笑容。

　　“我倒是想问问看实际情况是怎样啊。”

　　“……请问您这是在侦讯吗？”

　　“只是我个人的兴趣罢了。”

　　马格努斯做出稍加思索的动作后——只这么开口。

　　“在夜会的规定之中，并没有‘不准使用禁忌人偶’的条款。”

　　金柏莉的眼神顿时变得锐利，就像是磨得极为锋利的刀刃一般。

　　“……我就把这当作是你的回答，可以吗？”

　　“我不介意，金柏莉老师。”

　　马格努斯也不打声招呼就离开了现场，他脚下的步伐充满笃定而自信。

　　相较于马格努斯，他的人偶们还比较像人类。她们就好像在警戒金柏莉般，一边不断回头，一边追在马格努斯身后。

　　一行人离去后，金柏莉深深地叹了口气，脸上露出苦笑。

　　“受不了，你还真是个可怕的男人啊。居然如此年轻就做出了禁忌人偶……若是让工作室的巨匠们听到，想必会让他们垂头丧气吧？”

　　她眺望着消失在技术科大楼里的背影，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话说，马格努斯，你究竟是拿谁来当材料的？”

　　当然，四周并没有人回答她这个问题了。

　　7

　　可以让我耽误你一些时间吗？那个美男子是这么说的。

　　乍看之下，他并没有让人感受到任何加害之意。美男子只是露出微笑，而附近也没有任何自动人偶的身影。

　　雷真的视线停留在他的左臂上，一面镶着金边的臂章闪闪发亮。

　　上面绣着格调高雅的字体——‘Censor’。也就是所谓的风纪委员了。

　　另外，他也戴着一个有金线刺绣的白色手套。

　　换句话说，这男的也是夜会的预定参加者。

　　成绩优秀的风纪委员，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

　　“站着说话也太辛苦了，我们进去里面吧。你的午餐应该才吃到一半而已吧？”

　　美男子面带笑容，指了指餐厅。那是让对方平静下来——换个说法形容的话，就是诱使对方掉以轻心的笑容。那笑容看起来非常无害，温柔得像是包着糖衣的毒药。雷真并未因此失去戒心，不过，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于是就跟着对方回到餐厅里去了。夜夜也快步跟在他们的后面。

　　一行人进入餐厅后，学生们变得嘈杂起来。尤其有很多女学生的视线聚集过来。雷真虽然已经习惯受人注目，不过像这样沐浴在充满好意的视线之下倒还是第一次。

　　“菲利克斯！”

　　在雷真原本坐的那张桌子旁，只见夏露整个人跳了起来。明明脸上没有弄脏的地方，她却匆匆忙忙地用纸餐巾擦拭嘴边。

　　美男子亲切地露出微笑后说道。

　　“嗨，夏露。我可以跟你同桌吗？”

　　“当当当、当然是不行呀废话！”

　　“真是冷淡，而且也真是过分啊。我邀请过你这么多次，你从来都不肯说声‘好’，可是却那么干脆就跟这个人坐在一起。”

　　“那、那是这个男的擅自——真是的！你到底有什么事啦？”

　　“我想说要邀请你一起去约会。”

　　哗——夏露的脸颊瞬间染成了玫瑰色。

　　“我我我我拒绝。坚坚坚决反对。为为为什么我要！”

　　“开开玩笑的——也不尽然，不过我今天是为了别的事情而来的。”

　　美男子转身面向雷真，一头飘逸的金发随之晃动。

　　“我想找的人是你啊，雷真·赤羽。”

　　夏露和夜夜都睁大了眼睛，身体僵硬起来。接着她们畏畏缩缩地看向雷真，露出很明显抱着奇妙误解的表情。

　　雷真默默地坐回自己的位子上，把冷掉的猪肉塞进嘴里。

　　即使温度变冷了，肉质也没有变硬。他品尝着肉汁与酱汁的风味，闭嘴咀嚼，然后吞咽下去。就这样，花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后，他开口说道。

　　“如果是想找我约会的话，我可是不缺人啊。”

　　“哎呀，别这么说啊。我不是一个会让你感到无聊的男人喔？”

　　“真令人惊讶。身为〈十三人〉之一，又同时是学院自治系统的重要人物——风纪委员主委的菲利克斯·金斯佛特同学，找我这个〈倒数第二名〉是有什么事？”

　　“该惊讶的人是我啊。原来你早就已经知道我的事了。难道继夏露之后，你打算要把我当成下一个目标吗？”

　　气氛瞬间变得紧绷起来。

　　菲利克斯依然面带微笑，声音里也没有任何敌意，但一股紧张的气氛在餐厅中扩散，让学生们的嘈杂声霎时停止。

　　过了一段时间后，首先解开这个紧张气氛的人，正是菲利克斯。

　　“你要不要和我做个交易？”

　　他脸上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突然说出这样的话。

　　“不，与其说是交易，倒不如说是请求才对。这并非我个人的请求，而是以风纪委员主委的身分提出的请求。”

　　“我拒绝。”

　　呵呵，菲利克斯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还真是个当机立断的人啊，雷真。不过，你再稍微再考虑一下怎么样？至少听完我的说明吧。”

　　“用不着你辛苦说明。我已经不想继续增加交易的对象了。”

　　“可是，如果我们所提出的交换条件——”

　　菲利克斯像是在吊人胃口似地顿了一下，然后丢出了一句话。

　　“是夜会参加资格的话，你觉得怎样？”

　　雷真手上的叉子立刻僵住了。

　　夜会的参加资格。这是雷真绝对必须要取得的东西。

　　两人的视线激烈地交错，伴随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这是恶魔的诱惑吗，或者是……？

Chapter 3　诱往混沌的花言巧语

　　1

　　下午的课程全部结束之后，雷真就带着夜夜一起走出讲堂。

　　夏露则是让西格蒙特坐在她头上，透过教室窗户看着他们走出去的身影。

　　夕阳西沉，天色已经变得有些昏暗。

　　在薄暮之中，雷真和菲利克斯碰面后，便穿越前庭而去。

　　看着菲利克斯的背影逐渐远去，夏露的体温微微升高，同时觉得胸口一阵刺痛。就在她抱着某种难受的心情，愣愣地目送对方离去时……

　　“你很在意吗？”

　　西格蒙特忽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才才才不会呢。别别别说蠢话了。”

　　“用不着隐瞒，毕竟他确实是个很有趣的男人。”

　　“才才才没有什么地方有趣的呢，小心我喂你吃青豆喔！”

　　“不，我不是在说菲利克斯。我在说的是雷真。”

　　“欸——”

　　夏露胀红着脸，推敲了一下西格蒙特说的话，然后歪了一下头。

　　“……有吗？不就只是个无礼的变态罢了？”

　　“你还记得吗？在餐厅里，那个男人问过我‘身体状况如何’啊。”

　　“那又怎样？”

　　“他把我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来对待了。”

　　“————”

　　“如果是自己拥有的自动人偶也就罢了，但是如果是别人的自动人偶，那就跟字面上的意思一样，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人偶’而已。照理说，他询问的对象应该不是我，而应该是你才对。像是‘你的人偶状况怎样’之类的。”

　　被它这么一说，的确是很奇妙没错。

　　“在机巧物理的课程上，他的人偶掐住了他的脖子对吧？”

　　“你说那场情侣吵架？”

　　“他当时就那样让对方掐着自己。所有的学生都在笑，因为大家都以为，他连自己的自动人偶也无法完全控制好。”

　　夏露突然“啊”了一声。

　　没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毕竟夏露已经见识过了，尽管那个人稍嫌不够优雅，但确实是个优秀的人偶使——他的体内充满了强大的魔力。

　　只要他有那个意思，应该随时都可以轻易停下夜夜的动作才对。

　　“我认为——他似乎是个感情丰富的男人啊。”

　　西格蒙特说着，“呵”地轻声笑了一下。

　　虽然那口吻像是在揶揄，不过，却听得出当中带有一些好感。或许西格蒙特对雷真很中意也不一定。

　　“你不觉得他跟你应该很合得来吗？”

　　“……那种变态，怎么可能跟我合得来？再说，我可是个现实主义者，别把我跟那种感情用事的家伙相提并论。”

　　“你是现实主义者？”

　　“……你笑我？”

　　“不。但是，我就特地问你一句吧。”

　　西格蒙特的声音突然变得严肃。

　　“他们曾经救过你两次。不只保护了你，而且还放了你一马。要是他们与你为敌的时候，你有打倒他们的觉悟吗？”

　　片刻的停顿。

　　过了一会儿，夏露像是甩去那沉重的质问似地，毅然决然地抬起头。

　　“我可是夏绿蒂·贝琉，是女王陛下策封了高贵的独角兽徽章和北方领土的贝琉伯爵家的夏绿蒂呀。”

　　她带着一份骄傲，强而有力地说着。

　　“无论阻挠者是谁，我都会排除的。”

　　“……无论是谁？”

　　“无论是谁。”

　　夏露紧紧地握起拳头。

　　“因为，我有一个即使要让这双手染满鲜血，也非得实现的梦想呀。”

　　她再次将视线落向窗外。

　　夜幕逐渐低垂的校庭里，已经看不到菲利克斯的身影了。

　　2

　　雷真被带往的地方，是风纪委员专用的空间。

　　那是设置在中央讲堂二楼的一块区域，由风纪委员主委的办公室、风纪委员的待机室以及会议室，三间房间构成。虽然风纪委员是由学生们自愿参加的，不过毕竟是维护学院纪律的重要存在——所以相对地，似乎待遇也不错。

　　菲利克斯打开办公室的门，招待雷真入内。

　　“请你先在沙发上坐一下，我去泡茶。”

　　“啊，夜夜来就行了。”

　　菲利克斯像是在确认雷真的意思般看了他一眼。

　　“就让她去泡吧，她泡得满不错的喔。”

　　“那就麻烦你了。”

　　菲利克斯把茶具递给夜夜，并且告诉她茶水间的位置。被雷真称赞而充满斗志的夜夜，满怀干劲地走出了房间。

　　菲利克斯在雷真对面的位子上坐下来，轻轻露出微笑。

　　“首先，让我向你表达欢迎之意。我可以将你跟我到这里来的行为，解释成你对我说的话产生了兴趣吧？”

　　“我确实有兴趣。毕竟我的状况没有从容到你亮出了参加资格，我却可以视若无睹的地步啊。”

　　“也就是说，是我的作战成功了。”

　　菲利克斯开玩笑似地露出笑容。他那毫无讽刺意味的笑容，反而让雷真感觉有些生厌。

　　（真是个让人摸不清底细的男人啊……）

　　虽然觉得眼前的男人不好应付，不过雷真还是催促着他继续说下去。

　　“然后呢？你是打算把谁的参加资格让给我？总不可能是你的吧？”

　　“如果这次的问题可以获得解决，那么我的参加资格根本就不算什么——”

　　菲利克斯露出灿烂的微笑，背后像是洒满了闪闪发亮的星星。

　　紧接着，他又消掉了背后的星星，耸一耸肩说道。

　　“当然，我没有潇洒到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毕竟我对魔王的宝座还是有所眷恋啊。”

　　“听到你这么说我就放心啦。这下子我可以认真听你说了。”

　　“参加资格将由夜会执行部来提供。我们将会以风纪委员的全体意见作为名义，把你推荐给夜会执行部。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没有我们的推荐——只要这次的事件获得解决，我想你的名气应该也会大到让执行部无法忽视吧？”

　　菲利克斯说的话仿佛就像什么预言者一样，看来他应该会提出什么很麻烦的要求吧？雷真虽然觉得非常可疑，不过也同时被勾起了好奇心，于是开口问道。

　　“你们要我提出什么成果？”

　　“我希望你去打倒一名人偶使。”

　　雷真不禁傻住了。不，与其说是傻住，倒不如说是开始怀疑起菲利克斯是不是疯了？

　　打倒人偶使——那是就算菲利克斯不提，雷真也正打算要去做的一件事。也就是说，难道是风纪委员要指定某个目标人物吗？可是，这种事应该是不受允许的……

　　就在雷真陷入沉思时，夜夜泡好茶回来了。

　　她讶异地看着沉默的两人，并且把茶杯放到桌上。

　　菲利克斯拿起茶杯，以优雅的动作喝起了茶。雷真则是焦躁地问道。

　　“你们要我打倒谁？”

　　“〈食魔者〉。”

　　即使雷真反覆回想，也想不出夜会参加者的登记代码中有这样一号人物。

　　菲利克斯摇一摇杯子，愉悦地说道。

　　“你的自动人偶泡的茶确实很棒，香味都没跑掉。”

　　“食魔——谁啊？”

　　“在这所学院中，每一年都会有好几个人行踪不明。”

　　菲利克斯不像是在岔开话题，于是雷真只好默默地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当中大部分都是主动退学。毕竟这所学院的课程一点也不轻松，所以那些跟不上进度的学生，总有一天会走上被抛弃的命运。而且，这里的学费也不便宜。让人放弃不读的理由，要多少有多少。”

　　“我不懂。既然不想继续读的话，就去办退学手——”

　　雷真说到一半就闭上了嘴。因为他已经明白那些人不办退学手续的理由了。

　　“没错，那些人是因为另有内情，因此没办法办退学手续的。”

　　这所学院是魔术世界的最高学府，是一道非常难进的窄门。如果是能自己准备好资金、弄到学历的人倒是还好。但是如果没办法自己准备这些东西，那就必须找到一个背后赞助者。

　　当中多半是由各国的军方、财团、教团或企业组织等等来提供资金。

　　在那些背后赞助者的眼中看来，中途离开学院的行为应该可以视为是一种背叛吧？

　　他们大概会要求退学者归还所有费用，甚至支付赔偿金或者违约金——

　　最糟的情况下，搞不好连性命都会不保。

　　“像这种中途退学的人，就只能躲藏到地底世界去了。当中也有人因此误入歧途，变成了犯罪者。毕竟学生实在很抢手——而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台面上的光明世界而已。讽刺的是，这世上多得是可以供他们转换的跑道。”

　　“……我想也是。”

　　毕竟雷真自己本身就是出身于接手肮脏工作的一族。

　　“可是，最近的情况有点奇怪。”

　　菲利克斯改变了说话的语调，用少见的严肃口吻的继续说了下去。

　　“去年十月，也就是从新学年开始之后，下落不明的人数共有二十六人——明显地变多了。而且不只是这样，自动人偶遭到破坏的案例也有十二件之多。”

　　“遭到破坏？”

　　“没错。如果是单纯的脱逃者，应该不会破坏自己的自动人偶才对。”

　　自动人偶是人偶使的财产，也是重要的生财工具，就算不要了也可以卖掉。没有理由加以破坏。

　　既然如此……

　　“是有人袭击了他们吗——”

　　“可能性很高。”

　　“喂喂喂……难道你们至今为止都放任不管吗？”

　　“我们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在这几个月里，我们与警卫互相配合，强化了夜间巡逻。当然，我们也不断在进行自行搜查的工作。”

　　“成果怎样？”

　　“毫无头绪。虽然有目击者的证言，但夸大其词的部分太多，几乎都快变成都市传说了。简直就像开膛手杰克的再世一样。目前我们弄清楚的部分，就是这所学院中有一个被称之为〈食魔者〉（Cannibal Candy）的人物，而那家伙最喜欢吃自动人偶。”

　　“喜欢吃……吗？”

　　夜夜突然浑身僵硬起来。对身为自动人偶的她来说，这种听起来像是在补食的说法，大概让她觉得不太舒服吧？

　　菲利克斯放下杯子，恢复原本的笑脸说道。

　　“好了，你应该听懂我想说的话了吧？对学院来说，〈食魔者〉是个很大的威胁——是必须打倒的敌人。如果你想一举成名，我想这是很理想的对手才对。”

　　“你为什么要让我去做？”

　　“理由有两个。第一，因为你不是〈食魔者〉。”

　　“哦？难道你就是吗？”

　　“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可是你不一样，因为你是在几天前才来到这所学院的。”

　　“……第二个理由呢？”

　　“因为你很强。”

　　这不是在煽动也不是在奉承，菲利克斯以非常认真的口吻说道。

　　“我认为，敌人的实力应该足以和〈十三人〉匹敌。如果让普通的人偶使去对付，也只会被反将一军而已。”

　　“你的称赞我不会照单全收，毕竟我可是〈倒数第二名〉啊。”

　　“你对自己评价还真是低呢。”

　　菲利克斯脸上露出苦笑。

　　“你对于人数上的不利完全不当一回事，而同时打败了复数的学生。你知道吗？那些人都是差点就能进入百名之内的‘候补组’。以实力来说都属于前段班啊。”

　　“可是，他们的实力比起〈十三人〉可说是天差地远。我的目标是魔王宝座——光是赢过那群人根本没有意义。更何况……”

　　雷真勾起嘴角，用充满嘲讽的语气说道。

　　“其实你的真正想法是‘我会给你参加夜会的资格，所以你别再闹事了’，对吧？”

　　“完全正确。”

　　菲利克斯也毫不畏缩。

　　“只要没损毁学院的设备、造成他人受伤的话，并没有任何罚则禁止学生私斗——话虽如此，站在维持纪律的立场上，我们还是不能放任你那种拦路乱斗的行为。”

　　“所以你们才会想给我饲料，打算把我养得乖一点。”

　　“我比较希望你说这是一桩很公平的交易呢。毕竟对你来说应该也不算吃亏吧？”

　　这次换雷真露出了苦笑。

　　他们打算制止雷真的暴力行为，并且让他去跟〈食魔者〉对决。倘若雷真能够赢过〈食魔者〉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就算他落败了，风纪委员方面也没有任何损失。到头来，只有菲利克斯才是最大的赢家。

　　“到这边为止，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

　　“夜会的参加者有一百个人。如果我获得参加资格的话——”

　　“当然，就会有人被踢出去了。不过……”

　　菲利克斯保持着笑容，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

　　“在夜会两百年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第九十九名或者一百名的人当上魔王。所以就算有人被你踢出去了，不会对整个大局造成什么影响。”

　　这家伙真是比想像中更——不，正如想像，是个性格相当冷酷的人。

　　不过也是因为这样，雷真觉得自己可以信任他。

　　接下这件差事，其实也不差……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菲利克斯！”

　　突然有个人连门都不敲就冲了进来。

　　那是一位有着活泼的及肩头发、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有知性的少女。虽然外表整齐端庄，感觉应该是出身贵族，但难以否认的是，相较于夏露或菲利克斯，她给人的印象稍嫌朴素了些。手臂上挂着‘Censor’的臂章，手上也戴着象征夜会参加者的白手套。

　　在一瞬间，雷真的五感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不协调感。

　　……不过，在他还来不及确认原因之前，那股不协调感就消失了。

　　少女发现房间里有来客，而惊讶地停下了动作，变得像人偶一样僵硬。

　　“让我来介绍一下吧，雷真。这位是莉兹，是我很信赖的监察员。”

　　少女这才回过神来，清了清喉咙。

　　“恕我失礼了。我是担任主委辅佐的莉瑟特·诺登。”

　　“我是赤羽雷真。”

　　菲利克斯用调侃般的口吻说。

　　“居然会慌张成这样，真不像你的风格啊，莉兹。总不会是〈食魔者〉出现了吧？”

　　“是的。”

　　菲利克斯的玩笑话却换回严肃的回答，让他也不由得敛起笑容。

　　莉瑟特用和她的动作一样严肃的用字遣词做起报告。

　　“在技术科大楼后方的树丛里，发现一具‘被吃过’的人偶。似乎是昨晚遭到攻击的。”

　　菲利克斯叹了口气，一脸无奈地转身看向雷真。

　　“时间点未免也太糟糕……不，或许应该说是太凑巧了吧？”

　　他耸了耸肩、拍了一下腿后站起身子。

　　“我们去看看吧，雷真。可以看到人偶被吃剩的状况喔？”

　　3

　　夜夜首先发现了那个人影。

　　正当雷真一行人不发一语地走在通往技术科校舍的细长小路上时，夜夜突然间有了反应，像起了戒心的猫一样，用狐疑的眼神凝视前方。

　　在树丛的阴暗之处，学生们围成了一道人墙。而就在靠近雷真一行人的地方，有个头上端坐着小龙的少女，一脸不悦地伫立在那里。

　　“嗨，夏露。西格蒙特也来啦。”

　　雷真一派轻松地向他们打招呼……可是，夏露不断偷瞄过来的视线，却越过了雷真，而投向他身后的菲利克斯。

　　“你也来了啊，夏露。”

　　“因为引起了骚动……”

　　夏露低着头回答道。

　　居然不理我？雷真虽然心里这么想，但他也没有幼稚到当场对着她吐槽。

　　菲利克斯则是一如往常露出和善的微笑。

　　“你依然还是那么爱凑热闹啊。或者该说是消息灵通呢？”

　　“没、没什么好奇怪的吧？毕竟〈食魔者〉是个无差别的随机杀人犯——我也有可能会遭到袭击呀。又不是和我完全无关的事。”

　　“哈哈，也对。如果我说的话让你觉得不舒服，那么我向你道歉。”

　　菲利克斯穿过夏露面前，与莉瑟特一起走进树丛深处。对负责看守的风纪委员搭话后，又往更深处前进。

　　菲利克斯先离开后，夏露变得一脸无精打采。看来是对她刚才说出那番讨人厌的话而感到后悔的样子。

　　见到她的态度，就算是对恋爱迟钝的雷真也理解了。

　　“我说你啊，是在暗恋那家伙吗？”

　　“什！你！笨——”

　　夏露瞬间脸红到让人觉得可怜的程度。

　　哦——害羞了，害羞了。

　　原来这家伙也会出现这种表情啊？让雷真如此感慨的时间也就只有这么一下而已。

　　夏露忽然一把抓住雷真的领口把他拉了过去，用宛如在咬人般的恐怖神情在他的耳边说道。

　　“别用那种低俗的说法形容！我的感情才没那么低劣呢！”

　　“这也不叫低劣吧？沉醉在恋爱之中是很自然的现象啊。”

　　“我就叫你闭嘴了！小心我在你的心脏上开洞喔！”

　　“雷真，过来这边吧。”

　　菲利克斯在人墙的另一端对雷真招手。夏露连忙缩回手，傻笑着含糊过去。雷真依然决定不要开口吐槽，而带着心情突然变好的夜夜，往菲利克斯的方向走去。

　　稍微进入树丛后，便可看到那里拉起了一条“禁止靠近（Keep Out）”的封锁线。风纪委员挡在布条前，严加看守着不让看热闹的人群弄乱现场。

　　简直就像什么杀人现场一样啊。雷真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从封锁线下方穿了过去。他的感想似乎并没有错，毕竟被放置在现场的物体——

　　简直就像尸体一样。

　　夏露“呜！”地小声呻吟了一下。雷真也忍不住蹙起眉头．

　　那物体的上半身和下半身散落在隔了一些距离的地面上。

　　从断裂之处可以看见腹腔内部。由于里面的构造做得还算精细，让人有一种像是在窥看人体内部的感觉。而暴露在外的齿轮、电线等等零件，反而营造出比真正的人类尸体更让人感到恶心的气氛。

　　残骸脸孔的下半部被破坏得稀烂，根本看不出原形。四周溅散着像血液般的物体，就像是被什么野兽啃食过一样。

　　而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那诡异的伤口。

　　原本该是心脏所在的部位，被挖空得只剩下一个圆形的凹洞。

　　伤口的表面极度平滑，就像是被舔到融化的糖果。

　　（原来如此，所以才叫〈Candy〉啊……）

　　食人（Cannibal），加上糖果（Candy）。虽然不过是把两个司空见惯的词汇给放在一起而已，就把这伤口的特征完全表现出来了。

　　雷真用手托着下巴，陷入沉思。

　　总觉得好像曾经在其他地方见过类似的痕迹。

　　（应该、不会吧……）

　　雷真瞥了夜夜一眼，发现她正露出略微发青的脸色，俯视着那具死去的人偶——看起来似乎有点害怕的样子。

　　接着他把视线转回菲利克斯身上，向他确认自己注意到的事情。

　　“没看到魔术回路啊？”

　　“这就是敌人的老把戏。他必定会把心脏部位——装有魔术回路的部位消灭。”

　　“是吃掉的意思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毕竟，没有任何人亲眼目睹过‘进食’的现场状况啊。”

　　自动人偶的自我人格，是透过〈夏娃的心脏〉所产生的……应该是这样没错。所以只要〈夏娃的心脏〉没事，自动人偶就能重建。有的人偶甚至能够自我修复。反过来说，如果那个部位遭到破坏，就代表着自动人偶的死亡。

　　“……这是谁的人偶啊？人偶使怎么了？”

　　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不是菲利克斯，而是莉瑟特。

　　“这两方面现在都还在确认当中。不过从状况看起来，这具自动人偶应该是〈铁球手〉——也就是你昨天击退的那具人偶。”

　　确实，现场有一颗雷真很眼熟的铁球，砸烂了人偶的脚部。

　　但是——这会不会有点奇怪？

　　“呐，夏露，你对这件事怎么——”

　　雷真正打算要问夏露的看法，却被她的样子吓了一跳。

　　夏露紧闭着唇瓣，肩膀直打哆嗦，两眼无神地看着半空中。

　　“你怎么啦？”

　　夏露也不回答雷真便转过身子，走向其他地方。

　　她的模样不太对劲，于是雷真抓住了她的手臂，让她停下了脚步。

　　“喂，你等一下啊。”

　　“放开，放开我！”

　　“你是不是在想什么奇怪的事情？就算你擅自做出行动也不会有什么好——”

　　“西格蒙特！”

　　一阵魔力传导。小龙露出尖锐的獠牙，喀喀一声往雷真的手咬了下去。

　　“痛————啊！”

　　夜夜连忙冲了过来，想要抓住雷真的手。

　　“快让我看你的伤口呀，雷真！都流血了！”

　　“你是打算舔我吧！给我滚到那边去！”

　　就在两人上演着这出闹剧的时候，夏露的背影已经消失无踪了。

　　“……走掉了。”

　　“别看她外表那样，其实是个感情用事的人。想必她是觉得无法坐视不管吧？”

　　菲利克斯出面圆场了。

　　“别说是她，就连我都感到怒不可遏啊。”

　　虽然他脸上的笑容一如往常——不过眼眸里却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雷真。”

　　菲利克斯直盯着雷真，原本总是笑得眯在一起的眼睛，现在却睁得大大的。雷真这才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淡蓝色的。

　　“我的力量还谈不上要帮助别人……不过，”

　　雷真搔一搔头，脸上浮现出带有自嘲的笑容。

　　“毕竟我自己也很需要夜会的参加资格啊。”

　　“也就是说……？”

　　“稍微给我一些时间考虑一下。”

　　“这当然没问题。毕竟你也要去询问另一个‘交易对象’的意思吧？”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切都看透了一样。搞不好菲利克斯早已掌握住雷真背后的幕后人物了。

　　“今天就先这样吧，我必须要去工作了。”

　　菲利克斯留下一句“那么我就静候佳音啰”，便转身走回现场。学院的自治权力非常强大，这点在警察权上也不例外。只要没发生什么杀人事件，市警是不会出动的。而相对地，风纪委员和警卫就必须扛起这份重责大任。

　　雷真心想，打扰到他们做事也不太好，于是决定回到宿舍去。

　　他带着夜夜，从看热闹的人群间钻了出去。

　　当两人离开树丛，在小路上走了一段距离之后……

　　“请等一下，雷真˙赤羽。”

　　忽然有人从背后叫住了他。正是菲利克斯的辅佐官——莉瑟特。

　　她面带严肃的表情，在雷真耳边小声说道。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是什么秘密吗？”

　　“是的，这不是一件能够在大庭广众下说出口的事情。”

　　“是男女之间的亲密行为吗？”

　　“要说梦话请你等死了之后再说——不，我说错了。请你给我去死。”

　　“这有那里不一样啦，哪里？”

　　“雷真……！难道你是被骂了就会感到兴奋的那一型……？”

　　“你也错了好吗，夜夜。在各种意义上都错了好吗。”

　　雷真像是在打量似地看着莉瑟特。

　　观察了一下她苗条的身材、充满知性的五官后，开口说道。

　　“夜夜，你先回去。”

　　“——不要！夜夜也要一起去！”

　　“别啰嗦了，你先回宿舍去。毕竟要快点去商量才行不是吗？”

　　雷真的话中别有深意。夜夜似乎察觉了他的意思，于是心不甘情不愿地点点头。

　　“……我知道了。”

　　夜夜的眼睛瞬间失去了光芒，用毫无抑扬顿挫的声音说道。

　　“请雷真要尽快回来……在宿舍化为一堆瓦砾之前……”

　　“你可别乱来好吗？管它是瓦砾还是废墟，总之你可别乱来好吗？”

　　雷真目送夜夜拖着沉重步伐的背影离去之后，转回身子面向莉瑟特。

　　“那么，我就来听听看你所谓的‘秘密’吧。”

　　莉瑟特深深地点了一下头之后，带着雷真离开了现场。

　　4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后，雷真回到宿舍。

　　“我回来啦。房间没事吧，夜夜？”

　　他畏畏缩缩地走进房间，便看到夜夜哭着冲了出来。

　　接着她突然蹲了下来，紧紧抓住雷真的腰部。

　　不由分说地准备要拉下雷真的拉链。于是雷真狠狠给了夜夜一拳，中止了她的暴行。

　　“～～～～！”

　　“你突然在做什么？是发生了什么奇怪的故障吗？”

　　夜夜并不气馁，继续睁着泪汪汪的乌黑眼眸说道。

　　“请快点脱掉你的内裤，雷真！等你脱了之后我们再谈！”

　　“你是半路抢劫的土匪吗？就算是山贼说的话都比你有水准啊！”

　　“我要闻味道，确认那只狐狸精有没有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谁会做啊！你到底是用多扭曲的眼光在看待别人啊！”

　　雷真强硬地把死缠着他的夜夜剥开。

　　虽然夜夜依然啜泣不止，不过雷真也没心情继续陪她闹了，于是决定无视她的态度而问道。

　　“然后呢？你跟硝子小姐商量过了吗？”

　　“呜、呜……小紫有传来一项留言。”

　　“还真快啊。结果是？”

　　夜夜擤擤鼻子揉一揉眼睛，嘀嘀咕咕地说。

　　“军方的方针似乎是‘GO’……”

　　老实说，雷真感到非常意外，而不由得陷入沉默。

　　“雷真……请问你是觉得不能接受吗？”

　　“我是军方的走狗，既然他们下令去做，那我就只能去做啦……可是，”

　　他用确认似的眼神凝视着夜夜。

　　“对方真的值得信任吗？”

　　“请问你是指菲利克斯先生吗？”

　　“你不觉得太可疑了吗？说什么要送给我参加资格——他们那群人有这种权限吗？”

　　“根据小紫的说法……”

　　夜夜将视线望向天花板，像是在搜索记忆似地说道。

　　“那个金斯佛特家，听说和英国的谍报机关有所挂勾，而且还是在上议院中极有势力的议员。那个人父亲——华特大臣，在过世的女王陛下还在位的时代就很有权势，可说是大英帝国重臣——据说连学院也没办法不遵从他的意愿。”

　　原来如此，看来这些基本资料他们早就已经调查好了，真不愧是军方。当然，他们是经过评估之后觉得有利，才会发出“GO”的指示吧？

　　况且，菲利克斯自己也说过了。即使没有风纪委员的推荐，只要雷真能够打倒〈食魔者〉，便能一举成名。夜会执行部也将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刚才的事件现场聚集了大批的学生们围观，也就代表这件事非常引人注目。菲利克斯所说的话大概不是骗人的。

　　换句话说——问题就在自己能不能打得赢了。

　　不，或许应该是“能不能找到”才对。

　　虽然详细的内容如果不问菲利克斯也不清楚，但如果〈食魔者〉是个轻易能遇到的对象，那么风纪委员（或警卫）应该早就解决对方了才对。

　　（首先得从搜索开始吗……这样真的赶得上夜会开幕吗？）

　　陷入沉思的雷真，被啪答啪答的振翅声拉回现实世界。

　　一个像小鸟的影子降落在窗缘上，叩叩地敲着窗户玻璃。

　　雷真伸手制止了充满戒心的夜夜后，笑着将对方迎进房间。

　　“嘿，西格蒙特。你是替夏露跑腿吗？”

　　“不，这是我的擅自行动。我想为刚才的事情向你道歉。”

　　西格蒙特的眼睛凝视着残留在雷真手上的清晰齿痕。

　　“这种小事你不必介意啦。毕竟，我原本是个打算对你们大打出手的人啊——再说，如果要道歉的话，也应该是夏露来道歉才对吧？”

　　刚才那一瞬间，夏露有施展出魔力。也就是说，“咬下去”的动作并非出自西格蒙特的本意，而是出自于夏露的意思。

　　西格蒙特微微地低下头，深感歉意地低声说道。

　　“希望你别把她想得太坏。她本来不是那种会对我发出‘强制支配’（Force）的女孩啊。”

　　“我想她当时应该只是因为很激动吧？就算对方是小狗小猫，如果在那种情况下对它们伸出手，也是会被咬的啊。”

　　“小猫吗？你这个形容词还真是贴切。”

　　雷真虽然看不懂龙的表情，不过西格蒙特似乎是在苦笑。

　　“夏露她……”

　　它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不久后，西格蒙特像是下定决心似地说。

　　“她经历过一些很特别的经验，所以偶尔会变得神经过敏，也会做出错事。她的个性上绝对称不上是老实，不过本性是很善良的。是个把手工艺当兴趣的无害女孩。”

　　雷真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手工艺？所谓的手工艺，是指那个……编东西、缝东西之类的？

　　呜哇，超不适合她的。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我也不清楚，只是觉得应该告诉你一声而已。”

　　——这是什么意思？

　　“今晚我就此告辞了。改天见吧，雷真。”

　　西格蒙特从窗缘上一跃飞起。它的动作非常轻快，几乎和小鸟没什么差别。看来它呈现小龙状态的时候，是不需要魔力就能自己飞行的。

　　雷真凝视着它飞远的身影，回想起他和莉瑟特之间的对话。

　　‘虽然要说这种话会让我感到有点内疚。’

　　方才，在没有半个人的教室里，莉瑟特犹豫了一阵子之后说道。

　　‘请你要小心夏绿蒂同学。’

　　‘——为什么？’

　　‘她的登记代码是〈君临天下的暴虐〉（Tyrant Rex），而学生们都称呼她为〈暴龙〉（T.rex）——请问你知道这个原由吗？’

　　‘不知道。’

　　‘其实那原本并不是她本人的昵称，而是她的自动人偶的别称。’

　　‘西格蒙特的？’

　　‘那是一具禁忌人偶。’

　　这下子就连雷真也不禁沉默了。

　　禁忌人偶。这个词汇说什么都会令他唤起一段作呕的回忆。

　　‘在贝琉伯爵家有个代代相传的传说。据说初代的贝琉侯爵击败了栖息在魔山的暴龙——西格蒙特，并且将它驯服之后用以使唤。他因为这个功勋而受颁子爵，而他的子子孙孙们，也都在西格蒙特的协助之下建立了许多功勋。’

　　‘魔山……吗？听起来还真有一回事啊。’

　　‘在传说中，那只暴龙不但会吃人，还会烧毁城镇，几乎无恶不作。而到了现在也是，据说如果不定期喂它吃肉的话，就会无法维持肉体。’

　　‘喂鸡肉对吧？’

　　雷真用几乎让人听不见的声音嘀咕了一下。毕竟他已经没打算继续认真听下去了。

　　简单来说，这是莉瑟特在背地里说人坏话。她在告诉雷真关于夏露和西格蒙特的不好传言。

　　‘禁忌人偶是一种受到诅咒的存在，而在特性上，有时候也会有非常不讲道理的状况。’

　　‘好像是吧。’

　　‘有的必须要吸食生血、有的必须要啃食人肉、有的只能在暗夜里活动——甚至，也有以杀戮为乐的禁忌人偶。’

　　‘别拐弯抹角了，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你还听不懂吗？你的脑子里长满了蛆吗？’

　　‘你根本就在讨厌我对吧？跟讨厌毛毛虫一样讨厌我对吧？’

　　‘我们在想，〈食魔者〉或许也是一具禁忌人偶。’

　　雷真不禁心想。原来是想说这种事啊？

　　他莫名感到一股不悦的心情，于是别开了原本朝向莉瑟特的脸。

　　‘然后呢？有什么想问的事吗？’

　　‘哦，就是——’

　　正当雷真回想到这里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冷冽的寒气中断了他的回忆。

　　转过头去，就看到夜夜正以宛如全日蚀般的暗黑眼神凝视着他。

　　“雷真……你正在想那个狐狸精的事……”

　　“……为什么你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上直觉特别准确啊？”

　　“然后呢？请问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去找找看吧。事到如今，〈食魔者〉就由我来解决。”

　　突然，雷真轻声笑了一下，摇一摇头说了声“不”。

　　“是由我们来解决。没问题吧，夜夜？”

　　“是！”

　　夜夜充满精神地举手同应。

　　接着，她又以狐疑的眼神凝视着雷真说道。

　　“雷真该不会是看上了那只狐狸精吧……？”

　　“态度变来变去，还真是忙碌的家伙啊。”

　　“你还是先把内裤脱掉吧！”

　　两人一进一退地拉开又缩短距离，犹如蛇和獴似地彼此牵制。

　　看来今晚似乎又是一个无法入眠的夜晚了。

　　5

　　晚上九点。在风纪主委的办公室里，菲利克斯正把文件摊开在桌子上，难得一脸认真地写着东西。

　　忽然传来“叩叩”两声非常规律的敲门声。

　　“打扰了。”

　　走进房间的人果然就是莉瑟特。菲利克斯对着她微微一笑。

　　“辛苦了，莉兹。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雷真·赤羽向我们联络，说他愿意正式接下委托。”

　　“太好了。那么，你明天能替我把这个交给他吗？”

　　菲利克斯递出刚刚写好的文件。

　　“请问这是什么？”

　　“契约书啦，像这种事情就要公事公办才行啊。”

　　莉瑟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她稍微看了一下接过来的文件，上面写着跟菲利克斯先前对雷真说过的内容一样的契约。只要雷真打倒了〈食魔者〉，菲利克斯就会以风纪委员的全体意见为名，将他推荐给夜会执行部。

　　“请问你是早已知道他会接下委托了吗？”

　　“他不可能不接的。至少，我已经诱导让他会想接下来了啊。”

　　菲利克斯露出一脸丝毫不觉得意外的表情回答着。

　　“而且，我相信如果是他的话，一定会愿意接下来的。他会在这种时机出现，真的是太巧了——简直就像上天的安排一样啊。”

　　“请问你认识他吗？”

　　“不，我跟他是初次见面。不过，我对他确实有一些事前的认知。”

　　菲利克斯转动椅子，看向窗外。

　　“你知道吗，莉兹？在他来到这所学院的那一天，市街上发生了一件铁路事故。”

　　“事故？哦哦——就是那个车厢脱轨什么的。”

　　“那是一则篇幅很小的新闻。毕竟是只有二十名轻伤者，所以没人会注意也是很正常的。”

　　莉瑟特不愧是个脑筋转很快的人，光是听到这里，似乎就已经察觉到了。

　　“难道说，在那班火车上……”

　　“嗯，他就坐在上面。搞不好，是有人想要他的命也不一定。”

　　要说那是偶然的话，也未免太凑巧了。可以说是“凑巧过头”。

　　“不过，问题不在那里。在遇上那场事故时，你猜他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他把失控的列车挡下来了，靠着他的自动人偶。”

　　“————”

　　“对于准备参加夜会的人来说，自动人偶可是无可取代的重要财产。照理说，应该不会想让人偶受到任何伤害才对。”

　　列车是巨大的质量体。要是被它碾过去的话，自动人偶就会四分五裂的。

　　“可是他却不同。他甘愿冒着让人偶毁损的危险，停下失控中的列车——拯救了许多的乘客。他大可以选择自己逃走的啊。”

　　菲利克斯脸上的笑容突然变得柔和下来。

　　“所以我想说，如果是他的话，应该会愿意助我一臂之力才对。”

　　霎那间，莉瑟特的脸上浮现出复杂的神情，不过菲利克斯并没有注意到。

　　菲利克斯离开椅子，站到窗边，凝视着夜晚的黑暗。

　　“〈食魔者〉必须要由我们来打倒，要不然就没有意义了。在夜会开始前，就让他从这所学院消失吧。不论要用多么卑劣的手段。”

　　他眺望的另一端，是一片夜幕低垂的世界。

　　今晚，恐怖的野兽又会在那里出现了。

　　6

　　隔天早晨，在被窝里拖拖拉拉的雷真，被陶器摔破的声音吵醒了。

　　“……夜夜？你一大早在干么啊？”

　　他慢吞吞地爬起来后，转头看向声音响起的方向。

　　夜夜正伫立在房间入口，手上拿着玻璃杯，脚边散落着水瓶的碎片。

　　而在她的面前，则是一名头上坐了一只小龙的少女。

　　雷真忍不住揉了一下眼睛。不过，他眼前的光景似乎不是作梦，也不是幻觉。

　　“……你在干么啊？这里可是男生宿舍耶？”

　　“我知道啦。用不着你多作解释。”

　　“架子还真大啊，找我有什么事？”

　　夏露全身跳了一下，行动突然变得很可疑。

　　她的视线忽右、忽左、接着又忽右。

　　然后深呼吸一口让自己镇静下来后，总算小声嘀咕起来。

　　“你……”

　　“我？”

　　“你如果想找我约会……我也无所谓喔？”

　　一瞬间，夜夜捏碎了她手上拿的杯子。

Chapter 4　虚构的晚餐

　　1

　　“你如果想找我约会……我也无所谓喔？”

　　夏露羞红着脸，用上仰的眼神看着雷真说道。

　　雷真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倒不如说，希望是自己听错了——于是，他向夏露再次确认。

　　“——啥？”

　　或许是想掩饰自己的害羞，夏露愤然地说道。

　　“难道你不只是长相而已，就连脑袋也很糟糕吗？我意思是说，我可以陪你去约会啦。”

　　雷真受到一阵不小的冲击，当场恍惚起来。

　　这个蠢蛋到底在说什么啊？

　　“你把今天放学后的时间给我空下来，听到没？”

　　首先反应过来的人是夜夜。她脸色发青，全身颤抖着说道。

　　“不……不……不好意思，虽然您难得邀约，不过雷真今天放学后会开始变得很忙，没时间陪夏绿蒂小姐去……”

　　“没问题，我会把放学后的时间空下来的。”

　　啪锵，喀啦喀啦。

　　夜夜把手中的杯子碎片又捏得更碎了。

　　“那、那么，我先走啰。我们教室见吧。”

　　夏露带着仿佛像是刚开始交往的恋人般纯真的感觉，匆匆忙忙地离去了。

　　雷真则是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目送她那动作僵硬的背影离开。

　　“那家伙搞什么啊，一大早就这么恶心——”

　　嘶嘶，一股冷冽的寒气突然传了过来。

　　雷真感受到一股像是被死神镰刀抵住咽喉般的错觉，于是畏畏缩缩地转过头，发现夜夜的头发倒竖，宛如蠕动的蛇群一样剧烈起伏。

　　“你、你等等……好吗？总之，你先数一下质数然后深呼吸……好吗？”

　　紧接着，一阵垂死哀嚎的惨叫声回荡在早晨的龟宿舍里。

　　“……真是个吵死人的男人，请问你是脑子里被蛔虫筑巢了吗？”

　　就在雷真被掐着脖子、眼前快要陷入一片黑暗的时候，忽然传来一段耳熟的责骂声，让他恢复了意识。

　　也不晓得是因为回过神来，还是对新出现的对手感到诧异，夜夜松开掐住雷真喉咙的手。雷真让渴求氧气而急促呼吸的肺部平静下来后，将视线落在说话者的身上。

（插图111）

　　只见戴着眼镜的女学生——莉瑟特就伫立在他眼前，背后还跟着外表美形的舍监。

　　看来她与旁若无人的夏露不同，而是取得了进入宿舍的许可。

　　莉瑟特面无表情地用公事公办的态度递出一个大大的信封袋。

　　“……这是什么？”

　　“想一想就知道了吧？请问你是脑子里被蛔虫筑巢了吗？”

　　“为什么要一直提蛔虫啦！”

　　莉瑟特轻蔑地瞥了雷真一眼之后，依然用公事公办的态度说道。

　　“这是你与风纪委员之间的契约书——还有关于〈食魔者〉的资料。”

　　2

　　下午三点三十分，要说是放学后，时间上还嫌有点早。

　　虽然还剩下最后一堂课还没上，不过雷真在夏露的强烈要求之下，决定跷课了。

　　见到雷真不知何时又多出了新伤口，让夏露不由得一脸诧异。

　　“怎么会弄得遍体鳞伤呀？你是跟狮子扭打过吗？”

　　“别在意。月之女神的嫉妒是很深的。”

　　“真是个莫名其妙的男生，难道变态都是像你这样的吗？”

　　莫名其妙的人是你吧？雷真差点把这句话脱口而出了。多亏夏露反覆无常的行为所赐，夜夜的心情显然糟得可以。到现在，她的瞳孔依然很不自然地撑大着，仿佛就像无底沼泽一样。而她的指甲上还沾了一点血迹。

　　“算了，没差啦。你就跟我来吧。”

　　夏露先站起身子，走出了教室。西格蒙特一如往常地趴在她的帽子上，尾巴一左一右地摆动，看起来莫名可爱。

　　接下来的时间，夏露不停脚地持续走着，一下来到主街外、一下来到技术科大楼后方、一下来到树丛中、一下又到后院，不断搜索着。

　　即使询问她究竟是要去哪里，她也只是不断主张着“在散步”而已。感觉她似乎都刻意挑选一些没有人烟的道路，但是却也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这样，毫无趣味又没有成果的两小时过去了。

　　四周的屋外路灯亮了起来，围墙的另一端可以看到夕阳已经西沉。

　　因为夜夜一路上不断释放出杀气，让雷真老实说根本静不下心来。

　　而夏露似乎还没感到满意的样子，又来到昨夜发现自动人偶残骸的那条无人出没的小道，并且挺起她那看起来就很假的胸部，对雷真下达命令。

　　“雷真，你在这里来回走个十次——不，走二十次。”

　　“……这是什么咒语？”

　　“笨蛋，想也知道是要你当诱饵呀。”

　　一如预料之中的答案，让雷真忍不住厌烦地叹了口气。

　　“就算〈食魔者〉出现也没关系，我会把他打倒的。所以你就放心去让他袭击吧。快去！”

　　“我才不要。再说，〈食魔者〉应该是在半夜出现的吧？”

　　“——你听谁说的？”

　　情报来源就是风纪委员。夜夜翻译莉瑟特交来的资料给雷真听过了。

　　根据那份资料，〈食魔者〉出没的时段是从深夜到清晨。

　　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他从未连续两天现身过。

　　换句话说，夏露接下来打算做的事情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那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想法啦。就是因为受到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限制，风纪委员和警卫才会到现在都一无所获呀。谁知道今天会不会就是那家伙第一次连续两天、选择在这个时段现身的日子呢？”

　　“……哎呀，你这样说也是有道理啦。”

　　雷真不禁搔一搔头。夏露现在充满了干劲。再继续这么下去的话，搞不好她会想要一直埋伏到天亮。

　　这样根本就没完没了啊。于是雷真心生一计，试着从别的方向进攻。

　　“话说回来，你说要约会的事呢？”

　　夏露呆了一下。

　　“现在不就在约会了吗？”

　　“你是笨蛋吗？这怎么能叫约会啊？”

　　“笨——你居然骂我笨蛋？你居然骂我笨蛋？骂别人是笨蛋的人自己才是笨蛋啦！”

　　“简单来说，就是你没有朋友吧？”

　　“什！你！呃——”

　　“你除了刚认识不久的我以外，根本找不到其他人来帮忙对吧？”

　　雷真似乎说中了。夏露的眼眶微微泛起了泪光。

　　“干么一副那么伟大的样子！明明就只是个变态而已，少在那边说得好像什么都懂一样！”

　　“‘陪你去约会’——用这种花言巧语玩弄人，浪费对方的时间和体力，甚至打算送人到奈何桥小旅行一番，居然还叫对方变态？真是个了不起的千金小姐啊。”

　　“我可是在帮你的忙呀。你要感谢我都来不及了，没资格责备我吧？”

　　“怎么，你知道我答应了菲利克斯的请求啊？”

　　夏露陷入了沉默。看来她是知情的，或许是在哪里偷听到的也不一定。

　　既然是这样……

　　雷真偷瞄了夜夜一眼。说实话，真的很不愿意这么做……

　　“侦探游戏就到这里为止。然后，我们接下来去约会吧。”

　　听到雷真的这句话，让夏露当场僵住了。顺道一提，连夜夜也跟着僵住了。

　　“别、别在那边擅作主张行不行？我可是很忙的，才没时间陪你玩呢。”

　　“说要陪我去约会的人是你吧？还是说，贝琉家是个对自己说过的话都无法负责的家族？”

　　雷真似乎戳中了夏露的痛处，让她不甘心地颤抖着肩膀说道。

　　“我……我知道了啦。你要带我去哪里都随便你啦。”

　　“好，那我们就上街去吧。”

　　“上街——你是说到学院的外面……？”

　　“当然啊。太阳都下山了，在学院里你要怎么玩？”

　　夏露明显变得狼狈起来，突然开始局促不安，视线看着自己的脚边。

　　“可是、到街上去的话、那个、西格蒙特就……”

　　“白痴。既然是要去约会，怎么可能让自动人偶一起来啊？”

　　“呜……西格蒙特，你也说说话呀！”

　　“唔，我也没不识相到那种程度。”

　　西格蒙特张开它身上的四片翅膀，“啪”一声从夏露头上飞了起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就去好好享受吧。”

　　“你这个叛徒！”

　　似乎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了。于是雷真强硬地拉起夏露的手，又拖又拉地带着她走向大门。

　　3

　　夜夜脸色苍白地目送那对男女手牵着手离开了。

　　她手扶的树木“嘎”地发出了折压声响。接着在下一个瞬间，原本耸立的树木像是豆腐一样被握碎，当场被折成了两段。

　　就这样，夜夜变得宛如幽灵一样，摇摇晃晃地往大门的方向走了过去。

　　“等等，叫夜夜的。”

　　西格蒙特叼住夜夜的黑发，停下她的脚步。

　　“放开！请你快放开！”

　　“你忘了吗？学生的自动人偶是不能出到街上去的。”

　　它轻轻抬起小小的头，比了比监狱般的大门。

　　“看，警卫正在注意你啊。”

　　正如西格蒙特所说，枪眼的位置有东西正闪闪发光着。

　　那是钢铁冷冽的光芒。夜夜显然已经被瞄准了。

　　“我有听说过，在那些警卫当中也有这里的毕业生。如果只是来福枪倒还无所谓，不过如果对方是人偶使的话，不用想也知道你会被破坏的。”

　　“可是……！”

　　“你仔细想想。要是你引起什么问题的话，可是会给你的主人添麻烦的。”

　　这一击比子弹更有效果。

　　夜夜当场垂头丧气地瘫坐下来。

　　接着把手背放到眼角边，哗啦哗啦地流下眼泪。

　　“你别哭了，稍微信任一下你的主人怎么样？”

　　“呜……信任……？”

　　“我少说也活了将近一百五十年，在看人的眼光上，自认已经磨练到一定的程度。我从他的眼中看不到任何情欲，所以他的目的应该不是针对夏露才对。”

　　“……是真的吗？”

　　“话虽如此，不过那种年纪的男子多半没什么节制——这也是事实。”

　　夜夜又再次啜泣起来了。不可思议的是，她的眼泪在滴下的瞬间就化为结晶，敲击在地面上发出了“喀啦喀啦”的声响。

　　“唉……你的这种反应，已经不只是‘忠诚’那么简单的程度而已了。”

　　西格蒙特似乎感到无奈起来，于是在夜夜的面前落地后，像是在告诫年轻人似地说道。

　　“我们与人类是不同的。虽然你不论在外表或者机能上，似乎都和人类没什么差异，但是——即使如此，你依然是不可能和人类站在同等立场的。”

　　“那种事情……夜夜也知道……”

　　“自动人偶要接受来自操纵者的魔力供给才能活动，说起来就像是母亲和小孩的关系一样。所以会对主人抱持好感也是理所常然的事情……但是，你的情况已经超出界线了。为什么你要对他如此执着？”

　　“那是……那个……那、那种事，夜夜说不出口！”

　　夜夜扭扭捏捏地害羞起来，在地面上不断地画着圈圈。这番动作看起来极度像个人类。

　　“跟他的目的有什么关联吗？”

　　“那是……”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要对夜会如此执着？”

　　“那个……”

　　“我想他会攻击我们并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应该只是代表他对夜会执着的理由有到这种程度吧？那理由是什么？看起来不像是为了什么野心或是私欲啊。”

　　“夜夜不能说出详情。不过……”

　　夜夜犹豫了半晌之后，一脸严肃地低声说道。

　　“雷真是为了要报仇。”

　　“……原来如此。不过不管怎么说，此时此刻，我们的主人都不在附近，”

　　西格蒙特振翅飞起，停在夜夜的头上。

　　“必须要小心〈食魔者〉才行啊。”

　　“咦——”

　　四周忽然陷入一片黑暗，西格蒙特的眼眸如猫眼般闪闪发光起来。

　　4

　　“真不愧是机巧都市，到这个时间店家还是照常营业啊。”

　　雷真一边走在被灯光照亮的商店街，一边开朗地说着话。

　　明明太阳都已经下山了，街道上却还是充满了活力。行人依然络绎不绝，不论是商店或是餐厅都热闹不已。街上除了鞋店、服饰店、珠宝商之外，也有穿杂着销售机械零件、魔术用品以及自动人偶完成品的店面。

　　“同学，进来看看吧？”“会算你便宜一点喔！”

　　诸如此类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让雷真笑着说道。

　　“而且，大家对东方人也很亲切啊。”

　　“那是因为你穿着学院的制服啦。”

　　从刚才开始就一脸不悦的夏露，话中带刺地说着。

　　“因为留学生身上都带不少钱，所以对他们来说都是贵客呀。”

　　“我不讨厌这种人。比起那些把慈悲或是博爱挂在嘴边的人，他们反倒比较值得信赖。”

　　“哦？……这话听起来还真冲。”

　　“别看我这样，我可是个现实主义者啊。”

　　突然，夏露缩起了脖子，偷偷摸摸地躲到雷真的背后。

　　同时，从对街走来一个时间还早就满脸通红的男人。

　　他看起来确实是喝醉了，但是也没有到酩酊大醉的地步。

　　“……你怎么了？”

　　“没、没事啦。”

　　尽管嘴上这么说，不过夏露显然还是冷静不下来。

　　这时，他们背后忽然传来一阵年轻人们的笑声，让夏露全身颤抖了一下。

　　雷真停下脚步，来回看着夏露以及街上喧嚣的景象。

　　“……哈哈～”

　　“你、你哈什么啦，别摆出一副什么都明白的表情呀。”

　　“简单讲，你只要西格蒙特不在身边，就会很不安吧？”

　　又被雷真说中了。夏露一时之间变得说不出话来。

　　“人偶使常会有这种状况啦。不过别担心，你也应该知道我的打架功力吧？”

　　“……所以我才担心呀。谁知道你是不是伪装成护花使者的大色狼。”

　　“我还真是没有信用啊……哎呀，这也是我咎由自取的吧。”

　　雷真不禁苦笑之后，又迈开步伐走了出去。夏露则是慌慌张张地追了上去，感觉莫名地像一只被人丢下的小狗，让雷真不由得微笑了起来。

　　“不、不要突然就走出去行不行？你要去哪里啦？”

　　“去运河边散散步吧。毕竟夜夜之前老是吵着说过什么夜景很美之类的。”

　　“……哼，有够老套。如果你只想得出这种老套的约会行程，那就快点放我回去。我肚子饿了。”

　　“好，那我们去吃饭吧。”

　　“要回宿舍了？”

　　“别说那么无趣的话嘛。我们去找一家气氛优美的店吧。”

　　“我、我才不要！”

　　夏露用强硬的口吻说完后，突然又支支吾吾地嘀咕起来。

　　“这个月……那个、简单讲就是财务上的困难……也可以说是经济不景气……”

　　“如果是钱的问题，你就别担心了。我今天有带钱包来，我请客吧。”

　　“欸——”

　　夏露的眼睛闪闪发亮。

　　接着又立刻回过神来，“哼”一声把脸别开。

　　“我才不接受变态的恩惠呢。”

　　但是——夏露的胃袋却背叛了她，“咕噜噜噜～”地强烈自我主张起来。

　　于是夏露逐渐羞红了脸，“澎、澎”地敲打雷真。

　　“这个无礼之徒～！”

　　“……欸、我？是我的错？”

　　“居然让本小姐丢脸……不能原谅……！”

　　接着，夏露带着自暴自弃的态度，含着泪宣言。

　　“好啦，我知道了啦。这下子我一定要彻底让你请我一顿才行！”

　　二十分钟后，两人坐在运河沿岸的一间餐厅里。

　　他们被安排到的是位于二楼的露天座位。

　　这里能清楚地看见运河上的灯光。店内的装潢是用钢筋和砖头组合成的现代风格，不会给人高不可攀的感觉，是一间让人印象不错的餐厅。

　　端上来的前菜是腌渍生火腿。夏露一边大口咀嚼着，一边像是在看奇珍异兽似地观察着雷真的手部动作。

　　“我听说日本人的用餐礼仪是最糟糕的——没想到其实还满正常的嘛。”

　　“我告诉你，筷子可是比叉子难用得多啊。”

　　“你们会把汤碗靠在嘴边用吸的对吧？而且还发出声音。”

　　“味增汤用吸的哪里不对了？那是文化间差异，不要随便贬低他国的文化。”

　　两人虽然彼此斗着嘴，不过气氛也没变得特别不好，而是很正常地在用餐。

　　香味浓郁、颜色清澈的汤送上来了。雷真觉得味道太浓，但是夏露似乎很满意，一脸愉悦地说着“还可以啦”。

　　就在等待着肉品料理端上来时，雷真无意间与夏露对上了眼。

　　夏露似乎欲言又止地凝视着雷真。

　　“怎么啦？”

　　“没有。没事。”

　　“还真是不老实耶。大小姐，您有什么事就请说吧。”

　　雷真开玩笑似地使用敬语。于是，夏露这才愿意开口……虽然应该不是这个原因，但夏露确实面带犹豫地开口说道。

　　“……你为什么要约我？”

　　“来约我的人是你吧？”

　　“不是啦。我不是指现在……我是说、昨天中午。”

　　夏露别开了视线，鼻梁染上淡淡的桃红色，意外地惹人怜爱。

　　雷真尽管感到有些吃惊，不过还是回答了她的问题。

　　“你问我为什么，那当然是——顺其自然吧。”

　　“什么叫顺其自然呀？真是够蠢的回答。”

　　虽然夏露嘴上表达着不满，不过她似乎也没有在生气，而是露出了微笑。

　　“你真是不知死活的家伙。对我这个〈暴龙〉找碴之后，竟然还敢约我一起吃午餐。真的是个无药可救的笨蛋。”

　　“我就当成你是在称赞我吧。”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这笨蛋。”

　　“请说吧，大小姐。”

　　“你为什么会想要抢我的参加资格？”

　　这时，服务生把肉品料理端了上来。那是一块看上去肉质很鲜嫩的小牛肉。烤得很漂亮的色泽搭配酱汁飘散出来的香味，令人不禁食指大动。

　　等服务生把盘子放好离开后，夏露又继续说了下去。

　　“夜会的参加者明明有一百个人，你应该可以找更容易应付的对手才对呀。”

　　“……若是找一个轻易就能击败的对手，就没有意义了。”

　　“你是为了引起夜会执行部的注意？”

　　“不……哎呀，虽然那也是原因之一，不过那不是主要的原因。”

　　雷真单手拿着餐刀，思索着话语，他不太擅长对人解释事情。

　　夏露说得没错，如果要向执行部自我推荐，那么打倒强敌应该会比较有效。

　　毕竟即使在战斗中取得胜利，也不一定就能够获得参加资格。“候补组”会往前递补，然后去参加夜会……要是演变成那样的情况，雷真就等于是白忙一场了。

　　可是，雷真之所以渴望强敌的理由，并不只是因为这样而已。

　　“我在做的事情是把别人踢下去，让自己能往上替补。某天突然出现一个人，靠着暴力抢到参加资格。你不觉得这种做法好像不太对吗？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没有承担风险的话，应该是无法被原谅的……哎呀，其实不管怎么说都是无法被原谅的啦，只是那个……”

　　雷真思索着自己该如何表达——最后，还是放弃了。

　　“抱歉。果然连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啦。话说回来，这肉超好吃啊。”

　　“……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让人不晓得在思考什么、想法很难解读的男人。”

　　夏露眯细眼睛无奈地说着。

　　“但其实你根本什么都没想吧？只是脑袋空空吧？怪不得让人解读不出来呀。”

　　“大致上都说对了。你的问题就只有这样吗？”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关于你的战斗方式，那是在搞什么？居然跑去跟人偶一起战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哎……那是一种偷吃步啦。”

　　“偷吃步？”

　　“我本来所属的流派就是靠打仗吃饭，所以很擅长团体战法……曾经是这样。”

　　夏露手上的又子霎时停下动作，她似乎被勾起了兴趣。

　　“操纵军团——那就是赤羽一门的傀儡师。”

　　一瞬间，夏露露出了似乎察觉到什么事情的表情。

　　在学院里，有一个非常擅长团体战斗的家伙，一个可以同时操纵六具少女型自动人偶的最强人偶使。

　　不过，夏露依然一句话也没有说，而只是一边把小牛肉送进嘴里，一边默默地等着雷真继续说下去。

　　在对于她那种客气的态度感到高兴的同时，雷真又继续说道。

　　“哎呀，不过当中也是有像我这种无能的家伙啦。我光是操纵夜夜一个就觉得很吃力了。所以说，就干脆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人偶来用啦。幸运的是，我在武术方面还算有所造诣。比起临阵磨枪的魔术，我的拳头还比较有用啊。”

　　“临阵磨枪……？那么，你口中念的那些像东洋咒语的词句是？”

　　“那不是什么咒语或是祈祷词啦。吹鸣、森闲、光焰、天险——老实说就是风林火山啦。那些词汇都代表着初步的战术概念。在我们这一派的场合，它们就像是……一种暗号一样的东西吧？我是藉此向夜夜传达魔力的质、输出量、战术以及阵型等等的资讯。”

　　“每一次都要用嘴巴说？为什么要做那种像初学者一样的事情？”

　　“我本来就是个初学者啊。从我认真开始操纵人偶到现在，也才过了短短两年多的时间而已。”

　　夏露的下巴“喀啦”地掉了下来。

　　“真是傻眼了。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会想当上魔王啊？明明你的正职就不是什么魔术师之类的，却特地从极东之地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为什么你对魔王——”

　　雷真伸出一根指头，制止夏露继续说下去。

　　“简单讲就是我也有很多隐情啦。好了，现在该换我发问了吧？”

　　他把话题岔开了。夏露虽然明显摆出不悦的表情，不过似乎也觉得如果拒绝的话未免太不公平，于是心不甘情不愿地点一点头。

　　“你和菲利克斯是什么关系？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

　　“干么，你很在意吗？你这个人，果然是同性……”

　　“你是打算要说什么？你那眼神是什么意思？”

　　“……是对方、主动来认识我的。”

　　夏露微微地红起脸颊，垂下眼皮。

　　“毕竟我总是会在无意识中替自己制造敌人……别误会，即使是那样我也无所谓喔？反正我自己一个人也落得轻松，也没有打算要和敌人变得亲密。可是……”

　　忽然，她那双宝蓝色的眼眸里出现了阴霾。

　　“孤立也是有好有坏的。当大家知道我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莫名其妙跑出一些得意忘形的家伙。一下又是把我的置物柜弄得乱七八糟，一下又是把我的书包藏起来的……真的是一群吃饱饭没事做的家伙。还真是佩服他们，居然想得出那么无聊的把戏。”

　　夏露一脸厌恶地说着。然后，她的表情忽然一变，脸上露出了微笑。

　　“菲利克斯因为身为风纪委员的关系，所以在很多方面都会替我着想。”

　　“原来如此，于是你就对他产生爱慕之情了。”

　　“我才没有！你要是再乱说的话，小心我把你活活烧死喔！”

　　“其实你根本不是想找我，而是想跟那家伙像这样出来玩吧？”

　　“什！你！怎……！”

　　“他不是有约过你吗？你为什么要拒绝？对你而言应该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吧？”

　　“……不行。”

　　夏露的怒气忽然消失，霎时失去了气势，然后别开了头。

　　她将视线落向微暗的运河，用空虚的口吻低声说道。

　　“菲利克斯和你不一样，他很受欢迎。女生们对他很狂热。所以，如果我和菲利克斯约会的话……”

　　“会制造出更多不必要的敌人，是吗？”

　　夏露沉默不语。于是雷真也没打算继续追问下去了。

　　“那我换个问题吧。你为什么想要当上魔王？”

　　“……这跟你无关吧？”

　　“确实与我无关。可是我有点好奇。”

　　夏露稍微思索了一下后，低声呢喃。

　　“为了……实现梦想。”

　　“梦想？”

　　夏露并没有回应。不过，她紧闭的唇瓣上显露出一种悲壮的决心。显然她的目的并不是地位或是名誉之类的东西。

　　对夏露来说，那大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吧？而雷真目前还没让她信任到可以说出那件事。所以说，这个话题也到此为止了。

　　“看来你也过得很辛苦啊。”

　　“哼，你也过得满辛苦的呀。”

　　夏露高傲地丢下这句话后——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嘻嘻。嘻嘻。

　　也不晓得是哪里好笑了，她开心地不断笑着。当她那么笑着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什么凶暴的问题学生，也不像是高傲的贵族千金，而只是像个普通的少女罢了。

　　被夏露要求请她吃三人份的冰淇淋之后，雷真站了起来。

　　“我们走吧。在回宿舍之前，麻烦你陪我去买个东西。”

　　两人离开餐厅后，雷真配合着夏露的步伐走在街上。

　　逛逛市街，在鞋店待了好一段时间后，就在宿舍门禁时间快到的时候，他们才踏上了回学院的归途。

　　“感谢你帮我挑选啦。毕竟我完全不懂女生的东西。”

　　雷真拍拍那包在鞋店买的东西，对着身旁的夏露一笑。

　　“哼。没想到你居然会那么细心，真是让人意外。我还以为你是更没神经、任性又无礼的变态野蛮人呢。”

　　要说过分的话，夏露的确是说得很过分。不过，雷真也觉得她并没说错（变态是错的），所以并没了有反驳。

　　“再说，难道她是一个恐怖到让男生必须小心伺候的女生吗？”

　　“嗯……该说是恐怖呢，还是应该说是危险……”

　　“真是个没出息的男人。居然会被自动人偶支配，立场根本就反了嘛。”

　　尽管夏露斥责着雷真，但话语中却不带刺。她脸上露出很自然的笑容。

　　“关于刚才的话题，就是你把我当作攻击目标的理由。”

　　“哦哦……连我自己都不太懂啊。”

　　“我懂。”

　　听到这句出乎意外的回应，让雷真不禁转头看着夏露。

　　“虽然只有一点点而已，但我也是懂的。那种希望被惩罚的心情……毕竟，我也犯了罪。”

　　正当雷真打算回问她那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忽然察觉路上有些不对劲。

　　“怎么回事？”

　　时间已经超过晚上九点了。如果是平常的话，现在这个时间学院应该已经一片宁静才对可是，现在大门的另一边却显得异常喧闹。

　　“什么啦？等等，你怎么——雷真？”

　　夏露在背后放声大喊。但是，雷真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如疾风般奔驰在夜路上，一路冲向学院。

　　5

　　正如雷真所料，学院的校园内一片骚动。

　　明明已经是这种时间了，学生们却群聚在现场，彼此推挤个不停。

　　在人墙的前方、“Keep Out”封锁线的另一侧，可以看见风纪委员们在灯光照片下忙碌工作的身影。

　　雷真从中找到菲利克斯的身影后，随即跃过了封锁线。

　　菲利克斯一见到雷真便露出一脸微笑。

　　“嗨，你来得还真快啊。”

　　“要讽刺的话就先省省吧。情况如何？”

　　“又有一具自动人偶遭到破坏了，你要看看吗？”

　　雷真点点头。于是非利克斯把现场指挥交给其他风纪委员，带着雷真来到庭园内。

　　最糟糕的想像画面掠过了雷真的脑海。

　　忍不住想着，难道是……可是却又觉得，不可能会那样的……

　　雷真的脚步自然而然地加快起来，不过还是强忍着想要冲出去的心情，乖乖跟在菲利克斯的后面。

　　而菲利克斯则是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似地说道。

　　“你今晚没带着自动人偶啊？”

　　“我刚刚上街去了。再说，你不是也——”

　　这时，雷真忽然产生了一个疑问。

　　“你的自动人偶在哪里？仔细想想，我好像没有见过啊。”

　　“当然是寄放在‘置物柜’里了。我好歹也是〈十三人〉之一——在夜会即将到来的这段期间，我要是随便带着它走在路上，就有可能被像你一样的坏蛋攻击啊。”

　　事实上，像夏露之前就遭遇过十个人组成的小集团袭击。而为了避免遇到这类乱七八糟的麻烦，所以有不少参加者为了省事就不带着自己的自动人偶在外走动了。

　　“原来如此。就是因为自己的人偶不能使用，所以你才会想到要利用我啊？”

　　“真是刺耳的说法啊。不过，你会这么想也是无可奈何的。对我来说，你是——”

　　“雷真！”

　　某个人忽然从背后插话，让菲利克斯说的话被打断了。

　　夏露大口地喘着气冲了过来。

　　“菲利克斯——”

　　“嗨，夏露。你和他一起上街吗？”

　　真是犀利。这句话明明不是在责骂夏露，却让她明显畏缩了起来。

　　“等等，不是那样的，我只是——”

　　“好啦，雷真。牺牲者就在那边。”

　　菲利克斯冷淡地盖过夏露说的话，并指向庭院树丛的阴暗处。

　　数名风纪委员围绕着一具趟在地上的半毁自动人偶。

　　这次上半身和下半身并没有被切断。是一具女性型的自动人偶。她的身上有一个心脏被挖走而留下的伤痕。在灯光映照之下，可以看出那伤痕有部分遭到融解，不过和先前的状况不一样，依然多少看得出原状。

　　人偶的肌肤是铁黑色——就结论来说，她和夜夜长得完全不像。

　　头部的造型不可思议地让雷真感到似曾见过。

　　在人偶的对面有个学生抱着残骸哭泣着。看来，他似乎是为了人偶的死感到哀痛的样子。看到那学生的脸孔，雷真才总算回想起来了。

　　他正是前几天袭击夏露的其中一人，是那个操控水妖的学生。也就是说，那残骸就是水妖的遗骸了。由于身体的外观看起来不一样，才让雷真一时之间认不太出来。

　　要说是理所当然的话，确实也是理所当然。那半透明状的身体，其实只是透过魔术液体化而形成，而本体当然是用固态物质制造的。

　　好一段时间，夏露都茫然地俯视着那位学生。

　　接着，眼角一扬，露出熊熊燃烧般的眼神，一语不发地转身离去。

　　“等一下，夏露。”

　　菲利克斯却维持着背对她的姿势，用出乎意料的强硬口吻制止了她。

　　“你最好不要再管〈食魔者〉的事了。”

　　“——可是！”

　　“〈食魔者〉的事情就交给风纪委员吧。另外……”

　　菲利克斯回头看向夏露。

　　他脸上没有平时的笑容，而是感到哀痛地皱起眉头。

　　“我已经明白你的心意了。虽然很遗憾，但是我会退出的。”

　　“咦——”

　　“你选择的人并不是我，而是雷真——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夏露愕然地当场僵住了。

　　“怎么会、才不……”

　　“……我还有工作要处理。不好意思，可以请你先离开吗？还有——我暂时不想再见到你了。”

　　菲利克斯说完后，悄然转身离开了。

　　夏露则是如死人般苍白着脸，微微地颤抖起来。

　　“怎……怎么办……！”

　　“喂，你冷静点。”

　　“我……被菲利克斯……讨厌了……！”

　　“我叫你冷静点。那只是无聊的误解——”

　　“你别管我！”

　　夏露甩开雷真的手，飞也似地跑走了。

　　雷真茫然地目送那纤细的肩膀离开，怎么也无法相信自己所见到的景象，而忍不住自言自语起来。

　　“……没什么好哭的吧？”

　　他的喃喃自语融化在夜风之中，犹如泡沫般消失了。

　　6

　　雷真抱着难以释怀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宿舍房间。

　　“……夜夜？”

　　畏畏缩缩地窥探向室内。不知道她究竟闹别扭到什么程度了？

　　或者是在生气？不论是哪一种结果，都让雷真心情沉重。

　　然而……

　　“欢迎回来，雷真。”

　　夜夜带着轻快的步伐出来迎接，看起来却心情好得不得了。

　　“夜夜煮好饭啰，今晚的晚餐夜夜很有自信呢。”

　　“不……你在说什么……”

（插图137）

　　宿舍内的餐点都是由餐厅提供的。根本没有自行开伙的设备。

　　雷真稍微瞥了桌子一眼后——忍不住全身颤抖了一下。

　　“你在……做什么啊？”

　　“你怎么啦？快点坐到座位上呀。”

　　夜夜一边微微笑，一边带着雷真坐到桌旁。

　　在白色的桌巾上，排满了许多的盘子。

　　但是那全部都是空的。

　　“喂，你怎么了。振作一点啊！”

　　“呵呵呵，夜夜没有怎样呀？你好怪呦，雷真。”

　　夜夜虽然不断微笑着，但她的眼神却无比空虚，没有任何的光芒。

　　雷真不禁有一种背上被人倒下冰块般的感觉。

　　难道说，是思考回路异常了……？

　　在不知如何是好的心情下，雷真赶紧将夜夜拉了过来，紧紧抱住她的身体。

　　“都是我的错！我道歉！拜托你快点恢复正常吧！”

　　夜夜就这么被他抱着，将脸埋进雷真的胸口——

　　接着，啜泣了起来。

　　“呜！呜！雷真太过分了……你明明就知道夜夜的心意，却还跟其他的女人……”

　　“是我不好。拜托你别再哭了。你看，这是要送给你的礼物啊。”

　　雷真将从鞋店买来的包裹递出来。正是他请夏露陪他上街去买的来西。

　　夜夜诧异地睁大了眼睛，然后用交杂着不安与期待的表情，悉悉沙沙地拆开了包装。

　　里面装的是一双闪耀着黑色光泽的长筒靴。

　　虽然造型有些老旧，不过手工密实，风格也很优雅。

　　“上次你踩断轨道枕木的时候，让木屐变得破破烂烂了吧？木屐穿起来不好战斗，万一带子断掉了也很危险。所以以后你就暂时先穿这个吧。”

　　雷真替夜夜套上鞋子后，夜夜便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穿起来刚刚好呢……”

　　她开心地原地转起圈圈。

　　虽然看起来很兴奋，不过至少恢复正常了。雷真不禁安心地松了口气。

　　“夜夜，你听我说。你打从一开始就误会了。我并不是因为喜欢夏露才会找她一起出去的。”

　　误会要是放任不管的话会变得非常危险。于是雷真不厌其烦仔细说明起来。

　　“再说，我喜欢的类型，才不是那种会用胸垫垫高胸部的小女生。是要像硝子小姐那样，拥有宛如丰收女神般深邃乳沟的女性——”

　　“雷真为什么会知道她的胸部是用垫的……？还、还有，又在那边满口硝子、硝子、硝子……！”

　　雷真注意到夜夜又开始要抓狂，连忙干咳了几声。

　　“那种事情都不重要啦。重点不在那里，而是我之所以会和夏露一起出去，是因为我有件事想要确认。一件跟〈食魔者〉有关的事。”

　　才听到这里，夜夜似乎就敏锐地理解了。她睁大了眼睛间道。

　　“难道说，雷真在怀疑夏绿蒂小姐吗？”

　　“如果是西格蒙特的〈光〉，就能做到跟〈食魔者〉一样的事。”

　　雷真的脑海中闪过那个宛如被舔到融化的糖果一样而充满特征的伤痕。

　　“如果在我和夏露离开学院的期间，〈食魔者〉有所行动的话……”

　　“就代表夏绿蒂小姐有不在场证明了？”

　　“没错。而〈食魔者〉也确实有所行动了——的样子。”

　　“也就是说，夏绿蒂小姐是清白的了？”

　　“不，她的嫌疑反而更重了。”

　　不管再怎么说也未免太巧了。

　　至今为止，〈食魔者〉从来没有连续两天行动过的纪录。而且这次的“狩猎”不是发生在深夜，留下的伤痕也显得不上不下的。所有的状况都是特例。

　　总觉得今晚的这场“进食”，充满了虚构——欺瞒的味道。

　　夜夜似乎一副无法接受的样子，很困扰地皱起眉头说。

　　“可是，西格蒙特和我一起留下来看家了。如果没有人偶使在身边的话，我们是无法发挥魔力的呀。”

　　“还是有漏洞可钻，那就是禁忌人偶。”

　　禁忌人偶是一种活体机巧，在人偶体内装有“活人的零件”。因此，在某种程度范围内，它们是能够自行供给魔力的。

　　“这样一来的话，不在场证明根本毫无意义……你们，果然只是去约会……？”

　　“不要撑开瞳孔。我那么做确实是有意义的。”

　　夜夜不禁露出怀疑的眼神。但是雷真并没有加以说明，而是反覆思索了起来。

　　没错，跟夏露的这场约会是有意义的。拜这所赐，总觉得已经抓到敌人的尾巴了……的样子。假使刚才的那个，真的是〈食魔者〉的所作所为的话——

　　就在雷真的思考快要整合在一起的时候，突然被响起的敲门声打断了。

　　从老旧门板的对面，传来舍监莫名清晰的声音。

　　“雷真，有你的电话。”

　　雷真把夜夜留在房内，来到了一楼大厅。

　　电话就设置在舍监室的前方。当他拿起已经被放一旁的话筒之后——

　　‘不好意思，这么晚的时间还打扰你。我是莉瑟特·诺登。’

　　“原来是你啊。有事吗？”

　　‘如果没事的话，我干么非得这么悲哀，还要特地打电话给你？’

　　“……看来我应该打从一开始就这样问才对。找我什么事？”

　　‘我正在找寻夏绿蒂同学的行踪。’

　　“——你说什么？”

　　‘我现在是从狮鹫女子宿舍打电话给你的。你或许并不清楚，不过夏绿蒂同学和我，同样都是住在这问宿舍里。’

　　“那家伙不在吗？”

　　‘如果她在的话，我就不会打这通电话了，这只愚蠢的蛆虫。’

　　“……说得也是。”

　　‘我在想，莫非她是在你那边，正沉溺于不正当的异性交游？’

　　“你是夜夜吗？想法也太简单了吧？”

　　‘被你责骂真是一种屈辱。请问你想得到她会去哪里吗？’

　　“……不，我想不到。”

　　一瞬间，雷真回想起刚才夏露脸颊上的那道光芒。

　　‘你不知道的话就算了，这个没用的家伙。再见。’

　　莉瑟特“啪”一声冷漠地挂断了电话。

　　雷真则是连该把话筒挂回去都忘了，当场伫立了好一段时间。

　　夏露那个家伙，难道又跑去找〈食魔者〉了吗？

　　还是说——她做了什么冲动的行为？

　　（……不对，冷静下来。连我都着急起来就完了。）

　　只要跟西格蒙特在一起的话，夏露是不会输给〈食魔者〉的……才对。况且，若是西格蒙特跟她在一起的话，它也不会让夏露去做什么蠢事。

　　可是，万一她没有跟西格蒙特在一起的话……

　　“受不了，真是个麻烦的家伙……”

　　雷真仿佛用摔的一样把话筒挂回去后，转身面向宿舍大门。就在他准备直接冲出宿舍时——却像是被闪电击中般当场僵住了。

　　站在眼前的人，夺去了他的目光。

　　美到令人不禁颤抖，这句话真是形容得非常贴切。

　　穿着敞开胸襟、宛如礼服般的和服。丰满的胸部白皙亮眼。仿佛是要隐藏她那绝世的美貌般，用眼罩型的眼镜遮覆着右眼。

　　女子脸上浮现出妖艳的笑容，用琴声似的悦耳嗓音开口说道。

　　“真是美丽的夜晚呀，小弟弟。月色非常漂亮呢。”

　　“硝子小姐——”

　　雷真终于回过神来，好不容易喊出了这个名字。

Chapter 5　也就是说，从最初的最初开始

　　1

　　纷纷飘落的细雪之下，两个人影显露出鲜艳的色彩。

　　一名妖艳的美女，与一名清丽的少女。

　　两人都穿着色彩缤纷的和服。少女撑伞帮美女挡去落雪。

　　从旁人的眼光看来，那两人就像是一对姐妹。如蔷薇般绚烂夺目的美女，以及如野菊般楚楚动人的少女——两人的气质南辕北辙，但五官确有相似之处。

　　“是这里吧。”

　　在一间大宅邸前，两人停下脚步，并穿过一道焦黑的大门。

　　这里似乎发生过火灾。屋子被烧得面目全非，没留下半点原貌。周遭充斥着烧炭似的臭味，土地上也覆着薄薄的一层煤灰。

　　在那片情景的中央，可以看到一名少年的身影。

　　他在刺骨寒风中打着赤膊，像修行者般正在结印。将一卷古老书卷摊在面前，并且汇聚魔力，将魔力注入眼前的人形木偶中。

　　人偶踩着比刚开始学步的小婴儿更不稳的步伐，摇摇晃晃地走着。

（插图145）

　　让它能够走路的人，正是那名少年。纵然他汗流浃背、仿佛血管都要爆裂般全神贯注，却依然没达到效果，人偶走了几步便倒了下来。

　　少年大口地喘着气，就像要咬碎牙齿似地咬紧牙根，接着握紧起拳头，将焦躁的心情发泄在地面上。

　　他的表情充满了杀气。双颊消瘦、眼眶凹陷，可是双眼却绽放出闪闪光辉，让人看了觉得毛骨悚然。他的脸上甚至些微透露出了死相。

　　少年用充血的双眼看著书卷，接着再次双手结印。气贯丹田，紧接着——

　　伴随着“噗呕！”地一声可怕的声音，他吐出了一滩鲜血。

　　一阵激烈的呛咳之后，少年往身后一倒，就一动也不动了。

　　——时机差不多了。妖艳的美女此走出少女的伞下，来到少年的身旁。

　　“真是努力呢，小弟弟。”

　　“……我不是什么小弟弟。”

　　少年用嘶哑的声音反驳着。看来他还有意识的样子，这真是令人惊讶的体力。

　　“说得也是，你有个名字叫做雷真。”

　　少年的眼神中露出了警戒。而美女则是恶作剧似地露出微笑。

　　“我对小弟弟的事情知道得非常清楚，你是赤羽一族中最后的一名生存者。”

　　“……你是谁？”

　　“真是个不用功的小弟弟呢。亏你出身在操纵人偶的家庭，竟然会不认识我？”

　　美女转过身去，向一同前来的少女招手。

　　少女似乎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虽然没有特别被命令什么，却一走到少年面前，就转身背对他，熟练地宽衣解带起来。

　　少年不禁吓了一跳，但他已经连用手遮住眼睛的气力都没了。

　　少女的肌肤完美无瑕，没有任何斑点胎记，犹如雪原一般白皙光滑。

　　在她那美丽背脊的左下方、腰骨上方附近，有着铭文似的刺青。

　　读做“花柳斋”。

　　这个名号威名远播，就连军方高层也要敬畏三分，可说是当代的头号人偶师。

　　也就是说——这名少女是自动人偶？

　　少年忍不住微微撑大了双眼，对于少女艳丽而水嫩的肤色感到诧异。那种质感，与活生生的人类并无异。

　　“很漂亮吧？她是〈雪月花〉三部作之一的〈月〉——夜夜。”

　　“…………！”

　　那是只闻名声却从未有人见过的花柳斋秘藏真作——〈雪月花〉。

　　〈雪月花〉至今仍未曾在世人面前出现过，既使是再怎么有钱的千金大小姐，也不可能会拥有的。

　　因此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能拥有〈雪月花〉的，就只有制作者本人了。

　　少年扭曲了一下沾满血渍的脸，微微露出苦笑。

　　“别开玩笑了……花柳斋是个……爱喝酒、爱女人、极度游手好闲的……”

　　“哎呀，你知道得很清楚嘛。对，没错，那些全都是真的。不管是美酒、女孩还是歌舞乐曲，都是我的最爱。”

　　“那么，就是你那个……制作了陆军近卫师团的……〈胧富士〉的那个……”

　　美女一脸无趣地将头别开，用一种闷闷不乐的语气说道。

　　“那是一个失败作。”

　　“失败？那个把富士演习场的地形……彻底改变的怪物，你竟然说是失败……？”

　　“因为，那一点都不美呀。”

　　美女也不理会目瞪口呆的少年，自顾自地继续说了下去。

　　“不过，这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是毫无意义的——多亏那个失败作，让我的人面变广了。现在的我也算是个名人，既使是军方高层也得给我一点面子。”

　　她“呵”地露出一脸冷酷的笑靥，直视少年的眼睛。

　　“甚至可以帮小弟弟实现愿望呢。”

　　“我的、愿望……？”

　　“对，没错。我可以帮你找出那个让你恨不得要杀掉的人。”

　　“————”

　　“也可以把最棒的自动人偶借给你，让你可以与他对抗。”

　　少年将视线移向旁边，凝视着美女身边的少女。

　　如果雪月花真如传言中厉害的话，或许——

　　“我说，小弟弟。你就成为我的东西吧。”

　　美女露出一双撩拨般的眼神，伸手轻柔地触碰少年的脸颊。

　　少年不禁感到动弹不得，仿佛被一只危险的猛兽盯上。

　　他的眼底浮现出本能上面对未知事物时所产生的恐惧。

　　然而，他同时也被蛊惑了。

　　被那可作毒亦可作药的强烈存在而吸引着？

　　“现在小弟弟的眼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是要现在冻死在这里，或者是——”

　　2

　　雷真哑然地凝视着眼前这个突如其来的到访者。

　　他是不可能会认错的。从两年前出现在雷真面前时就丝毫未变的美貌；与她亲手打造出来的人偶相比毫不逊色的艳丽；还有那令雷真为之着迷的性感双峰。

　　她今晚也依然在身后带了一名美少女。五官虽然长得很像夜夜，不过却有着一头银色发丝，目光凛然，身高比夜夜稍微高了一些。

　　“硝子小姐，为什么你会在这……”

　　硝子“嘘——”地将手指放在唇瓣前。

　　“雷真，怎么了吗？”

　　外表美形的舍监一脸疑惑地探出头来。雷真不禁暗叫“糟糕”，然而……

　　“搞什么？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吗？”

　　舍监说着，又把头缩了回去。

　　——他看不见这两个人？

　　“到你房间去吧。”

　　硝子在雷真耳边说道。虽然她微微散发出来的栀子花香气，让舍监不可思议地蹙了一下眉头，不过他看起来作梦也没想到，眼前其实有这么一名绝世美女。

　　这是隐形魔术。是夜夜的姐妹机——小紫擅长的魔术。

　　雷真掌握了状况后，便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回到自己的寝室。

　　老实说，他虽然很希望能立刻动身去找夏露，可是硝子既然会专程前来找他，代表事情绝不单纯。

　　他们回到房间后，夜夜诧异地几乎要快跳了起来。

　　“硝子！”

　　硝子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般眯细双眼。

　　“你看起来很有精神呀，夜夜。”

　　“是的，夜夜正常驱动中呢。”

　　“既然是正常驱动，为什么脸颊上会有泪痕？”

　　忽然一个声音从旁插嘴。正是伫立在硝子身后的美少女，责备似地对她说着。

　　夜夜不禁后退几步，全身散发出警戒心。

　　“……原来你在呀，依洛莉姐姐？”

　　“哦？原来你已经松懈散漫到连来客的人数都没办法掌握了吗？还是说，你的眼睛只是装饰用的，只是洋娃娃用的假眼？”

　　“刚刚那只是一种讽刺而已，夜夜才没有松懈散漫呢。”

　　“你那副德性，该不会给雷真大人添麻烦了吧？”

　　“才、才没有那回事……”

　　“该不会因为下流的妄想而反过来迁怒雷真大人、或是莫名其妙地吃醋、大哭、生气、嫉妒抓狂之类的吧？”

　　“才才才、才、才没有那种……！”

　　“你也稍微学学小紫吧。她既不会抱怨枯燥乏味的工作，也不会像你一样为了爱恋情愫的事情而迷失自我，总是专心致志地完成她的任务呀。再说，你呀……”

　　“我就是讨厌姐姐你那种坏心眼呀……！”

　　也不理会那对姐妹在一旁拌嘴，雷真请硝子坐到椅子上，并且端出茶来招待她。

　　“话说硝子小姐，你怎么会到学院来？”

　　不用说，这所学院的戒备非常森严。如果想要带着自动人偶闯入校园，就必定会伴随相当的风险。即使是使用了最高难度的魔术隐藏了自己的气息，也依然非常危险。

　　“我担心小弟弟的事情，而坐立难安呀。”

　　硝子抛出了一个性感的媚眼。压到雷真身上的胸部，以及若隐若现的白皙脖子，让雷真赶紧捂住自己的鼻子。

　　忽然，从背后传来夜夜的杀气，让雷真的血气迅速消退了。

　　“别开我玩笑了，你一定有什么理由吧？”

　　“〈食魔者〉或许是个比想像中还要难对付的对手。”

　　“————！”

　　想必是硝子又掌握了什么新的情报。雷真不知不觉便正襟危坐起来，等她继续说下去。然而，硝子却悠哉地喝了一口茶后，像是在吊胃口般转移话题。

　　“还真是太乱来了呀，小弟弟。我听说你居然同时跟十具自动人偶大打出手了？”

　　“……我一开始的预定是要一对一的啊。”

　　“然后，你一具人偶都没有破坏。”

　　“有破坏啦。虽然有一半是夏露的功劳，不过我们确实把十具人偶全部毁……”

　　镶在硝子眼罩上的透镜闪了一下。被那宛如无底深渊般的深邃眼眸盯着，让雷真忍不住把话吞了回去。

　　“你可别搞错了，小弟弟。人偶和人类可是不一样的呀。”

　　一针见血。这句如利刃般的话，让夜夜的肩膀僵硬起来。

　　“小弟弟最天真的地方就是你太向以为是了。只要不让心脏停止跳动，自动人偶就决不会死。难保一时的恻隐之心，会不会让自己变得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小弟弟的愿望可没单纯到不需要弄脏双手就能实现呀。从今以后，别再抱着那种天真的感性了。”

　　“……这种命令我恕难服从。”

　　尽管自己也觉得这样太孩子气，但雷真依然顽固地出言反抗。

　　“自动人偶也有自我的人格不是吗？他们会感受到疼痛，也会感到快乐。他们也是拥有心灵的，跟人类什么不同？”

　　“愚蠢的孩子……小弟弟，你真的什么都不懂呀。”

　　硝子用带着些许同情的声音，冷冷地说道。

　　“杀了人是犯杀人罪——但是，毁掉人偶顶多就只是物品毁损罪。不管小弟弟的想法如何，这之间的区隔就是一种现实。”

　　“尽管如此，对我来说自动人偶也是‘人类’。要让人偶的心脏停止跳动时，就要抱着杀掉人类的觉悟。我不管一般世人怎么想，这就是我的傀儡之道。”

　　“……你会变得很辛苦喔？”

　　“我早就有觉悟了。”

　　“这样。既然如此，那你就贯彻你那天真的傀儡之道给我看看吧。”

　　仿佛是放弃对方似的一句话。不过说出这句话的硝子看起来却意外地温柔，甚至露出了些许微笑。

　　雷真不禁看得入迷了。硝子那张笑脸，比她过去让雷真看过的笑容都要更美。

　　“回到〈食魔者〉的话题吧。”

　　硝子啜饮了一口茶后，将话题拉回正传。

　　“我刚才的意思是——敌人可是比小弟弟所想像的还要巨大呀。”

　　“巨大……？”

　　“军方打算以失踪的人作为线索，揪出〈食魔者〉的真面目。于是很快地就展开了对牺牲者的搜索，可是……”

　　“——却都找不到？”

　　“对，超过二十名的少年少女，就这么彻底消失了。也就是说，〈食魔者〉是一群不只会‘吃掉’人偶，还可以将人偶的拥有者——说不定是尸体——都隐藏起来的家伙。而且藏得就好像真的把人给吃掉了一样彻底。”

　　要藏匿尸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杀人犯就是在处理尸体的环节露出马脚的。埋藏尸体的地方就会有翻松的土壤，肢解尸体的地方就会留下血迹。再说，光是要搬运尸体就是一件辛苦的工作。把活人藏起来说不定还容易一些——

　　而且人数再怎么说也太多了，实在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藏匿的程度。

　　所以才说是“巨大的敌人”吗？

　　“学院、王室、或者搞不好是英国政府有介入也不一定。”

　　“……你的意思是学院和〈食魔者〉是一伙的？”

　　“你不觉得吗？毕竟学院受到风纪委员会以及警卫两个组织的保护，若是有什么人以组织型态在行动的话，应该很快就会被察觉才对呀。”

　　可是，事实上并没有被发现。

　　明明出现了那么多的失踪者，却完全找不到原因。

　　如果是因为学院方面在背后搅局的话，这种看似没出息的结果也就能获得解释了。

　　也就是说——搞不好风纪委员、警卫、甚至是教授们，全部都是敌人？

　　“你现在还来得及装作什么都不知情喔？”

　　雷真的心里一时之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诱惑。

　　确实，如果接下来继续装作什么都没察觉的话——如果雷真不过是这种程度的人，学院也应该不会想要把他抹消吧？顶多只是被风纪委员利用过就算了。

　　雷真有他自己的目的，有他非得打倒不可的敌人。

　　如果插手多管闲事，到最后被做掉的话，就会后悔莫及了。

　　可是——

　　“……有一个我不能见死不救的家伙。”（吐槽：是一个不能不纳入的后宫吧……）

　　当回过神来的时候，雷真已经不知不觉嘀咕起来了。

　　“那家伙总是无理取闹，既野蛮又没耐心，一个人孤伶伶的。可是，她的本性并不坏。”

　　一句接着一句，把心中所想到的话开口说出来。

　　“那家伙现在因为某种我所不知道的理由，而想要去接近〈食魔者〉。或者，搞不好……她打从一开始就是处于问题的核心。而且，我稍微有受过她一点恩惠……算是对她有点亏欠……啊啊！可恶！烦死了！”

　　雷真用力抓扯头发，然后抬起头，笔直地凝视着硝子说道。

　　“我想要去帮助她。”

　　“……你还记得跟我的‘赌局’吧？小弟弟赌上的是自己的性命。我可不准你在没有我的同意之下，就擅自随便死在路边喔？”

　　雷真不禁紧咬了一下牙根。没错，正如硝子所说，他没有擅自送死的自由，甚至不能去冒不必要的危险。可是——

　　他也无法对夏露见死不救。

　　硝子看出了雷真的懊恼，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那不是感到无奈，也不是在把雷真当笨蛋，而是坦率又充满温暖的叹息。

　　“夜夜，你过来。”

　　硝子让夜夜站到面前，并且伸手去触摸她的胸口附近。

　　突然，夜夜的身体剧烈颤抖了一下。

　　雷真完全想像不出究竟发生了何事。总之，夜夜突然“呜……”地双眼打转起来，往身后倒了下去。

　　“喂，夜夜！你还好吧？”

　　雷真连忙将她抱起。夜夜虽然依然打转着眼睛，但是并没仃任何外伤。

　　“小弟弟，你要好好记住。”

　　硝子也不给雷真发问的机会，直接了当地说道。

　　“夜夜的〈金刚力〉是天下无敌——然而，还是无法违逆世上的因果法则。举例来说，像〈君临天下的暴虐〉的魔术回路——〈魔剑〉（Gram）。”

　　“你说西格蒙特发出的光线吗？”

　　“那种说法并不正确。发光只是一种结果，那是因为空气被消灭而看起来像在发光而已。”

　　“你知道那是怎样的魔术回路吗？”

　　“大概可以想像得到。那是跟宇宙真理有关的秘法。正因如此，所以没有可以抵挡的方法。无论是再怎么坚硬的物体，或者是镜子，都无法对抗那个魔术。只要是有形体的东西，全部都会被消灭。万一直接受到攻击的话，夜夜可是会死的喔？”

　　夜夜在雷真的怀里微微颤抖了一下。

　　“另外还有一点，夜夜的天敌是水与风。”

　　“流体……？”

　　“没错。无论夜夜的力气有多大，也无法攻击没有形体的东西。所以你要小心没有实体的对手。”

　　“……我知道了。”

　　看到雷真与夜夜点了点头，硝子露出了一脸满意的模样。

　　“抱歉，耽搁到你的时间了。去吧，小心一点。”

　　“好。走吧，夜夜。”

　　“是！”

　　雷真确认夜夜能站稳步伐之后，随即从自己的房间冲了出去。

　　3

　　夜夜的姐姐——依洛莉抱着复杂的心情，目送雷真和夜夜离开房间。

　　“雷真大人变得很沉着呢，以前的他还像只饥饿的野狗似的。”

　　硝子吸了一口烟斗，满不在乎地回答。

　　“岁月会磨练一个人，同时也会消磨憎恨与愤怒呀。”

　　“不过，没想到那个雷真大人，居然会为了别人而自愿淌入混水之中。”

　　“哎呀，那个小弟弟本来就是一个会为了他人而毫不犹豫牺牲自己的人呀。”

　　“……我本来以为雷真大人的人格是更加冷酷自私、为了达成目的，可以毫不犹豫地伤害别人呢。”

　　“呵呵……看来你比夜夜还要松懈散漫呢。我花柳斋，可不记得有把你的眼睛作成单纯的装饰品呀，依洛莉。”

　　硝子用词尖锐，但语气轻柔，仿佛在轻轻刺激对方般纠正道。

　　“冷酷的并不是小弟弟本人，而是他遭受过的境遇。是命运逼他变得如此。若是说他看起来自私，那么那只不过是他为了复仇的处世之道——也就是说，从最初的最初开始，小弟弟就是个那样的孩子呀。想必他甚至面对自己的仇敌，都会给予同情。”

　　“请问您是说，他会对敌人手下留情？”

　　硝子并没有回答，只是泰然自若地坐着，任由烟雾缓缓缭绕。

　　依洛莉突然感到一阵不安。

　　“主人。让雷真大人去真的好吗？照您刚刚所说的话看来，雷真大人似乎必须面对某个强大的对手……”

　　“你担心夜夜？毕竟你真的很喜欢夜夜呢。”

　　“什！才、才不是那种私人感情……！”

　　依洛莉白皙的肌肤染上了红晕，急急忙忙地挥手否认。

　　“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已经解开夜夜的〈戒〉了。”

　　依洛莉变得更加不安，又继续问道。

　　“……请问雷真大人不要紧吗？他会不会被夜夜消耗殆尽？”

　　“小弟弟还不至于那么没用。”

　　“是吗？雷真大人开始操纵傀儡才几年时间而已——说明白点，他还只是个菜鸟而已。若是他有听您说明的话，应该就会判断自己的程度还不足够才对。”

　　“比起估算敌人的实力，错估自己实力的人比较多。小弟弟只是还没发现自己拥有的天赋罢了。”

　　硝子像是想到什么似地噗嗤一笑。

　　“我第一次见到小弟弟的时候，他可是用木偶在修练呢。”

　　“木偶？”

　　所谓的木偶，就是指并未搭载〈夏娃的心脏〉、如字面上所示的木制人偶。

　　当然，木偶无法自行活动，因此必须完全依靠人偶使的魔力来控制它的一切——不论是关节的张力、身体的平衡或是动作。也就是所谓“念力”，既使是修练经验丰富的法力僧都很难可以做到。

　　依洛莉忍不住赞叹起来。原来雷真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拥有足以操纵木偶的魔力了。这也难怪硝子会看上他。

　　“小弟弟的哥哥，可以把人偶操纵得像真人一样。但是，他自己却不行——或许就是因为那样，他才会觉得自己一点才能都没有。不过……”

　　硝子垂下长长的睫毛，恍惚地呢喃。

　　“如果是普通的人偶使，根本连让木偶站起来都做不到呀。”

　　不要说站起来了，就是连让手臂动一下都没办法。

　　“呵呵……真是个前途难以预料的小弟弟呢。”

　　“我听说赤羽家是阴阳师的家族，过去曾经能够自在地驱使护法或式神。这也应该说，雷真大人真不愧为赤羽家的后人吧？”

　　“没错，真的是太棒了。不过，福祸总是会相倚。就是因为那〈红翼之血〉让他们兄妹遭遇了不幸呀。”

　　依洛莉默默不语了。她从未详细听说过有关雷真的身世、他们兄妹遭遇的悲剧、以及赤羽一族灭门的经过。

　　她的主人和雷真，都没告诉过她详细的前因后果。

　　不过，她觉得这样也无所谓。

　　总有一天，等到时机成熟，他们想说的时候再让他们来告诉自己就行了。在那之前——当然，那之后也是，我们几个姐妹，就只要扮演有用的工具，去帮助主人即可。

　　因此，依洛莉不再继续追问下去，而是问了另一个问题。

　　“请问雷真大人有办法打到天全大人吗？”

　　“谁知道？不实际去做也不会知道结果呀。”

　　“请问这可以解释成‘有机会’吗？”

　　硝子没有回答，只是将视线望向远方，一语不发地抽着烟斗。

　　过了一会儿，她又突然低声说道。

　　“所谓的复仇，还真是无聊透顶呢。”

　　“欸——”

　　“小弟弟一旦知道了真相，他一定会恨我的吧？”

　　硝子脸上露出依洛莉从未见过的寂寞笑容。

　　在依洛莉的思考模组中，顿时浮现了许多疑问。

　　然而，她一片混乱的头脑又立刻恢复了平静，放弃继续思考。

　　所谓的真相，只要主人知道就好。

　　依洛莉望向窗外，看着高挂在夜空中的月亮。

　　然后抱着祈祷的心情，缓缓低下了头。

　　雷真大人，祝您好运。

　　4

　　雷真带着夜夜，从龟宿舍飞奔而出。

　　门禁时间早已过去。背后虽然传来舍监高亢的制止声，但因为事态紧急，所以也就不加理会了。要从跟风纪委员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步解释，也是一件麻烦事。

　　靠着室外灯光的照耀，雷真一路赶往狮鹫女子宿舍。吹拂脖子的夜风冰冷刺骨，甚至让身体不停发抖。

　　雷真的脑海中，重新浮现了早前与菲利克斯的对话。

　　‘喂，菲利克斯。’

　　追上那个将夏露弃之不顾的背影后，雷真抓住对方的肩膀，停下对方的脚步。

　　菲利克斯将手掌亮在雷真面前，做出安抚他情绪的动作。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雷真。我也不是真的在怀疑你和夏露之间的关系。’

　　‘那你为什么要说那种话？’

　　‘当然，是为了夏露着想。’

　　‘——那是什么意思？’

　　‘我如果不那么对她说的话，想必她又会继续乱来吧？她不太擅长与别人合作，可是让她一个人单独行动又太危险了。’

　　雷真沉默下来，无从反驳了。毕竟〈食魔者〉确实很危险，而夏露似乎也不会乖乖遵从风纪委员的指示。

　　但是，在情感上还是无法接受，于是雷真依然继续责备道。

　　‘……就算如此，你还是伤到夏露的心了。’

　　‘等到〈食魔者〉的事情处理完之后，我会好好弥补她的。’

　　菲利克斯说着，露出比平日更加诚恳的眼神。

　　雷真中断了自己的回忆，啧了一声。

　　等到事情处理完，搞不好就已经来不及了。

　　真正的夏露并不像外表那么坚强孤傲。

　　（拜托你别做傻事啊，恐龙妹……！）

　　“——雷真！”

　　夜夜唤醒了雷真的注意力，刚才他因为陷入回想而分心了。经夜夜一提醒，他才发现有个人影正迎面向他们接近。

　　雷真不假思索地摆出备战架势，朝着夜夜举起了手。而夜夜的反应也和他一样，摆出了架势。在室外灯光的照耀下，对方的手里似乎拿着什么东西在闪闪发亮。

　　冰冷的金属光泽——是小刀的光芒。

　　就在雷真感受一股不平稳的气息时，也同时发现对方的身形非常眼熟。外表各处都很朴素、看起来很纤细的身形。及肩的头发、知性的眼镜……那是……

　　“莉瑟特！是我！”

　　“雷真˙赤羽……”

　　莉瑟特放下手中的小刀，点亮油灯，确认雷真的外貌。

　　她自己孤身一人，一如往常地没有带自动人偶在身边。

　　“你在找夏露吗？”

　　“是的，我正好要到龟宿舍去。”

　　“找我？”

　　“依你的个性，我想你一定会跑出来的。”

　　“——这算是一种信赖？”

　　“少别得寸进尺了，绦虫。”

　　“……抱歉。然后呢？你找我有什么事？”

　　“请问你是打算要去哪里？”

　　“去找你啊，我想再把状况弄清楚一点。”

　　莉瑟特的表情顿时一暗，刻意深深地叹了口气。

　　“夏绿蒂同学的交友圈并不广阔。从你现在这样毫不思索、愚蠢乱闯的样子看来，状况非常绝望呢。”

　　“嗯，你说话可以再婉转一点。”

　　“对于她其他可能会去的地方，我完全没有……”

　　莉瑟特用手指抵住唇瓣，陷入沉思。接着，仿佛突然回想起什么似地开口。

　　“你今天不是有跟她在一起吗？请问你有听她说过什么吗？”

　　“不、也没特别听说……再说，我想原因应该是出在菲利克斯身上吧。”

　　“也不反省自己的愚蠢，就想把责任推给他人呀？真是一条了不起的蚯蚓呢。”

　　“为什么你都专挑细长的虫子来骂人啦？”

　　就在这时，雷真的眼角余光偶然瞄到了某个东西，于是开始环顾四周。

　　“……好像挺骚动的嘛。”

　　仔细一看，不管是树丛深处或是建筑物的阴影下，都可以见到蠢动的影子。虽然那些影子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气息，但雷真的五感比起平常人更加敏锐。只要像这样静静站着，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气息。

　　莉瑟特也看向那些影子，有点难以启齿地开口说道。

　　“其实，是风纪委员正全员出动，在寻找夏绿蒂同学的下落。”

　　“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那么大——难道说，你们在怀疑夏露吗？”

　　难道他们认为夏露是风纪委员必须出动寻找的对象——也就是〈食魔者〉吗？

　　莉瑟特不动声色，反倒是夜夜惊讶地用手捂住自己嘴巴。

　　雷真仿佛在逼问似地瞪视着莉瑟特。

　　莉瑟特虽然显得有些迟疑，不过最后还是放弃隐瞒而开口说道。

　　“刚才，在夏绿蒂同学的房间中，发现了大量的魔术回路。”

　　——魔术回路？

　　是指被〈食魔者〉袭击而消失的那些……？

　　“怎么可能！”

　　“那是事实。是舍监发现的……”

　　雷真的头脑忍不住陷入了一片混乱。难倒是有人想陷害夏露——不，应该不是。就算夏露是〈食魔者〉而使用了那个发光魔术的话，也应该会连同魔术回路一起消灭才对。如果是有人打算要陷害夏露，这种栽赃方式反倒会引起反效果。

　　或者说，夏露是为了某种雷真所不知道的理由，正在搜集魔术回路……吗？

　　以夏露的能力来说，想在不破坏魔术回路的条件下进行攻击，其实也是办得到的。

　　“那些还不确定是被〈食魔者〉夺走的魔术回路。目前，有空的教授们正在鉴定当中。不过，因为毁损的情形很严重，所以必须要到明天早上才会有结果。”

　　雷真沉默下来，陷入沉思之中。

　　大概是判断那样的雷真目前帮不上忙，于是莉瑟特微微弯腰说道。

　　“那么我们就此别过，我要回去搜索——”

　　“等一下。”

　　莉瑟特忽然被叫住，而讶异地停下了步伐。

　　雷真仿佛是在进行确认似地，用格外谨慎的口吻问道。

　　“我现在是风纪委员的协助者……这种说法应该没错吧？”

　　“确实是那样。”

　　“那么，就让我协助你们‘搜查’怎么样？”

　　莉瑟特似乎被挑起了兴趣，于是又回头面对雷真。

　　“请问你打算做什么？”

　　“首先，我想亲自去确认一个地方。”

　　接着，雷真说出了那个场所。

　　莉瑟特似乎感到非常诧异，脸上露出了以她来说很难得的困惑表情。

　　“如果是那里……就不是我可以作主的了。”

　　“那么需要获得谁的允许？”

　　“……请稍等一下，我去跟菲利克斯讨论看看。”

　　“你愿意帮我吗？”

　　“毕竟状况不同了。即使你是一只脑袋多简单的孑孓，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时候说出这种话，想必是有其意义吧？”

　　虽然她这句话有些让人难以认同的地方，不过雷真还是点点头了。

　　于是莉瑟特说要去打电话，而往她刚才过来路上走回去。

　　接着好一段时间，雷真与夜夜两人伫立在冰冷的空气之中。

　　因为夜夜紧紧地贴着雷真，所以其实并不觉得寒冷。不过，“等待”这种事情是非常需要耐性的。

　　是交涉过程不顺利吗？还是莉瑟特放他们鸽子了？或是她在半路遇上什么状况了？

　　迟迟不见莉瑟特回来的迹象。

　　就在局促不安地过了十几分钟后，莉瑟特终于现身。

　　“心怀感激吧。菲利克斯帮你去向执行部取得同意了。”

　　没想到许可如此简单就下来了。

　　“让我来带路，菲利克斯交代我要尽可能向你提供协助。”

　　“感谢你。”

　　“你的感谢就省省吧，我也只是遵从职务而已。”

　　莉瑟特冷漠地说完后，带着雷真走了出去。

　　在她的带领之下，一行人前往的是学院的〈最重要区域〉。经过中央讲堂前方、穿越时钟塔后院、横越校长官邸之后，便看见了一座像是巨大墓碑般的正方体建筑物。

　　正是重要机巧保管设施，通称〈置物柜〉。

　　“你要进到这里面，有一个条件。”

　　莉瑟特露出比平日还要严肃五分的表情，用认真的口气说道。

　　“这里面保管了大量处于休眠状态的自动人偶，当然，每一具都是毫无防备的状态。只要你有那个意思，就能够破坏那些自动人偶，让人偶的拥有者无法出席夜会。”

　　“别开玩笑了！我没卑鄙到那种程度。”

　　“我只是在分析可能性而已，水棉。”

　　“不要降格到微生物行不行！我知道了啦，我会把夜夜留在这里。”

　　“雷真……”

　　夜夜一脸担心地抬头看向雷真。水汪汪的眼睛盈满泪水，不断反射着油灯的光芒。

　　看起来就像央求怜爱的小狗一样，令人心疼。

　　“万一发生什么事的话就立刻叫我。如果连你都被〈食魔者〉攻击，那就没戏唱了。”

　　“夜夜没问题的，倒是雷真……”

　　“别担心，有莉瑟特跟我一起啊。”

　　“居然跟那个女人两人独处，雷真的贞操会有危险……！”

　　“……又来了啊？”

　　“不用你瞎操心，这满脑恋爱的笨人偶。就算万一这家伙对我下手，我也会咬舌自尽的。”

　　“谁要对你下手啦！你们两个别老说这些有的没的行不行！”

　　商量告一个段落后，莉瑟特再度走到前面带路，进入正方体的建筑物里。

　　设施的入口有人站哨，管理室也有警卫在里面。莉瑟特出示了风纪委员的臂章，并且向警卫说明来意。

　　警卫似乎已经接到通知，于是同意两人入馆，并把万用钥匙递给他们。

　　建筑物的内部与外观相同，没有多余的装饰，看上去非常冷硬。地板、墙壁以及天花板，全都以直线构成，气氛压得让人喘不过气。

　　因为内部并没有点灯，于是两人只能依赖煤油灯的光线，朝深处前进。

　　“然后呢？你想要确认的东西是？”

　　“三年级学生的自动人偶。如果我的猜测没错的话，应该可以找到搜索〈食魔者〉的决定性证据。”

　　“那就在二楼了，往这里走。”

　　“……欸，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我没有男朋友。不过如果要被你抱的话我宁愿去死，这个色魔。”

　　“…………”

　　大概是知道自己这玩笑实在不好笑，于是莉瑟特有点害臊地轻咳了一声。

　　“我刚刚那是开玩笑的。你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想说，菲利克斯的自动人偶究竟是怎样的人偶啊？”

（插图171）

　　莉瑟特稍微想了一下，然后仿佛在搜索记忆似地回答。

　　“虽然我是看过，但是细节上我也太不清楚。据说是文艺复兴时期制作出来的人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是古董啊？”

　　“别想得那么简单。从人类的历史上看来，文艺复兴时期是一段出现的天才特别多的时期。据说那时期有一些现在已经失传的技术，也留下一些魔术至今仍未被解析明白。或许菲利克斯的自动人偶，就反映了那种‘天才创造的奇迹’也不一定。”

　　“……说得也是。毕竟那是〈十三人〉之一所使用的自动人偶啊。”

　　从几百年前就已经存在，而直到现代还依然能表现出精湛的成果——这样的自动人偶，不可能只是古老而已，一定还有某些地方远远凌驾于现代著名技师的技术。

　　“不知道那家伙究竟内藏着怎样的魔术回路呢？”

　　“那种事情我就不清楚了……虽然我是主委的辅佐，不过同时也是夜会的参加者。对于像我这样总有一天会变成敌人的对象，我想菲利克斯不可能会全盘托出吧？”

　　“这么说也是。”

　　“只是——”

　　“——只是？”

　　“以前在野战演习的时候，他有操纵过熔岩。”

　　“熔岩？”

　　“是的。他将土地变得炙热，挖出了一条壕沟。然而，他又在别的时候，操纵浓雾扰乱敌方的队伍。”

　　“雾……不是单纯的水蒸气而已？”

　　如果是操纵热能的魔术，那么不管是熔岩还是雾气，就都能制造出来了。

　　“他操纵得比单纯的水蒸气更为自在，就好像是跟他的神经相通一般。”

　　“那是什么啊？难道他可以同时施展两种以上的魔术……不，那不可能。”

　　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是个难应付的对手。毕竟无论是熔岩或烟雾，都是流体物质。

　　就在走到楼梯顶端后，莉瑟特停下了脚步。

　　“菲利克斯的置物柜就在右边最里面的房间里。”

　　“不，我要找的不是那东西。”

　　莉瑟特露出了诧异的眼神。

　　从先前两人的对话之中，她似乎以为雷真想找的是菲利克斯的置物柜。

　　雷真从莉瑟特的手上抢过万用钥匙，往反方向踏出步伐。

　　他已经掌握建筑物的内部构造了。

　　随着指示牌前进后，很快地来到他想去的房间。

　　“那里是——”莉瑟特似乎在背后想要说些什么。不过雷真没有理会她，而直接打开了房门。

　　在房间里，如棺木似的置物柜，井然有序地并排着。

　　雷真靠着上面的名牌，寻找他要找的箱子。

　　不久后，他就找到了。

　　登记代码《白色幻雾》（White Mist）——莉瑟特·诺登。

　　雷真压抑着剧烈的心跳，用万用钥匙解开锁，不由分说地打开盖子。

　　“…………！”

　　箱子里放了一个巨大的玻璃圆筒。

　　就像一支大得惊人的试管。里面所装满的液体，就像是福马林一样，而在液体中漂浮的，是一个如生物标本般的裸体少女。

　　那并不是自动人偶。

　　从她被剖开的胸部中，可以看到真正的内脏、真正的肉体。

　　雷真不禁诅咒起自己的愚昧。

　　我怎么会那么蠢！居然……居然没发现到如此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从最初的最初开始，她就一直在这里了。

　　被装在玻璃圆筒里的，正是——

　　莉瑟特·诺登的尸体。

　　下一个瞬间，一记几乎让人窒息的重击，狠狠落在雷真的背脊上。

Chapter 6　本性

　　1

　　前一夜。

　　雷真看过遭到啃噬的人偶之后，当他正打算要离去时，被莉瑟特叫住了。

　　接着，她不厌其烦地告诫雷真关于〈君临天下的暴虐〉的危险性，也仔细告诉了他西格蒙特是禁忌的自动人偶。

　　在那之后……

　　“然后呢？有什么想问的事吗？”

　　“哦，就是——”

　　莉瑟特眼前的男人语气轻浮——可是眼神却非常锐利地说道。

　　“当〈食魔者〉在啃噬猎物的时候，为什么你会在场？”

　　劈头就是一句尖锐的问题，让莉瑟特的眉毛不自觉地跳动起来。接着她将手抵在镜框上，捂着面反问他。

　　“你是想说我就是〈食魔者〉吗？”

　　“你人在现场没错吧？”

　　“没有。我只是在接获通报后急忙赶过去而已。当我到达现场的时候，〈食魔者〉早已消失无踪了。”

　　“这样啊？我还以为你有亲眼看见人偶遭到袭击的那一瞬间勒。”

　　“……为什么你会那么想？”

　　“唔，这样啊，原来如此。”

　　“请你不要摆出一副故弄玄虚的样子，那让人很不愉快。”

　　雷真瞥眼看了她一下。那对充满力道的视线，仿佛带着质量般沉重。莉瑟特不知不觉开始感到恐惧，却无法压抑自己。

　　“你刚才说那具被啃噬的人偶，是前一阵子我遇到的〈铁球手〉没错吧？”

　　“……我的确是那么说的。”

　　“你为什么会知道？从那张脸根本判断不出来吧？”

　　“任何人看了都很清楚吧？那颗很有象征性的铁球——”

　　“砸毁了那具被啃食的人偶的脚了，对吧？”

　　莉瑟特这时才恍然大悟，总算知道雷真想说的是什么了。

　　“没错，确实是再清楚不过了。只要看到了现场状况，一般人应该都会认为是〈铁球手〉攻击的。而会认为那武器是反被加害者使用，就必须是在某些前提下才行。例如说——打从一开始就知道那具被啃噬的人偶就是〈铁球手〉……之类。”

　　“……一般来说，”莉瑟特拼命地忍耐着让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并且反驳道。“不会有人想把足以让自己被锁定为犯人的证据留在现场的。如果那是〈食魔者〉自己使用的道具，那么在他离开的时候应该就会收走才对。”

　　“是吗？那家伙可是会把吃剩的东西就这样扔在现场喔？”

　　“——因为那并不是什么足以锁定犯人的东西。”

　　“那就是你的想法了对吧？”

　　“请你不要挑我的语病！我是清白的！”

　　雷真苦笑着摊开双手，做出在安抚对方似的动作。

　　“你别那么生气嘛，我只不过是稍微感到疑惑罢了。”

　　接着转过身去，毫无防备地背对莉瑟特。

　　“我想说的就只有这些了。再见啦——哦，对了对了。”

　　雷真忽然停下脚下的步伐，将头转回去。

　　“你别误会了。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你就是〈食魔者〉啊。”

　　“————！”

　　“我只有说你人在现场而已。”

　　“……看来是我误会了。”

　　雷真留下一张充满讽刺的笑容后，走出了教室。

　　莉瑟特则是用力咬住嘴唇——紧接着，一拳挥在书桌上。

　　书桌轻易就被她砸毁，化为片片残骸，散落在地板上。

　　2

　　四周透不进一丝月光，犹如深海般的阴暗。

　　远离主街的树荫隧道。这地方即使是白天的时候也依然很昏暗。

　　而在那一片黑暗之中，夏露快步走着。

　　她的身体明显前倾。脚下的步伐跨得很大，肩膀也愤怒地耸着。

　　在她的背后，西格蒙特“啪咑啪咑”地拍着翅膀飞过来。

　　“你快回去，夏露。”

　　可是，夏露却不理会它，而继续往前走。

　　“你打算继续这种行为到什么时候？”

　　“吵死了！你闭嘴跟着我就是了。”

　　“不要再加深自己的罪了，你快点回被窝里睡觉去。”

　　“哼。这种事情，只要没有被人发现就算不上是罪了呀。”

　　“你给我差不多点，夏露！”

　　西格蒙特飞到夏露的正前方，露出了它的獠牙。它灵活地后退飞行着，像个爱碎碎念的老人家一样，满嘴道理地斥责道。

　　“你应该已经很清楚了才对。就算用这种手段达成目的，你也无法真的得到幸福。你打算一辈子都见不得光吗？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别人的认同。不要想一个人背负一切。你要活在阳光底下，与朋友携手前进。”

　　“啰唆！你烦死了！”

　　夏露“啪！”一声，用手甩开西格蒙特。

　　“不准再给我多嘴。难道你想要三餐只吃花生裹腹吗？”

　　被夏露击中的西格蒙特，顽固地重新站起，再次飞到夏露面前。

　　“你到底在急什么？是菲利克斯对你说了什么吗？”

　　夏露变得说不出话来了。

　　于是西格蒙特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的表情实在太好猜了，不懂得隐瞒也该有个限度才是。”

　　“吵死了！既然你知道了，就给我闭嘴，乖乖帮忙！”

　　“那我就更不能答应了，夏露。如果你想获得那个男人的认同，就不要做这么乱来的事情。你不需要急着立功。要堂堂正正地靠实力在夜会中获胜，消去周遭的杂音。”

　　夏露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

　　大概是被西格蒙特说的话刺伤了，只见她苦涩地扭曲了表情。

　　“可是，我没办法原谅啊……！居然要我就这样闭上嘴看着……！”

　　“你不是法律的守护者，也不是执法者。靠自己做出的制裁，就只是种私情罢了。”

　　“那是卑鄙之徒的歪理呀！我这是身为高贵者的义务——”

　　夏露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一瞬间后，那团火焰又熄灭下来，只剩下微弱的火星。

　　或许是因为用不着西格蒙特刻意纠正，她本人就已经察觉到了。

　　夏露只是把个人的愤怒与憎恨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包装罢了。

　　西格蒙特轻轻停在夏露沮丧垂下的肩膀上。

　　“你的梦想是很高贵的。不要让这种缺乏正义的战斗玷污了你的梦想。你必须为你的家人——”

　　“……聊天时间结束了，西格蒙特。”

　　夏露声音中忽然带着紧张的感觉。西格蒙特立刻做出了反应，高高抬起它的头，注意观察四周的黑暗。

　　接着，它发现了。

　　在右斜前方约五十公尺处，有一个充满异质的存在正蠢动着！

　　在树下特别阴暗的地方，蛰伏着一个四脚着地的影子。

　　隐藏着自己的气息，无声无息地爬动的那个影子——不是人类。在这种时间、这种地点，不会有人四肢着地爬动的。

　　是自动人偶。

　　夏露的嘴角微微扬起，带有贵族气息的五官，瞬间露出如狰狞野兽般的气魄。

　　“终于让我找到猎物了。”

　　“等等，夏露。先把对方看清楚。”

　　“好孩子们现在都应该已经上床睡觉了。这种时间还在外面闲晃的家伙怎么想都是……”

　　夏露的头发与双肩溢出大量的魔力。在夜晚的黑暗之中，那青白色的光芒宛如月光般耀眼。夏露将手伸向西格蒙特后，魔力便集聚成束，流入西格蒙特的体内。

　　西格蒙特的身体产生了反应——却没办法让体型变大。

　　“不行，夏露。这里的光量不够。”

　　“既然这样，维持那个样子就行了。我们活捉它吧，光炸炮！”

　　小龙张开嘴巴，射出无数耀眼发光的细针，朝着影子飞去。正如招式的名称所示，这不是炮火，而是爆炸。

　　攻击分毫不差地落在四脚自动人偶的身上。

　　光之刺针插入自动人偶的四肢，将它固定在地面上。

　　“成功了！”

　　夏露兴奋地大叫。而就在她准备趋前观察自己捕获的猎物时，

　　‘不许动！’

　　忽然从四面八方传来数声怒吼。

　　从树梢上、从树阴下，传出一群人存在的气息。

　　当回过神时，夏露发现自己已经被团团包围了。对方一共有八人——不、十人。他们纷纷点亮手上的煤油灯并照向夏露，态度怎么看都充满敌意。

　　另外，每个人的手臂上都配戴了一致的臂章。

　　（风纪委员……？）

　　还搞不清楚状况而内心产生动摇的夏露面前，那个人飘逸着一头金发现身了。

　　“还真巧啊，夏露。不，应该说是太凑巧了才对。”

　　“菲利克斯——”

　　菲利克斯忧郁地摇一摇头，伸手指向那只四脚的自动人偶。

　　“这具自动人偶是我备用品。我想说是否能用来引〈食魔者〉上钩，所以放了三具自动人偶出来啊。”

　　夏露的脑中依然一片混乱。她完全听不懂菲利克斯话里的意思。难道他是在责怪夏露妨碍了搜查吗？

　　“夏露，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吧？”

　　“……诱捕调查。”

　　菲利克斯点了点头。

　　“我听说你跑出了宿舍，所以为了预防万一，而才布下了警戒线。”

　　我被怀疑了……？

　　就在夏露明白了这一点的同时，一股莫名的恐惧便油然而生。

　　“不是的！我只是以为那具自动人偶就是〈食魔者〉呀！”

　　“所以你打算拘捕它？”

　　菲利克斯露出狐疑的眼神。夏露被他那样的视线一瞪，原本想说出口的解释都吞了回去。

　　“你是夜会的预定参加者，对你来说，〈食魔者〉确实是一个威胁。可是，也没有到会让你积极寻找，并且加以消灭的程度吧？”

　　“我……只是……觉得无法原谅……”

　　“舍监也有证实过，你偶尔会在深夜时分偷偷离开宿舍。”

　　夏露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那的确是事实。

　　虽然很情节很轻微，不过夏露确实违反了规定，‘不断犯罪’。

　　“你以为会没有人发现吗？”

　　“可是，我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之所以会偷偷溜出宿舍，是因为——”

　　“为了找出〈食魔者〉？”

　　“……没错！”

　　“唉，夏露……你可以不用再继续演戏下去了。”

　　“————！”

　　菲利克斯摇摇头，脸上露出像是感到无奈、像是遭受背叛的苦涩表情。在他的眼神中，已经看不到任何亲密或温柔的感觉。

　　“现在回想起来，你的行动真的让人费解。我原本以为你是为了〈食魔者〉所做的事而感到愤慨——不过那也非常奇怪。”

　　他叹了一口气后，语气变得冷淡平板。

　　“你并不喜欢他人，几乎不和人往来。所以我不认为你会对那些被袭击的学生感到什么同理心。另外……”

　　完全让人感受不到任何情绪波动的菲利克斯，用毫无抑扬顿挫的语调继续说下去。

　　“你还跟雷真·赤羽变得很亲密。明明是讨厌他人的你，以及半路杀出来与你对决的他啊。”

　　“不对……！”

　　“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是——假装自己痛恨〈食魔者〉罢了。”

　　“不对！我是真的感到痛恨！”

　　“只要把这一切都想成是你为了摆脱嫌疑的所作所为，那么一切就说得通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说这种话？你到底有什么证据？”

　　“证据当然有。在你的房间里可不少啊。”

　　夏露不禁瞪大了双眼。难道说——那些东西被发现了吗！

　　“那是误会！那些魔术回路是——”

　　风纪委员们纷纷骚动起来，夏露这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

　　“夏露……那些东西果然廷你藏起来的啊。”

　　菲利克斯脸上流露出哀伤神情。他似乎原本还怀疑可能会是别人偷藏的——是对夏露抱持敌意的人，或是〈食魔者〉本人故布疑阵。但是就因为夏露脱口而出的“魔术回路”这几个字，让她的嫌疑变成了确信。

　　可是，这是没办法的事。夏露也无从反驳。因为事实上，将那大量的魔术回路藏匿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

　　“至今为止，你伤害过许多的学生。”

　　这也是事实，夏露无话可说。

　　“你遭到大家的孤立，四周总是充满敌人。应该就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让你产生了恨意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菲利克斯一字一句仿佛在确认似地缓缓说道。

　　“〈食魔者〉之所以能一直逃避搜查网，就是因为她总是单独行动，而没有人能掌握她的动向。”

　　“…………”

　　“当你知道雷真·赤羽要协助风纪委员时，就感受到了一种危机意识。毕竟他并不畏惧你，而且即使被你拒绝，他也依然会去亲近你。若是你缩短了跟某人之间的距离，你的行动就可能会败露。”

　　“…………”

　　“而你之所以会跟他外出，就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以摆脱嫌疑。还是说，你是打算要对他展开怀柔战术？毕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你拥有一张美丽的容貌啊。”

　　夏露不禁双肩颤抖，感到懊恼不甘。因为她发现自己居然被认为是一个毫无理由就破坏自动人偶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利用自己的美色诱惑别人的女人。

　　“这下你懂了吧？”

　　菲利克斯仿佛要把肺部的空气完全排出去似地，叹了很深很深的一口气。

　　接着，他感到遗憾地凝视着夏露，开口说道。

　　“简单讲，夏绿蒂·贝琉，你就是〈食魔者〉啊。”

　　3

　　背脊遭受一记剧烈的冲击，让雷真整个人弹飞出去。

　　撞倒置物柜、撞破玻璃，最后撞在墙壁上。碰磅！匡啷！激烈的声响回荡在室内。

　　鲜血在地面上汩汩流出。

　　在一片飞舞的尘埃中，雷真被埋在置物柜下，一动也不动。

　　莉瑟特则是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警卫听见骚动声后，立即冲了进来。两人一组的人偶使，几乎悄无声息地潜入室内，身后各自带着自己的自动人偶。

　　他们彻底摆出备战架式，让自动人偶来到自己前方，将攻击目标对准莉瑟特。接着，人偶使以极为冷静的声音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莉瑟特重重地喘着气，用略微沙哑的声音回答。

　　“请……请快去通知执行部的人过来。”

　　“怎么了？你还好吗？”

　　“他……他刚才打算要破坏自动人偶，所以我不得已才出手攻击的。”

　　虽然警卫并没有因此放下戒心，不过却不再针对莉瑟特，其中一人则开始确认室内的状况。

　　“原来如此，这还真是严重。”

　　人偶使拿起煤油灯照亮血泊，眉头蹙了起来。

　　“你是自己一个人打倒他的？”

　　“幸亏我的自动人偶也在。”

　　莉瑟特用手指了指保险箱。对方虽然有些可疑，却也没再多问，而将视线看回躺在地上的雷真。

　　“他还活着，虽然气息很微弱。”

　　“我想——我应该有避开要害才对。不过，还是赶快送他去医务室吧。”

　　“我这就去安排。这里就交给你了。”

　　人偶使向同伴示意之后，准备走出房间。却被莉瑟特出声喊住。

　　“他——雷真·赤羽有可能与〈食魔者〉私下相通。”

　　“什么意思？”

　　“他似乎有意在这里引起骚动，好以掩护〈食魔者〉的行动。从他发言中隐约可以，听出来这样意思。因此为了以防万一，放外面的那具自动人偶……”

　　“我知道了，我们会逮捕她。”

　　“麻烦您了。”

　　“你打算怎么做？”

　　“我必须去跟风纪委员们会合，告知他们这件事情。今晚，〈食魔者〉可能会有所行动——不，说不定已经采取行动了。”

　　“唔……你是这场骚动的当事人，我们是希望你尽可能留在原地。”

　　“我会立刻回来的。我是三年级F班的莉瑟特·诺登。”

　　莉瑟特将自己的学生手册交给对方，而对方似乎也因此信任她了。毕竟已经确认了她的所属班级，而且她又是风纪委员的主委辅佐。既然是这样的话……就在这样的气氛下，莉瑟特轻而易举地就获准离开了。

　　于是莉瑟特封印好自己的置物柜后，快步离开了房间。

　　4

　　在犹如墓碑般的建筑物——通称〈置物柜〉的前方，发生了一阵小骚动。

　　而在那场骚动中心的人物，正是雷真。他正在接受紧急治疗，被人用粗鲁地捆绑着绷带。

　　围绕在他身边的，是警卫人员及风纪委员。他们一边为雷真进行包扎，一边检查着设备的受损情况。

　　雷真全身瘫软，任人摆布。虽然他稍稍睁开着眼睛，但眼神却看似没有定到焦点。既使接受完紧急治疗，被放到了担架上，他也依然一动都不动。

　　“这里还真热闹啊，是有什么祭典吗？”

　　众人带着杀气的视线一齐看了过去。一名女性缓缓从小路走出，完全不将那些视线放在眼里。是一名穿着教官服，任白衣随风飘荡的高挑女子。

　　“金柏莉教授……您怎么会在这里？”

　　也不知是谁出声发问的。金柏莉则是淡淡地回答。

　　“我只是偶然经过附近罢了。”

　　“咦？在这种……时间吗？”

　　“因为我被委托了一件有点麻烦的鉴定工作啊。所以就想说要转换一下心情，出来吹吹晚风……就是这样，懂了吗？”

　　“这样啊……”

　　金柏莉毫不客气地走入人墙之中，嘲笑起躺在担架上的雷真。

　　“真是难看啊，〈倒数第二名〉。你这样子看起来更丑了呢。”

　　然而，雷真对于她的刻意嘲讽没有任何反应。

　　“……搞什么？这家伙失去意识了？”

　　“是的，他昏过去了。”

　　“居然能微睁着眼昏过去，真是有够恶心的家伙。唔……呼吸很浅呢，体温也低。”

　　她触碰了一下雷真的皮肤，便理解他的状况十分危急。

　　“照我的直觉看来，他的肋骨断了。也就是有可能会刺穿肺部。你们搬运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听到金柏莉提醒，负责抬担架的人动作稍微放轻一些。话虽如此，与对待易碎物品的态度依然还是相差甚远。雷真就这么摇摇晃晃地，被送往远处的医务室去了。

　　金柏莉一脸严肃地目送雷真被送走后，没有针对谁，随口问道。

　　“他是被人围殴了吗？全身上下都是伤呀。”

　　“不，出手的人似乎是三年级的学生莉瑟特·诺登。据说是因为他打算破坏置物柜里的东西。”

　　“一对一……就让那家伙受到那么严重的伤？”

　　金柏莉瞪大了双眼，然后突然东张西望起来。

　　“话说那家伙的自动人偶呢？那个黑头发的小女孩。”

　　“哦哦，就在那边。”

　　往警卫指出的方向看去，可以见到一名娇小的少女正倒在地上，被警卫的自动人偶们团团包围着。

　　她的双手被绑在身后，脚踝也被束缚了起来。背上有一道从颈部一路砍到背脊的伤痕，从中可以窥见鲜红色的肉。大量鲜血汩汩流出、全身遍体鳞伤。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不管是她的流血状况还是内出血的程度，都和真人没有两样。

　　金柏莉低头看着她，用力皱起了眉间。

　　“……哼，这边也是被打得半死吗？”

　　“啊，不是的，那个……因为她拼命挣扎的关系，所以才会不小心……”

　　警卫有些心虚地解释着。

　　“挣扎？哼……话虽这么说，我可是却看不到什么防御性的伤口啊。”

　　她应该是在毫无抵抗的状况下被捕的吧？受创的部位都集中在背面，而手臂上与脸上却完全没有伤痕。想必是警卫们为了省事，而用偷袭的方式让她闭嘴的吧？

　　“捆绑得还真是牢固啊。两把等级E的束缚圈，还绑了三圈的魔力绝缘线——你们当她是传说中的巨龙吗？”

　　“可是，我们听说这具自动人偶曾一举击退过十具‘候补组’的人偶。”

　　金柏莉内心不禁暗骂着“这群怕事的家伙”，接着继续追问下去。

　　“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处置那家伙？”

　　“我们会将她送到执行部去。毕竟我们必须盘问清楚……雷真·赤羽与〈食魔者〉是否有所关连。”

　　“那家伙跟〈食魔者〉？”

　　金柏莉露出一股锐利的气势，将原本细长的双眼又眯得更细了。

　　“你这是在说笑？现在流行开这种玩笑吗？”

　　“不，那个，其实详细的情形我也不是很——”

　　“————！”

　　金柏莉突然摆出了备战架势，迅速扭转自己的上半身，并且将手放进怀里。灵敏的动作犹如训练有素的军人一般。

　　“……教授？请问你怎么了吗？”

　　“刚刚——那个自动人偶是不是动了？”

　　警卫回过头看了看遭到五花大绑的夜夜，心中感到有些畏惧地否定道。

　　“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她的自我已经封印了啊。”

　　“不，她的确动了。”

　　“教授，您一定是看错了。她的魔力已经完全被隔绝了。在这种状态之下，她甚至连开口说话都没办法啊。况且，她在构造上也已经受到不小的损伤——”

　　“退下！快趴下！”

　　金柏莉在大喊的同时飞身往后一跃。

　　警卫则来不及作出反应，只是傻傻地回头，接着就被震飞出去。

　　伴随“轰！”地一阵爆裂声响，青白色的闪光四处飞溅。

　　从夜夜的全身喷发出一股巨大的魔力，宛如风暴般吹散周围的空气。

　　（什么……？这、根本就是……怪物……？）

　　在风暴之中，金柏莉只见到夜夜身上金属制的束缚道具，宛如纸糊般被轻松扯开。

　　她的身影犹如炙热的火焰般摇曳着。

　　魔力激烈燃烧着，就像本生灯一样喷出青白色的火焰。

　　（有……角……？）

　　人影的前额部分折射月光发出纯白的光辉，一个钻石般的物体不断闪烁。金柏莉还来不及看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夜夜以破空的气势迅速移动。

　　那模样宛如夜叉。

　　一瞬间，夜夜的身影便完全消失，不留一丝痕迹——

　　最后，只留下一群呆若木鸡的男人，以及目瞪口呆的金柏莉。

　　5

　　轰然作响的爆破声，甚至传到了夏露所在之处。

　　一阵地动，接着是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风纪委员们纷纷动摇起来。

　　“这是什么骚动？”“是从置物柜那个方向来的。”“难道是主委辅佐发生了什么事……？”

　　菲利克斯举起手，制止了风纪委员们此起彼落的骚动与讨论。

　　“C、D两队过去支援。莉瑟特那边发生麻烦了，势必需要增援。其余的人员原地后退五十公尺，拉开距离，继续保持包围阵形。”

　　其中一名风纪委员显得很吃惊，尖声说道。

　　“主委，那样做太危险了！对方可是〈暴龙〉啊！”

　　“不要紧，我好歹也是〈十三人〉之一啊。而且——”

　　菲利克斯微微露出一如往常的笑脸。

　　“我的自动人偶也正好抵达这里了。”

　　正如菲利克斯所说，有个人影出现在他的身后。或者应该说，是降落在他的身后。

　　伴随“咚”一声细微的声响，一个女性的身影轻轻着地了。

　　那是一具全身武装的自动人偶，真要形容的话，也可以说是一名战斗少女。她身上穿戴着古代的铠甲，手上握着一柄长剑，全罩型的头盔充满气势，犹如戴了一副鬼面具般。

　　（这就是……菲利克斯的自动人偶……？）

　　夏露这是第一次见到她，而那些风纪委员们似乎也是如此。众人明显的好奇眼光纷纷集中在那具自动人偶身上。西格蒙特则是仿佛在警戒般，发出低嚎声。

　　“好了，各位退下吧。”

　　风纪委员们面面相觑，动作撷得有些迟疑。

　　“主委，我们还是不能接受啊。毕竟敌人是〈暴龙〉，甚至还是那个〈食魔者〉——”

　　“你们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忽然，菲利克斯的声音变得非常冰冷。

　　那是从他平日的样子完全难以想像、宛如冻结般的声音。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在这里只会碍手碍脚啊。”

　　所有人都不禁脚软了。大家纷纷明显地畏惧起来。

　　于是，风纪委员们遵从指示，像是要扩大包围阵形似地向四周退开。

　　众人的气息迅速远离，最后，当周围变得一片宁静的时候，菲利克斯露出了一如往常的微笑，低声呢喃道。

　　“这么一来，我们就能好好聊聊了啊，夏露。”

　　夏露心底一寒，甚至感到害怕，而开口问道。

　　“……你该不会真的相信我就是〈食魔者〉吧？”

　　“那当然了，要不然我会很困扰啊。”

　　——那是什么意思？

　　夏露还来不及提出疑问，菲利克斯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其实我本来是想让那个人——雷真·赤羽来收拾你的。他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你，而乖乖被骗出来了……其实到这边都还算顺利的说。不过，没关系，反正他已经发挥很足够的效果了。”

　　“……雷真？”

　　夏露强烈地有股不祥的预感，霎时感觉口干舌燥，并继续追问下去。

　　“……你难道也对他做了什么吗？”

　　“他啊，就在刚刚被处理掉了。我的伙伴会帮忙收拾善后的。”

　　“你杀了他？”

　　“我不会杀他的，只是把他破坏掉而已。连同他的人偶一起。”

　　“为什么……！”

　　“因为他在置物柜进行了一些破坏行为啊。”

　　“————！”

　　“虽然说，那是计划修正之后所得到的结果啦。其实他本来还有些利用价值的，真是可惜。不过，他如果只是乱动我的置物柜也就算了，偏偏他打开了我最不希望他开启的那一个——这么一来，我就不能再放着他不管啦。”

　　利用价值？置物柜？

　　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夏露完全听不懂。

　　在她一片混乱的脑海中，飞快掠过另一句话。

　　雷真为了找我——而被骗出来了？

　　“为什么？我不明白！明明把他拖进这次事件的人就是你呀！”

　　“……唉，我本来对你的评价还很高的说，没想到你的脑袋竟会如此迟钝啊。”

　　菲利克斯叹着气耸耸肩膀，脸上尽是嘲讽的神色。

　　就在此时，一个想法如电光石火般掠过夏露的脑海。

　　她终于把事件的全貌弄清楚了。那是她最不想承认的——最糟的——想法。

　　夏露紧咬下唇，膝盖颤抖，带着几乎快要错乱的心情，开口说道。

　　“你……利用了……我吗……？”

　　“因为这实在太巧了啊，夏露。如果你要恨，就去怨恨命运吧。去怨恨你跟我居然会同在这魔蚀之年，同时就读这所学院吧。”

　　接着，菲利克斯又摇摇头说道。“不对……”

　　他的脸上露出仿佛地面出现裂缝似的干涩笑容。

　　“去恨你的〈魔龙吼〉居然跟我的〈食魔〉如此相像吧。”

　　夏露至此彻底明白了。

　　简单讲，就是这么一回事。

　　一切都要反过来思考。

　　并非不是彼此亲近的夏露与菲利克斯恰巧在魔术上很相似。

　　而是因为彼此的魔术相似，所以他才会来亲近夏露的。

　　一切都经过缜密的安排。

　　菲利克斯之所以会关心夏露，只是为了要接近她。

　　菲利克斯对她说过的话，表现过的温柔态度，一切都是假的。

　　那是为了让夏露背负他所犯下的罪行，让夏露以〈食魔者〉的身分被消灭的——一种欺瞒。

　　换句话说，菲利克斯是敌人。

　　菲利克斯才是真正的〈食魔者〉。

　　就在这个瞬间，夏露的世界坠入了无底的黑暗之中。

　　光线、声音、一切的一切都消失了。肉体就像变成铅块似地沉重，狠狠压得夏露喘不过气来。

　　到底还有谁会相信夏露说的话？

　　对方是风纪委员的主委，所有的证据都可以被解释得对他比较有利。非但如此，他甚至可以捏造证据。

　　没有人会理解夏露、相信夏露、为她辩护。西格蒙特先前建议她要好好交朋友的那些话，事到如今才回响在她的脑海中。

　　滴答。一道温热的物体滑过她的脸颊。

　　感觉就快发狂了。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一股不知所措的无力感袭来。让夏露变得像个年幼的孩子般抽抽噎噎，任由泪水不停地往下掉落。

　　“过分……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样……！”

　　“别说得那么难听嘛。我把事实告诉了你，算是展现了我的诚意啊。”

　　“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你怎么会问这种傻话呢？既然会就读这所学院，难道还会有其他动机吗？”

　　菲利克斯干脆明了、毫不犹豫地说道。

　　“就是为了当上魔王啊。我、要成为魔术界的王者。”

　　夏露感觉自己仿佛遭到一记铁拳重击，麻痹了她的大脑，夺去了她的感觉。

　　菲利克斯露出笑容，用他一如往常的微笑，温柔地说。

　　“夜会是一场毫不留情的生存竞争，能够把碍事者清除得一干二净的人，才能获得一切——这是你的论调对吧？”

　　“…………”

　　“我很喜欢你这个说法，因为我也有同感啊。不过……”菲利克斯忽然露出冰冷的眼神。”你也有个让我怎么也无法忍受的地方——那就是你的天真啊。”

　　说完，他轻轻地朝身边的自动人偶扬起手。

　　从他的掌心延伸出一条魔力导线，将魔力之火注入机关之中。

　　魔术回路随即启动。菲利克斯藉由被称为“自动人偶”的装置，将魔力转换成了物理现象。

　　一股看不见的力量聚集之后又扩散开来。

　　在下个一瞬间，一道光束由人偶手中的剑绽放而出。

　　那是反射——是水的闪光。

　　猛烈的水流如箭矢般疾飞而来。水流化为尖锐的长枪，笔直地射向夏露的额头。

　　西格蒙特纵身跃起，用小小的身体当作盾牌，护住夏露。

　　只见水柱刺穿了西格蒙特的身体，让它鲜血狂喷，溅洒地面。小龙不由自主地被射飞出去，“啪”地瘫软在地上。

　　“你在做什么，夏露……！快点操纵我……！”

　　西格蒙特呼唤着夏露，可是声音却传不进她的耳里。

　　菲利克斯凝聚魔力，准备进行下一波攻击。然而，这也无法进入夏露的视线之中。

　　她只是沮丧而无助地哭泣着。

　　混沌不清的脑中，只拼命地思考着一件事。

　　应该怎么道歉才好？

　　如果只有自己受害也就算了。就当作是我笨，本来就该受到惩罚。

　　可是，被菲利克斯伤害的人不只有夏露。

　　就是因为自己的愚蠢，害那两个人——

　　虽然没礼貌，却是个为人着想的好青年。

　　以及他的自动人偶。

　　连他们都被我拖下水，惨遭毒手了。

　　“雷真……对不起——”

　　一阵水之闪光破空而来，掩盖了夏露的呢喃。

　　当化为凶器的尖刃就快直接贯穿夏露与西格蒙特的时候——

　　千钧一发。

　　“铿”地一声金属交击的声响传入夏露耳中。

　　夏露回过神来，反射性地抬起头，便看见一片极为美丽的光景映入她的限廉。

　　四散的水珠反射月光，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如长枪般的水柱，在他们的阻挡之下四处飞散。

　　两个人影伫立在夏露的眼前。

　　阻挡了水之长枪的攻势并将之弹飞的娇小少女。

　　以及在少女身后，将手掌放在她背上的那个人。

　　身上被扯烂的绷带随风飘扬，犹如少女的发丝一般。即使在黑暗之中，也可以清楚得看得见他伤痕累累、血迹斑斑。

　　“别道歉啊，笨蛋。”

　　少年将染满鲜血的背影对着夏露，用虽然冷淡、却让人不可思议地感到温暖的声音说道。

　　“你根本没什么好道歉的啊。”

　　接着，他狠狠地瞪视着敌人。

　　为了保护夏露而战。

Chapter 7　永远饥渴的野兽

　　1

　　稍早之前。

　　抬着担架的警卫忽然遭到一个“如影子般的身影”出手袭击。

　　那影子夺走了躺在担架上的重伤患者后，转瞬之间便不见踪影。

　　而现在，那影子正飘散着鲜血的味道，在树林中疾奔。

　　那是一名少女的身影。破裂的和服随风翻飞，从中露出雪白的肌肤。流泄而下的长发柔顺细致，不可思议地丝毫没有黏腻感。

　　不用说，这位少女就是夜夜了。而她背上还背着另一个人影。

　　右脚踩在夜夜的衣带上，左膝则是搭在夜夜的肩上，名符其实地“骑在”夜夜背上的人，正是雷真。他发挥出惊人的平衡感，任凭夜夜再怎么跃动，也不会从她身上掉落而来。

　　“请问你还可以吗，雷真？”

　　“我还……可以。”

　　雷真的额头上沁出冷汗。每当夜夜的脚蹬地，他的身体就会用力一下。

　　看来他应该是很痛的样子。然而，当夜夜打算放慢脚下的步伐时，

　　“不用担心，你现在只要专心想战斗的事就好了。”

　　雷真显然是在逞强……但是，夜夜依然乖乖顺从他了。既然主人说没问题，那么自动人偶就只能相信他、支持他而已。

　　“现在重要的是，继续你刚刚说的话题。我想在战斗之前先搞清楚。”

　　夜夜点点头后，说出今天傍晚西格蒙特告诉她的一番话。

　　“其实夏绿蒂小姐是在寻找失散的家人。”

　　“失散？那家伙不是富豪人家出身的大小姐吗？”

　　“确实，贝琉伯爵家曾经是驰名英国的机巧魔术名门。”

　　雷真无言地催促她继续说下去。于是夜夜一边在树林急驰，一边说道。

　　“贝琉伯爵——夏绿蒂小姐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自动人偶收藏家。在他的宅邸中有着为数众多的自动人偶，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就像是真的‘家人’一样居住在一起。可是……”

　　某天，一名“身分极为高贵”的男孩以客人的身分到访。

　　而听说那名男孩因为受到夏露的犬型自动人偶攻击而受伤了。

　　伯爵因此遭受王室的严厉谴责，爵位被剥夺，领地被没收。那些如“家人”般的自动人偶们，也大部分都遭到了解体的命运。

　　“……哼，真是找麻烦的小鬼。那个蠢蛋到底是何方神圣？”

　　“不清楚。西格蒙特只说是个‘身分极为高贵’的男孩子……”

　　因为资产遭到冻结，让贝琉一家的生计立刻陷入困境。前伯爵无法在英国内获得任何工作，于是独自以自动人偶技师的身分远渡法国了。

　　然而，工作似乎不太顺遂，过没多久，前伯爵就变得杳无音讯。

　　而就在夏露还在就读寄宿学校的期间，她和母亲与妹妹也失踪了。

　　最后因为缴不出学费，让夏露被赶出寄宿学校。

　　就这样，夏露的身边只剩下西格蒙特而已了。

　　不过，不知道……该不该说是幸运。贝琉家是机巧魔术界的名门，而重视实力更胜世人眼光的华尔普吉斯皇家机巧学院，就算是对于重罪犯人的子女也很宽容。于是，夏露取得奖学金的资格，而进入了这所学校就读。

　　然后，从那时候起，夏露就开始有了“梦想”。

　　“原来如此。她之所以那么痛恨〈食魔者〉，就是因为她不认为自动人偶只是单纯的‘人偶’……吗？”

　　另外，她口中所说的“罪”也就是——

　　自己的自动人偶造成了一家人的失散。

　　听完夜夜的说明后，雷真感慨万分地点点头。

　　“那么，夏露的梦想又是什么？”

　　“那就是让贝琉伯爵家能再度复兴。听说夏绿蒂小姐已经靠着周转奖学金，把‘家人们’的心脏都买回来了。”

　　夜夜缓缓地、用对的贵重物品般的态度继续说道。

　　“为了……能够再和家人们一起生活。”

　　“……真的是，听得我都烦躁起来了。”

　　雷真用力搔搔脑袋，情绪焦躁地啧了一声。

　　“跟家人一起生活——她就只是为了这种原因，而想要站上夜会顶点？想要打败其他人偶使，登上魔王的宝座？如果她是认真的，那么她就是个比我还笨的笨蛋啊。”

　　就像是感到不屑的一句话。然而，虽然雷真嘴上这么说，可是他搭在夜夜肩上的手却宛如燃烧般炙热。

　　夜夜很清楚。

　　雷真差点就亲手毁了夏露一心一意希望达成的梦想。

　　正因为如此，雷真才更想为夏露守住她的梦想，无论如何。

　　也正因为如此，夜夜才会希望自己能成为雷真的道具。

　　夜夜感到自己的鲜血正在沸腾，并飞快地划破夜空疾速奔驰。

　　2

　　那道保护着夏露的背影，伤痕累累而血迹斑斑。

　　大概是因为才治疗到一半的关系，破烂上衣底下的肌肤只有缠着绷带而已。而那绷带也到处都是裂缝，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它之所以已经呈现那种状态却依然没有脱落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干燥的血液让把它黏住的关系吧？

　　那道背影连站都站不稳。

　　显然是失血过多了。尽管如此，雷真还是奋力将夏露护在身后。

　　夏露在模糊的视线下看着他的身影，不由得捂住了嘴。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叫你别道歉了吗？那样一点都不像你啊，恐龙妹。”

　　“可是……！都是因为我……害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不对。”

　　雷真以强烈、直接、笃定的口吻否认。

　　“伤痕累累的人，是你。”

　　冷冽的怒气从雷真的背脊缓缓溢出，仿佛静静燃烧的火焰。

　　他的怒火与激愤，将夏露那颗被撕裂践踏的心包覆了起来。

　　夏露的疼痛因此稍微减缓了一些。

　　她抱起受伤的西格蒙特，坚定地抬起脸。

　　“……你还没了解状况吗？”

　　伫立在雷真与夜夜面前的菲利克斯，脸上露出困惑神色。

（插图207）

　　“雷真，你听着。〈食魔者〉的真面目就是夏露。我身为风纪委员主委，必须要逮捕她——”

　　“唉，别脚的演技就连剧本部很别脚啊。”

　　菲利克斯的脸颊微微抽搐了一下。

　　雷真则是瞪着菲利克斯，压低了嗓音说道。

　　“这家伙啊，无论面对了多少敌人——就算是被十人团团包围，她也不会杀死对手的。”

　　雷真与夏露初次见面的那一天。

　　在那场战斗当中，夏露连一具人偶都没杀死。

　　“光束炮是一种很难精准控制的‘范围攻击’，而且威力也强得不像话。要同时把那么多人卷入攻击之中，却又不杀死任何人，那才真的较困难。明明对手是卑鄙的偷袭者——即使用以牙还牙宰了他们，也没有人有资格抱怨。”

　　接着，雷真坚定地说道。

　　“就算自己处于危险的状况下，却依然会顾虑敌人的性命——这种家伙不可能会是〈食魔者〉的啦。”

　　在这一瞬间，夏露的胸口充满了盛夏阳光般的炽热感觉。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孤单一个人。

　　周围充满着敌人。不论是友情还是信赖，都是与自己无缘的东西。

　　但是——

　　其实在这里，还是有人愿意理解夏露、相信夏露的。

　　菲利克斯虽然一脸不悦地凝视着雷真，然而过了不久后，却又笑了出来。

　　他以挑衅般的倨傲口吻问道。

　　“那么、你想怎么样？”

　　“废话，当然是打倒你，结束〈食魔者〉这场骚动。”

　　在雷真的身旁，夜夜摆出架势，轻轻地弯下了腰。

　　菲利克斯的双眸露出锐利的眼神。

　　“……你想跟我作对？”

　　“对。跟你，还有你身边的莉瑟特。”

　　夏露一时之间无法理解雷真到底说了什么。

　　于是畏畏缩缩地向眼前的背影开口问道。

　　“莉瑟特、是指……？”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那家伙就是刚刚为止还在担任主委辅佐的女人啊。”

　　“可是，那是会使用魔术的……自动人偶喔？”

　　“你闭嘴看着吧。我这就去毁掉那个丑陋粗糙的面具，让你看看她的庐山真面目。”

　　菲利克斯“噗哧！”笑了一声。

　　“口气倒是不小嘛，雷真。如果你办得到的话，我倒是还真想见识……”

　　“吹鸣四十八冲！”

　　夜夜回答“是！”的声音，从遥远的前方传了过来。

　　夏露眼里看到夜夜的身体似乎变得有些透明。花了一段时间，她才发现到那只不过是残留在视网膜上的残影罢了。

　　宛如疾风一般，夜夜一个箭步缩短距离，朝敌人的自动人偶袭击而去。

　　不过，对手也不是简单的角色，那名战斗少女挥舞长剑，正面迎击夜夜的攻势。

　　刹那之间的交锋。夜夜空手（！）拨开剑刃，顺势挥出一记凌厉的手刀。

　　战斗少女虽然转头避开攻击，然而夜夜的指尖似乎还是擦到了她的面具。面具轻易变形，仿佛遭到撕扯般裂开了。

　　夜夜用力往后一跃，在空中回转一圈后回到原处。就在她降落到雷真面前的同时，战斗少女的面具也随之落下，露出原本被遮盖住的面孔。

　　从面具底下出现的，是一张冷淡且面无表情的脸。

　　毫无疑问地——那就是莉瑟特·诺登的脸。

　　夏露不禁瞪大了双眼。虽然想要说些什么，却只是一阵阵的空气从喉咙溢出，完全不成话语。

　　“夏露，你冷静点……”

　　在不知所措的夏露胸前，西格蒙特冷静地低声说话。

　　“人偶的面貌要如何改变都行……或许莉瑟特·诺登在某个时间点之前的确是个人类没错……不过恐怕是遭到杀害之后被顶替了……”

　　要让人偶的面貌仿造真实存在的人类，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而以现代的技术来说，要让关节构造或肌肤质感也作得跟人类一模一样，应该也是有可能的。

　　菲利克斯是改造了自己的自动人偶，取代并利用了莉瑟特·诺登的学籍。

　　他瞒过了所有人，包括风纪委员、舍监、教授们，还有夏露。

　　一直以来深信的事物，却在眼前逐一崩毁的感觉，让夏露不只感到狼狈，甚至忍不住恐惧起来。

　　她已经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些什么了。

　　而另一方面，雷真则是以平淡到让人感到从容的口吻说道。

　　“虽然都是一张铁面具，不过这张脸漂亮多了。你的真正名字是什么？”

　　“真是愚蠢啊，雷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那种事？”

　　“你闪边去，菲利克斯。我在问的人是她。”

　　菲利克斯陷入沉默。或许是因为自尊心受损的关系，他的表情变得狰狞扭曲。

　　夏露第一次见到他脸上露出那种表情。她生平第一次了解到，原来对憧憬的幻灭是会伴随剧烈痛楚的。

　　莉瑟特思考了半晌，终于报出了“爱莉莎”这个名字。

　　“OK，爱莉莎。那我问你，你打不打算直接退出？”

　　“————”

　　“道具无法选择主人。也就是说，你是无罪的。无论你杀过多少人，都不会被追究责任。所以你退下。”

　　莉瑟特——爱莉莎——再次陷入沉思，最后说了。

　　“梦话留着睡觉时再说吧，你这只蛆男。”

　　“……这句话是出自你的意思？”

　　“我看你好像有点误会了呢。”

　　爱莉莎的而无表情的脸随即产生了变化。

　　她露出一张恶魔般的微笑，嘴巴仿佛要一路裂到耳根一样。

　　夏露不禁感到背脊一阵寒意。人偶则是带着那凄艳的笑容，继续说道。

　　“请问、你会讨厌用餐吗？”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雷真散发出来的气息为之丕变。

　　从刚才还在熊熊燃烧的怒火——变为冷冽的杀气。

　　接着他缓缓伸出右手，并且用左手搀扶着。凝聚魔力后，大声嘶吼。

　　“光焰三十六冲！”

　　“是。”

　　夜夜做出行动，仿佛化身为击发出去的子弹一般。雷真所释放的巨大魔力注入她的背脊，让她以充满爆发力的速度推进。

　　而迎击夜夜的，则是接连而来的无数水之长枪。

　　宛如机关枪般，枪雨砰砰砰砰地不停射出。但是，夜夜并未停下脚下的步伐。她毫不在意地让自己暴露在弹雨之中，犹如熊熊燃烧的火焰般，从正面直接逼近对方。

　　从夏露的角度虽然看不太清楚，不过长枪并未贯穿夜夜的身体。明明是足以在西格蒙特的装甲上刺出窟窿的水流，却连夜夜的肌肤都划不破。

　　夜夜在瞬间缩短距离，闪过对手一剑后，将前进方向往上直转九十度，飞往空中。紧接着，抬起她白皙的大腿，用力挥下一脚。

　　她豁尽浑身的力量，用脚跟击向对方。

　　夜夜的一击不偏不倚地直接击中爱莉莎的脑门。

　　就在那一瞬间，“噗通”的水声传进夏露耳里。

　　而她眼前的光景就如那个声音所示，只见大量水珠飞溅而起后，夜夜脚便穿越了过去。

　　爱莉莎的身体化为水滴，往四方飞溅。不过，她当然不是就这样被击败了。水滴又快速凝聚起来，汇成水滩。接着只见那滩水逐渐聚集，化为人形——爱莉莎的样子。

　　（水……！）

　　原来爱莉莎不仅可以操纵水流，她本身也能够化为液体。

　　夏露曾亲眼见过与此相似的魔术。就在这所学院，就在数日之前。

　　而使用那种魔术的人偶，在刚刚不久前才遭到〈食魔者〉啃噬。

　　水妖。爱莉莎施展出来的魔术，就和那具自动人偶所装备的魔术完全相同。

　　难道说……〈食魔者〉可以把吃掉的魔术挪为己用？

　　“你的自动人偶还真有力气啊。不过遗憾的是，只靠拳打脚踢是伤不了莉兹的。”

　　菲利克斯一边笑着，一边挑衅似地放话。

　　“我有拜见过你先前的那场战斗。其实你的战斗方式非常单纯，就是凭着一股蛮力制服敌人。既低贱又野蛮，是很原始的战斗风格。而为了弥补缺点，于是你在战斗方式上下过功夫。透过人偶和你自己之间的组合攻击，让战术变得复杂化——不过，”

　　菲利克斯伸手一挥。爱莉莎仿佛在呼应他的动作般，射出水之长枪。

　　前后连续四发。全都不是瞄准夜夜，而是对准了雷真。

　　雷真迅速放低身子、扭身、跳跃，闪躲攻击。

　　然而，他依然无法避开第四发攻击。长枪划破雷真腹侧，让他痛到双膝跪地，并用手捂住泉涌而出的鲜血。

　　“你看，你的动作太迟钝了。现在的你是没办法使用那种战斗方式的。”

　　“雷真！”

　　夜夜发狂似地奔向雷真。但是雷真却一把推开了她，

　　“不要分心！光焰二十四冲！”

　　雷真再次替她注入魔力。夜夜尽管感到难受，却还是立刻发动攻击。

　　她再一次逼近爱莉莎，挥拳，抬脚，掌击。

　　一连串惊人的快速攻击。水花四溅，顿时化为雾气。然而，夜夜的攻击却是徒劳无功。水花又再迅速汇集，凝聚成爱莉莎的身形。

　　“真是没品味。”

　　菲利克斯讪笑着，又再度朝着雷真射出数发水柱。

　　不过，夜夜这次预料到了。她迅速挡在射击线上，击破水之长枪。

　　“夜夜不会让你再攻击雷真的！”

　　菲利克斯不禁啧了一声。毕竟他是个聪明人，靠方才的一击就已经理解到。

　　这种攻击已经不管用了。

　　水之长枪无论如何都是以直线轨迹行进的。只要有夜夜出手阻挡，要击中雷真便不容易。夜夜的动作又比爱莉莎快上好几倍，强度也比钢铁更加坚韧。

　　状态陷入胶着，双方都欠缺致胜的一击，这是非常让人讨厌的情形。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对这个僵局首先感到厌烦的人，居然是菲利克斯。

　　“那么，这样又如何呢？”

　　就在为了提防下一波攻击而摆出架式的夜夜身后，雷真忽然全身倒转了。

　　就如同字而上的意思，他的身体变成头下脚上的状态。

　　然后，就这么被向上拉起。

　　某种闪着白色光芒的物体——如锁链般的东西缠住了雷真的脚踝。接着，他被用力旋转之后抛出，笔直地朝茂盛的大树飞去。

　　‘雷真！’

　　夜夜与夏露异口同声地惊叫。

　　雷真的身体撞上树干，呕出了一口鲜血。

　　3

　　那人就伫立在中央讲堂的屋顶上。

　　银色的面具仿佛在睥睨地上一切般，注视着眼下的状况。

　　他正是最接近魔王的男人——马格努斯。而在他身旁，则是围绕着一群如花朵般的少女。她们有的坐在屋檐晃着脚、有的数着天上的星星，各自享受着夜晚的乐趣。

　　突然，少女们脸上的笑容一齐消失了。

　　她们将脸转向同一个方向，并竖起耳朵，就像是发现异状的小猫一样。

　　在她们的目光注视之下，一个人影翩翩落在屋顶上。

　　“你也在观战呀，马格努斯？还挺悠哉的嘛。”

　　那个人正是身穿白衣的高瘦女子——金柏莉。

　　“哎呀，话说我也一样就是了。”

　　她脸上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对于身旁的少女们所展现的敌意也丝毫不在乎的样子。

　　她到底是从哪里出现的？刚才现身的方式仿佛就像是从空中飞过来似的……

　　金柏莉无视于那些充满戒心的少女们，而在屋顶上来回踱步，似乎正在找寻合适的位置。最后，她总算找到一个满意的地方，于是在水塔前方停下脚步，从怀里拿出一副眼镜。

　　战斗发生的地点是在茂密的树林里，不但视野不好，而且光线也很昏暗。实际上，也不是戴了眼镜就能看得清楚的情况。不过……

　　“唔，风纪委员有五、六……八个人呀。虽然他们看起来似乎是在进行包围的样子，不过距离却拉得太开了。那个样子，根本连战斗中的状况都搞不清楚啦。”

　　金柏莉居然说出了正确的状况。实在让人惊讶，她似乎真的看待很清楚的样子。

　　“〈倒数第二名〉看来快挂了呢。在那种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他的体力就更——哦？”

　　树林中出现一道白色光芒。是魔术回路的启动反应。

　　“菲利克斯先行动了呀？既然已经包围对方的话，照理说应该拖延时间才对他有利吧？”

　　金柏莉说着，转头看向马格努斯。那态度就像是在寻问学生的意见一样。

　　马格努斯则是避开金柏莉的视线，准备转身离去。

　　“喂喂喂，你也没必要逃走吧？就看到最后吧。”

　　“没有必要。胜负已经分晓了。”

　　“——什么？”

　　金柏莉望向树林。短兵交接的声音依然持续着，战斗应该说变得更加白热化了才对——这样叫做胜负已分？

　　马格努斯自言自语般地低声说道。

　　“魔术一旦被破解，就只会沦为猴戏罢了。”

　　“……那是什么意思？”

　　“那家伙透露出太多线索了。”

　　金柏莉的目光变得犀利，眼神仿佛要看穿他的内心似的。

　　马格努斯打算就此离去，却又突然停下了脚步。

　　“恕我给您一个忠告。”

　　他转头越过肩膀凝视着金柏莉。在面具底下，红色的双眸闪烁出妖魅的光芒。

　　“给出太多线索的话，不用过多久，就连闲杂人等都会看出端倪的。那样一来，会妨碍您的搜查的，金柏莉老师。”

　　“……我会注意。”

　　马格努斯说完便离开了现场，少女们也纷纷站起身跟着走了。其中一名少女还对金柏莉吐了一下舌头，惹得她只能露出苦笑。

　　“这点你也是一样啊，马格努斯。”

　　金柏莉再次回头望向地面上的战斗，看来终于要到最后的决胜关头了。

（插图219）

　　4

　　见到雷真在树上呕了一大口鲜血，让夏露整个人弹起似地站起身体。

　　现在不是感到脚软的时候。她抱着西格蒙特，赶忙跑到树下。

　　雷真从二层楼的高度摔落，翻了个身后以双脚着地。

　　“……混帐，别过来啊。”

　　夏露不禁睁大了眼睛。真不愧宣称自己“学过武术”的人，雷真刚才遭受的那一击就算死了也不奇怪，可是他竟还能——在表面上——看起来安然无事。看来他靠着那遍体鳞伤的身体，依然有办法作出受身动作来缓和冲击的样子。

　　然而，还来不及让夏露松下一口气，她身后就传来了惊叫声。

　　回头一看，这次换成夜夜被倒吊在半空中。

　　她的脚上同样也被一条锁链状的东西缠着。那恐怕是以魔力所构成的魔术锁链。夏露同样也曾经看过这个魔术，就是之前那个〈铁球手〉所使用的。

　　简直教人难以制信。难道〈食魔者〉能够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魔术吗！

　　爱莉莎一剑挥下，让毫无抵抗能力的夜夜，直接撞击到地面上。

　　一阵钝重的撞击。夜夜的身体如皮球般在石瓦路面上弹跳着。

　　她的背脊上出现了一道伤口，大量的鲜血汩汩流出。那看起来不像是刚刚那一击所造成的伤，而是旧伤又再次被扯开一样。至今为止都能毫发无伤的夜夜，看来那可比铜墙铁壁的防御力在此时也无法发挥出来了。

　　看到这一幕，夏露这才明白两件事。第一，夜夜的防御力与她身体强度无关，而是来自魔术的效果。另外，现在雷真的身体状态已经恶化到让他无法立即启动魔术了。

　　菲利克斯大概也看出来了。于是他脸上露出令人厌恶的得逞笑容，再次操控着爱莉莎，让夜夜再度被吊了起来。

　　夜夜虽然拼命挣扎着，试着想摆脱锁链——但是完全没用。

　　因为她处于吊在半空的状态，而没有任何施力点的关系。

　　夏露的背脊窜过一股冰冷的恐惧。

　　好冷。夏露紧紧抱住西格蒙特，绝望地颤抖着身体。

　　就算想要救夜夜，但西格蒙特处于重伤状态……另外，夏露自己内心的动摇也非常致命。在这种混乱的精神状态之下，是没办法凝聚魔力的。

　　更重要的是，敌人的能力实在太强大了。

　　那完全超越了机巧魔术的常识，竟能同时使用复数的魔术。文艺复兴时期制造出来的古董，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却还能活跃于现今舞台的秘密就在于此。

　　防守上可以用“液态化”化解夜夜的刚猛力道，攻击时能透过“锁链”封住夜夜的速度。

　　包括这两种魔术在内，〈食魔者〉啃噬过许多具自动人偶。

　　光就她所知的牺牲数目，就多达二十具以上。若那些人偶的魔术全都成了爱莉莎的能力，那么现在的状况就等同于在与一整支军队为敌了。

　　这么下去，只会被活生生地折磨至死的！

　　“别担心，我立刻会让战斗结束的。”

　　夏露惊讶地抬起头，看见雷真已经重新站起了身子。尽管他浑身是血、伤痕累累，但他的眼神依然锐利。并没有失去斗志。

　　“够了！你别再管我了！”

　　不知不觉间，夏露就大叫了出来。

　　雷真惊讶地回头望向夏露。夏露接着用近乎恸哭的声音说道。

　　“你、会死的呀……！”

　　纵然她如此拼命地说着，雷真却依然无动于衷。

　　他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然后朝着菲利克斯的方向踏出脚步。

　　“住手呀！你不是想参加夜会吗？如果你帮了我，执行部就会——”

　　“你又不是〈食魔者〉，那么我帮你又有什么不对？”

　　“可是，没人能证明呀！你一定会被当成共犯的！最后不只是学院，就连这个国家、还有魔术师协会，全部……都会成为你的敌人呀！”

　　“少在那边啰七八说了！到那时候……”

　　雷真继续说了下去。

　　“我就与全世界为敌给你看|

　　他并没有在逞强，而是非常自然地说着。

　　然而，话语里却蕴藏着无法撼动的决心。

　　为什么——他还能笑得出来？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为了我这种人……？”

　　雷真不再回答。只是坚定地走向菲利克斯。

　　明明夜夜还被吊在半空，可是他却没有半点犹豫。

　　名符其实地，单枪匹马走向强大的敌人。

　　菲利克斯仿佛感到钦佩似地点点头。

　　“没想到你居然还想继续啊？真不愧是我所认同的男人呢。”

　　他接着摊开双手，以认真的表情热切地说道。

　　“来场交易吧，雷真。如果你愿意成为我的伙伴，在夜会上与我并肩作战，那么我就不再追究你这次对我做出的敌对动作，也会保证夏露的安全。当然，也会遵照一开始的约定，让你得到参加资格——”

　　“我拒绝。”

　　“……你果然还是个果断的人啊。不过就这一次，我想你再冷静考虑一下会比较好喔？”

　　“就算是老妈来拜托我，我也不想当你的手下。”

　　“……要对令堂尊重点啊。”

　　“不好意思，她老人家早就入土为安了。”

　　“那还真是遗憾。不过，现在也还不算迟……”菲利克斯露出优雅的笑容说道。“再见了，雷真——替我向令堂请安！”

　　爱莉莎用力挥起长剑，魔力锁链也随着她的动作把夜夜甩到半空中。夜夜的血液四处飞溅，甚至喷到爱莉莎的脸上。但是爱莉莎并不理会，而兀自挥下手中的长剑。

　　她的目标正是雷真。夜夜成了名符其实的凶器，往雷真的方向直击而去。

　　“————！”

　　突然，刹那之间，夜夜整个人消失了。

　　在夏露的眼中甚至连个影子都看不到。紧接着在下一瞬间，看到出现在爱莉莎面前的夜夜，夏露这才好不容易稍微拜懂雷真到底做了什么。

　　他是发挥了惊人的敏捷性，闪避了对手攻击。而且非但如此，他还同时操纵了夜夜。就在夜夜冲击地面、用脚着地的瞬间，她用脚力震断了锁链。

　　“天险四十八冲！”

　　从雷真的右手释放出一股巨大的魔力。夜夜全身充满魔力，朝爱莉莎踢出猛烈的一脚。她纤细的脚上释放出惊人的压迫感，让人仿佛感受得到一股巨大的质量。

　　爱莉莎拉回魔力锁链，并叠成好几层以抵挡夜夜的踢击。

　　那是锁链形成防护网。可是，夜夜的一脚力道极重，就像扯破蜘蛛网般，轻易地贯穿了锁链的防护，击向爱莉莎的身体。

　　爱莉莎虽然闪躲开来，不过似乎还是被削到了一些。只听到一声清脆的金属声响起，铠甲上出现裂痕、脱落了一小部分。

　　看到这一幕的夏露，不禁呆住了。

　　菲利克斯为什么没让爱莉莎“液态化”呢？

　　“哎呀，这种事随便想想就知道了嘛。”

　　雷真就像是在回答夏露的疑惑似地，静静开口说道。

　　“我可从没听说过‘魔活性不协调原理’已经获得解决了啊。”

　　至今为止，许多魔术师们都曾经挑战过要同时施展复数魔术，却仍然找不出解决之道。这可说是原理中的原理。

　　“把敌人的魔术回路收为己用——如果那么方便的魔术在古早时代就已经实用化的话，现在早就应该获得量产，成为各个列强国家的主力武器了。可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换句话说，也就是那魔术根本就没有想像中那么方便啊。”

　　当然，它一定是有什么缺陷存在。

　　是使用条件太严苛吗？或者是成本太高？还是必须要付出什么代价……？

　　“要不要我直接点破啊？就是性能价格比的问题啦。”

　　听到雷真这么一说，夏露才终于明白爱莉莎的缺点所在了。

　　“简单讲，那是用完即丢的魔术啦。用完后舍弃的回路就不能再次装备，使用的次数也有限制。所以说，才必须要收集大量的魔术回路吧？”

　　……的确，如果能够无限制地使用搜集到的回路，应该就没有必要拼命累积库存才对。也没必要冒着让犯行暴露的风险，还不断地在深夜进行杀戮行为才对。

　　雷真用唾弃似的口吻继续说了下去。

　　“为了准备夜会，你尽其所能地吞噬能力以储备战力。然后将罪名推给夏露，让她被当成〈食魔者〉而遭到消灭——手段也太卑鄙了吧，菲利克斯？”

　　菲利克斯沉默了好一段时间。

　　接着，他突然露出微笑，摇一摇头。

　　“……真是了不起啊，雷真。能在瞬间看穿对手特性的那种眼光与洞察力，的确是令人惊叹的才能。不过，我要撤销刚才提出的邀请——因为你太危险了。”

　　菲利克斯的双眼绽发冷酷的光芒。

　　他的眉间激散出魔力的火花，脸上也看不出刚才的傲慢态度。或许是在本能上了解到对方是个他必须豁尽全力击败的对象吧？

　　然后，战斗再次展开。

　　爱莉莎和夜夜，两者同时往地上一蹬。

　　彼此高速冲撞后，紧接着便进入了一连串格斗战。

　　面对夜夜强劲的飞踢，爱莉莎举剑将之挡下。就在那个瞬间，爱莉莎的面前出现了一道墙壁。那道散发出钢铁光泽的防壁，似乎是一种特别强化防御的魔术。夜夜的视野遭到遮蔽，连攻击也被挡了下来，让她一时之间无法做出动作。

　　菲利克斯毫不迟疑地将那个只施展过一次的魔术当场舍弃，又换上另一种魔术。

　　被墙壁阻挡了攻击而落地的夜夜，脚下突然变得像棉花一样柔软。

　　她的长靴开始往下沉。这是陷阱系的魔术。夜夜被绊住双脚，失去了平衡。

　　方才的墙睁飞散开来，从爱莉莎的嘴里绽出一道强烈的闪光。

　　是闪光魔术。雷真——还有夏露也是——瞬间被剥夺了视力。

　　当他们再次恢复视觉的时候。

　　夜夜的身体又像刚才一样，被吊在半空中了。

　　而与方才不同的是，现在缠住夜夜身体的，是一团白色的“雾”。

　　宛如经过漂白的气体围绕在夜夜身上，让她飘浮在半空中。

　　四周看不到爱莉莎的人影。看来，那团白色的雾气——就是爱莉莎本身！

　　夜夜虽然拼命挣扎，但是依然无法挣脱束缚。

　　眼见她身上的和服变得破烂不堪，美丽的肌肤也逐渐发红糜烂。

　　是遭受到腐蚀了。那不是普通的雾气，而是经过气化的魔术药——溶解液。

　　拥有攻击能力的流体物质。可以说完全针对夜夜的弱点，是一种攻防合一的魔术。

　　原来敌人就像在下棋一样，逐步按照计划把夜夜逼入绝境了。

　　大概是受到剧烈的痛楚，让夜夜脸上露出苦闷的神情，不断扭动挣扎着身体。

　　“胜利的原因在于数量。在这场战斗开始时，莉兹便能够施展四十七种魔术了。相对地，你的魔术就只有一种，而且还是极为原始的一种。”

　　菲利克斯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陶醉又愉快地说着。

　　“你的魔术的确非常精彩，能让人偶的躯体化为硬度最高的物质。无论是火焰还是刀刃，都无法伤害你的自动人偶。可是——说到底，那依然是一种物质罢了。”

　　如果以原子层次来看的话，其实还是有破坏的手段。

　　证据就是，夜夜的肌肤正逐渐遭到侵蚀毁损。

　　“这就是〈白色幻雾〉。我本来是打算把它留下来对付马格努斯的呢。”

　　菲利克斯露出极为恶毒的微笑。

　　“这场损失，就用你的魔术来弥补吧，雷真。我要吃了你的人偶。”

　　夜夜痛苦地发出哀嚎，让夏露全身寒毛直竖。

　　夏露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不住地发抖……

　　“夜夜。”雷真则是用极为冷静沉稳的声音，对夜夜说道。“打飞那玩意。”

　　就在内心惊讶着。“你在说什么鬼话？”的夏露眼前，夜夜缩起手臂后——

　　使出浑身力气殴打那团白色浓雾。

　　菲利克斯不禁露出冷笑。然而，他的表情在一秒之后就彻底粉碎了。

　　随着“磅！”一声钝重的声响，爱莉莎竟被揍飞了。

　　她被击落到地面，激烈弹跳着。躯体扭曲得非常夸张，看来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更有硬度、宛如胶状的黏质物体。而且表层似乎有一层膜，让那些水滴无法四处飞散。

　　无论是夏露、菲利克斯、还是爱莉莎本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嘿，爱莉莎，你的铠甲到哪里去啦？”

　　听见雷真说的话，让菲利克斯不禁瞪大了双眼。

　　爱莉莎的铠甲跟长剑都不见踪影，应该是跟本体一起化为雾气了吧？

　　也就是说，只要是在爱莉莎身上的东西，全部都会被纳入魔术范围之中。

　　聪明如菲利克斯，只凭这些便理解了眼前的状况。

　　“是你的……自动人偶……的体液……吗？”

　　“标准答案，这个戏法的诀窍就在于夜夜的血液。”

　　夜夜能够将自己的身体提升到超强硬度，这种特质似乎也融入在她的血液之中。

　　而爱莉莎将这些血液也纳入魔术范围之中，融入自己“雾”的领域里了。

　　“两种魔术无法在同一个体中共存——这可是机巧物理学的基础啊。”

　　魔术的活性无法获得协调——两种魔术互相干涉，让彼此都无法充分发挥效果。因此，爱莉莎已经不算是完全的流体了。

　　夏露不禁用难以置信的眼神，凝视着雷真的背影。

　　眼前这个现象绝非偶然，雷真打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这个。所以，他才能从头到尾都表现得那么冷静。

　　也就是说，刚才夜夜的伤口迸裂……

　　以及夜夜摔到地面上时所受的伤……

　　全都是为了这一刻所埋下的伏笔？

　　夏露的背脊不禁颤抖了一下。

　　“夜夜的魔术回路很单纯。而我不但没有才能，又不像你们那么聪明……不过，”

　　雷真缓缓伸出手臂。

　　“我的伙伴是世界上最棒的自动人偶啊。”

　　他将全身魔力都注入夜夜体内。只见夜夜的身体发出磷光，如极光般闪耀着光芒。

　　紧接着，夜夜随即往前冲出。

　　她的速度快如闪电，一面发出冲击波，一面冲进敌人的怀里。

　　爱莉莎的动作迟缓，她无法控制既非气体也非液体的身体，顿时显得不知所措。是要继续勉强爱莉莎控制身体？还是干脆放弃、切换成另一种魔术回路？菲利克斯的眼前有两个选择，但是一瞬间的犹豫却让他的选择化为零了。

　　“天险绝冲——”

　　夜夜接收到雷真的命令，用拳头缓缓触碰敌人的身体。

　　“〈破却水月〉！”

　　“轰！”的一声爆裂声响回荡四周，爱莉莎的身体上出现阵阵波纹。

　　是夜夜身上所有的肌肉爆发性地迅速硬化，让她的拳头带着如迫击炮般的强大威力直灌对方体内，形成一股吓人的冲击在敌人的身体中爆裂开来。

　　破坏力遍及爱莉莎全身，甚至突破她表面的那层膜。

　　白色的雾气化为水滴，往四面八方飞散。它们只是普通的水滴，既不会聚集也不会实体化。就在这一瞬间，爱莉莎化成沾湿地面的水渍了。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在最后那一刻，爱莉莎似乎微微露出了笑容。

　　雷真深深叹了一口气后，缓缓地转身看向菲利克斯。

　　“……接下来。”雷真老鹰般锐利的跟神，紧紧盯视菲利克斯。

　　菲利克斯显得十分惊慌，狼狈得完全失去平日冷静的模样。

　　“你……你想怎么样？”

　　他不禁发出尖锐的声音，并且扭曲着表情。那是真真正正的——恐惧神情。

　　“我可是金斯佛特家的嫡长子，你若是敢对我动粗，王室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雷真并未做出回应，而是继续沉默不语地一步步走向菲利克斯。

　　“——等等。我想你还没搞清楚吧？就算你现在对我动手，夏露的嫌疑也不会因此而洗清啊。干脆我们来场交易怎么样？我会证实你们是清白的。只要有我出面作证……”

　　雷真依然没有回答。他显然是不想理会菲利克斯说的话，只是不断地踏出步伐。

　　“等等、等一下……我叫你等一下啊！”

　　菲利克斯终于无法自制，疯狂地掏出了手枪。

　　然而，他还来不及扣下扳机，雷真就缩短两人之间的距离，踢飞他的手枪，扯起他的衣领，将菲利克斯整个人提了起来。

　　然后，豁尽全身的力气，给了他重重的一拳。

　　足以打断鼻梁的一击，让菲利克斯腾空翻了一圈后直接撞向大树，全身瘫软下来。看来他是昏厥过去了。

　　确认完菲利克斯的下场后，雷真一脸苦涩地回头看向夜夜。

　　“……夜夜，对不起了。”

　　“请问雷真为什么要道歉？”

　　“你应该很痛吧？我害你流了那么多的血……害你受了伤，我实在……”

　　“这种小伤，很快就能修复的！在真正的意义上，夜夜是不会受伤的。受伤的人，一直都是雷真呀……那个时候也是——”

　　夜夜的话才说到一半，雷真就一把抱住她，将她按在自己的胸口上。

　　“……谢谢你。”

　　接着他放开“哗”地瞬间潮红起来的夜夜，转身面向夏露。

　　夏露吃了一惊，忍不住更加用力地抱紧了西格蒙特。

　　如果雷真有那个意思的话，应该就能轻易地击败现在的夏露吧？

　　然而，雷真开口第一句话却是——

　　“抱歉啦，夏露。”

　　“咦……”

　　他露出恶作剧小鬼般的眼神，笑着说道。

　　“我把名震天下的〈暴龙〉大人晾在一旁，连你的份一起揍下去了。”

　　夏露清楚知道自己现在一定哭得很难看。

　　紧张的感觉瞬间放松下来，让炙热的情感如暖流般滚滚涌出。

　　现在她终于明白了。真正值得信任的人是谁。

　　是那个会为了夏露而战，甚至不惜让自己变得浑身是血的人。

　　是那个愿意相信夏露的人。

　　夏露顿时说不出话来，各种情感不断涌上心头。

　　她虽然很想就这么抱住雷真、放声大哭，不过也不晓得雷真到底有没有看穿了她的心意，只见他调侃似地说道。

　　“喂，站起来吧，恐龙妹。还是说你吓到脚软啦？”

　　“我……我会站起来啦，真是没礼貌！可是……”

　　夏露没办法正眼看着雷真，只好翻起眼睛，嘀咕了一声。

　　“手……好歹借我一下吧？”

　　雷真不禁失笑，将手递给了她。

　　夏露则是看着那只手，迟疑了将近十秒之久。

　　鲜血淋漓、伤痕累累、粗鲁又野蛮、可是又看起来很温暖的手掌。

　　最后，她终于畏畏缩缩地伸出手。

　　于是雷真用力握紧夏露的手，将她的身体拉了起来。

（插图234）

Epilogue　极东的人偶使#2

　　“雷真·赤羽，上前。”

　　校长的声音在冰冷的讲堂中回响着。

　　这还是雷真第一次那么靠近地看到校长。他本来以为校长是个垂垂老矣的老人家，没想到事实上是个人中留着高雅的胡须、身体硬朗而健壮的巨汉。

　　“吾以爱德华·拉赛福之名，承认你为〈魔王〉之候选人，允许你参加〈华尔普吉斯的晚会〉。”

　　一旁的人送上一个银制托盘，上面放着光彩夺目的手套。

　　用金线缝制的手套非常美丽。布料也是上等的丝绸，绽放出鲜艳的光泽。夜夜代替右手还打着石膏的雷真，收下了手套。

　　校长接着放低了声量，用亲切的口吻轻声说道。

　　“从现在起，你也是个〈手套持有者〉（Gauntlet）了。希望你能作为其他学生们的楷模，成为一名优秀的人偶使。”

　　授赠仪式就这么干脆地结束了。

　　雷真在校长以及其下数名教授的目送之下，离开了讲堂。

　　就在他穿过灯光通明的走廊，来到入口大厅的时候，不禁吓了一跳。

　　明明现在已经是接近日落时分了，门外却是一片人山人海。

　　一群学生聚集在那里，似乎是在等待着雷真走出大楼。虽然其中有少部分人的表情交织着嫉妒与厌恶，但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抱持着善意。他们多半都跟今天的雷真一样，特意穿上了礼服。

　　雷真花了几秒的时间，才理解到他们是来为自己道贺的。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盛大啊？”

　　“是校长事先安排的啦。”

　　一旁忽然传来声音。仔细一看，金柏莉就坐在大厅的椅子上。

　　“你的生命力简直跟涡虫有得比啊。我听说你好像是昨天‘出院’的——”

　　金柏莉挖苦似地笑着。她的视线在雷真身上来回打转，看着他吊在肩膀上的右手臂、夹在左手腋下的柺杖、包着绷带的脖子……

　　“全身破烂成这副的德行，真亏你能跑到外面来走动啊。重伤应该还没好吧？”

　　“因为伤口愈合得比以往来得慢啊|

　　“是年纪大了吧？”

　　“老师，你这是过来人的说法吗？然后呢？你说校长做了什么？”

　　“毕竟风纪委员主委做出了那种事，让学院内外都激起很大的质疑声浪。所以校长刻意将你塑造成一个英雄，想要转移大家的话题与注目焦点啊。”

　　如果那是真的，那么校长还真是一只老狐狸啊。

　　金柏莉看向雷真的手套——上面所绣的文字，然后贼贼地笑了出来。

　　“真是适合你啊。这样一来，你就是名正言顺的〈倒数第二名〉啦。”

　　“……这个烂得可以的登记代码到底是谁申请的？”

　　“当然是我啰。”

　　雷真闭上了嘴。金柏莉不怀好意地笑着说道。

　　“别闹别扭啦。就是因为有我的目击证言跟机巧鉴定，才让你们得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换句话说，我可是你的恩人啊。”

　　雷真越来越感到无言了。看来他欠了一个怪人一份人情的样子。

　　“来吧，观众们在等你呀。你就去当个展览品——不对，当个小丑吧，英雄同学。”

　　“你那改口有改跟没改一样啊。”

　　雷真不禁叹起了一口气。正当他要走出去的时候，又停下了脚下的步伐。

　　“我想请教您一件事，金柏莉老师。”

　　“说说看吧。”

　　“你是当时学力考试的主考官，那么你应该很清楚我几乎没有学识才对。可是为什么当我说我要成为魔王的时候，你却没有取笑我？”

　　“很简单，因为我过去也没什么学识。”

　　雷真不禁感到讶异。金柏莉压低的嗓音中，莫名地隐含着一股感伤的气氛。

　　“人总是有理由才会学习的。而你也一定有你的理由，就只是这样。”

　　雷真不知该说些什么，于是微微鞠躬后，就麻开了现场。

　　当他来到夕阳底下时，周遭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让雷真不禁无所适从起来。虽然他很习惯被人轻视，却不习惯受到欢迎。干脆被人指责谩骂，对他来说还比较轻松。

　　就在雷真还在思索该怎么对应的时候，掌声突然停止，人潮分别往左右退开。

　　那个看都不看惊讶的学生们一眼，而缓缓朝雷真走过来的人，是一名帽子上端坐着一条小龙的金发碧眼美少女——正是夏露。

　　她就像是要跟那些穿礼服的学生们作对似的，身上穿着一如往常的便服。

　　夜夜明显露出警戒的神色，紧紧依靠着雷真。

　　夏露则是挺起胸膛，露出一副睥睨的神情。

　　“夜会也变廉价了呢。居然连你都能成为〈手套持有者〉，我看这个世界也完蛋了。”

　　她讽刺谩骂一番后，突然变得举止可疑起来，脸颊泛红，视线飘忽不定。着实迟疑了好一会儿后，才用力伸出了她的右手。

　　手上拿着一个绑了金色缎带的小盒子。

　　“……这是啥？”

　　“你是白痴吗？当然是祝贺礼物呀。好歹、那个、虽然是形势所逼，但客观来看，要说是你救了我也不是不可以……”

　　雷真收下小盒子，解开缎带。

　　盒子里放着一个银色的吊饰。

　　“这是……护身符吧？虽然我是没看过这种咒式，不过上面确实刻了一些符纹啊。”

　　“是防御印啦，很适合你那种野蛮的战斗方式吧？”

　　“你就收下吧，雷真。夏露可是想破了头才选好那个礼物的。”

　　“你你你给我闭嘴，西格蒙特！小心我明天开始让你只吃面包屑喔！”

　　夏露“哗！”地满脸通红起来，气忿地将双手环在胸前。

　　“我才没有别的意思呢。在日本的说法来讲，就是‘送CO予敌’（注4）啦。”（4　原文的日文谚语是“送盐予敌（敵に塩を送る）”，典故来自日本战国时代，上杉谦信在多年来的好对手武田信玄遭到“断盐”所困时，大方送盐给武田军及其领下人民的故事。而在日文中，“盐（しお）”的发音近似英文字母的“CO”。

　　“那样信玄会死的好吗？那只能算单纯的毒气攻击了好吗？”

　　话虽这么说，不过她这种态度雷真并不讨厌，于是便心怀感激地收下了。

　　听到雷真的道谢，夏露“哼”一声撇过头。

　　接着又用严厉的眼神回头看他。

　　“我想你应该知道，一旦我们在夜会的战场上相遇——”

　　“彼此就是敌人了，对吧？”

　　“没错。我跟西格蒙特，都会尽全力打倒你的。”

　　“我搞不好会手下留情哩。”

　　“什！你！说什么、傻话……”

　　“夜夜不会手下留情的。”

　　夜夜露出一张能剧脸谱般的笑脸，插嘴说道。

　　“夜夜不会手下留情的。”

　　而且还说了两次，看来这点对她来说很重要的样子。

　　不过，夜夜说得没错。雷真不但没有可以手下留情的从容空间，夜会的胜负也不是可以让人轻易放弃的。彼此都有不能让步的理由。

　　当然不只是夏露，所有的参加者一定都有自己必须实现的梦想，或是参与战斗的‘理由’才对。

　　大家都只能赌上一切来战斗。

　　雷真抬起头，凝望着很快便夜幕低垂的天空。

　　就这样，夜会即将揭开序幕了。

（插图241）

后记

　　各位好，我是海冬零儿。

　　这是我在MF文库J出版的第一本书，请各位务必多多指教喔！

　　那么，光是看到封面那个和风哥德式装扮的女孩，就不假思索拿起本书的你！

　　当你因为这张封面而感到心动的那一刻起，你我就成了兄弟啦。我想我跟你一定能一起畅饮美酒波长一定相同，所以如果你只是站在书店里看这本书的话，那就请你务必买下来吧。

　　这故事的内容，就是所谓的“魔术学园故事”。舞台上的设定是人偶使们大放光芒的二十世纪初。年轻的人偶使们，在夜晚的学园中不断上演着一场场炙热的零和游戏……等等，是个反应作者各种兴趣的系列作（预定如此）。

　　这明明就是发生于上个世纪的故事，登场人物们却都说着现代用语。这是本书的“原厂设计”。就当作是‘现代日本语翻译／海冬零儿著’，请各位海涵。

　　另外，封面上的女孩是一个病娇（ヤンデレ）……原本是这样设定的啦，可当回过神的时候，却变成‘遭受痛殴（ヤラレ）’的感觉了。如果你喜欢遭殴惨叫的女孩，请务必锁定本书！

　　这次为本人的作品提供超精美插画的是LLO老师。

　　老实说，光是插画就物超所值了啊。不管是夜夜还是夏露都好可爱。就连笔者看到目录的那张SD画，就差点被萌死啦。

　　LLO老师在百忙之中，还能神准地回应笔者天马行空的要求。不过，其实不只是这样……事实上，就连雷真军装打扮啦、硝子小姐的眼带型眼镜啦、夏露的服装概念＝驯鹰人等等，全部都是出自LLO老师的主意。

　　“这点子太棒了！请让我用吧！”

　　笔者每当获得很棒的想法时，就会立刻想用在内文里。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密集地与插画老师沟通。拜此所赐，原本平板的作品世界多了深度，变得越来越多采多姿了。本书在画面呈现上的成功全都要归功于LLO老师啊！

　　作者应该要好好感谢他啊！

　　另外，除了画面呈现之外，本作品还有声音上的呈现。

　　没想到，出版社居然为本作发行了形象CD啊！

　　作曲者为‘SPiCa’的とくP先生。让我这么说吧，歌曲真是超帅气的。尽管在我写这篇后记的时间点，歌曲还没填上歌词，但笔者已经把曲子听过一遍又一遍了。好期待完成版啊～～

　　然后，这次的责任编辑庄司先生真是在多方面给予我很多的照顾。现在进行式地在给我关照啊！

　　在我们第一次进行讨论的时候……

　　“我想写一部很有少年漫画风格的故事……”（戒慎恐惧貌）

　　“没问题啊！我也超喜欢看JU○P的！”

　　他二话不说地就爽快地答应我，让我当时在心中不由得雀跃起来。

　　如果没有当时那一瞬间，这部作品就不会产生了。不是“没机会问世”，而是连出现在这事件上都没有啊！

　　此外，也在其他多方人士的支持下，“机巧少女”才正式起步了。接下来这作品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就连作者本人也期待不已。不过，是否真的能有“接下来的发展”，要取决于目前正在阅读这篇后记的各位读者啊。

　　只要各位不吝支持，我一定会更加、更加努力的。所以——

　　期待下一次能够在机巧少女2再相见啰！

　　二○○九年十月 海冬零儿

（插图245）

大家好，我是画图的人。

就是这样，为您呈现的是机巧少女。

海冬老师笔下的精彩世界揭开了序幕。

我也会轻飘飘、闪亮亮地持续努力让自己的画看起来又美又帅气，请各位读者多多指教。

那么，期待能与各位在第二集相见。

机巧少女不会受伤2　Facing "Sword Angel"

----------------------------------------------------------------

作者：海冬零儿

插画：LLO

扫图：笨蛋度MAX的阳子

录入：夜

初校：终焉之月

轻之国度：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扫图、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所录入的每一本书里，扫图者有很大一部份功劳！

----------------------------------------------------------------

机巧魔术——那是由内藏魔术回路的自动人偶与人偶使所使用的魔术。而在决定其顶尖人物的战斗——“夜会”开幕前夕，回到自己房间的雷真与其搭档夜夜所看见的，竟然是被吊在半空中的少女（还有狗）！“请问这是什么样的Play呀，雷真。居然把女人带到房间里……吊起来……！”“不要做莫名其妙的误解啊！”少女的真实身分是雷真初战的对手，“寂静的轰鸣”芙蕾，而她的目的是……暗杀雷真！？就在雷真对于芙蕾所设置的各种陷阱（以及夜夜在各种误会下所产生的忌妒）感到吃不消时，终于，夜会开幕了……

（彩图001）

（彩图002～003）

在简陋的房间中央，一个神秘的物体在摇晃着。

是网子。像渔网一样的东西就这样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

而装在里面的，是某种白皙而光滑的东西。

（彩图004～005）

夏露不禁睁大了眼睛，而西格蒙特则是张开了翅膀，表现出充满警戒的样子。

（这是何等魔力……！这是人类所发出来的魔力吗……！？）

洛基与革鲁宾同时往后一跳，拉开了距离。

（彩图006～007）

“也让我加入吧，我没有一起跳舞的对象啊。”

——赤羽雷真（Raishin Akabane）

“请让我同行吧，雷真。只要是雷真要去的地方，哪怕是浴池之中。”

——夜夜（Yaya）

“哼，竟然这么悠哉，真是让人火大的无礼之徒。”

——夏绿蒂·贝琉（Charlotte Belew）

“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个小姑娘……会死喔！”

——西格蒙特（Sigmund）

“我也是一名、人偶使呀……！”

——芙蕾（Frey）

“吼！”

——拉比（Rabbi）

“把眼睛闭上，很快就结束了。”

——洛基（Loki）

“I'm ready”

——革鲁宾（Cherubim）

CONTENTS

Prologue　白色的暗杀者

Chapter 1　夜会，开幕前夜

Chapter 2　秘密的片段

Chapter 3　无聊的问题

Chapter 4　被拯救的生命

Chapter 5　华尔普吉斯的晚会

Chapter 6　愚者的选择

Chapter 7　飞舞手中的魔剑

Epilogue　白色的杀人鬼

Prologue　白色的暗杀者

　　“真是太棒了，雷真。夜夜……夜夜真是……噢噢噢❤”

　　少女发出喜悦的声音，全身不停地扭动着。

　　她的真实身分并非人类，而是最高级的自动人偶。她在树缝间透出的温和阳光下，满心欢喜地走着。

　　这里是位于英国的华尔普吉斯皇家机巧学院。为了明天即将开幕的夜会，学院全体都笼罩在一股热情的气氛之中。或许，她也是被这股热力所感染了也不一定。

　　然而在另一边，雷真则是万般不耐地说道：

　　“不要发出奇怪的声音，夜夜。这样不是又会被别人当作变态了吗？尤其是我。”

　　“雷真在体育课的时候真是无敌呀。看到了吗？大家那种羡慕的眼神！”

　　夜夜根本没把雷真的话听进去，而是一脸陶醉地眯起眼睛，转着圈圈。

　　“夜夜真是太开心了，因为大家就好像是认同了雷真一样。了解到雷真是多么完美、多么帅气、对夜夜多么温柔。”

　　“你幻想全开的事先暂且不提，不过那完全是种愚蠢的误解。这里是魔术师的学校，就算运动方面再怎么厉害也一点都不帅气嘛……甚至该说我是个很糟糕的逊咖勒。每天不是补习就是补考，真的会让人感到厌烦。”

　　雷真用拇指按着皱起的眉间。

　　“明明就是周六，下午却还有两堂补习要上啊。快点回宿舍拿课本，到学校餐厅吃完午餐之后，就马上回校舍去吧。”

　　“是的❤”

　　夜夜用笑脸回应。但是，夜夜的笑脸在回到房间的瞬间便瓦解了。

　　在简陋的房间中央，一个神秘的物体摇晃着。

　　是网子。像渔网一样的东西就这样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

　　而装在里面的，是某种白皙、光滑的东西。

　　当雷真察觉到那是人的肌肤——大腿——时，已经是凝视着那块‘不可以看的布’整整过了五秒之后的事情。

　　一名穿着制服的少女将双脚高高举起，以一种对青少年有害的姿势被吊在半空中。盘在头部右侧的秀发是充满幻想的珍珠色。长度长得莫名的围巾、吊带袜再配上蓬蓬的蕾丝蝴蝶结，样子非常可爱。

　　除此之外，一只快被她屁股压扁的黑毛狼犬也和乐融融地跟她一起装在网子里。从肩膀上附有装甲的样子看来，它应该是一具自动人偶。

　　呃……这啥啊？

　　夜夜仿佛暗黑星云一般，发出浑黑色的杀气。

　　“请问这是什么样的Play呀，雷真。居然把女人带到房间里……吊起来……！”

　　“不要做莫名其妙的误解！我一直都跟你在一起吧！”

　　“在更衣室有离开视线大约零点三秒！”

　　“才零点三秒，连搭讪都不够用好吗？还有，你偷窥完全是一种犯罪好吗？”

　　那名少女哀怨地晃动身体，晃呀晃地似乎在诉说着什么。

　　雷真因为眼睛实在不知该往哪看，只好放松网子，让她落到地板上。

　　少女着地后，努力想爬出来，却反而被网子缠住了。手脚变得动弹不得，像条鲔鱼一样啪搭啪搭地弹跳着。

　　真是笨手笨脚。雷真边感到无奈，边用短刀将网子切开。

　　“呜……谢谢你。”

　　少女像只小白鼠般颤抖，对雷真道谢。

　　就算形容得保守一点，她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个美丽的少女。红色的眼睛就如同宝石般。而与她懦弱的表情相反，身体上有个部分莫名强烈地主张着自我。

　　两块鼓起物在重力之下依然坚挺，让雷真忍不住感到面红耳赤。

　　“你在我的房间做什么？视情况可是要把你交给警卫——呜喔？”

　　大概是从语气中感受到雷真的敌意了吧？那只狼犬突然飞扑上来。

　　“吼！”

　　“好大一只狗啊！我说你，是自动人偶吗？到我的房间来有什么企图！”

　　“吼吼！”

　　“别吼啊。难道不只是外观，连内在都是狗崽子吗？”

　　少女抱住了狗，畏畏缩缩地把它拉开。

　　“拉比虽然不会说话……可是……是我的家人。”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请多指教啊，拉比。我是赤羽雷真。”

　　雷真与狼犬视线相交，并且伸出右手。

　　狼犬则是用圆滚滚的眼睛抬头一看——

　　喀嚓！

　　“痛———啊！”

　　“流血了呀，雷真！要赶快消毒才行！”

　　“不要舔，夜夜！你是狗啊！”

　　就在一片骚动之中，不知何时，少女已经消失无踪了。

　　居然能够在瞬间消失踪影。虽然看上去笨手笨脚的，似乎就只有逃跑的时候特别敏捷。

　　“……刚刚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雷真环顾室内。

　　地板上散乱地放着弹簧、滑车、橡皮筋之类的东西。

　　“看来是想要设置陷阱，却自己被抓到的样子啊。”

　　“难道说……是甜蜜陷阱？”

　　夜夜的额头瞬间失去了血色，接着，“轰轰轰”地发出谜样的地震。

　　“……不，完全不甜蜜吧？”

　　“那个女人使出的〈露内裤攻击〉差一点就把雷真驯服了呀！既然雷真那么喜欢内裤的话，就看夜夜的呀！看夜夜的！”

　　“不要掀裙摆！你有点羞耻心行不行！”

　　总觉得事情变得非常麻烦，而夜夜的眼神也非常危险。雷真不禁想着，如果可以的话，真希望不要再碰到那名少女了。

　　然而，再次见面的机会却意外地早早到来。

　　才刚走出宿舍，夜夜就表现出警戒的态度，凝视着树丛之间。

　　而从树丛间露出来的，是很有特征性的珍珠色头发，以及一条狗尾巴。

　　雷真叹了口气后，决定主动搭话。

　　“找我有什么事？”

　　少女战战兢兢地从树丛后走出来，畏畏缩缩地递出一个篮子。

　　“这是什么？”

　　“刚才的事情，我想说应该要道歉……所以做了个便当。”

　　啪沙！夜夜把课本握扁了。

　　“果然，你们两个是那种关系……！”轰轰轰。

　　“这很明显地就是陷阱吧！为什么刚才的赔礼现在已经完成了！”

　　“我、很擅长……料理……”畏畏缩缩。

　　“这跟擅不擅长没有关系好吗？根本就超越时间空间了好吗？”

　　少女用颤抖的手打开了篮子。她说自己擅长料理的事情似乎是真的，篮子里面整齐地装满了看起来就很漂亮的三明治。

　　“不……你的心意我是很高兴啦，不过我们这就要去学校餐厅了。”

　　呜，少女的眼眶立刻充满泪水。于是雷真只好不得已地拿出一个三明治。

　　将鼻子靠近闻一闻，似乎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边忍受着夜夜充满怨念的视线，咬下一口。

　　“噗喔！呕！你加了什么在里面啊？”

　　“呜……安眠药——没办法弄到手的关系，所以我加了大量的盐巴。”

　　“……盐巴？”

　　“想说可以破坏钾与钠的平衡，让细胞坏死……”

　　“虽然你似乎是想表现出‘让我永远睡着’这种玩笑似的点子，可是这种东西，在吞进肚子之前就会被发现了好吗？”

　　如果把篮子里的东西全部吃下肚的话，确实是有可能致死也不一定。

　　“真是，你到底是在……不，不用说了，我不想跟你有瓜葛。走啦，夜夜。”

　　雷真转身，正准备要迈出步伐的时候，全身五感忽然发出一种不寻常的警戒。

（插图009）

　　仔细一看，只有眼前这块地面上的土色看起来明显与周遭不同。

　　而背后的少女似乎在用某种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雷真。

　　雷真于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态度，避开了变色的土地，往斜前方踏出步伐。

　　背后传来“呜”地一声悲伤的声音，甚至还有擤着鼻子的声音。总觉得有点不忍心，于是雷真又刻意把脚缩回来，往变色的土地上踏下去。

　　“啪”地一声，地面往下陷落了。似乎是用报纸做成的〈盖子〉掉到下面，并且露出了一个小小的洞穴，深度大约三十公分。

　　“……这是、什么？”

　　“地洞陷阱……”

　　“还真是前卫的回答啊。难道你是打算要抓什么小矮人吗？”

　　“如果再挖得更深的话，我会爬不出来……”

　　“……唉呀，就算是这种深度也会有造成骨折的可能性，所以也称得上一种充满恶意的陷阱吧？”

　　少女的脸颊微微泛红起来，明明就不是在夸奖她的说。

　　“那个，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洗澡吧？”

　　啪沙！夜夜把课本撕烂了。

　　雷真半眯起眼睛。

　　“……洗澡？”

　　“因为掉到洞里……弄脏了。”

　　少女兴冲冲地走向路旁，指向树丛的深处。

　　明明不应该存在的浴缸就坐镇在那里。

　　“为什么……在这种地方会有浴缸？”

　　少女得意地说道：

　　“森林浴……”

　　“不，这完全不好笑啊。”

　　因为实在是太可疑了，反而让人感到有点兴趣。正当雷真忍不住靠近时，少女忽然“嘿”地撞了上来……但雷真却扎稳脚步，将她反弹回去。

　　无视着“咚”地一声倒在地上的少女，雷真望向浴缸内部。

　　“……这是啥啊？”

　　“虫浴池……”

　　少女屁股坐在地上，声若蚊蚋地回答：

　　“只要把你推进虫浴池里的话，就算你再厉害，也应该会精神崩溃才对……”

　　“确实里面有蚯蚓跟蜈蚣在蠕动啦——但是只有少少的五只而已喔？”

　　“只抓了五只，我就快要精神崩溃了……”

　　少女害羞地低下头，似乎对于自己胆小没用的事情有所自觉的样子。

　　“那、那么，接下来……”

　　“还有什么把戏啊？”

　　“呜……这次是来真的了。请跟我、一起到我的房间来……嗯、嗯哼～。”

　　她很生硬地做出‘娇媚’的样子。这下是真的甜蜜陷阱了！

　　夜夜“啊呜啊呜”地发出不成话语的声音，把课本扯碎成一片片的纸花。

　　继续下去的话，在各种意义上都很危险。于是雷真只好叹了一口气说道：

　　“喂，给我适可而止一点。你到底想做什么？我已经陪你胡闹得够久了吧？话说在前头，我可没时间陪你玩啊。”

　　虽然这台词讲起来好像很帅气，但雷真实际上是因为被补习塞得没有时间，所以根本一点都不帅气。

　　少女被雷真瞪着，全身喀哒喀哒地发抖。然而，她还是一脸坚毅地宣言道：

　　“我要、暗杀、你。”

Chapter 1　夜会，开幕前夜

　　1

　　“傻眼了！傻眼了！真的是让人太傻眼了！”

　　学生们充满活力的周六下午。在钢筋水泥搭配一整面玻璃窗的摩登学生餐厅中，

　　一名少女的声音回荡着。

　　正是宛如妖精般的美少女——夏绿蒂·贝琉。

　　而与她同席的是雷真与夜夜，另外还有一只小小的龙——夏露的搭档西格蒙特，正在餐桌上啃着鸡肉。

　　“不要连讲三次啦。”

　　雷真把视线撇开，而夏露则是拿起叉子指向雷真：

　　“被人家说什么‘我要暗杀你’，结果居然还让对方逃掉？真的是个让人轻蔑到不行的胆小鬼呀！”

　　“不要因为这样就轻蔑人啊，不然你要我怎么做？”

　　“当场还以颜色不就好了？”

　　“真不愧是天下无敌的〈暴龙〉（T-rex）大人，说的话就是不一样。”

　　雷真一边苦笑着，一边用叉子叉起炸鱼肉。

　　“很可惜我是个文明人，不会做那种野蛮人的行为。”

　　“你竟敢说你是文明人？哼！之前明明就突然袭击我，想要用暴力把‘女孩子最重要的东西’夺走的说。”

　　“别用那种奇怪的讲法！这样不是会让用餐中的大家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吗！”

　　雷真的担心已经变成现实了。伴随着窃窃私语，四周充满投射而来的敌意。连头都不用回，就可以感受到女学生们的视线刺得他很痛。

　　夜夜紧咬下唇，不断颤抖着身体。

　　“雷真……居然……居然做出那种……！”

　　“你也别胡乱相信啊夜夜。再说，当时你也在场啊。”

　　“太过分了，雷真！居然把夜夜用在那种用途上！”

　　夜夜大哭起来，看来不管雷真再怎么说明都没用了。

　　雷真忍受着头痛说道：

　　“总之，那不是重点，”

　　就这么把事情带过去了。他接着举起手制止大叫“不是重点？”的夜夜，继续说道：

　　“要向对方还以颜色这种事我办不到。毕竟对方不是用机巧战斗攻击过来的。”

　　“说得还真好听，其实是你没有赢过对方的自信吧？”

　　夏露露出调侃雷真的笑容后，拿出了记事本，翻阅内容。

　　“白色的头发，还带着一只狗，那就只有这个女孩子了。”

　　接着她“唰”地指向笔记本的内页。

　　“三年级生·芙蕾——登记代码是〈寂静的轰鸣〉（Silent Roar），排名第一百位。之前上升了两个名次后，又下降了一名，所以现在是第九十九名。是你初战的对手呀。”

　　“你说什么？那家伙……原来是夜会参加者啊？”

　　没想到那少女居然会是〈手套持有者〉（Gauntlet）。不管是那懦弱的表情，还是胆小的态度，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名成绩上位者。

　　“什么嘛，你不知道呀？”

　　“虽然排行前面的那几名我都有掌握住，不过下面的人我就只有模糊的印象而已。”

　　“哼，竟然这么悠哉，真是让人火大的无礼之徒。”

　　默不吭声的夜夜身上发出可怕的气魄。夏露用笔记本“啪搭啪搭”地将那股瘴气吹散后，充满自信地挺出胸膛。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她看出你相当有实力，所以想要在夜会开幕前把你消除掉呀。”

　　“那算什么？既然是‘初战对手’，应该一开始就会对上了吧？”

　　“你是笨蛋吗？要死了吗？就是因为她在实战上没有获胜的可能性呀。”

　　“————”

　　“真是让人傻眼。你真的没有自觉吗？毕竟你之前把身为风纪委员主委的……”

　　夏露停顿了一下后，像是为了斩断过去的因缘，用力地继续说道：

　　“菲利克斯·金斯佛特打倒了呀。虽然你在排名上是第一百名没有错，可是你是一匹危险的黑马。对于五十名以下的那些人来说，大家都对你战战兢兢的呀。”

　　就在这时，拉扯着鸡皮的西格蒙特突然把头抬了起来。

　　“说曹操曹操就到。”

　　它看向玻璃窗的外面。于是夏露、雷真跟夜夜也同时看了过去。

　　位于餐厅前的大道，是纵贯学院南北的主街。而就在那条道路的正中间，有个人正在设置猎捕巨熊用的〈笼子〉。

　　那一头珍珠色的头发不管怎么看都很显眼。当然，那个人就是芙蕾了。在一旁也可以看到她的搭档——拉比的身影。它正发挥出令人意外的蛮力，拖动着巨大的〈笼子〉。

　　拉比停下脚步后，芙蕾爬过铁格子，进到〈笼子〉里面。

　　接着她拿出一本封面是半裸的女性、看起来就很淫秽的写真杂志。

　　她将那本杂志放到〈笼子〉里，看来那应该是吸引猎物用的诱饵……吧？

　　很不愿相信，真的很不愿相信。

　　（难道她觉得……我是会被那种东西诱骗的男人吗……？）

　　就在雷真稍微觉得有点想死的同时——不知道该不该说是“不出所料”，铁笼子的扣锁忽然松开，“哐当”一声关了起来。

　　芙蕾于是被关在里面，呆呆地僵着身体。

　　过了十秒之后，她似乎终于搞清楚状况。于是慌慌张张地在〈笼子〉里乱窜，结果踩到围巾跌倒了。

　　爬也爬不起来，手忙脚乱地扭动着……真的是有够笨手笨脚。

　　而拉比则是不知所措地在〈笼子〉外围不断绕着圈圈，看来这只狗也不怎么聪明。

　　忽然，拉比的耳朵竖了起来。它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东西，而赶紧转身面向背后。

　　一名身材细瘦的男学生来到了〈笼子〉前面。

　　带有肌肉线条的身躯，肩膀上围着一条半身长度的围巾。侧脸看起来很端正，说是一名美男子也可以。但是他的眼神却十分锐利，露出让人光是看到就会感到恐惧的表情。

　　而他的头发——是很有特征性的珍珠色。

　　男学生身旁带着一具看起来像是把钢板勉强组合成人型而形状怪异的自动人偶。

　　要用一句话简单形容的话，就是一具很‘标新立异’的自动人偶。全身充满像刺棘一样突起物，每个边缘都像刀刃一样薄而锐利。整个身体都由金属所构成，充满着人工制造的存在感。双手各握着一把巨大的长剑，长度跟夜夜的身高差不多。大概是藉由重力来斩断物体的那种剑吧？

　　看到那名男学生的身影，夏露惊讶地说道：

　　“是〈剑帝〉洛基。”

　　“剑帝……〈自我飞翔的焰剑〉（Sacred Blaze）？”

　　“对，就是〈十三人〉的其中一人，足以与〈元帅〉（Marshal）对抗的男人。在实战演习中未尝败绩，虽然还只是二年级生，却已经是足以进入学院前十强的实力者呀。”

　　“喔？该怎么说……那家伙跟芙蕾，长得还真像啊，尤其是颜色上。”

　　“那是当然的呀，因为他们是姐弟嘛。”

　　这么一说，他们确实在脸型上很像。不过，他们看起来似乎并不是什么感情很好的姐弟。因为才交谈了两、三句话后——

　　洛基就抓起了芙蕾的围巾。

　　雷真反射性地站了起来，而夏露则是呆了一下后开口：

　　“等等，雷真！难道你打算插手吗？”

　　“你给我等等！洛基可不像马格努斯那么绅士呀，要是你像上次那样纠缠对方的话，可不是好玩的喔？”

　　雷真无视她亲切的忠告，踏出了步伐。

　　夏露气愤地继续卷着意大利面。而用餐完毕的西格蒙特则是用小小的舌头舔着盘子，一副很满足的样子摇着尾巴。

　　2

　　在被关进笼子的芙蕾面前，她的弟弟洛基忽然出现了。

　　“你在做什么蠢事？”

　　芙蕾脸色发青、颤抖了一下，并且把目光撇开。

　　洛基的视线刺向芙蕾的胸口。在那对丰满的隆起物上，从口袋中露出了一只闪耀着珍珠白色的手套——正是夜会参加者的证明。铁格子外，洛基露出险恶的眼神。

　　“你还带着那种东西（Gauntlet）啊？我应该说过叫你弃权吧？你不可能赢过任何人的，更不可能活下去。在受伤前快点给我弃权。”

　　“……可是。”

　　“你也不想受伤吧？那就乖乖听我的话。

　　“……可是。”

　　“烦死了！”

　　洛基抓起了芙蕾的围巾，强硬地将她的身体拉起来。芙蕾的额头撞到铁栏杆，让眼前冒出了火花。

　　“弱者少在那边啰嗦！给我服从强者！”

　　“吼！”

　　拉比感受到了主人的危机，于是大声吼了出来。但是，它被洛基瞪了一眼后，便卷起尾巴，往后退了下去。明明身材就很魁梧，个性却跟主人一样胆小。

　　洛基粗暴地把芙蕾推开后说道：

　　“如果你那么想要完成使命的话，我现在就马上跟你分出个胜负——革鲁宾！”

　　自动人偶呼应着他的声音而动了起来。“喀唰”地一声，它背后的零件一阵回转，像翅膀一样伸展开来，那上面装着八根刺棘——锐利的短剑。

　　‘Command’

　　它接着发出像是透过电话听到的机械声音。

　　芙蕾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后，退到〈笼子〉的最深处。

　　“呜……要上了喔，拉比。”

　　“吼！”

　　“我也是一名、人偶使呀……！”

　　芙蕾集中精神，从手掌放射出魔力。那股魔力流进拉比的体内，启动了魔术回路。

　　文艺复兴之后的自动人偶已经不再单纯只是〈兵队〉了，同时也是为了发动魔法的〈魔法道具〉（Magic item）

　　这就是所谓的机巧魔术。让魔术师从仪式或魔法阵之中获得解放的近代咏唱法。

　　拉比竖起全身的毛，表面流动着像电流一样的东西。全身的力量渐渐累积、填满。接着，就在拉比吼叫的同时，射出了一团有如静电块的‘某种东西’。

　　周围忽然产生一股像是把耳朵塞住般不可思议的音压。那个‘某种东西’一边击碎石砖、掀起土砂，一边笔直地飞向革鲁宾。

　　革鲁宾则是避也不避，直接用长剑击向‘某种东西’。

　　“轰”地一声，四周回荡着不自然的巨大风声。也不知道是什么魔术产生的效果，革鲁宾只是单单这么一击，就让拉比射出的‘某种东西’烟消云散了。

　　芙蕾杏眼圆睁，红色的眼瞳流露出胆怯，而变得一副想要逃跑的样子。

　　虽然等于是分出胜负了，但洛基依然冷酷地下达了“动手”的指令。

　　‘I'm ready’

　　革鲁宾跳跃起来。现场又产生了一股不自然的阵风，流向革鲁宾的身体。革鲁宾仿佛乘着那股风似地利用轻快的机动力，往拉比砍去。

　　拉比敏捷地闪身回避，可是对方的动作依然比它快。二击，三击，在革鲁宾不断的攻击之下，拉比渐渐被逼入窘境。

　　革鲁宾的长剑沉重无比，钢铁的刀刃被高高举起，眼看要往拉比的脖子挥下时——

　　“————？”

　　从芙蕾的位置来看，就像是一团暗影忽然滑向眼前般。

　　轻飘飘地展开的黑影，那正是她的黑发，以及和服的袖子。

　　一名美丽的女子出现在拉比与革鲁宾之间。纤细的手挡住了沉重的长剑，并且轻轻地将拉比推开。

　　“你是……雷真·赤羽的……！”

　　芙蕾张大了双眼。既然这个少女型自动人偶会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

　　“真是血气方刚的家伙。夜会可是明天晚上才开始啊。”

　　一旁传来一副嫌麻烦似的声音。

　　不出所料，赤羽雷真带着若无其事的表情出现了。

　　3

　　“别在这种地方就开打时，〈剑帝〉陛下。”

　　雷真一边用吊儿郎当的态度说着，一边仔细地观察敌人。

　　像这样摆在一起观察，就可以发现洛基与芙蕾有很多共通点。不只是头发的颜色而已，连眼睛的颜色、皮肤的颜色都一模一样。端正的脸型也非常神似。

　　不过，他们的体格却完全不同。如果姑且不论胸部的话，芙蕾的身材非常苗条，看似没什么力气。而洛基则是看起来颇为健壮，就算只是互殴也很强的样子。

　　还真是棘手啊……雷真这样想着，然后将视线移到洛基的自动人偶身上。

　　能够挥舞巨剑的力量不容小觑，而且，它还搭载着可以将拉比的咆哮无效化的莫名魔术回路。背后的短剑也很令人在意。

　　不仅主人难对付，自动人偶也很难对付，看样子无法轻松打发。雷真一边感受着轻微的寒意，一边与〈剑帝〉洛基对峙着。

　　洛基的双眼缓缓地看向雷真。就在那个瞬间，雷真忽然感到一阵战栗。

　　（这家伙……体内藏着一只怪物啊……！）

　　令人难以估计的魔力，以及全身散发出来的气势。他能够与〈元帅〉（Marshal）相抗衡的说法果然不是假的！

　　洛基用冰冷到让人冻结的声音漠然说道。

　　“你是谁？”

　　“日本的傀儡师，赤羽雷真。”

　　“虽然你难得登场了，但很抱歉——你给我闪边去。”

　　“我拒绝。”

　　“我可是会杀了你。”

　　“那我也拒绝。”

　　“……我为人既谦虚又宽容，但是，依然有三种无法原谅的人：命令我的家伙、反抗我的家伙，还有，不知自己有几两轻重的东洋人。”

　　“那还真是臭味相投啊，我也最讨厌傲慢的西洋人了。”

　　两人的视线激烈碰撞，散出肉眼所看不到的火花，现场的气氛一触即发。围观的人群害怕被他们卷入其中，而赶紧纷纷拉开距离。

　　过了不久，洛基“呼”地叹了一口气。

　　“真是个笨蛋，甚至让人觉得可悲。我看你根本连对手的实力都没办法看透吧？”

　　“你才是笨蛋。会那样轻易地判断别人是笨蛋的家伙多半都是笨蛋啊。”

　　“少给我胡扯，我的成绩平均可是AAA＋。”

　　“只会用成绩来衡量智慧的行为本身就是笨蛋的证明啊。用既定的尺度来评价一个人根本就是最愚蠢的事。”

　　“你就是用那种说词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吗？真是个可怜的笨蛋。我看，你一定是连学分都拿不到而留级了吧？一定是被补考跟补习压得喘不过气吧？”

　　“你这个笨蛋，我才刚入学而已，哪来什么狗屁留级啊。至于补考嘛……那个、嗯、怎么说？”

　　“呵，果然是个笨蛋。”

　　“不，你才是个笨蛋。”

　　“你才是。”“是你。”“你啦。”“是你啦。”（吐槽：这吵架模式果断是好基友FLAG么……）

　　两个人在额头快要相撞的距离之下，持续着没有意义的争执。

　　“那个……雷真？”“洛基……”

　　夜夜与芙蕾客客气气地向他们搭话。但是，两名少年依然埋头在这场有如小孩子的争执之中，完全无视了她们的声音。

　　“真是令人不快的东洋人。既然如此，你就全力阻止我试试看啊！”

　　话未说完，洛基的自动人偶便展开了攻击。雷真则是对夜夜发出了防御的命令。就在这个时候……

　　刺眼的光线奔流冲过两人之间。

　　那道光线甚至击中了关住芙蕾的〈笼子〉，把铁栏杆也一并击破。

　　“到此为止了。我说你们呀，到底是为了什么无聊的事情在起争执呀。”

　　一名面貌美丽的少女露出无奈的表情说着。她的背后站着一只全长八公尺的巨龙，钢铁般的鳞片有如天鹅绒般发出光泽，雄伟的翅膀带着一种威严的气势。

　　芙蕾被那股巨大的魄力吓得直发抖，一屁股跌坐在〈笼子〉中。

　　洛基锐利的眼神变得更加锐利，并瞪向那名美少女。

　　“你也要来打扰我吗，夏洛特·贝琉？”（注1）（1　夏露的本名“Charlotte”在本作中是使用法文的发音“シャルロット”，而洛基在此处是用英文的发音而称呼为“シャーロット”。为了在中文上做出区别，故本书中分别译为“夏绿蒂”与“夏洛特”。）

　　“是夏绿蒂啦。你们要互殴是你们的事，可是也给我看一下时间场合行不行？在这种地方大打出手的话，会给大家带来麻烦的。”

　　这种话轮不到你来说啦，这个会走路的天灾——虽然周围的每个人应该心里都这么想着，但是，当然没人有胆量把这句话说出口。

　　“如果你们还想继续的话，我可就要加入了喔？”

　　“你想站在那家伙那边？”

　　“我——我才没有要站在谁那边呢！那个变态会变成怎样我才不管，只是身为一名高贵者有义务为公共福祉设想，而且勿忘一饭之恩是身为武士的处世之道中与仁义无关的战斗呀。”

　　“一饭之恩……？”

　　洛基挑动了一下眉毛，接着将视线看向雷真，发出锐利的光芒。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那样子看起来像是凝视猎物的猛兽。

　　“原来如此，那个笨蛋就是打败菲利克斯的……〈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啊。”

　　“是又如何？”

　　两个人彼此蓄积着魔力，互相瞪视对方。

　　就在围观群众屏气凝神地静观事态发展的时候，洛基忽然将视线移开了。

　　他仿佛失去了兴趣般转身。而他的自动人偶也解除了临战姿态，将长剑放下，并且把如“翅膀”伸展的背部零件收纳起来。

　　洛基本打算就此离去，却又停下脚步，回头瞪向雷真。

　　“我劝你在夜会中弃权吧。还有，不要再插手我们姐弟间的事了。”

　　雷真则是嗤之以鼻，回答了一句“我拒绝”。

　　最后，洛基带着钢铁制的机械人偶离开了现场。

　　当回过神来的时候，雷真发现自己的背部已经流满了冷汗。

　　夏露插手进来，让对局的情况变成了三对一，在形势上对洛基而言相当不利。但是，洛基并不是因为‘情况对自己不利’所以收手的，他应该就算继续对战也依然有获胜的自信。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如此毫无防备地将背部转过来面对雷真他们。

　　当洛基的身影消失在眼前后，伴随着一阵亮光，西格蒙特恢复成小龙的姿态。夜夜也露出一副放心下来的样子，很难得地吐了口气。

　　就在围观群众纷纷离开之际，雷真进到〈笼子〉里，对芙蕾伸出了手。芙蕾虽然颤抖了一下，不过被雷真问了一句“站得起来吗？”后，便轻轻地点了点头。

　　“哼，你就没有要对我说的话了吗？这个无礼之徒！”

　　在如此愤慨着的夏露脚边，拉比将鼻子凑了过来，并且摇动尾巴。夏露忍不住放松了表情——接着又立刻严肃起来，咳了一声。

　　芙蕾站起身子后，很有礼貌地对雷真鞠躬。

　　“呜……谢谢你……保护了拉比。”

　　“那只是我擅自的行动罢了。话说回来，你跟〈剑帝〉是在争执什么？”

　　芙蕾一时之间无法回答。

　　既然都被拯救了，至少也该做些说明……但芙蕾在途中又紧闭起嘴唇，让视线游移着。最后她垂下双眼，只说了一句话：

　　“洛基他……痛恨我。”

　　“痛恨？怎么回事？”

　　芙蕾不再说话，而是敬了一个礼后，转身离开。拉比则是拖着沉重的步伐，跟在芙蕾寂寞的背影之后。

　　真是令人在意的态度。

　　雷真对一旁不自然地撑开着瞳孔的夜夜——视而不见，而转头看向站在她旁边、闹着别扭的夏露。

　　“既然她是三年级生的话，应该已经决定科系了吧？那家伙是哪个学部的？”

　　“我不是你的字典呀，这个无礼之徒。”

　　她一脸不悦地说完后，将视线看向斜上方，嘀咕了一句：

　　“我记得芙蕾应该是……机巧战术科，是历史学部的。”

　　“这样啊，谢谢你啦。”

　　“……难道说，你打算去调查她吗？”

　　“走吧，夜夜。”

　　“等——你认真的吗？给我住手呀，别做那种事情。”

　　“可是，那家伙似乎有什么内情——”

　　“就是因为那样，所以我才叫你住手的呀。”

　　夏露露出冷淡的眼神，斩钉截铁地说道：

　　“知道了对方的内情，就会在战斗中落败的呀。”

　　夏露所说的话，其实雷真自己也能理解。

　　如果说，芙蕾抱着什么沉重的内幕，而且让雷真知道了那件事情的话……

　　在互相战斗的时候，那件事就会让他产生致命的‘犹豫’，而变成一种绊脚石。

　　但是——

　　“如果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打败她的话，不是有可能会后悔吗？”

　　“以获胜为前提？你这个自信过剩的男人！”

　　“我才没打算输哩。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想要去调查清楚她的内情啊。之前那次也是，我可是很庆幸自己没有剥夺了你的参加资格啊。”

　　听到这句话，让夏露的脸颊渐渐泛红起来。

　　“既然这样，就随便你啦！我绝对不会帮忙的！”

　　4

　　“就是这里。”

　　在夏露所指的前方，有一栋看起来会让人联想到太古巨龟的古老建筑物。

　　边缘有几分被磨钝的石造建筑，剥损的雕刻让人感受到岁月的痕迹。

　　“你在发什么呆呀？真是个慢吞吞的男人耶，快走了啦。”

　　我说你啊，不是说不会帮忙的吗？

　　……虽忍不住想脱口说出这句话，但那只会验证祸从口出的道理罢了。因此雷真也不对她吐槽，只是尽可能不看向背后地跟随着夏露前进。在他的背后，夜夜一边释放出漆黑的妖气，一边满脸不悦地跟在他们后头。

　　一行人才刚进入大门，“咿！”“呜哇！”的尖叫声便此起彼落。

　　夏露真不愧是名人。在大厅遇到的学生们一看到夏露的脸，立刻慌张起来。甚至有人双脚一软，从凳子上跌了下来。

　　不过雷真似乎也没资格说别人，毕竟有一部分的视线是看向雷真的。他好歹也是击败了〈食魔者〉（Cannibal Candy）的英雄，所以当然也有不少人认识他——以一名危险人物的身分。

　　雷真一一感受着这种绑手绑脚的感觉，一边与夏露两个人开始探听消息。他们以芙蕾所属的研究室为重点，抓住逃避他们的学生们，并且从学生们身上听取情报。

　　“我、我根本没跟她说过话。她那个人态度冷淡、又完全不笑……”

　　“似、似乎总是念书念到很晚的样子！”

　　“交交交、交友关系吗？我我我、我不知道，对不起！”

　　“胸部很大啊，”

　　探听到的情报诸如此类。从结论来说，就是完全派不上用场。

　　夏露半眯起眼睛，瞪向雷真。

　　“搞什么嘛，你就是想要打听这些无聊的情报吗？”

　　“不要对我说，去对那些人说啊。”

　　一如谣传，芙蕾似乎很不擅长与人交际，甚至可以说是在回避人群。从收集而来的情报所得出来的结论，就只知道她是一个独自用功念书的内向少女而已。而那样的态度却因为显眼的外表而让她变得引人注目，实在是很可怜。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很像某个人啊……）

　　察觉到雷真的视线，让夏露变得有些举止失措。

　　“你、你在看什么啦，变态。”

　　“我看干脆去问指导教授还比较快，马上去问看看吧。”

　　“……诶。”

　　夏露发出带点犹豫的呼唤，忸忸怩怩地眯起眼睛，望向雷真。

　　大概是察觉到了某种东西，让夜夜的眼睛突然放出光芒。

　　所谓某种东西，讲明白点，就是讨厌的预感。于是雷真抱着警戒回问她：

　　“……什么事？”

　　“你、果然……那个……比较喜欢大的？”

　　“什么大的？”

　　“你是笨蛋吗？脑袋空空吗？拜托你从上下文去判断一下行不行？真是的，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讨厌笨蛋呀，真是的！”

　　“好啦好啦，请您教教我这个笨蛋吧，大小姐。”

　　“当……当然就是指胸部呀！”

　　夏露瞬间变得面红耳赤。

　　夜夜的瞳孔变得像无底沼泽一样的事情就先搁在一边。

　　为什么，她要突然说出这种话？

　　是想要以一般论的角度，听听看男生的意见吗？

　　总之，夏露想必是对于她的那边抱有自卑感。于是雷真边用视线刺探性地看向夏露那对像是被垫高起来的胸部，一边说出比较安全的回答：

　　“如果迷上一个人的话，胸部大小这种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吧？”

　　“真——真的？”

　　“是骗人的，雷真喜欢的是像芙蕾小姐那样充满弹力的胸部呀。”

　　因为夜夜多余的一句话，让夏露的笑脸在刹那间便崩落了。她的眼角慢慢变得又细又尖，额头上还浮现了无数的青筋。

　　“不诚实！下流！用胸部判断女人的价直就是最糟糕的人类！什么叫‘想要知道内情’嘛！根本就只是被对方的胸部吸引而已呀这个变态！”

　　啪！雷真的脸颊发出一声巨响。

　　接着，夏露大步大步地离开了。她帽子上的西格蒙特转过头来。雷真虽然不太能分辨龙的表情，不过，总之它看起来像是在同情雷真。

　　雷真一边摸着被打巴掌的脸颊，一边嘀咕：

　　“夜夜……”

　　“是的。”

　　“把我的胸口染得一片漆黑的这团浑黑的感情到底是——”

　　“没办法嘛……！谁叫那只狐狸精要莫名其妙地勾引人……！”

　　“她没在勾引人吧！不就只是单纯的烦恼谘询而已吗！”

　　“真是笨蛋！雷真真是笨蛋！”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在历史学部的走廊上争执着。

　　忽然，头顶上传来庄严的钟声。

　　“雷真……上课钟响了。”

　　雷真铁青了脸色，赶紧奔出历史学部的校舍。

　　5

　　“魔力即是意识的力量、知性的力量。想当然尔，昏倒的人偶使就不会放出魔力了。不过，从人体可以拿来当作禁忌人偶的〈零件〉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藉由魔术式让魔力强迫性地产生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缺乏抑扬顿挫的声音配合“喀喀喀”的粉笔声音有规律地回荡着。

　　因为刚吃完午餐的关系，所以让人忍不住感到想睡。就在雷真忍住呵欠的瞬间，台上的教授转过身将粉笔丢了过来。

　　雷真充满眼眶的泪水让他的反应变得迟钝，于是粉笔不偏不倚地击中了雷真的脑门。

　　“雷真！你没事吧，雷真！”

　　夜夜把铅笔丢下来，摸着雷真的额头。

　　“依然还是这么有胆识啊，〈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不只是把课本搞丢、上课迟到，居然还敢把我授课的内容当耳边风？”

　　说这话的是一名站在讲台上、披着白衣的知性美女。她将红色的头发绑在头上、戴着一副银框的眼镜。正是雷真的指导老师、机巧物理学的教授金柏莉。

　　隔着眼镜上的透镜，一对冰冷的视线射向雷真。

　　“夜会参加者的成绩都非常优秀……但是，你却只是靠着机巧战斗的实力得到了参加资格，因此在成绩上完全比不上其他人。为了如此可怜的孩子，于是想说要将一年级必修程度的基础知识教给你知道，而产生了如此难得的企划——你以为到底是谁的功劳？”

　　“这一切、都是金柏莉老师的功劳。”

　　“明天就是夜会的开幕式了，应该已经没有时间让你游手好闲了吧？我不想再唠叨，你给我再用功一点。”

　　金柏莉的个性虽然严格，不过真要说起来的话，其实她应该是个淡泊的人才对。她会像这样啰啰嗦嗦地进行说教是很少见的行为，大概是她真的感到非常无奈了吧？

　　因为默不吭声也让人难以忍受，于是雷真顶嘴道：

　　“话虽然是这么说，不过夜会中进行的是机巧魔术的互拼啊。等到真的开幕之后，不管是像我这样的阿呆，还是无比优秀的〈十三人〉条件都是相同的吧？”

　　金柏莉的眼镜滑了下来，露出一脸“不会吧？”的表情看向雷真。

　　“难道说你……没有搞清楚状况吗？你应该有出席入学说明会吧？”

　　“有是有，但是因为睡眠不足加上操劳——败给睡魔了。”

　　“唉……之前也有说过，这个学院的想法是彻底的实力主义，要不然，像我这样年轻而活跳跳的女人是不可能成为教授的吧？”

　　“光是会脱口说出‘活跳跳’这种古老的用法，我觉得就已经不年轻了说。”

　　粉笔再次飞了过来，于是雷真赶紧用手弹开。

　　“夜会也是一个实力主义的世界啊。优秀的人会获得优待，差劲的人则会被冷落。像一百名这种最低名次的人，立场比其他任何人都还要严苛。举例来说，像是战斗的顺序。”

　　“顺序？夜会是大混战形式吧？”

　　“不，是顺次混战形式。”

　　这个词雷真以前似乎有听过。那是在过去，将战斗当作是一种表演的魔术师们为了可以让观众更狂热，而想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战斗进行方式。

　　“第一天夜晚是由第一百名的人——也就是你，与第九十九名的人进行战斗。”

　　一下子就是雷真出场了。也就是说，对手应该是芙蕾吧？

　　“只要有一方抢到了对方的手套，战斗就会结束。而不管结果如何，隔天就是第九十八名的人参战，再隔天的夜晚就是第九十七名。像这样，每天晚上都会有一名新的敌人出现在交战场上。除了中断期间之外。”

　　“也就是说，一直都是一对一的局面吗？”

　　“那也不一定，战斗是有限定时间的。看，从窗户可以看到那栋时钟塔吧？当它显示零点的时候，就是舞会结束的时候，如果不在那之前分出胜负的话……”

　　“——到了隔天，战场就会变得更混乱了。”

　　金柏莉点点头。

　　原来如此，这就是夜会的独到之处啊。只要‘生存下来’的人数增加，战局就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在下位的人群聚结党，一同打倒在上位的人……像这样的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雷真思考了一阵后……

　　“那么，只要偷懒不出场直到最后一夜，就可以轻易地跟〈元帅〉（Marshal）战斗了吗？”

　　“我不是说过了吗？这是个实力主义的世界。一百名与九十九名会在第一战对擂——乍看之下似乎条件是一样，但是这两者之间绝对不是对等的。”

　　真是充满谜团的回答。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九十九名的人可以拥有像你所说的‘不出场’资格。”

　　“也就是说，我没有那个权利就是了。”

　　“没错，你至少必须站在交战场一个小时才行……唉呀，虽然这也是有例外的啦，不过你现在不需要知道没关系。”

　　“我懂了。也就是说到了隔天，就换成第九十八名拥有不出场的权利——”

　　“九十九名只拥有对付你的时候不出场的权利。也就是说，上位者的意向会比下位者的意向还要优先的意思。而这种状况不只是在‘不出场权’这件事情上而已。”

　　“我有问题。九十九名的人可以选择到最后都不与我战斗吗？”

　　“事情没那么简单。夜会并不是只有一个晚上的事情。如果在跟上位者战斗的时候，下位者插手进来的话，事情会变成怎样？”

　　“二对一……视情况，搞不好会变成更悲惨的状况。”

　　“所以将比自己下位的人在当天晚上就处理掉是最正常的理论。这样一来，就可以一直维持一对一的局面。”

　　这样看来的话，确实，对芙蕾来说，雷真是很碍脚的存在了吧？如果她在跟上位的人对打的时候，雷真一直在一旁晃来晃去的话，她根本没办法集中精神，而且也很危险。

　　那么，难道真的就如夏露所说的，芙蕾是为了要消除雷真，所以才计划要暗杀他的吗？

　　芙蕾的个性软弱，既不残忍也不狡猾。实在不觉得她是那种不惜杀人也要获得魔王宝座的人。不，或许她是有什么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吧……？

　　就在雷真陷入沉思的时候，忽然传来了高格调的钟声。

　　“下课钟响了啊。唉，居然为了这种无聊的杂谈而浪费时间。剩下的部分你就自己自修吧，明天交一份报告上来，要三十页左右的分量啊。”

　　金柏莉在一瞬间就把课本整理好，并且快步走出讲堂。她那潇洒的态度在现在这种时机实在是很可恨。

　　“三十页……真的假的啊？”

　　雷真脸色变得铁青，低头看向借来的课本。

　　要我在明天之前把这么厚的英文专门书读完？还要整理成三十页左右？

　　“……再说，刚刚那段杂谈所用的时间根本就不可能讲完这本课本好吗？就算超认真地讲课也不可能讲完的好吗？”

　　“请提起精神来吧，雷真。夜夜也会帮忙写报告的。”

　　“啊啊……我就靠你了啊，夜夜。超级靠你了啊。”

　　雷真欲哭无泪地收起课本。而在一旁，被雷真拜托的夜夜则是满面笑容，开心地把笔记本阖上。

　　两个人出了校舍，走在通往宿舍的小路上。仿佛在燃烧般的夕阳底下，树荫隧道中一片昏暗，两个人的身影也溶在黑影之中。

　　雷真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地呢喃：

　　“……姐弟、吗？”

　　“是的，伊吕里（注2）姐姐跟雷真一定可以成为一对完美的义姐弟的❤”（2　“雪月花”的“雪”——いろり在本作品的上一集中译为“依洛莉”。为了表现出这个名字充满东洋的感觉，故经过原作者确认后，将译名改为“伊吕里”。）

　　“那种桃色妄想不重要啦。我不是在讲那个，我是在说白天遇到的那两个人。”

　　夜夜因为被雷真说了一句“不重要”而感到丧气。不过，立刻又提起精神，

　　“请问是指芙蕾同学跟洛基同学的事情吗？”

　　“是啊。”

　　“总觉得，他们不太像呢。氛围完全不一样。”

　　“不，他们非常相似。”

　　坚强与软弱，洛基与芙蕾虽然在乍看之下表情似乎完全相反，但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两个人的眼神都没什么活力，也都完全不会笑。

　　“明明是手足，为什么要彼此互斗呢？”

　　“…………”

　　夜夜发现自己说错话了，而渐渐变得意志消沉，用快要哭出来般的声音说道：

　　“对不起……夜夜是……”

　　“笨蛋，你是在沮丧个什么劲啊？”

　　雷真“砰”地一声将手放到夜夜的头上，露出一如往常的笑容。

　　“这世上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兄弟姐妹啊。或者应该说，正因为是兄弟姐妹、吧？”

　　“雷真……”

　　“而且，也有很多事情是要等到失去之后，才会理解的。”

　　语毕，雷真便沉默了下来，陷入沉思。

　　夜夜稍微加快脚步绕到雷真的面前，抬头看向她思慕的对象。

　　“雷真……请问你感到很在意吗？”

　　“是啊。”

　　“请快点睁开眼睛呀！那种东西只不过是两团脂肪块罢了！”

　　“不是胸部啦！我可是被她说要暗杀我了喔？我在意的是那一点啊。”

　　“骗人！请看着夜夜的眼睛再说一次！”

　　“要我说几次都行。那种像气球一样的胸部，我一点都……没有兴趣。”

　　“视线撇开了！‘唰’地撇开了！‘唰’地！”

　　“笨蛋，不是啦。这是那个啦，是眼睛射到夕阳里、脏东西跑进来。”

　　“还吃螺丝了～！”

　　要是被夜夜勒脖子的话可是会吃不消的，于是雷真赶紧奔向宿舍的方向。

　　6

　　正当雷真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受着夜夜严苛的“拷问”时。

　　在学院那道坚固的出入口——〈大门〉内部所设置的一间接待室中，一名绅士坐在沙发上。

　　他的身材瘦瘦高高，充满知性的容貌看起来就像是名研究者。不过，他身上的装扮看起来很时髦，体格也并不瘦弱，因此与一般研究学者给人的印象不太一样，全身散发出的独特氛围比较像是一名演员在装扮一名学者的样子。

　　绅士喝了一口红茶后，将视线望向窗外夕阳下的天空。

　　“……这地方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他眺望着那栋宛如刺入地上的一把剑一样的时钟塔。

　　“一切都跟那时候一样——腐败着。”

　　就在这时，接待室的门传来敲门声后，一名少女被警卫带进房内。

　　那是一名有着珍珠色头发的女学生，还带着一只看起来像狼犬的自动人偶。

　　“呜……请问您……叫我吗，父亲大人……？”

　　女学生用微弱的声音问道。而她的视线并不是看向那名绅士，而是看着自己的脚边。

　　绅士露出柔和的微笑，站起身子迎接那名少女。

　　“不需要那么紧张，芙蕾。我只是来看看情况罢了。”

　　“情况……？”

　　“夜会终于要在明天开始了吧？”

　　芙蕾的身体颤抖了一下，绅士轻轻地将手放到她的肩膀上，

　　“我可是对你非常期待啊。”

　　“我……？不是、洛基……？”

　　“他是个特例，跟那种人互相比较来让自己感到自卑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啊。你的才能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也知道你有多么努力。”

　　芙蕾不安地抬头看向绅士，露出不知道该不该相信那句话般的迷惘表情。

　　“生活费——应该很够用吧。如果你有遇到什么不便，随时跟我说没关系……哦，对了对了，我有礼物要给你。”

　　他将手伸进西装的外套中，拿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十几只狗的影像。有猎犬、梗犬，种类各式各样，不过每一只狗的身上都装着一样的装甲。

　　看到那张照片后，芙蕾第一次露出放松的表情。

　　但是，她那个表情却又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

　　“呜……那个、父亲大人……请问约定好的事情呢……？”

　　“我当然记得，你就放心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吧。只要测试进行得顺利，大家就可以再度共同生活了。”

　　“……是的，父亲大人。谢谢您，带照片给我。”

　　她的那双红色眼睛已经不再迷惘了。

Chapter 2　秘密的片段

　　1

　　大人们总是在谈论着哥哥的事情。

　　“唉呀，说到天全大人的天分啊。”

　　“有如鬼神，简直是神童。”

　　“那样的天赋，百年难得一见呀。”

　　“终有一天可以让赤羽的名号响彻天下吧。”

　　然后，这段对话总是会有固定的接续。

　　“反过来看看雷真大人……”

　　“都已年过十二，依然对傀儡毫无兴趣啊。”

　　“虽然有听闻到他才能也属凡庸，不过如果连意愿都没有，那就毫无希望了。”

　　大家看向我的视线总是冷淡的。失望、轻蔑又带着些许怜悯。

　　面对那些大人们，或许，在我心中的某个部分有着反抗的想法。

　　无聊的自我意识，廉价的自尊心，对拥有绝对天赋的兄长的憧憬，以及，忌妒。我最后被这些东西逼到了绝境，于是逃出了修练场。

　　父亲的个性虽然严格，却也是个知道等待的男人。面对一直以来都无法提起斗志的儿子，他只是在修练场中耐着性子不断等待着。

　　然而，事情总是有个限度。

　　我总是每天前往街上的道场，甚至偶尔还留宿过夜，不愿返家——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就在庭院里的燕子花绽放的时候，他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就让老子看看你埋头修练的武艺有何等能耐吧。”

　　我被叫到修练场，遭到父亲所操纵的三具人偶又踢、又打、又投，整整被痛殴了近一个小时，而我却完全无法还手。

　　以肉体进行战斗的武艺，在父亲的傀儡面前毫无意义。

　　他似乎是为了要让我彻底理解这个道理，好让儿子能够把心转向傀儡之路吧？但是，想当然尔，我也不是那么简单就会乖乖听话的个性。

　　即使被打到连脚都站不起来，我依然当场对着父亲痛骂：

　　“父亲大人，事到如今，我就跟您讲清楚。傀儡这种东西，我一辈子都不会碰的！”

　　父亲的眉毛动也不动，只是无言地俯视着我。

　　他的视线让人联想到严冬富士的冷峻。那双能够支配多具人偶的眼力，虽然年过五十也依然严峻。我忍耐着那足以让人颤抖的视线，拼命地反睨着他。于是……

　　“这里是属于傀儡师的家。既然你是无心操弄傀儡的人，就没有道理继续让你留在这里。”

　　“……一路来感激您的照顾了。”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将手放在地上，对他磕下头后，离开了修练场。接着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整顿行囊，将换穿衣物与被单等等东西装入布囊中——当我回过神来时，发现一脸烦恼的母亲就站在门口。

　　“真的要离开了吗？你接下来要怎么打算？”

　　“没问题的。师父也跟我说过‘到道场来’啊。”

　　“父子俩的个性都一样倔强呢。”

　　母亲“呵”地笑了一声后，露出仿佛是在安抚顽童般的微笑。她不再多说什么，而是帮忙我收拾着行李。

　　就在她送我来到玄关的时候，冷不防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的父亲大人要我传话给你喔，‘不要感冒了’。”

　　瞬间，一股热气涌上我的心头，让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明明一直以来都对这地方如此厌恶，甚至感到厌烦，可是一旦要离开自己生活了十二年的家，要舍弃自己的家人，依然还是让人感到痛心。

　　不过，拖拖拉拉地只会让人感到不快，也与我的个性不合。于是我简单地与母亲道别后，装出一派轻松的样子，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就在我穿过大门，走了一段路后，忽然有个人影慌慌张张地从我背后追了上来。

　　“哥哥！请等等呀！”

　　她大概是在修行途中偷跑出来的吧？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赶过来的正是全身穿着黑子衣装、与我相差一岁的妹妹。

　　那双乌溜溜的眼睛与她的兄长们不同，又大又圆，让人觉得看起来非常文静。妹妹的双眼渐渐变得湿润，像是要缠住我般说道：

　　“哥哥……请问您真的要离开这个家了吗？”

　　“我以后要靠剑与柔道过活，那样比较适合自己啊。”

　　我不习惯感伤的情境，于是用诙谐的语气说着：

　　“就算要叫小狗飞上天也是强人所难吧？不过，你跟我不同，你拥有可以在天空飞舞的才能。”

　　“怎么这样说呢！哥哥您也是——”

　　“你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傀儡师喔，要抱着超越天哥的气势。”

　　妹妹欲言又止了。

　　她非常明白兄长决心坚定——个性倔强——的地方。

　　于是她低下了视线，仿佛是在忍耐着什么一样，颤抖着双肩。

　　最后，她像是无法继续忍耐下去般，抓住了兄长的背后。

　　那感觉是如此逼真，让雷真清醒了过来。

　　2

　　当雷真的背部被触碰的瞬间，他的身体就像是装了弹簧机关般弹了起来。

　　虽然他脑袋还依然昏昏沉沉，但是却反射性地擒服了那名侵入者。

　　封锁对方的手臂，将对方压倒在床上。只要维持这个姿势，就算对方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也没办法轻易挣脱了。要是有什么万一，甚至也可以让对方的肩膀脱臼。

　　抓在雷真手中的手腕很纤细，平滑的触感不像是男人会有的特征。对方的头发飘散出微微的甘甜香气。虽然在昏暗的视线中看不太清楚，不过对方似乎是一名女性。

　　“夜夜，你这家伙！不会学乖，又趁我睡觉的时候袭击我！”

　　“雷真？是夜袭吗？是狐狸精吗？”

　　夜夜听到了雷真的声音，而跳了起来……在对面的床上。

　　“……咦？”

　　那么，在雷真的身体下，拼命地敲着肩膀的少女究竟是？

　　“请再撑一下，雷真！夜夜马上去点灯！”

　　“等等，夜夜。不要点灯——”

　　话还没来得及说完，煤油灯便发出了亮光。

　　在煤油灯的红色火光下，照映出了两个影子：

　　因为关节的疼痛而快要哭出来的、珍珠色头发的少女。

（插图049）

　　以及在一旁着急地来回踱步、有着黑毛的狼犬。

　　夜夜手上的火柴“砰”地掉到地板上，小小的火焰烧焦了地板。在火柴烧尽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开口说话。

　　接着，夜夜打破了令人难以呼吸的沉默：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雷真……明明就一直都不让夜夜进到被窝里去的……现在居然跟其他女人同床共枕……纠缠在一起……！”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那误会怎么想都很奇怪吧！”

　　夜夜的黑发不断蠢动，瞳孔也急速地放大。被煤油灯从下往上照耀的那张脸，正因为带着几分美丽，所以反而比起鬼屋的怨灵还要让人毛骨悚然。

　　“冷静点！这只是单纯的暗杀未遂啊。你回想看看，你当初刚开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也会趁着我睡着的时候偷袭，想要把我杀掉——啊？”

　　雷真的膝盖碰到了某个坚硬的东西。他在芙蕾的腰际发现了‘某样物品’，于是变得欢喜交加，赶紧将那样东西抢了过来，高高举起。

　　“看啊，夜夜！这家伙身上可是藏着一把刀啊，她果然是要来暗杀我的！她只是偷偷摸摸闯进房间来罢了啊！”

　　“呜……那把小刀是……”

　　芙蕾一边啜泣着，一边坚毅地说了——一句多余的话：

　　“如果我的爱被拒绝的时候……准备要拿来自刎用的……”

　　“少骗人啦！那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啊！”

　　夜夜滴滴答答地流着眼泪，不停地哽咽着。

　　“等……等一下，好吗？这是孔明的圈套……好吗？”

　　紧接着，在深夜的龟宿舍中，临死前的哀号响彻天际。

　　“吵死人啦，雷真！你以为现在是几点啊！”

　　过不到几分钟，一名顶着睡帽的男子冲进了房间。

　　在渐渐模糊的意识中，雷真不禁感激着舍监辛勤工作的态度。

　　3

　　“——就是这样，麻烦你转告硝子小姐。”

　　隔天早上，在龟宿舍的一楼大厅。

　　夜会即将在半天后开幕，因此学院内到处充满着高昂的气氛。而在那一片热闹之中，唯独一个人愁眉苦脸地拿着电话筒的，正是雷真。不管是他的脸还是手臂，全都伤痕累累，肿起来的抓痕看起来无比疼痛。

　　“麻烦你们去调查一下芙蕾的身家。虽然我本来是打算自己去进行调查的，但是我光是要对付偷袭就快忙不过来了。”

　　在话筒的另一端，伊吕里叹了一口气。

　　‘也就是说，敌人终于开始用魔法攻击过来了吗？’

　　“不，也不是说受到什么魔法攻击。但是，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就挂掉了。”

　　‘连魔法都没有使用就让雷真大人差点挂掉？对方的实力如此坚强吗？’

　　“不，那个，也不是那样啦，不过你这样说也不算错。”

　　‘我们姐妹之中最擅长护卫重要人士的就是夜夜了。居然连夜夜的〈金刚力〉都无法对付，那真是一名可怕的战士。我明白了，我会传达让主人知道的。’

　　“啊，喂，等等。你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误会——啊。”

　　电话被挂断了，看来伊吕里似乎非常慌张的样子。虽然让对方误会了……不过也没差啦，毕竟雷真自己有感受到性命的危机这件事情也绝对不是假的。

　　他被打了巴掌的脸颊还隐隐刺痛。而造成这些伤痕的罪魁祸首则是连早餐都不吃，想必是到现在还留在房间里啜泣吧？雷真感到心情实在是很沉重。

　　（不过话说回来……真是奇怪。）

　　放下话筒后，雷真陷入了沉思。

　　虽然也不是想自夸，不过雷真的五感比起一般人要敏感得多，甚至不输给从战场上归来的职业军人。就算他睡着了，但是只要发出一点声音，应该就会醒过来才对。

　　雷真的房间非常破旧。要把生锈的门锁打开、把轧轧作响的门板推开、还要偷偷摸摸地接近雷直床边，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芙蕾的手脚很笨拙，实在不觉得她能够办到这种特技。

　　若要说真的能够办到的话——

　　（……魔术？）

　　应该就是一种扼杀气息的魔术吧？提高隐密性的魔术从文艺复兴时代就一直被研究了。当然，她拥有的应该不是这么单纯的魔术，毕竟她在与洛基对峙的时候，拉比曾经射出了一团足以掀起路砖的‘某种东西’。

　　“一大清早就愁眉苦脸的呀。”

　　这种话轮不到你来说啦。雷真一边想着这句话，一边转过头去。

　　在大厅的入口，夏露一脸不悦地站着。

　　灿烂夺目的金发在早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不知道是不是打算要出席周日礼拜，她的身上一如往常地穿着制服。而西格蒙特就坐在她的帽子上。

　　夏露将双手叉在腰际，很了不起似地挺出胸膛。

　　“我可是因为想起了有关芙蕾的一些有名事迹，所以才特地跑来告诉你的。你给我心存感激，然后用心听我说呀。”

　　“你就听她说吧，雷真。这情报可是夏露在宿舍里到处向女学生探听而来的啊。”

　　“给给给我闭嘴，西格蒙特！小心我让你吃生菜沙拉喔！”

　　“真不好意思这么麻烦你。就务必请你说给我听吧。”

　　夏露微微染红了双颊，并咳了一声后，接着说道：

　　“你应该知道D-works吧？”

　　“……D？”

　　“真是傻眼了。你这样也算是这间学院的人偶使吗？”

　　夏露“唉”地叹了一口气。雷真不禁觉得：怎么她好像每天都在为我感到无奈的样子。（吐槽：为没出息的丈夫叹息的妻子）

　　“那是一间近十年来一口气打响名声的新兴机巧工房呀。他们同时也有在进行魔术回路的开发，然后在五年前以〈音压操纵〉（Sonic）的魔术回路取得过专利。甚至还在英国陆军次期主力武器的设计竞赛中获得推荐提名呢。”

　　“那还真是一家前景看好的工房啊。然后呢？那家工房又怎么了？”

　　“那就是芙蕾的背后赞助者呀。芙蕾跟洛基的。”

　　背后赞助者，也就是说，在帮他们出资巨额的学费就是了。

　　“——这么说，难道那两个人所持有的自动人偶是？”

　　“应该就是D-works的新型机种吧？搞不好还是测试机呢。”

　　“测试机？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夜会上让测试机上场？”

　　居然在这种绝不允许落败的对决中，使用稳定性较差的测试机？

　　“喂喂喂，怎么可能会做那种赌博行为啊？”

　　“完全相反。夜会是一场极为残酷的生存竞争——只会产生出一名胜利者以及其他落败者的一种零和游戏。使用一般的手段，未必能轻易地成为魔王。所以就算多少带点赌博成分，也应该会想要将最新的技术投入其中才对。而且……”

　　夏露瞥了西格蒙特一眼，

　　“夜会就是机巧魔术的万国博览会呀，场上聚集了不论新旧的各式优秀机巧。因此只要是能够在这里通用的魔术回路，就一定可以在世界上通用。”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试验场了。”

　　不需要投入战争就可以进行测试，而且回收机体的工作也相对容易且安全。既然这大会也可以兼作测试机的测试，那么最后就算没有当上魔王，也依然有利可图。

　　更何况，如果他们打算接下来要卖给军方的话——

　　以性能展示的目的来说，也是最好的舞台了。

　　“这样说来的话，确实，我的存在很碍事啊……”

　　如果初战就被打败的话，不但无法进行测试，以展示目的来说也是最差的结果了。

　　只要排除掉雷真，芙蕾短时间内就不会再遇上强敌了。

　　若是可以将战斗结果回报，不断进行调整、研究运用方式的话，战斗力也是有可能再强化的。

　　但是——就算是这样，那个芙蕾会不惜计划‘暗杀’吗？

　　夏露沉默下来，露出复杂的表情将脸撇开。

　　“什么？怎么了吗？”

　　“没什么，只是……我听到的传闻都不怎么好呢。”

　　“传闻？有关D-works的？”

　　“像是拿金块贿赂官员，并强硬地让专利通过啦、进行非法的实验啦、议会活动也很没品，听说有很多议员都被他们抓着把柄。身为社长的布朗森甚至是个好色的家伙，把贵妇人们一个接着一个……”

　　夏露“啊”地一声回过神来，

　　“就是一些像〈宾果〉那种三流八卦报纸最喜欢的题材啦，简直无聊透顶。”

　　“顺道一提，那是夏露最喜欢看的报纸。”

　　“给给给我闭嘴，西格蒙特！我可是贝琉伯爵家的夏绿蒂呀！怎么可能会去看那种、没有程度的报纸嘛！”

　　既然身为伯爵家的大小姐，不要去看什么八卦报纸嘛。雷真虽然心里这么想，不过也没说出口。

　　“总之，这样你就明白了吧？说到芙蕾的‘内情’，终究也只是D-works的内情罢了。不管是新机种的测试，还是想获得魔王的宝座都一样。她只是想要在夜会中生存下去，所以才打算把你消除掉呀。”

　　“似乎是这样没错。”

　　“所以没有必要跟她客气，今天晚上就把她打个落花流水吧。”

　　“……你这么一说我才想到，我是今天晚上要出场啊。”

　　雷真又是被报告压得喘不过气，又是突然被袭击的，因此差一点就忘记了。他等待已久的夜会终于要在今天晚上开幕了。

　　夏露眨一眨眼睛，露出一脸不安的表情。

　　“你一点都不紧张呀？真的是有够迟钝……你那副德性真的没问题吗？”

　　“你别担心啦，总会有办法的。”

　　“少自恋了，像你这种变态，谁会担心啦。”

　　夏露“哼”地撇开脸后，就这么转身朝着大厅出口走去。雷真跟在她的背后，护送着她来到宿舍前的庭院。

　　“谢谢你啦，那些情报很值得参考。”

　　夏露依然背对着雷直，小声呢喃道：

　　“护身符。”

　　“嗯？”

　　“我给你的防御印，不要忘记带了，还有手帕也是。”

　　说完这句话后，夏露便快步离开。西格蒙特则是轻轻地摇着尾巴，向雷真道别。

　　“那家伙是我的老妈子啊？”

　　雷真苦笑了一下，并且从怀中取出了一个银色的吊饰。

　　刻有符纹的吊饰在朝阳的照耀下，发出神秘的光辉。光是想到这当中蕴藏了夏露的心意，就让人觉得这吊饰很灵验了。

　　忽然，吊饰发出了青白色的光芒……的样子。

　　透过链条传达到指尖的些微震动，眉间的深处隐隐刺痛，全身充斥着不祥的预感。

　　并不是理性，而是一种本能，雷真感受到一股危险的感觉。

　　紧接着，现实并没有违背他的预感。

　　一颗像炮弹一样的‘某种东西’撕裂着大地、翻动着土壤，朝雷真飞来。

　　4

　　中央讲堂的阳台上，设置着几张优美的桌椅。

　　这里是可以让学生们自由利用并休憩的地方。虽然在平常的时候，这是个学生们聚集而热闹的场所，不过因为现在是周日的上午，所以现场并没有什么人影。

　　而其中一个可以俯瞰龟宿舍的座位上，坐着一名女性。

　　她穿着一件大方敞开着胸襟的特制和服，脸上只化着淡淡的薄妆——然而，却美艳到令人起鸡皮疙瘩。她将烟草装入烟斗的那副姿态，宛如一张画一般优美。手的动作非常优雅，毫无一丝多余，显得无比美丽。

　　她正是人称“硝子”的女性。

　　日本引以为傲的人偶师、绝代的名工——〈花柳斋〉。

　　她的风采以及戴着眼罩也无法隐藏的美貌应该非常地显眼……然而，走过她身边的学生们却连看都不看她一眼，甚至连她的存在都没有察觉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家似乎都‘看不到她’的样子。

　　硝子吸着烟斗，吐出浓烟，最后将烟灰倒了出来。大概是抽了这一次就感到满足了，她并没有继续装入新的烟草，而是一脸舒服地眺望着下面的景色。

　　学院中到处充满着活力。即将成为夜会舞台的广场也已经完成搭建，设置了典礼用的垂幕以及裁判用的天幕等等设施。学生们一刻也静不下来，仿佛在参加祭典般兴奋着。

　　硝子将视线往旁边移动，看到龟宿舍的古老外墙。而在宿舍前方，则是一条通往主街的树荫隧道。在没怎么经过修剪而显得茂密的树林中，硝子看到了一个唐突的〈白〉点，于是将视线停了下来。

　　那是一名少女的发色。

　　一名拥有珍珠色头发的独特女学生就站在树林之中。

　　她将双手高高伸向天际，集中着魔力。那是为了达到精神统一的一种基础魔法训练法。看来她似乎是选在没什么人烟的地方独自进行着训练的样子。

　　硝子眺望着那名少女过了一阵子。

　　突然，她察觉到某件事情，于是将手伸向眼罩。

　　拨动转盘，让镜头“喀嚓、喀嚓”地开闭，三面透镜一面接着一面地替换着。硝子利用其中的一面红色透镜观察那名少女。

　　大概是看到了什么东西，于是硝子沉思了一阵后，叹了一口气。

　　“……原来是那样，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她露出了怜悯的眼神。

　　就在此时，一名高挑的女性走过硝子身边。

　　红色的头发绑在头上，教官服的上头披着一件白衣。

　　正是雷真的指导教授——金柏莉。她蓝色的眼睛转向硝子的方向——接着，

　　刹那之间，两个人本来不应该交会的视线交会了。

　　金柏莉并不停下脚步，而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地与硝子擦身而过。

　　就在她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后，

　　“呵。”

　　小声地窃笑了一下。

　　硝子也露出了微笑后，再度将视线转回树荫隧道。

　　就在那个瞬间，在硝子的视线前方，一股巨大的魔力膨大起来。

　　5

　　面对往自己飞来的东西，雷真完全无法理解它的原形。

　　空气扭曲着，并且发出脉动。如果真要形容的话，那就像是一把没有实体的刀刃。肉眼无法辨识的刀刃一层接一层地重叠、旋转，一面翻动地面一面往前冲刺！

　　被看不见的‘某种东西’掀起的土砂，其直径有将近一公尺宽。如果被它攻击到的话，雷真一定会被碎尸万段吧。

　　雷真的身体这时已经做出了动作，像蝗虫一样跳跃起来。

　　他使出浑身的力量，与‘某种东西’拉开一段距离并闪躲开来——他原本是如此认为的，但是魔术波及的范围却比起他眼睛所看到的还要来得广。

　　雷真的左手“啪！”地一声受到一阵轻微的冲击，制服的袖子也被切开了。

　　感觉很钝，并没有感到任何疼痛。然而，雷真依然决定不使用左手，而是用右半边的身体进行着地。他在地上翻转了一圈后站起来，毫不松懈地摆起架式。

　　究竟这是谁做出的行为，雷真已经心中有底了。毕竟这个魔术，他之前已经看过一次。

　　对方终于变得毫无顾忌，开始使出强硬手段了吗？如果真是如此，那就糟了。在夜夜赶来之前，自己究竟有没有办法支撑下去……

　　“不可以！拉比，坏坏！”

　　但是，袭击者似乎并没有攻击雷真的意思——或是余力——的样子。

　　芙蕾抱住了拉比，拼命地想要阻止它。

　　从她的全身散发出连人类肉眼也清楚可见的魔力。不过，那看来并非她自发性的行为。因为芙蕾非常狼狈地用全身抓着拉比的脖子。

　　拉比的样子显然不太正常。

　　首先，它的眼神不太一样。平常圆滚滚的眼睛，现在却像是一只狰狞的野兽。它露出尖牙、滴着唾液、用嗜血猛兽般的表情狠狠瞪着雷真。

　　是事故？是机巧上的异常？

　　“喂、快让开！”

　　雷真强硬地把颤抖着身体、转过头来的芙蕾从拉比身上拨开，于是拉比朝着雷真的喉头飞扑而来。不过雷真却将自己的身体往后一倒，利用巴投（注3）的技巧将它往上踢开。（3　柔道真舍身技之一，利用后仰蹬腹将对手向后摔开。）

　　雷真接着翻滚身体趴在地上，将手伸向腰际的吊带。接着拔出一个圆筒状的容器，单手将安全栓拉开。在拉比着地、鼻头朝向雷真的瞬间，将握在手中的东西朝它丢掷出去。

　　容器“碰！”地一声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接着产生了像是狠狠揍了一拳般的冲击以及暴力性的闪光，让视野激烈摇动。

　　芙蕾双眼转着圈圈，仰天倒下。而拉比也往后退了两、三步，“啪”地应声倒地。

　　雷真一遍将烟雾挥散，一边缓缓站起身子。

　　他首先将芙蕾抱起，轻拍着她的脸颊。

　　“喂，振作点，你没事吧？”

　　“呜……呜？”

　　芙蕾飘忽的视线逐渐稳定下来，视野缓缓对焦。就在下一秒，芙蕾全身跳了起来。

　　“拉比！拉比！”

　　“别担心，刚刚那只是晕眩弹，不是杀伤用的。”

　　芙蕾将拉比抱起。不久后，缓缓抬起头的拉比露出呆滞的表情，歪了一下头后，用鼻子嗅着芙蕾的味道。

　　它恢复成平常的笨狗——不对，拉比了。

　　芙蕾搂住拉比的脖子，紧紧地抱住它。

　　然后，像是想起什么事情一样转身面向雷真，有礼貌地低下头。

　　“谢不起……！”

　　她应该是指“谢谢＋对不起”吧？

　　“我是搞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啦，不过刚刚那样的处置没问题吧？”

　　“嗯，谢……呜？”

　　“怎么了？”

　　“……受伤、了。”

　　芙蕾凝视着雷真的左手臂。

　　他左手的伤口比料想的还要深，皮肤整个裂开。只是稍稍擦到而已就已经这么严重了，如果那时候是被直接击中的话，应该会连骨头一起被切断吧？

　　芙蕾将手探到腰后，“啪”地一声打开小包包，拿出消毒药水以及OK绷，熟练地为雷真进行紧急处理。

　　“不好意思喔。话说回来，你居然会随身带着那种东西啊？”

　　“我……常常会……受伤什么的。”

　　“毕竟你笨手笨脚的嘛。”

　　“笨手笨脚……”

　　芙蕾似乎是受到了打击，而不断反覆说着“笨手笨脚……”。

　　“然后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刚刚那是啥？”

　　芙蕾突然闭上嘴巴，低下头。

　　“那不是你故意针对我攻击的吧？为什么魔术被启动了？”

　　“呜……对不起。”

　　她的双眼溢满了泪水。

　　“别哭啦，我也不是在生你的气啊。”

　　“你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啦。”

　　“你生气了……”

　　“我就说我没生气时。我只是有点在意而已，毕竟那样子很奇怪。”

　　芙蕾紧闭着双唇，沉默不语。于是雷真只好叹了一口气说道：

　　“事到如今，你就把全部的事情都说出来吧。我虽然是个坏人，不过也不是什么魔鬼啊。虽然我没打算弃权，也没打算要输给你，不过至少，我可以多少关照你一下。”

　　芙蕾表现出一脸迷惘的表情。她的视线在半空中飘移着、又转回正面、不安地抬头看向雷真。”

　　但她依然还是放弃说明了，或许是感到害怕了也不一定。

　　“话都到嘴边了，不要又吞下去啊。说出来啦。你为什么非要暗杀我不可？你到底抱着什么困扰？还有，你跟〈剑帝〉之间到底是为了什么要——”

　　“抹杀掉她吧，雷真。”

　　突然，别的声音插了进来。

　　似乎是因为太过专注在芙蕾的表情上，雷真完全没有注意到她走近身边。

　　夜夜的身影像幽魂一样缓缓出现。

　　接着她像是被逼急了一样，连环炮似地说着：

　　“既然她都已经使用机巧魔术攻击过来，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暗杀者了。请快点命令夜夜一句‘打倒她’吧，夜夜会把她打得落花流水的。”

　　“……话虽然是这么说啦。”

　　“请快点做出决断吧！再这样下去的话真的会很危险的！雷真——”

　　“你不用担心我的事情啦。”

　　“会被那两团脂肪块诱惑成废人的……！”

　　“嗯，你把真正在想的事情说出来了喔？”

　　“总之！狐狸精就应该要全数歼灭——啊～！”

　　当夜夜发现的时候，芙蕾已经与她拉开了距离。

　　她紧抓着拉比的背部，飘荡着围巾，越离越远。不知道是因为芙蕾的手脚意外地很灵巧，还是因为拉比的技巧很好的关系，就算是芙蕾维持着那样的姿势，也没有被拉比甩下来。

　　现场一阵尴尬的沉默。

　　不久后，夜夜开始啜泣起来。

　　眼泪扑簌扑簌地流下。魔力擅自发动，让落下的泪水立刻结晶化，变成一颗颗坚硬如钢铁的水珠。

　　“喂，别哭成那样啊，你有哪里在痛吗？”

　　“真是太过分了，雷真……居然把夜夜丢在一边，还跟她两个人私下幽会……”

　　“我可是差一点就失去一只手了好吗？这种幽会方式我连听都没听过好吗？”

　　呜呜咽咽、呜呜咽咽。夜夜完全在闹别扭了，连日来的骚动再加上昨天晚上发生了不少事情，让她变得比以往更加不安定。

　　要是因为这种事影响到今晚的初战，雷真也会很困扰。虽然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还是只能尝试着要逗搭档开心起来。

　　“唉呀，你不要生气了嘹。我是个三流的人偶使，一切的事情都要依靠你了啊。”

　　呜呜咽咽，看来这次比以往还要难缠的样子。

　　“……那你说、究竟要我怎么做你才会消气？”

　　瞬间，夜夜的眼睛发出了闪亮亮的光芒。

　　糟了——当雷真这么想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夜夜将双手握在胸前，闭起眼睛，轻轻地将脸靠近雷真。

　　……这姿势，难道说？

　　是要我、接吻吗？

　　雷真背部流出了冷汗。非常不巧的是，四周开始聚集起围观的人了。他们大概是听到刚刚的骚动而前来查看情况的吧？而且还不只这样，这里可是宿舍的正门前，从每扇窗户都能感受到射向雷真他们的视线。

　　“雷真……快点……❤”

　　夜夜发出甜腻的声音撒娇着。

　　怎么可能在人群之中做那种事情啊！雷真虽然心中这样想着，可是如果无视她的话，等一下就会变得很恐怖，真的会变得很恐怖。

　　雷真不断地流着汗水，像一只被镜子照到的青蛙一样僵直着身体。

　　就在这时，他忽然感受到了某个人的气息。

　　那个人无声无息地偷偷靠近过来。好快，这不是人类能够做到的速度。当雷真察觉时，对方已经贴到他的背后了。

　　某个东西“咚！”一声击中他的背部。

　　如果那是凶器的话，雷真现在应该已经没命了。

　　“雷真！好久不见了！”

　　从雷真背后抱住他的，是一名轻飘飘的少女。

　　看到那名少女天真无邪的笑脸，雷真跟夜夜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小紫！’

　　6

　　询问了要喝什么后，小紫便回答了一声：“牛奶！”

　　在宿舍的房间中，小紫露出一脸微笑，愉快地环顾四周。

　　她脸部的造型与夜夜非常相似，都是几乎让人会停止呼吸般的秀气——但是，与其说是美丽，她的造型反而更让人感到可爱。无忧无虑的表情加上绑在左右两边的枫红色头发，跟夜夜比起来，她更像是个小孩子。晃着双脚、开心地等待着牛奶的样子，可爱到让人会联想到一只小猫。

　　雷真之所以会莫名地感到心痛，是因为她刚才飞扑到身上来的行为，让他联想起过去一段痛苦的记忆。

　　雷真从餐厅领取了今天早餐的牛奶，并请人将它加温后，端给了小紫。

　　“你是不是稍微变大了啊？”

（插图069）

　　“嘻嘻，雷真发现了呀？要不要揉揉看？”

　　“不要把胸襟敞开！我不是说胸部，是身高！”

　　“因为精塯的分裂终于安定下来了呀，所以我就长高到原本设计的平衡高度了。”

　　“呃？虽然我搞不太懂，不过你应该很快就会跟夜夜一样了吧？”

　　“如果雷真愿意帮我揉的话，搞不好会变得比姐姐还要大呢❤”

　　“不要再讲胸部了！回到身高的话题来！”

　　“如果是身高的话，因为我已经进入安定期了，所以不会再长高了喔。”

　　“安定期？”

　　小紫用双手握着马克杯，“呼——呼—〡”地吹着气。

　　“也就是说我已经是‘大人’的意思啦～。已经可以当雷真的新娘子了呦❤”

　　“呵呵呵，小紫真是爱开玩笑呢，呵呵呵。姐姐有些话要对你说，你过来坐好，小——紫——！”

　　夜夜“碰！碰！”地拍打着加高榻榻米。

　　“住手，夜夜。别把好不容易加装的加高榻榻米弄坏了。”

　　“就是说呀～，姐姐那么粗暴的话，可是会被雷真讨厌的呦～”

　　夜夜忽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全身僵硬起来。

　　“怎么会……雷真……难道你……讨厌夜夜……？”

　　看来事情似乎又越变越复杂了。雷真虽然感到一阵头疼，但还是决定先无视夜夜了。

　　“然后呢？硝子小姐怎么说？”

　　“雷真是想知道那个叫‘芙蕾小姐’的人的事情吗？”

　　“没错——等等，我刚刚才打电话过去的喔？这么快就有结果了啊？”

　　“雷真今晚不是会因为夜会的事情变得很忙吗？所以说，我们就提早行动了。”

　　小紫若无其事地说着。但是，事情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军方应该是为了什么雷真不知道的理由，事先就已经在调查芙蕾了才对。

　　小紫她……并不是因为收到了雷真的请求才过来的。

　　应该是原本就有预定要前来。

　　难道说，用不着等到雷真发出求教讯号，硝子就已经调查好芙蕾的背景了？

　　“既然你会特地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就表示必须要用上你的力量了对吧？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前往某个地方？”

　　“真不愧是雷真，理解力真好。”

　　小紫露出天真无邪的微笑。

　　“军方也还没有完全掌握情报，不过，只要去到那里，不论是关于芙蕾小姐的事情，还是军方想知道的事情，全部都可以查清楚了喔。”

　　也就是说，军方是想要利用雷真去探查D-works的内幕就是了，搞不好是跟英国军方相关的机密也不一定。

　　雷真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刚才拉比的样子。露出尖牙的狰狞表情，还有失控现象。那个犬型自动人偶应该有什么内幕才对。

　　“简单讲，这是军方的命令就是了。我明白了，那我们就出发吧。”

　　“请等等呀，雷真。还有不到半天的时间，夜会就要开始了呀！”

　　夜夜一脸担心地插话进来，而雷真则是笑着说道：

　　“我是军方的走狗，密探才是我本来的职业。契约的内容不就是这样吗？”

　　“可是……不，夜夜明白了。”

　　夜夜像是要挥去心中的不安般点点头，然后露出下定决心的眼神，

　　“请让我同行吧，雷真。只要是雷真要去的地方，哪怕是浴池之中。”

　　“不要进到浴池来啊。”

　　“姐姐不可以跟过来啦～”

　　小紫喝着马克杯里的牛奶说道：

　　“这次的命令是要我跟雷真两个人单独行动的。”

　　“怎——怎么这样！”

　　“那就走吧～！”

　　小紫把马克杯放下后，挽住了雷真的手臂。那动作仿佛就像是妹妹在向哥哥撒娇一样。当然，夜夜也不可能默不吭声：

　　“请、请、请等一下，雷真！夜夜也要一起去！”

　　“不行，好好想一下发生万一的时候吧。如果你出了校门的事情曝光的话，你可是会被英国政府没收，搞不好我们以后都再也见不到面了。我可不愿意那样。”

　　“雷真……原来你这么在乎夜夜……❤”

　　“而且，这是硝子小姐的命令啊。”

　　啪嚓！

　　“又是硝子、硝子、硝子……！如果硝子说要你去死的话，你就会去死吗？”

　　“笨蛋，我说你啊，那种事情……我想想……”

　　“请不要犹豫呀～！”

　　面对又哭又闹的夜夜，雷真将手“砰”地放到她头上让她安静下来。

　　他就像过去对年幼的妹妹做过的一样，轻抚着夜夜的头发，温柔地说道：

　　“我马上就会回来了，你就乖乖等着，知道了吗？”

　　“是……是的❤”

　　夜夜的表情一下子就变了。她染红双颊，开心地点点头。

　　“那我们走吧，小紫。”

　　“OK～。那么，请雷真灌满我的体内吧！”

　　似乎是对小紫的这句台词起反应了，夜夜不禁用力地睁开瞳孔。

　　“只是要隐藏我们两个人而已，需要那么多魔力啊？”

　　“因为需要强力进行呀，不只是视觉而已，连听觉跟嗅觉都要无效化呢。”

　　“居然要同时欺瞒眼睛、耳朵跟鼻子啊？还真是慎重。”

　　“对人类来说，那会完全变成隐形状态呦。就算我们现在在这里做色色的事情，姐姐也不会察觉呢❤”

　　夜夜像只金鱼一样开阖着嘴巴，性急的泪水早已经溢了出来，肩膀还喀哒喀哒地颤抖着。雷真刚刚才好不容易把她安抚下来的，这下全都白费了。

　　“等等……夜夜，你能明白吧？小紫只是打个比方好吗？”

　　“呜……”

　　还是赶快开溜为妙。于是雷真使出了魔力，注入小紫的背部。

　　魔术回路〈八重霞〉被启动了。虽然详细的构造雷真并不清楚，不过将控制的事情全部交给小紫负责后，魔术便正常地发动了。这就是机巧魔术方便的地方。

　　不久后，夜夜注视的焦点发生了变化，穿透雷真的身体。

　　虽然雷真的影子还是映照在夜夜的眼睛上，但是夜夜已经完全看不到雷真了

　　“来，我们走吧～！”

　　小紫发出的声音，夜夜似乎也没有听到的样子。当然，他们走出房间后，那个效果也依然持续着。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住宿生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察觉到这两个人的身影。不管是颜色、声音、甚至连气味都没有感觉到的样子。

　　雷真为了不要跟他们相撞而走在走廊的角落，一路来到宿舍外头。

　　一边走着，小紫忽然“嘻嘻嘻”地笑了起来。

　　“雷真果然很善良呢～”

　　“什么啊，你干嘛突然说这种话……才不善良，甚至还是个残酷的家伙。毕竟我可是利用夜夜，在进行自己的报复行动啊。”

　　“呵呵。”

　　小紫莫名其妙地继续笑着，那张侧脸看起来非常开心。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

　　“就是呀……孤儿院！”

　　“孤儿院？”

　　接着，小紫继续说道：

　　“就是芙蕾小姐的‘家’喔！”

Chapter 3　无聊的问题

　　1

　　就算知道不会被看到，但是雷真在走出学院大门的时候，身体还是忍不住紧张起来。

　　虽然他自己是可以轻易通过大门，但是现在身旁还有小紫。雷真不禁担心着墙上堞眼后面的铁炮铳会不会开枪射击。

　　还好，枪口始终都保持着沉默。

　　出了校门后，走了一小段路，便看到一辆汽车停在路上。

　　“那就是军方的车喔～，快上车快上车。”

　　雷真被小紫拉着手，坐进了车内。驾驶员似乎已经预先知道该怎么做，靠着车体的摇晃知道‘有人’坐上车后，就立刻驱车出发了。

　　车子穿过市街，开往郊外。就在经过铺设道路的尽头时，太阳被云层遮盖下起了小雨，农村道路立刻变得一片泥泞。

　　大概是为了避免启人疑窦，车子在还没看到目的地〈孤儿院〉之前就停了下来。

　　雷真在小紫的带领下，徒步行进了一段路。

　　接着，眼前出现一户看起来像是富裕农家的建筑物。

　　两栋相连的双层建筑是用石头建造，外观相当精致。领地中还有一座很高的饲料在储藏库，以及一间木造的家畜小屋。

　　“牛舍？那是牛舍吧？”

　　“嗯，可是完全没有牛的味道呢，”

　　小紫闻了一下味道，确实没有牛粪的臭味。

　　“怎么看都不像是孤儿院啊，真的是这里没错吗？”

　　“是这里啦～，从硝子住的旅馆方位四三.一八九度、距离二三.五四六公里。”

　　小紫并没有说错。领地的入口立着一个看板，上面确实写着‘孤儿院’。根据底下的说明，这里的管理员是附近的修道院。

　　两个人通过看板旁边，进到领地后，立刻就看到了一栋粗糙的小屋。

　　大概原本是供佃农休息的地方，里头正坐着一名负责看守的男人。当然，他并没有察觉到雷真与小紫，而是一边打着呵欠，一边眺望农村道路。

　　雷真看到男人身旁放着一把猎枪。

　　（戒备还真森严啊。）

　　这一带的治安并不坏，根本没有设置看守人并且武装戒备的必要。

　　雷真一边感到不解，一边走向位于领地深处的建筑物。

　　走近一看，真是一栋雄伟的建筑。不止规模巨大，而且还很坚固。建造这栋建筑物的人想必相当有钱。

　　不可思议的是，建筑物的窗户上居然架着铁格子。

　　“啊，看呀，雷真。小狗狗！”

　　雷真被小紫扯了扯上衣，于是看向牛舍的方向。

　　从巨大的入口可以看到牛舍里面设置着用铁网架成的笼子。可是里头饲养的并不是牛，而是狗。

　　小紫心痒难耐地想要过去一探究竟。她的个性有些奔放，如果放着不管的话，就会像蝴蝶一样到处乱飞。雷真只好无可奈何地走向牛舍的方向。

　　大丹狗、黄金猎犬、德国猎犬、杜宾犬、牧羊犬，另外还有它们的混种混杂在里面。全都是会被拿来当作警用犬或是军用犬的犬种。它们的毛色没什么光泽，脚上及肩膀都装着铁甲。

　　看来，这些应该都是自动人偶。

　　虽然犬种不同，不过应该都是拉比的同型机吧？

　　雷真走进牛舍，小紫则是紧贴在铁网上。但是犬只们依然继续睡着，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两个人。看来它们的启动程度似乎比较低的样子。当然，就算是处在完全启动的状态，小紫的隐形能力应该也还是能蒙骗它们的感觉才对。

　　“好好喔～，好可爱呦～，好想养喔～”

　　小紫虽然把手伸进铁网的缝隙，想要触摸它们，但是手却不够长。

　　就算被小紫白皙的手触碰到，犬型自动人偶也依然没有睁开眼睛。而它们一跳一跳地颤抖的眼皮以及耳朵，看起来就跟真的狗一样。

　　突然，一股强烈的异常感让雷真僵住了。

　　怎么回事？这些家伙如果是自动人偶的话——会不会太逼真了点？

　　它们跟洛基的自动人偶——革鲁宾是利用完全相反的理论做出来的。真要说起来的话，跟夜夜还比较相近，是追求生物逼真的感觉而做出来的自动人偶。

　　（有必要做得这么像狗吗？）

　　如果是要做为军事用途的话，总觉得应该要更像个机械会比较‘适合’啊。

　　雷真一边歪着头思考，一边往建筑物的深处前进。

　　在屋内的最深处，有一间石造的小房间。

　　只有这里看起来莫名地坚固。厚重的门板用钢铁制成，而且还被施加了魔术封印，小窗子上也架着铁栏杆。雷真正想说这看起来似乎像什么东西，就忽然想到了。

　　——是监牢。

　　“雷真，怎么了吗～？很在意那边吗～？”

　　“打开来看看吧。”

　　“咦——！如果移动门板的话，小狗狗们就真的会发现的呀！”

　　“这看起来并没有施加警报结界。只要安静地打开它，然后照原样关上就没问题了。”

　　雷真从包包中拿出工具，准备将锁打开。雷真所发出的声音并不会被第三者察觉到，因此就算他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犬只们也没做出反应。

　　随着“喀”地一声清脆的声响，门锁便被打开了。

　　于是雷真轻轻地推开门板。

　　“……空无一物？”

　　可是房间里却一个人都没有。

　　雷真与小紫两个人静静地潜入房间，并且悄悄地关上门板。就在这时——

　　“有什么事情吗，小子？”

　　突然，耳边传来了声音。

　　2

　　一栋三层楼的雅致洋房，就建在森林的旁边，看起来宛如什么贵族的别墅般。

　　这栋外观优美的建筑物，正是狮鹫女子宿舍。是只有成绩优秀的女学生才获准入住的地方。

　　而在那栋宿舍的三楼，西格蒙特正眯着眼睛坐在一扇窗户边。

　　它正在做日光浴。虽然历书上的日期已经接近夏季，不过吹拂的风依然带有凉意，甚至会让人感到寒冷。然而，西格蒙特依然舒服地伸展着翅膀。

　　“西格蒙特——”

　　突然，从下方传来呼唤的声音。

　　西格蒙特往下面一探，便看到一名黑发少女正抬着头望着它。

　　全身穿着华丽和服的东洋自动人偶。她的外观看起来非常精致，与人类没什么两样。

　　西格蒙特从窗边一跃而下，飞舞着降落到地面上。

　　“怎么了，夜夜？你居然自己一个人，还真是稀奇。”

　　“夏绿蒂小姐呢……？”

　　“在睡觉。她昨天晚上似乎没睡好的样子。”

　　而原因就在于夜会。明明不是她自己要上场战斗，夏露却感到非常紧张。当然，应该就是因为她在担心雷真的关系——不过西格蒙特觉得这种话并不需要对夜夜说明。

　　夜夜似乎也没什么余力去注意那样的事情，而是低下头露出一副沮丧的样子。

　　“唔，你似乎没什么精神啊。发生什么事了？”

　　夜夜默不吭声地紧紧抓住和服下摆。

　　“总之，你先坐下吧。”

　　西格蒙特指一指庭园里的长凳。于是夜夜照着它说的，轻轻坐在上面。

　　西格蒙特拍动翅膀，来到她的旁边。

　　“怎么啦？你应该是有什么事情想找我讨论吧？”

　　夜夜依然不回答。西格蒙特也别无他法，只好试着说说其他的事情：

　　“雷真怎么了？”

　　这次有反应了，夜夜犹豫了一阵子后……

　　“他有点事情……出去了。”

　　“原来如此，是去调查芙蕾的事吧。”

　　夜夜的脸上露出被刺痛的表情。

　　“果然是这样。所以说，你才会这样坐立难安对吧？”

　　“没办法时……明明夜会就快要开始了呀。雷真是为了参加夜会，才远渡重洋来到这里的。在这么重要的时候，就算是因为命令……而且，雷真对狐狸精的态度太天真了，他明明差一点就被那女人杀掉的说……！”

　　夜夜满是抱怨的语气渐渐失去力气，最后戛然而止。

　　她并非感到生气，只是因为被忌妒与不安翻弄着，而觉得痛苦。

　　那就跟人类的少女会露出来的表情是一样的。

　　忽然，夜夜改变了声调，小声地呢喃了一句：

　　“请问，西格蒙特有想过、希望成为人类吗？”

　　“唔，真是个无聊的问题——虽然用这种话一语带过是很简单的事情，不过从你的语气听起来，你很想变成人类对吧？”

　　“人类的女孩子……太卑鄙了。夜夜如果……也可以成为人类的话……！”

（插图083）

　　夜夜低下头，眼角浮现泪水。

　　“如果你是人类的少女，就没有办法守护雷真了吧？”

　　“————————！”

　　“没办法在枪炮面前保护他，更没有办法成为他的枪炮。”

　　夜夜紧咬下唇，一脸痛苦地凝视西格蒙特。

　　“你是一具非常优秀的自动人偶，搞不好是独一无二的高性能机。我虽然不清楚那男人的目的是什么——但要完成那个目的并不简单，所以他才会想要坐上魔王的宝座吧？而他之所以会把你放在身边，正因为你是他参与夜会非常必要的存在，不是吗？”

　　“…………”

　　“你所承担的任务，是其他任何少女都无法获得的东西。同时他所需要的，也非随处可见的普通少女，而是像你一样的存在啊。”

　　西格蒙特像是在进行确认般，向夜夜问道：

　　“就算这样，你还是想要成为人类吗？”

　　“夜夜觉得……”

　　夜夜低下头来，挣扎着。

　　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她难过地皱着眉头，并露出笑脸说道：

　　“……还是、做个人偶好了。”

　　那是一种充满悲伤、却又带着些许开朗、会让人感到心痛的笑容。

　　“就算雷真的心没有向着夜夜，夜夜也依然会为雷真立下功劳。就算雷真被人类的女孩子迷得神魂颠倒，就算他完全不在乎夜夜的事情，就算他跟狐狸精牵手、接吻、揉胸部……！”

　　夜夜“啪叽啪叽”地握碎长凳、抓断椅背。

　　“冷静点，不要破坏学院的公物。”

　　“夜夜果然还是没办法看开呀！”

　　怒发冲冠，仰天长啸。

　　“唔……虽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

　　西格蒙特虽然被她那股充满怨念的魄力吓得倒退了几步，仍继续说道：

　　“你不但已经非常像个人类，而且雷真也是一个对待人偶很公平的男人。就我看来，他之所以没有对你动心，应该……不是身为人类或人偶的问题。”

　　夜夜呆呆地歪了一下小脑袋。

　　“请问那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虽然这很难启齿，不过应该是因为你在个性上有点那个——快退下！”

　　“咦？”

　　来不及了。伴随着“轰隆！”地一声巨响，夜夜被某样东西直击身体。

　　仿佛是被巨大的槌子敲打身体般的冲击。

　　大量的血液宛如喷泉般飞散，夜夜的身体撞破了长凳，被击飞到了遥远的后方。

　　3

　　像是雷电一般的战栗流过雷真的背脊。

　　那虽然只是呢喃般的微小声音，但是却很明显地带着敌意。对方就在——正上方！

　　雷真反射性地往前跳出，在地板上翻滚。

　　接着他转回身体，抬头一看。出入口上方的突起物上，一团黑影坐镇在那。

　　“……拉比？”

　　那是一只狗。双耳直直地竖立，有着像狼犬一样的外观。

　　小紫似乎也被吓到了，睁大着双眼说道：

　　“狗狗、说话了……？”

　　“没错，我是一只狗。毫无疑问。”

　　那只狗冷漠地俯视着两人——不对，很不可思议的是，它的双眼居然紧闭着。虽然厚实的眼皮并没有睁开，但是，它却很明显地是在注视着雷真与小紫。

　　“不过，这跟那是两回事。就算是一只狗，住处也应该要受到尊重才是。你们没得到许可就闯入我的领域，居然连声招呼都不打吗？”

　　它的声音像是老婆婆一样沙哑，说话的方式也很老成。

　　刹那之间，雷真觉得它跟西格蒙特有点相似。但是，西格蒙特虽然充满知性，感觉却还年轻，这只狗的生命力则已衰竭，宛如一名风中残烛般的老人。

　　雷真仔细地观察对方后——松懈了架式，并向它鞠躬。

　　“真是不好意思。我叫赤羽雷真，是从日本过来的。”

　　“等一下呀，雷真！”

　　小紫不禁慌张了起来。而老犬则是“喔？”地发出感叹的声音。

　　“真是有勇气呢，小子。侵入者居然自己报上名字来了？”

　　“看来你会说话啊。”

　　“我的知能与声带跟人类是一样的。虽然不知是幸还不幸。”

　　“你能说话还真是帮上大忙了。为什么你可以识别出我们的存在？”

　　“还真是豪迈的小子啊，侵入者居然想要问出对方魔术的秘密？”

　　“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那当然是再好不过啦。”

　　老犬愉快地看向雷真——不，它的眼皮依旧没有睁开。不过，它却将鼻头对准雷真与小紫，‘像是在打量般’上下摆着头。

　　接着，老犬很干脆地回答了：

　　“因为我拥有特别的感知能力。”

　　“但是，小紫的隐形能力是很完美的。你应该无法接收到我们的身影或声音才对。”

　　“被动知觉应该是没办法察觉吧。但是，我拥有的知觉是主动的。”

　　“主动？”

　　雷真虽然歪着头，不过小紫似乎已经理解了。她慌张不安地环顾着四周。

　　“看来，那边的小姑娘似乎理解了呢。”

　　老犬露出了尖牙。该不会……是在笑吧？

　　“用不着担心，小孩子们都还在睡觉。”

　　“小孩子？在外面的那些犬型自动人偶是你的小孩吗？”

　　“有一部分是，有一部分不是。就如你刚刚脱口说出的一样，我是包含拉比——那是我真正的儿子——在内的〈加姆〉系列的原型样品。”

　　“……〈音压操纵〉（Sonic）的魔术回路。”

　　“喔？你知道得还真多呢。没错，我们体内装着〈音压操纵〉（Sonic）的魔术回路。我只要朝你们放出声音，再根据反射回来的波长变化，就能看见世界、听见声音。”

　　听到这边，雷真突然灵光一闪。

　　“你是禁忌人偶吧？”

　　“说‘禁忌’还真刺耳呢。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

　　“因为这附近并没有什么人偶使，可是，你却在使用魔术。而且，还很灵巧地用来代替自己的眼睛跟耳朵。另外，你刚刚说拉比是你的‘儿子’，那应该是指活体零件的事情吧？”

　　“呵呵，看来你也不完全是个笨蛋……”

　　老犬的气魄改变了。它放出冰冷得像刀刃般的杀气，接着说道：

　　“只要我稍微吼叫一声，你们的情况就会变得非常危急了。怎么办呢？”

　　雷真却“呵”地笑了一声。

　　“……有什么好笑？”

　　“毕竟你讲得太过悠哉了啊。如果你真的有那种打算的话，早就做了。”

　　“————”

　　“但是，你现在却为了不要造成其他狗的骚动而放低音量，还在为我们着想。这要怎么解释？”

　　“……果真是个胆识过人的小子啊。而且，头脑也很灵活。”

　　老犬苦笑了一下后，用爽朗的声音回答：

　　“我早就已经预定要被废弃了，虽然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而且，我还被幽禁在这种地方。因此我可没有必要再跟这建筑物中为所欲为的那群家伙讲义气了啊。”

　　“废弃？为什么？”

　　“真无聊的问题呢。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因为已经没有继续维持我的必要了啊。要维持我的生存，需要花上相当的经费——”

　　“别开玩笑了！”

　　小紫颤抖了一下身体，缩到一旁。而老犬也是一脸惊讶地睁开慵懒的眼皮，瞪大双眼。

　　“……抱歉，我太激动了。”

　　雷真摇摇头自嘲着。

　　“我的个性似乎不太跟得上时代啊。说什么效率还是经费的，我只要听到那些数字就讨厌。尤其是，听到有人用数字在衡量活着的东西。”

　　小紫的眼眶发热，老犬也是笔直地凝视着雷真。

　　那两个人的视线刺得雷真很痒，于是他接着将心中的想法脱口而出：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

　　“……你说什么？”

　　“在这种喘不过气的小地方度过余生也很无聊吧？只要你跟我走，至少可以过一段不无聊的时光啊。毕竟今晚开始会有一场祭典。”

　　老犬认真地盯着雷真，然后“呵呵”地笑了出来。

　　“真是个有趣的小子啊。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入侵这里的？”

　　“其实，我被一个叫芙蕾的女人盯上了性命，差一点就被她暗杀了啊。”

　　老犬的表情突然改变了。它露出利齿，摆出像是要扑咬雷真般的表情。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跟那小姑娘是什么——不，为什么那小姑娘必须要做出那种事情不可？你对她做了什么？”

　　“我也很想知道原因。而我想说只要到这里来看看，应该就能搞清楚，所以就来参观一下了。”

　　“————”

　　“我在傍晚之前必须要回到学院才行。如果有人愿意带我参观的话，那就感激不尽啦。”

　　双方沉默了一段时间。

　　接着，老犬站起了身子。它虽然四肢有些迟钝，不过看来应该还算健康。它毫不畏惧两公尺高的高度，轻轻一跃便跳了下来，比普通的狗还要强壮。

　　老犬做出“坐下”的姿势，并且将脖子伸向雷真。

　　它的脖子上戴着一个经过金属补强、看起来就很坚固的颈圈。从颈圈上伸出了一条散发青白色光芒的线——魔力的铁链，并连接到一旁的柱子上。那应该是强制吸取魔力后，收敛成铁链的形状，用来限制老犬行动自由的机关吧？

　　“你能解开这道束缚吗？”

　　雷真从腰上的包包拿出线锯与锉刀。由于是携带用的工具，造型小而难用。苦战了几分钟后，颈圈终于被切断了。

　　重获自由后，老犬转身面向出入口的方向，轻轻摇了一下尾巴。

　　“跟我过来吧，我带你去参观一下〈孤儿院〉的内部。”

　　“感谢你。”

　　“但是——你在这里所见到的，将是这个世上的地狱喔？”

　　它放出宛如在试探人一般的视线。黑狗的魄力惊人，让人忍不住联想起地狱的看门犬。小紫忍不住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雷真则是耸耸肩，讽刺般地笑道：

　　“我是不想看那种东西啦……不过，我却想知道芙蕾的内情。”

　　“那就是要去了？”

　　“真无聊的问题啊。”

　　“那么，就出发吧。也把你的魔术施加在我身上。”

　　“了解……话说回来，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啊。”

　　“犹宓。”

　　地狱的领队招待人，名字居然好死不死就是‘黄泉（YOMI）’啊（注4）。（4　“黄泉”在日文的发音中即为“よみ（YOMI）”。）（吐槽：欧洲背景的竟然是日文名）

　　还真是适合得让人毛骨悚然。

　　它口中所说的地狱，就在不远的地方。

　　4

　　学院的〈医务室〉位于与中央讲堂隔了一点距离的医学部校舍里。

　　这所学院是魔术世界的最高学府——话虽如此，学生的人数顶多也只有一千几百人。因此医务室的规模也只比一般诊所稍微再大些，而值班的医生也只有一名而已。

　　现在，在那间医务室的门前，站着一位身穿白衣的女性教官。

　　不用说，当然就是金柏莉了。她提着一只看起来非常沉重的皮箱。

　　当金柏莉敲门后，从房里传来手忙脚乱的骚动声，接着，便呈现一片不自然的寂静。

　　（难道说……被抢先了？）

　　金柏莉将皮箱轻轻放到地板上，然后将手伸入怀中。

　　她一声不响地移动位置，并且在握住冰冷短刀的同时，将门踢开……但在她出脚之前，门板就从内侧被打开了。

　　一名半裸的少女穿过开启的房门，飞奔而出。

　　少女只有上半身凌乱得很不自然，用抱在手中的上衣遮掩着胸部。

　　目送女学生的背影离开后，金柏莉深深叹了口气。随即放开短刀刀柄，再度提起皮箱走进医务室。

　　房间里，有一位吹着口哨、显然在装傻的医生，正整理着手边的病例。

　　若是十年前，他应该会被称作是一名美青年吧？虽然年纪有些大了，不过现在也仍算是个美男子。他带着一副黑框眼镜，整齐地系着领带。虽然给人一种充满知性的印象，但绝非什么文雅的男子。一双眼神非常锐利，有种不可思议的魄力。

　　金柏莉用冰冷的视线看向那名医师。

　　“你还是老样子啊，Doctor。”

　　“不，你误会了，教授。我当然只是在治疗而已。你用常识想想看，这里可是大白天的学院啊。当然，我只是因为要用听诊器听诊，才叫她脱掉上衣的。”

　　“我没有要刺探你隐私的意思。不过，我劝你最好不要夜晚一个人走在路上。如果你胯下的东西被砍掉的话，应该会很严重吧？”

　　医师没出息地扭曲着他端正的脸孔，双脚变得内八。紧接着，他勃然大怒起来：

　　“既然不是要刺探我的话，那又有什么事啊？居然跑来打扰我的快乐时光。是肚子痛吗？生理痛吗？如果是更年期障碍的话去给街上的医生看——”

　　“唰！”地一声，桌上的手术剪飞了过来。

　　当然，那是金柏莉丢出去的。她动作快到连眼睛都跟不上。

　　手术剪擦过医师的鬓角，刺在背后的墙壁上。

　　“你要少说点废话，还是要让我把你碎尸万段？”

　　“……非常对不起，Sir。”

　　“我的事情很快就会结束了。没什么，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罢了。”

　　“意见？”

　　“关于雷真·赤羽的事情。”

　　当这个名字被说出口的瞬间，四周的空气突然变冷了。

　　过了一会，医师将病历往旁边一丢，脸颊课上一抹冷笑。

　　“哼，果然还是来了啊。”

　　“果然？”

　　“军方、学院、或是哪里的谍报机关，总之我就猜想迟早会有人查到我这里来的。”

　　“……为什么你会那么认为？”

　　“不管是谁都会在意吧？那个顽皮的小子可是让金斯佛特的长男丢尽颜面，还从他身上夺取了夜会的参加资格啊。多亏这件事，可是让华特大臣下台了。你有看今天早上的〈时代〉吗？”

　　“那还用说，我可是每天早晨都有边看报纸边喝咖啡的习惯。”

　　“嘿！连一封情书都没写过的小姑娘，居然变得这么优秀了啊。”

　　手术刀嵌到墙壁上，“叮”地发出让人背脊一凉的声音。

　　医师的额头瞬间喷出冷汗。

　　“言归正传。〈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有什么让人在意的地方？”

　　医师擦着汗水，注视金柏莉。接着，他像是放弃挣扎般叹了一口气。

　　“他的伤口复原很慢。”

　　“哦……这么说来，他本人好像也提过这件事。”

　　“造血也很慢，细胞分裂也很慢，营养的摄取效率也很差。”

　　“……怎么回事？”

　　医师举起手制止金柏莉插嘴后，继续说明：

　　“但是，他那情况只发生在一开始的几天而已，之后就恢复正常了。不，比起学院里的那些大少爷跟大小姐们，他还比较有体力。不用多久，伤口就痊愈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那才是他本来的复原速度。然而，只有在刚刚战斗完的时候，他的回复力特别迟钝。就好像是‘治愈的能力’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一样。没错——就好像是在偿还赊帐一样。赊帐很可怕吧？”

　　“不要把奇怪的感情参杂进来。然后呢？Doctor的见解是？”

　　“他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吸取着生命。”

　　“——拿来修复自动人偶了？”

　　“这么想是最自然的。但是，正常的状况下，那应该是使用〈魔力〉。用〈生命力〉来代替很奇怪吧？”

　　“那么，要怎么想才对？”

　　“不，那样应该就没错了。如果不是什么第三者的〈诅咒〉或者连听都没听过的新种〈怪病〉，那就只能想成是被自动人偶吸走了啊。”

　　“但……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吗？”

　　“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常常会有啊。如果……是禁忌人偶的主人的话。”

　　金柏莉不发一语地锁上了医务室的门锁，然后用力坐到椅子上。

　　“详细说给我听听。”

　　她变得充满兴趣，就连自己也可以感觉得到自己的双眼正发出妖艳的光芒。

　　医师“呼”地叹了一口气，露出怜悯的眼神。

　　“你还在意吗？”

　　金柏莉装傻道：

　　“你指什么事？”

　　“我看过你取得博士头衔时的论文了。‘机巧魔术相关技术之于机巧战斗的应用’——还真是没有比这更直接的题目了。”

　　“你是想挑剔我的论文吗？不过现在仔细想想，我也觉得那内容太过肤浅，理论也有些笨拙的地方……”

　　“我不是在说那种事。那篇论文糟糕的地方在于，那已经超越了一名博士生可以探讨的范围了。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篇论文已经跨足到禁忌的领域啦。”

　　金柏莉露出“没兴趣”的表情撇开脸。

　　医师却依然苦口婆心地继续说着：

　　“能当上学院的教授大人，已经算是非常成功了吧？你就不要再做那些不太妙的研究，差不多也该是寻找自己幸福的年纪了吧。”

　　“你的幸福就是对女学生们毛手毛脚啰？”

　　“没错没错，这个职业意外地很有赚头——不，我的事情不重要啦。我的意思是，要你去找回失去的青春啊，艾米。”

　　“Doctor，请称呼我金柏莉小姐。叫那个名字的少女已经死了，就在那场战争之中。而且……很可惜的是，我已经不仅仅是一名研究者了，不管我自己愿不愿意。”

　　“……你在说什么啊？那是什么意思？”

　　金柏莉用双手提起脚边的皮箱，“碰！”地一声丢到桌上。

　　接着解开皮箱锁，打开盖子。

　　在皮箱中，毫无空隙地装着满满的钞票。

　　医师的下巴不禁掉了下来。

　　“我要你密切注意雷真·赤羽的情报。当然，这是与我们之间的专属契约。不管是英国政府还是学院，从这个瞬间开始，在本质上就是你的敌人了。”

　　金柏莉露出恶魔般的笑容继续问道：

　　“这些钱跟狙击手的子弹，你想要哪一种报酬呢？”

　　“……真是无聊的问题啊，教授。”

　　医师冷笑着。他原本锐利的眼神变得更加锐利，并且用谄媚的声音说道：

　　“当然是钱了，Sir”

　　5

　　“这里就是芙蕾的房间了。”

　　在犹宓的带路下，雷真与小紫来到〈孤儿院〉的二楼。

　　二楼的走廊上并排着许多小房间，看起来就像是学生宿舍一样。而其中位于东南方角落的房间，似乎就是芙蕾的寝室了。

　　打开门后，小紫便“哗——”地发出赞叹的声音。

　　房间中一整面墙壁上都贴满了照片。

　　照片里是一名活泼的少年与一名笑容满面的少女，以及露出温和微笑的一对年轻夫妇。

　　雷真首先注意到的是其中那名少女，她天真无邪的脸幸福地绽放笑容。雷真花了好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那就是芙蕾。那名少女丰富的表情从现在的她身上完全想像不出来，而且也没有任何胆怯害怕的样子。

　　理所当然，芙蕾也是会笑的。而从雷真对于这种事情居然会感到惊讶的情况反过来想想，才发现现在的她从来没笑过。

　　家人。

　　那是雷真失去的东西，被剥夺的东西。

　　同时，也是芙蕾失去的东西。

　　照片里的姐弟年纪还很小，应该是来到这所〈孤儿院〉之前的情景吧。

　　“芙蕾的双亲过去是一对优秀的人偶使……它是这么听说的。”

　　犹宓抬头看着照片。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她的声音似乎带着哀伤。

　　“似乎是在美国的剧团中表演机巧人偶剧的样子。”

　　“……芙蕾这个名字，是本名吗？”

　　“不，是识别代号。是来到这里时被取的假名，真正的名字我也不知道。”

　　“她的双亲是为什么过世的？”

　　“正在操纵的人偶忽然失去了控制，大闹起来。就在表演的途中。听说她母亲的鲜血还溅到围观的观众身上。”

　　“……那是听芙蕾说的吗？”

　　犹宓点点头表示肯定。

　　小紫捂住嘴巴，眼眶中溢出泪水，彷徨着。

　　因为照片中那名天真无邪的少女与那段凄惨的故事实在难以联想在一起，让雷真不禁感到一阵困惑。

　　他脑海中涌现的，是自己过去的记忆。血海、火海，以及丧失感。难道芙蕾也抱着一样的痛楚……？

　　“我是不清楚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必须杀了你不可……不过，芙蕾是个善良的女孩子，虽然不知是幸还不幸。”

　　犹宓用恳切的语气呢喃着。

　　“她对我们也很温柔，每天都不惜花费她宝贵的休息时间，来帮我们刷毛。让每天都只能吃固态饲料的我们能够吃到肉的也是那个孩子。”

　　犹宓的体毛蓬松散乱，没什么光泽。

　　也就是说，这栋建筑物中本来是没有人会帮它们刷毛的。

　　“当然，大家都非常亲近她。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她才被选上了。”

　　“……成为拉比的主人、是吗？”

　　“没错，她在一年中花了将近五千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学习与训练后，就被送入学院里了。”

　　一年中花费五千小时，简直是多到让人听了就要晕倒的时间。

　　“……我是不知道、这究竟算是幸还不幸啦。”

　　雷真注视着照片中的少女，将那张笑容烙印在脑海里后，接着说道：

　　“不过，我觉得应该不坏吧。毕竟她有像你这样喜欢着她的家人在啊。”

　　犹宓睁大了眼睛，然后，轻轻笑了一声。

　　一行人在身穿白衣的男人们到处走动的走廊上屏气凝神地前进。

　　接着在犹宓的带领下，来到另外一栋建筑物的一楼，也就是设有铁格子窗户的附近。

　　屋内的气氛跟学校很像，有数间像教室一样宽敞的房间。其中几间设置着黑板，几间则像运动场一样。

　　而在其中一间看似餐厅的房间中，雷真见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说这里是孤儿院……好像也不是假的。不过……”

　　他流着冷汗凝视房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群小孩子们整齐地坐在餐桌旁，有条不紊地吃着中餐。面包与汤、沙拉和一片肉……餐点就是如此。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对话，只是默默地、如同机械般进食——而全部的人都有着共通的特征。

　　珍珠色的头发，以及红色的眼睛。

　　跟芙蕾与洛基完全一样！

　　“全部都是兄弟姐妹……应该不可能吧？”

　　事实上，全员一样的就只有颜色而已，五官的造型与体态则是参差不齐。

　　芙蕾跟洛基虽然长得很像，其他的孩子却互不相似。再说，他们并没有出现在芙蕾房间的照片里，想必也不是芙蕾的亲戚。

　　是因为人种？民族？

　　难道这里是只收容特定集团的设施……吗？

　　不，雷真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不可能是那样。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

　　“这就是〈承蒙誓约之子〉（Promised Children）。”

　　犹宓像是在回答雷真的疑惑般小声呢喃。

　　雷真是第一次听到这单字。正当他的头上浮现着问号时，犹宓一脸无奈地说道：

　　“明明是拥有学院学籍的人，居然连这种事情都不知道啊？就是指人类之中，对魔法的亲和力特别优秀的个体。据说一百万人之中只会出现一名啊。”

　　“喂喂喂……难道这里不是孤儿院吗？”

　　“他们确实是孤儿，这毫无疑问。不只是国内，也有从欧洲大陆、甚至遥远的印度带来的孩子。”

　　“但是，‘百万人之中才有一人’的小孩，不可能那么刚好都成为孤儿……”

　　“如果、他们不是真货的话呢？”

　　“————！”

　　果然、就是那么一回事吗？

　　小紫虽然表现得一脸困惑，但是，雷真却已经渐渐想通了。

　　不过，那样的事情真的办得到吗？

　　有可能吗？能被允许吗？

　　犹宓转过身子，用低沉而微弱的声音说道：

　　“走吧。我带你们去看更恐怖的东西。”

　　他们沿着昏暗的楼梯走向地底下。

　　潮湿的空气让肺部发寒，带有莫名血腥味的气味使胸口感到不安。

　　忽然，雷真注意到走在后面的小紫脚步变得缓慢起来。

　　“你怎么了，小紫？”

　　“我……觉得、有点怕。”

　　她颤抖着肩膀，似乎是意识到什么类似预感的东西了。

　　“抱歉。不过，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回去啊。”

　　雷真抓起她的手，轻轻握住。

　　“来，抓住我吧。如果害怕的话，就闭起眼睛。”

　　“嗯……谢谢。我鼓起一点勇气了，因为雷真就在我身边呀。”

　　两人牵着手，继续跟在犹宓后头。

　　当他们来到楼梯中段的时候，赫然看见一只面目狰狞的杜宾犬坐在眼前。

　　被它咬到的话应该不好受……不过，杜宾犬并未做出任何反应。它应该是无法使用——或者没使用——像犹宓一样的‘主动’知觉的样子。看来这只狗应该和拉比一样，只拥有跟普通的狗一样的知性而已。

　　“这前面是设施中最重要的区块，就连这里的职员也只有一部分的人才能进去。”

　　犹宓来到了最后一阶楼梯。在楼梯的尽头，装着一扇铁门。

　　门的后方传来刺骨的寒风。

　　这大概是……冰库、吧？

　　应该是用冬季的雪或冰，或者是使用寒气的魔术做出来的。最近的冰库在空气循环与隔热上下了不少功夫，所以效率很好。

　　从门的样子来判断，这里的气密性应该很好，构造上看起来也很近代，内部的温度搞不好有冰点以下。

　　雷真再次拿出开锁工具，打开了门锁。

　　接着尽量不发出声音，慎重地打开门板。

　　里面吹出来的冷气让雷真的鼻头感到刺痛。房间里面寒冷到让人发抖，零下温度的空气让肌肤僵硬抽搐。一如预测，这里是一间〈冷冻库〉。

　　“这里是？”

　　“肉的储藏库。”

　　雷真看不到回答他的犹宓，冰库中是一片黑暗。

　　“我们没办法开灯，所以就稍微等一下吧。”

　　雷真与贴在他背部的小紫紧靠着身体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眼睛便渐渐地习惯黑暗了。不知从何处透进来的亮光，映照出他们眼前的某样东西。

　　“————！”

　　雷真差一点就叫出声音来了，在一旁的小紫则是吓得往后跌倒。

　　玻璃容器整齐地排列着。

　　而在装满抗冻剂的容器里漂浮的东西——

　　有手。

　　有脚。

　　形状很小，纤细而且还未成熟。

　　是小孩子的遗体。

　　“这……是……什么啊……？”

　　这实在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就算勇敢如雷真也不禁感到胃液倒流、心情动摇。就在这时，刺耳的铃声忽然响起，门板的另一头开始骚动起来。

　　“雷真！有好多脚步声朝这里接近过来了！”

　　小紫以急迫的语气大叫起来。

Chapter 4　被拯救的生命

　　1

　　硝子在中央讲堂的阳台上看到了夜夜喷溅着鲜血往后飞去的那一幕。

　　她立刻移动视线，寻找出手攻击的人。

　　从夜夜被击飞的状况判断出射角与方位后，硝子望向附近的校舍，最后注意到了当中的一个点。

　　是珍珠白的反射光。

　　一名有着白色头发的学生就站在医学部的窗边。

　　室内灯光昏暗，让硝子看不清楚那名学生背后的样子。不过，不管怎么看，那都不像有足以设置一门大炮的空间。

　　“去修复一下那人偶如何？”

　　突然，硝子耳边传来了声音。于是她缓缓回头。

　　站在她眼前的是身穿白衣的女教官，金柏莉。

　　金柏莉露出充满挑衅意味的视线，而她的那双眼睛准确地将焦点对在硝子身上。

　　硝子露出微笑后，像是在试探对方一样小声呢喃了一句话。

　　金柏莉则是露出一脸“喔？”的表情，

　　“居然连听觉都能够蒙骗啊？不好意思，可以说得让我也听得到吗？花柳斋大人。”

　　硝子微笑着，将隐形的魔术解除。一旁经过的学生们都像小鹿一样跳了起来，一名身穿和服的美女突然出现在眼前，会被吓到也是理所当然的。

　　“您好，金柏莉老师。小弟弟承蒙您的照顾了。”

　　“是啊，那真的是个照顾起来很麻烦的小鬼啊。记性差、生活态度也差，似乎就连操守也不太好啊。”

　　“唉呀，连操守也是？”

　　“居然偷偷摸摸溜到学校外面，不知道是去哪里做些什么呢？看，就是因为那样，他引以为傲的自动人偶才会落得这种下场。”

　　“从你的语气听起来，似乎知道是谁下的手呢。”

　　现场气氛一触即发。学生们都浑身颤抖，交互看着眼前的这两个女人。

　　不久后，金柏莉首先解除了紧张的气氛：

　　“与监护人的面谈等到下次有机会再说吧。比起这件事，下面的自动人偶应该比较重要吧？”

　　金柏莉用下巴指着庭院角落、倒在血泊里的夜夜。

　　“过去修理一下吧。你应该还不想失去她吧？”

　　“多谢您的关心，不过，很可惜的是，那孩子可没有那么软弱。”

　　“自动人偶确实不软弱。不过，〈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又怎么样呢？”

　　“我就是在说那孩子呀。我家的小弟弟可不是那么简单就会死去的。”

　　硝子用无比确信的声音回答后，优雅地站起身子。

　　接着，她像是在跳舞般优美地鞠了一个躬。

　　“再会了，金柏莉老师。请代我问候〈时老翁〉（Father Time）。”

　　硝子对下方的夜夜瞥了一眼后，什么也不做便离开了。她的身影再度被施加了魔力，变得无法以肉眼看到。学生们都被吓得呆在原地。

　　金柏莉目送她离开后，苦笑出来。

　　“真是个难以捉摸的女人。虽然说，我也没资格说别人啊。”

　　她额头旁的一道汗水反射着光芒。

　　2

　　这应该是某种警报吧？铃声刺耳地回荡着。

　　天花板上一片骚动，大概是捕捉猎物的行动开始了。过不了多久，一如小紫所言，脚步声逐渐顺楼梯而下。

　　“雷真，怎……怎么办？”

　　小紫抱住雷真的手臂，不断踱步。

　　是小紫的魔术被破解了吗？

　　还是说，这个冰库被施加了可以感知侵入者的结界？

　　“犹宓，其他能够像你一样察觉到我们的家伙有多少？”

　　“只要有人偶使在操纵，全部的〈加姆〉都可以办到。”

　　也就是说，接下来随时都有被抓到的危险了。

　　“小紫，能够欺瞒你刚刚说的那个——叫主动什么的知觉吗？”

　　“是可以……可是很难呀，现在的雷真还没办法做到的。”

　　真是一如预期的回答，雷真只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

　　“既然这样，那就只好突破重围啦。”

　　“你还真的是个豪气的小子啊。但是，单细胞生物可是会自取灭亡的喔？”

　　“要不然有其他办法吗？”

　　“笨啊，当然是逃走啰。”

　　脚步声越发逼近。而犹宓也不理会在一旁着急的雷真，悠哉地走向房间深处，

　　“来呀，就是这里。把这个打开吧。”

　　犹宓比了一下地板。于是雷真蹲下身子，用手摸索着。

　　地板上有高低差，是一块铁板。大概是装有什么支撑机关的样子，虽然铁板的厚度很厚，却能轻松地掀开，放开手之后还会缓缓盖上。

　　铁板的底下是一个空洞。当然，黑得什么也看不到。

　　那简直就像是通往地狱之门，而且还会发出“轰——”的奇怪声音。

　　“是秘道吗？”

　　“不，是垃圾箱。”

　　“垃圾箱？那、这到底通往哪——”

　　话还没说完，雷真就从背后被踢了下去，掉入半空中。

　　他感到一股内脏仿佛要翻转过来般的恐怖，以及一阵漂浮感。

　　掉落的时间感觉非常长，好像花了一分钟的时间。当然，那只是一种错觉罢了。实际上只花了大约三秒钟，雷真就“哗啦！”一声掉进了柔软的东西之中。

　　从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是掉进了水中。双脚碰不到地面，四周什么也看不到，而且流速还很湍急！

　　“好冰啊！”

　　“少在那边啰嗦了！”

　　犹宓用身体撞了一下雷真。小紫似乎也掉进水中的样子，从后方传来了一声落水的声音。

　　以身体的感觉判断，水温恐怕连五度都不到。没有引发心脏麻痹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他手脚的感觉瞬间麻痹，开始失去了温度。

　　（糟糕……！）

　　虽然雷真擅长水中行动，但是如果身上穿着衣服，而且还是落入冰水之中的话，很快就会溺毙的。于是他赶紧将鞋子脱掉，把身上的吊带解开。虽然觉得那些道具失去了很可惜，但是先保命比较重要。

　　“这会通到哪里？要花多久时间？能够摆脱追兵吗？”

　　“一次问一个问题吧。首先，这里会通往机巧都市的下水道——我是这么听说的。”

　　“是听人说的啊？而且居然还是下水道。”

　　“没时间让你要求那么多。照这个速度的话，应该很快就能出去了。当然，前提是那群人的脑袋真有那么笨的话。”

　　敌人有可能会先绕到前方埋伏，或者，也有可能从后面追上来。

　　不过就算是这样，现在也只能往前游了。

　　配合狗爬式前进的犹宓，雷真也以蛙式顺着水流游着。小紫倒是意外地一派轻松，穿着和服也依然顺畅地游动。

　　“……抱歉啊，小紫。”

　　突然被雷真这么说，让小紫惊讶了一下，并且对雷真表现出困惑的态度。

　　“我明明就借用了像你这样优秀的自动人偶的力量，最后却是落得这种下场。如果处理得不好，搞不好还会让你被抢夺过去。居然把情况搞成这样，我……”

　　“怎么这样说，不是的！雷真一点都不坏！而且，这有一半、是我害的……明明、就知道、会有危险……”

　　“我真是痛恨自己愚蠢的程度。难得硝子小姐帮我布好局了，我却什么事情都没查出来。就连芙蕾为什么要暗杀我的理由也毫无头绪。”

　　如果要说这次的潜入行动究竟查到什么的话，顶多就只知道了D-works在进行某种可疑的研究罢了。

　　那种程度的事情，军方应该也早就掌握到了吧？既然硝子会刻意派遣雷真前来，那就应该有相对的意义以及某种程度的期待才对。

　　“可恶！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被叫做什么〈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啊！”

　　“你说你是〈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

　　犹宓发出惊讶的声音。在一片昏暗中，它的眼睛闪闪发着光。

　　突然被它这样充满敌意地看着，让雷真不禁畏缩起来。

　　“……怎么啦？干么突然变了个样？”

　　“你想知道芙蕾为什么要排除你？”

　　犹宓用低沉而压抑的声音小声说道：

　　“答案很简单，因为如果她败给你的话，就代表着计划会被冻结的意思啊……”

　　“计划？什么计划？”

　　“〈加姆〉的量产计划。”

　　雷真回想起夏露对他说过的话：决定英国陆军次期主力的设计竞赛中——D-works也是有参加的。

　　“也就是说，他们果然是打算在夜会上测试拉比吗？”

　　“没错。也同时兼顾操作实验与取得数据的目的。”

　　“如果拉比被打败的话，会怎么样？”

　　“当然，就会以其他机种做为D-works的方案被提出。”

　　在雷真的脑海里浮现了那具拥有双翼的机械人偶的影子。

　　“革鲁宾……”

　　“看来你也知道啊。〈天使〉系列是别的研究所试做出来的自动人偶。单机的战斗力远比〈加姆〉要来得高。因为是单纯使用无机材料制作的，所以在整备性上也非常良好。但是，它们不只成本高，操纵也很困难。如果不是非常熟练的人偶使，应该无法灵活运用吧。”

　　从先前的战斗看来，革鲁宾的自我意识还不成熟，给人的印象比较接近木偶。如果想让它做出复杂的动作，应该就需要非常纤细的操纵技巧。

　　“就这点来说，〈加姆〉就算是菜鸟人偶使也能轻松操纵，反正不管好坏都只是一群狗罢了。虽然在整备上不太理想，但因成本低廉，用完即丢也未尝不可。”

　　雷真不禁脸色一沉。用完即丢，真是令人厌恶的词。

　　“如果〈加姆〉计划失败的话，在牛舍里的那些家伙会怎样？”

　　“当然，就是遭到废弃处分了。”

　　这个答案让所有的环节都被扣上了。

　　如果不能在夜会上证明实用性的话，那些狗就会全数遭到废弃处分。

　　这就是‘理由’了。这就是芙蕾不惜‘暗杀’雷真也想获胜的内幕！

　　（可恶……这种理由——）

　　“雷真！”

　　小紫的叫声打断了雷真感伤的情绪。

　　在前方的一片昏暗之中，雷真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

　　一闪一闪摇曳的火光，在黑暗之中模模糊糊地照耀着周围。是煤油灯的亮光！

　　雷真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杀气，于是赶紧抱住小紫的头，潜入水中。

　　就像是配合着他们潜入的时机一样，某样东西擦过雷真的头顶上。那东西“唰！”地使水面蒸发，最后刺到墙上。是一把短剑。

　　第二发并没有攻击过来。看来对方跟丢了雷真与小紫的踪影。不知道是因为四周昏暗的关系让他们没有注意到雷真，还是因为小紫的隐形能力发动了效果。但不管原因如何，雷真仍决定潜在水中与对方缩短距离，接着往不知不觉间变浅的水底踢了一脚，跳出水面。

　　一如雷真的预期，对手就在他眼前。

　　果然，敌人是个人偶使，带着像假人一样的机械人偶。虽然那人偶与革鲁宾不同，拥有人类般的外型，不过它的肩膀上也装着几支像刺棘一样的短剑。

　　雷真一脚踹了出去。人偶使连防御都来不及，被他踢倒在地。

　　机械人偶像是感到困惑般停止了动作。跟革鲁宾一样，它的思考能力也很差。就在雷真出脚将它绊倒，准备夺取背上的短剑时——

　　“碰！”地一声，尖锐的枪声冲入雷真的鼓膜。

　　他的侧腹部立刻传来一阵冲击，搞不好……是被子弹擦伤了。但是，因为肾上腺素以及冰水的影响，让雷真完全感受不到疼痛。他迅速站起身子，往新出现的敌人飞奔而去。

　　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用枪指着雷真，并没有带自动人偶。

　　雷真一个蹬步，朝着男子冲刺。

　　就在这时，他的膝盖忽然失去了力气。

　　冰水似乎夺去了超乎预期的体力。雷真的双脚缠在一起，让动作变得迟钝。

　　他不禁呆住了。枪口就在眼前，这下……是不是、不太妙？

　　下一秒，枪口喷出了火焰。

　　3

　　“夜夜，振作点，夜夜。”

　　被呼唤了好几次名字，让夜夜微微睁开了眼睛。

　　模糊的视野之中，她看到了一只钢铁色的小龙。

　　“唔……西格蒙特……？”

　　夜夜的意识渐渐变得清楚起来。

　　同时，全身感受到了一股激烈的疼痛。像是被数万根针刺到身体一样的痛苦。而看向疼痛最激烈的地方后，夜夜吓了一大跳。

　　以胃的周围为中心，开了一个大洞！

　　“你怎么样，夜夜？没事——应该不会没事吧，身体状况如何？”

　　“还没有……超出夜夜的、启动界限……”

　　“那就好。被那种东西击中腹部，还真亏你可以活下来。”

　　西格蒙特指向旁边。地上有一颗形状像橡树子的炮弹，应该是西格蒙特从夜夜的身体中拔出来的吧？虽然炮弹的表面满满地都是血迹，但是却非常光滑，看不到什么刮痕。

　　“夜夜是……世界上最强的、自动人偶……种程度……本来应该、连伤口也……”

　　夜夜尝试着露出微笑，但是，却吐出血来。

　　“不要勉强，我现在就去叫技师过来。”

　　“不……没关系。夜夜跟普通的自动人偶……不一样。”

　　“没时间让你逞强——不，你是指构造上的事情吧？”

　　“是的……一般的修理是……没办法……修好夜夜的。”

　　“那么，现在该怎么做？”

　　“雷真……夜夜想……见到雷真呀……！”

　　夜夜啜泣起来。大概是因为身体变得衰弱的关系，连心情都变得软弱了。夜夜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哇哇大哭起来。

　　“唔，也就是说，只能依靠他的魔力啊？”

　　看来似乎只能仰赖自动修复机能了。就在西格蒙特烦恼地扭着头时，突然，它发现了一个经过庭院角落的身影。

　　那是一名外表秀丽、有着一头金发的女学生。她不自然地缩着手脚，惊慌不安地东张西望，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夏露，这边。”

　　“西格蒙特！你不要擅自消失呀！小心我把午餐的鸡肉换成小虾喔！居然害我担心成这样！刚刚的声音是什么？不要一个人跑出去呀！”

　　“冷静下来。我知道你想抱怨什么，不过现在不是那种场合。”

　　夏露嘀嘀咕咕地走近西格蒙特——然后跳了起来。

　　“这是、什么呀……怎么回事？”

　　“你来得正好，帮个忙吧。”

　　“你说帮忙……这种事情，应该是医生的工作吧！”

　　大概是因为闻到了血的味道，让夏露感到一阵晕眩的感觉。

　　“日本这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居然把自动人偶做得比西格蒙特还像个生物。”

　　“这伤口似乎不是设计者的话是没办法修复的。也就是说——”

　　“需要魔力对吧？我知道了。”

　　夏露尽可能让自己不要看到夜夜的伤口，并且挽起袖子。

　　接着将双手伸向夜夜，让意识集中。她的手掌前出现了青白色的光芒，朝着夜夜流动——紧接着，夏露的肩膀突然“喀搭喀搭”地用力颤抖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呀呀呀呀呀呀呀！”

　　明显发生异常了，西格蒙特赶紧用自己的身体把夏露撞开。

　　魔力的联系被中断，让夏露的身体恢复了自由。

　　她看向自己的双手，发现指甲开始苍白，指尖也变得干枯。

　　手上失去了水分，使肤色变得非常糟，简直就像老人的手一样。

　　“请……不要、勉强……”

　　仿佛是看透了夏露的恐惧心理一样，夜夜虚弱地呢喃着。

　　夏露则是赌气起来，再度坐到夜夜面前。

　　“少瞧不起人。这点小事，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夏绿蒂小姐是……敌人……”

　　“我可是承蒙女王陛下恩赐了独角兽徽章的贝琉伯爵家的夏绿蒂呀。我跟你们之间的事情，一定会堂堂正正地在夜会上分出胜负的。”

　　“可是……夜夜不想接受狐狸精的照顾……”

　　“真是个嘴硬的孩子，乖乖闭嘴让我治疗你啦！”

　　夏露注入浑身气魄，发动魔力。

　　只要全力集中在魔力上，就不会对肉体产生消耗了。但是，取而代之的则是让夏露被夺走了大量的魔力。魔力渐渐被吸干，优秀如夏露也忍不住开始喘起气来。

　　但是，她依然赌上尊严驱动着魔法。夜夜的身体立刻开始了修复的动作，伤口迅速地就被填补起来。

　　“已经、够了……！”

　　夏露听到夜夜的声音而赶紧回过神。定眼一看，夜夜的伤口上已经覆盖了一层细嫩的皮肤。

　　“非常感谢你，夏绿蒂小姐。夜夜已经没问题了。”

　　松了一口气后，夏露“咚”一声瘫坐到地上。

　　不知不觉间，周围出现了一群围观的人。另外也看到了风纪委员的身影。他们迅速地封锁了庭园，并且开始对学生们进行盘问。

　　这时，一只小龙“啪搭啪搭”地从天空降落下来。

　　“西格蒙特，你跑哪里去了？”

　　“找东西。虽然什么也没发现到。”

　　西格蒙特转头看向炮弹，于是夜夜跟夏露都“啊”了一声。

　　“……这个炮弹，重量应该有七十磅吧？能够发射这种炮弹的大炮，应该也很巨大才对。到底是设置在哪里？”

　　“也不一定是大炮。虽然这颗炮弹是尖头型的，但是上面没有膛线痕吧？”

　　就如西格蒙特所说，炮弹的表面很光滑，看不到任何刮痕。

　　“如果不是用滑膛炮的话，也是有其他不需要使用炮身的发射方法。”

　　“也就是说，射出这种东西的浑蛋，不管身在哪里都可以进行攻击的意思？”

　　“恐怕、就是那么一回事——这下不妙啊。”

　　突然，西格蒙特的声音僵硬起来：

　　“在学院外头进行攻击的话，会更简单。如果敌人——不一定只有一个人——的目的，是要让雷真弃权的话……”

　　或许是因为意识矇眬的关系，夜夜并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而歪着头。

　　夏露则像是耐不住性子般，用力摇着夜夜的肩膀。

　　“也就是说，雷真现在很危险的意思呀！如果被这种东西打到，就算那家伙是野蛮人而且是个变态，也会被打扁的！”

　　“——雷直！”

　　夜夜立刻飞奔而出，但是却“碰”地一声跌倒了。她的体力似乎还没恢复的样子。

　　夏露与西格蒙特赶紧将她扶起来。而在人群之中，一名珍珠色头发的少女铁青着脸凝视着她们。

　　4

　　枪声伴随着刺耳的余音，在下水道中回荡。

　　紧接着，那声音便被惨叫声所取代。

　　发出惨叫的并不是雷真，而是他眼前的男人。男人的手臂被一只老犬狠狠咬着。于是雷真趁着这个机会，将对方的手枪抢过来，并且把男人一脚踢倒。

　　——但是，这行为稍嫌大意了一点。

　　雷真在无意识中，擅自认为敌人就只有两个人而已。

　　他的背后忽然出现了一股魔力，而当他发现时已经太迟了。接下来的一切，感觉都像是慢动作在进行般。

　　站在他背后的是一具外型像假人的自动人偶，以及一名人偶使。四支短剑从假人的肩膀射出，朝雷真飞来。

　　来不及反应。不行了，会死！

　　就在这时，一个黑色的影子遮住了雷真的视野。

　　短剑“唰唰唰！”地刺进影子，瞬间让影子燃烧后被切断。

　　一部分短剑失去了原本的速度，而另一部分则是改变了轨道，没有一支击中雷真。

　　没有时间考虑了。雷真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向那名人偶使。

　　那是他自从军事训练以来第一次开枪，而且还是在一片昏暗之中的射击。但是，子弹还是命中目标了。人偶使的大腿被子弹击中，让他痛得在地上打滚。

　　虽然没死，不过，也不是可以继续使用魔法的状态。

　　雷真无视停止动作的假人，赶紧奔向那团黑影——犹宓。

　　一看就知道，情况非常糟。

　　犹宓的下半身不见了。不知道短剑究竟是如何击中它的，斩断得非常俐落。如果是真正的狗，应该当场就死亡了。不过犹宓是自动人偶，所以还有意识。

　　从它被切断的上半身中露出了数根电线，但是，飘散出来的味道毫无疑问的就是血的气味。包覆在电线外面的，是真正的肉！

　　也难怪它可以游在水面上了，犹宓的身体大部分都是活体零件构成的。

　　不，这简直就像是，反过来讲——

　　“振作点。你为什么要保护我？如果我死的话，芙蕾可就是不战而胜了啊。”

　　犹宓笑而不答。

　　没时间让雷真慢慢确认犹宓的身体状况了。因为听到了刚刚的打斗声，周围开始传来脚步声。煤油灯的亮光有三盏、四盏，人数很多。如果被他们发现的话，一切都结束了。

　　“雷真，这里有个梯子！应该可以通到地面！”

　　小紫指向一旁的暗处。

　　“我背你吧，犹宓。虽然可能多少会有点摇晃，不过你忍耐一下——”

　　雷真的手臂忽然被“喀”地咬了一口，让他不小心松手而摔下犹宓。

　　“你快走吧……真是个慢吞吞的小子……！”

　　犹宓的眼睛失去了光彩，瞳孔也渐渐扩大。

　　它已经没办法再继续维持〈生命〉，大概是〈夏娃的心脏〉破损了。不管雷真再怎么对它输送魔力，也没办法让魔术回路产生反应。

　　“在最后、让我……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间。谢谢……你。”

　　“要道谢的是我啊。这份恩情我一定会报答你，只要从这里脱逃后——”

　　“你快走吧……！”

　　犹宓仿佛恳求般强力的一句话，让雷真忍不住停下了手。

　　“我希望、在这里……长眠啊，跟孩子们、一起……”

　　终于，雷真理解了。

　　犹宓刚才把那个秘道称作是‘垃圾箱’。

　　那句话所暗示的意思就只有一个：D-works那帮人把决定废弃的〈加姆〉连同不能让世人看到的零件，全都扔进下水道！

　　这条水路就是〈加姆〉们遭到丢弃后的坟场。

　　“雷真！敌人接近过来了呀！”

　　“……混帐！”

　　挥去宛如被撕裂般的伤痛，雷真握住了梯子。

　　不能白费犹宓的好意。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所以雷真才决定将它丢下。

　　雷真专心致志地爬着梯子。随后，大约在爬了十公尺左右的时候，忽然感受到一股耳朵被塞住般的异常感。紧接着，从他脚下传来一声巨大的轰响。

　　似乎是下水道的天花板崩落的样子，应该是犹宓做出来的。它使出全身最后的力气，用魔术阻挡敌人前进了。

　　（混帐……混帐！）

　　雷真不禁咒骂着自己的无力，咬紧牙根。

　　他感到束手无策，只能一路逃跑。

　　5

　　鲜艳的夕阳照耀着利物浦的街道。

　　厚重的学院大门也被染成了一片橙色。

　　在那大门的正下方，一名珍珠发色的少女呆然站着。

　　是芙蕾。而在一旁，还有乖乖“坐下”的拉比。

　　虽然警卫举着长枪，很明显地在瞄准他们，但两人却毫不在意，只是不断眺望着大街，像是在等待什么人似的。

　　“你在这里做什么？”

　　芙蕾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跳了一下。她颤抖着回头，便看到洛基就站在背后。那充满敌意的视线让人害怕，于是芙蕾忍不住撇开了双眼。

　　“回宿舍去，不要造成警卫的麻烦。你到底想做什么？”

　　“呜……我在等……雷真。”

　　“那家伙已经不会回来了。”

　　芙蕾惊讶了一下，甚至遗忘了恐惧的感觉，而将视线移回洛基身上。

　　洛基则是面无表情地淡淡说着：

　　“真是太好了啊，用不着弄脏你的手，那家伙就从世界上消失了。这样一来，你就能毫无顾忌地专心在夜会上了吧？”

　　“你对他……做了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芙蕾很难得地改变了脸色，逼问着洛基：

　　“刚刚，攻击他自动人偶的也是、洛基？”

　　“如果我说‘没错’的话，你又打算怎么样？”

　　洛基的眼睛发出锐利的光芒，显然在威吓着芙蕾。芙蕾不禁感到畏缩——但是又觉得那样的自己很丢脸，于是紧咬着牙齿，反过来瞪向洛基。

　　“〈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是一只肮脏的老鼠，居然偷偷潜入我们的家，想要探查秘密。所以说，父亲大人将他排除，让他死了。”

　　“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人杀死啊。”

　　突然，一旁传来插嘴的声音。于是姐弟一同转过头去。

　　在大门外，有个人影背对着夕阳站着。

　　他身上的衣服脏乱而破烂，侧腹部还染有血迹，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竟光着脚，简直就像是个流浪汉一样。脸上憔悴的表情，与平时的他完全不同。

　　不过，毫无疑问地，那就是雷真。

　　洛基瞪大了眼睛，然后充满怨恨地咂了一下舌头。

　　他用力转身后，离开了现场。

　　“搞什么啊，真是个冷漠的家伙。”

　　“呜……对不起……”

　　“为什么你要道歉啊？”

　　“因为……洛基是、我的弟弟。”

　　“……就算是那样……”

　　这时，原本“坐下”的拉比突然站起身子，用鼻子嗅着味道，并且将脸靠近雷真的手。它闻到味道后，“啪搭啪搭”地摇起尾巴。

　　“……拉比好像是从你身上、闻到了伙伴的味道。”

　　雷真的心中感受到一阵重击。

　　接着反射性地思考着藉口——但是却放弃了。

　　“……我必须、要向你道歉才行。”

　　雷真一瞬间便做好了觉悟，并深深低下头，说出自己的罪恶：

　　“犹宓它、死了。”

　　“————！”

　　“抱歉，是我拖累它的。是我、把它……带出来了。”

　　芙蕾红色的眼睛中浮现了许多疑问。

　　为什么，雷真会知道犹宓的事情？为什么，他要到〈家〉里去？为什么——犹宓会死？

　　芙蕾虽然感到困惑，但是从雷真充满痛苦的表情以及沉重的语气看来，就可以知道他并没有在说谎。

　　一道泪水溢出芙蕾的眼眶。

　　接着眼泪不停地流下。

　　“换个地方吧，我详细跟你说。”

　　“我想听……可是……夜会……要开始了。”

　　芙蕾毅然地擦干泪水后，转头看向时钟塔。时间已经过了下午五点。夜会的开始时间虽然是六点，但是开幕典礼应该很快就要开始了吧。

　　“说得也是……抱歉。详细的情况，我等一下再跟你说。”

　　“……谢、谢你。”

　　雷真不禁怀疑起自己的耳朵。刚刚，芙蕾说了什么？

　　“……你在说什么？”

　　“是你把犹宓……带出笼子外的吧？”

　　“带是带出来了，可是那是我的任性——”

　　“犹宓已经……被关在那里面、好几年了。所以我想……它一定、多少，有感到愉快吧……”

　　的确，犹宓说过，雷真让它在最后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雷真用力握起拳头，仿佛是要抓破自己手上的肉一般，紧紧握着。

　　“呜……等会、见。”

　　芙蕾在拉比的陪伴下，一步一步地离开。

　　面对她那纤细的肩膀与悲哀的背影，雷真除了目送她离去之外别无他法。

　　“……拜托你责备我啊！”

　　不要跟我道什么谢。责备我、诅咒我、痛骂我啊。

　　只要你责备我、把我骂得体无完肤……

　　我就可以彻底当个坏人，把你打倒了啊。

　　雷真拖着如铅块般沉重的脚步走向龟宿舍。

　　6

　　雷真回到自己的房间后，闻到了栀子花的味道。

　　“啊，欢迎回来，雷真❤”

　　注意到归来的雷真，夜夜爬起了身子。明明还只是黄昏，她却已经上床休息的样子。而掀开后掉到地上的棉被底下，露出包满绷带的身体。

　　“你发生什么事了！”

　　雷真慌张地跑到床边，确认着夜夜的状态。

　　“我才想说身体怎么会感到莫名沉重，原来是你受伤了啊？没问题吗？会痛吗？”

　　“夜夜没事的。伤口已经复原了。”

　　大概是因为被雷真担心而让夜夜感到开心，于是她露出愉快的笑容。

　　但是，就在她看到雷真的样子时，笑脸瞬间冻结了。

　　“雷真才是呢，请问是发生什么事了！伤痕累累呀！”

　　“我稍微失手了一下。”

　　“咦……小紫呢？”

　　“那家伙的话，我让她留在军方的藏身屋了。”

　　“我不是问那件事！小紫明明就跟在雷真身边的呀！”

　　“别这么说嘛，那家伙不适合战斗啊——”

　　“啊！难道，就是因为雷真跟小紫在做什么猥亵的事情，所以大意了……？”

　　“少说蠢话，你当我是什么色魔啊？”

　　“虽然小紫外表那样但还是很危险的。必须要确认才行……请快点把内裤脱下来！”

　　“又来这招！谁要脱啊！”

　　正当两人不顾彼此身上的伤而纠缠在一起时，背后忽然传来女人的声音：

　　“欢迎回来，小弟弟。还真晚呢。”

　　是硝子，在她背后还有伊吕里。伊吕里的手上端着一个脸盆，似乎是在照顾夜夜的样子。

　　夜夜虽然纠缠不清地想要抱住雷真的腰部，但是却被伊吕里的拳头捶了一下，而稍微安分下来。

　　硝子慵懒地坐到椅子上，凝视着雷真。

　　“你想知道的事情，有查到了吗？”

　　“……有。”

　　“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你理解了吗？”

　　“……理解了。”

　　“究竟军方为什么要让小弟弟去那种地方？为什么要调查芙蕾的背景？你已经明白了吧？”

　　“……是军方的、谍报活动。”

　　“对，没错。就是想知道D公司的研究内容。”

　　“然后呢？军方把我当作诱饵，有查到什么秘密吗？”

　　“呵呵，小弟弟真是机灵，居然已经明白到那种地步了。”

　　硝子露出微笑，称赞着雷真。但雷真一点都不感到开心。

　　“不是我想抱怨。但就是因为军方的失误，让我这边遭遇到危险的状况，……甚至还有人死了。就算是这样，两年前，将我救起来的人就是硝子小姐，所以我没有资格、抱怨……！”

　　雷真的双肩颤抖着，夜夜则是小心翼翼地看着那样的雷真。

　　“责怪自己的话就搞错对象了喔，小弟弟，那是一种自大。就算小弟弟稍微有点优秀，就算有夜夜跟在身旁，想拯救即死之人，也不过是种傲慢罢了。”

　　“但是，如果我那时候——！”

　　硝子的烟斗“当”地一声敲在窗缘上，倒出里面的烟灰。

　　被硝子的气魄压制，雷真闭上了嘴巴。

　　“我继续说下去吧。我想你已经明白了，芙蕾身边所带的可是一具禁忌人偶。”

　　果然，拉比也跟犹宓是一样的。

　　“若将人类的〈零件〉装入机巧之中，要长时间维持生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如果是以‘用完即丢’做为前提的话，倒是有种有趣的方法。”

　　“……将生物、做为容器是吧？”

　　“对。只要让活体提供〈零件〉生存所需的养分跟水分就可以了。在〈容器〉死亡之前的这段短暂时间中，〈零件〉是可以获得维持的。”

　　拉比并不是被做得像狗。

　　而是它原本就生为一只狗，然后被改造成自动人偶的。

　　在雷真的脑海中闪过了地下室的那片昏暗情景。

　　冰库。数个容器。在液体中漂浮的、小孩子的遗体。

　　在〈加姆〉型的自动人偶中，装着那样的东西？

　　“〈音压操纵〉（Sonic）的魔术回路是很优秀的喔。它可以用来探知、也可以用来隐藏、攻击。但是，就是因为它太过优秀，想要正常使用的话会很‘沉重’。如果将它制造成使用少量的魔力便能启动，就可以变得很好用，还能减轻使用者的负担。”

　　“为了那种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活体机巧……”

　　“如果这东西被英国军方采用的话，日本的大官们也不会保持沉默吧？”

　　“为什么？英国是同盟国吧？”

　　“现在是。”

　　似乎别有深意的讲法，让雷真感到背脊一阵寒意。

　　“……军方究竟想做什么？难道说，他们想要对列强们发动战争？”

　　“小弟弟是军方的走狗，狗儿只要乖乖听从主人的话就行了。”

　　被硝子这样一说，雷真就只能保持沉默了。

　　“既然你已经理解状况，那我就传达下一个任务给你：去把〈拉比〉的魔术回路抢过来。”

　　“————！”

　　“就算是碎片也可以。但是，不可以让英国或学院察觉到。要趁着夜会的比赛中抢夺过来。军方的研究人员会进行解析——”

　　“等一下！魔术回路可是直接连结〈心脏〉的啊，如果用强硬的手段取下来的话，〈心脏〉也会受损的。”

　　“笨孩子，你是在对谁解说呀？”

　　“你的意思是要我、杀了……拉比吗？”

　　“别让我说第二次。”

　　雷真呼吸的速度自然加快。他拼命忍耐着自己狂乱的情绪，紧紧咬住牙齿。

　　让帮自己挡下攻击的犹宓用那样的方式死去——居然还要叫我把拉比从芙蕾身边夺走？

　　要我把被犹宓拯救的这条性命，用在那样的事情上？

　　“……时间差不多了。去吧，宴会要开始了。”

　　硝子连笑也不笑，冷淡地下达了命令。既不允许反驳，也不允许反抗。雷真放弃了对她顶嘴，默默将衣服脱下，换上了另一套制服。

　　夜夜虽然担心地看着雷真，但是也不发一语穿上了靴子。

　　准备完毕后，雷真瞪了硝子一眼，又随即撇开视线，

　　“……走吧，夜夜。”

　　“是的。”

　　雷真披上礼服，走出房间。

　　7

　　被指定为夜会对战场所的，并不是野战演习场。

　　现阶段的舞台是位于中央讲堂的后方、被医学部与法学部夹在中间的草皮广场。白色的石柱像是巨石阵般竖立在地上，隔出一个交战场。

　　而在交战场的前方，学生们已经排好队伍了。

　　在大家奇异的视线包围下，雷真缓缓走向队伍。而在学生队伍的正面、比地面高了一阶的讲台上，校长正说着这样的话：

　　“——期待诸位的活跃与切磋琢磨。”

　　正好是〈致词〉刚结束的时候。看来，典礼是迟到了。教授们都一脸无奈，夏露则是用非常火大的表情瞪向雷真，但雷真却不以为意地排到队伍的最尾端。

　　有义务要参加典礼的人，就只有〈手套持有者〉而已。然而，现场的参加人员似乎超过了千人。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表现得一脸严肃，福利社摆出了摊位，而四周则是被装饰得像祭典一样。对于没有参加战斗的人来说，这应该只是个轻松的娱乐节目吧？

　　校长的演说结束，接着便进行了夜会参加者的宣誓典礼。

　　代表者是第一名——不用说，就是马格努斯了。

　　他带着六名穿着歌德萝莉服装的少女。她们虽然外表看起来如花朵般可爱，但却是一批〈战队〉（Squadron），其战力足以匹敌数艘战舰。

　　“吾等聚集于华尔普吉斯者，为继护魔术之火种，愿以血浴血。毋成王，即成无。吾等，誓以真实之争斗。”

　　乐队吹奏起嘹亮的喇叭声，一群乌鸦飞舞在夕阳西下的天空中。围观的学生们报以热烈的鼓掌，而时钟塔就像是看准了时机般发出钟响。

　　一声、两声、三声——最后，就在第六声钟响结束的同时……

　　“第四十九届〈华尔普吉斯的晚会〉就此开幕。”

　　校长宣告的同时，〈手套持有者〉全体一齐拿出了自己的手套。雷真虽然早已忘了步骤，但是也跟着将〈Second Last〉的手套脱下后，再度戴上。

　　执行部的女学生走上前，用宛如歌剧演员般嘹亮的声音呼叫：

　　“第一百名——〈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上舞台。”

　　立刻就被点名了。雷真离开队伍后，穿过看似入口的花圈，走进交战场。当然，夜夜也跟在他的背后。

　　就在他们走到战场中央时，换成对战者被唱名了：

　　“第九十九名——〈自我飞翔的焰剑〉（Sacred Blaze），上舞台。”

　　“什么？”

　　雷真直到刚才还很痛苦而郁闷的心情瞬间被吹散。

　　在观众们的一片骚动之中，一名雷真所认识的少年出现了。

　　广播并没有出错，他正是〈十三人〉中的一员——〈剑帝〉洛基。他带着一具“锵锵”作响、全身用钢铁制成的自动人偶。

　　洛基露出像是要用目光杀人般的眼神，狠狠说道：

　　“我应该说过，叫你弃权了。”

　　“……我应该说过，我拒绝。”

　　双方视线激烈碰撞着。就这样，夜会的第一晚开始了。

Chapter 5　华尔普吉斯的晚会

　　1

　　数盏瓦斯灯照耀着交战场。

　　在灯光照明下，发出钢铁光辉的革鲁宾开始行动了。

　　洛基的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伸向革鲁宾。不过，他们之间的魔力输送似乎仍在进行的样子，革鲁宾的巨大长剑精准地挥向夜夜。

　　夜夜赶紧翻了一个筋斗，躲开攻击。

　　虽然在雷真的眼里看来，这是一次无预警的攻击，但是围观的人群中却没有人发出指责的声音。看来，这并不算是什么违规行为，因为夜会早就已经开始了。

　　雷真将礼服脱下来往旁边一丢，用丹田集中魔力。

　　“我们也要上啦，夜夜。吹鸣二十四冲！”

　　“是的！”

　　夜夜用惊人的瞬间爆发力往前冲刺，紧接着跃起身子使出飞踢，用靴子的鞋跟瞄准革鲁宾。这虽然是一记强烈的攻击，革鲁宾却轻轻松松地闪过了。

　　（……果然。）

　　每当革鲁宾做出动作，就会产生一股不自然的气流。辅助革鲁宾机动力的空气流动——是操纵风的魔术回路吗？

　　这次换成革鲁宾的长剑锁定了还悬浮在半空中的夜夜。

　　夜夜虽然轻巧地避开攻击，对手却一步接着一步进犯而来。就在夜夜被逼到角落之前，雷真增加魔力输出，并转换指令：

　　“天险四十八结！”

　　夜夜提高刚性，空手挡下长剑发出“锵”地一声。革鲁宾挥动另一只手臂，以第二把长剑砍向夜夜。可是夜夜也用另一只手接住了那一记攻击。

　　接着双方便展开一场力量的比试。而这个互相抗衡的状况，正是雷真所期望的结果。

　　就在夜夜封住了革鲁宾两把长剑的瞬间，雷真已经往前奔了出去。

　　他将夜夜的背部做为踏台，高高跳起。越过夜夜头顶，往革鲁宾的头部狠狠一踢。革鲁宾脖子上的支柱立刻扭曲、摇动着，果然脖子是它的弱点！

　　洛基啧了一声后，将注意力转向雷真——而雷真锁定的就是这一刹那。

　　雷真往后方翻转，在空中集中魔力。

　　“光焰二十四冲！”

　　他将集中在手上的魔力释放出来。于是夜夜把革鲁宾的长剑格挡回去，转守为攻。

　　前踢、前踢、转身再一踢，夜夜宛如烈火般不断展开攻击。

　　革鲁宾灵巧地挥舞长剑，一边卸开夜夜的踢击，一边后退着。它移动的方式仿佛是在滑动般顺畅，身体灵活得很不自然。

　　此外，革鲁宾的动作也太过精密了。它并非正面对抗夜夜的刚力，而是从侧面施加力道，巧妙地使动能错开来减轻冲击。

　　雷真不禁感到瞠目结舌。洛基果然是个高手，竟然可以让一具就连是不是自律型都不知道的自动人偶做出这种动作！

　　就在雷真感到惊愕而丧失集中力的瞬间，从革鲁宾的背部射出了短剑。切开空气，往夜夜飞来。

　　（念力？）

　　相同的攻击，雷真刚刚才在下水道看过。就是D-works的人使出来的。居然可以以这么快的速度击发，看来那并非普通的念力。

　　恐怕是某种泛用性的魔术，应该是革鲁宾内建的魔术回路吧。

　　若真如此，果然就是操纵风的魔术了吗？

　　短剑的轨道不难预测，所以应该能轻松闪避——正当雷真这样想的时候，他突然察觉一件事：

　　如果夜夜闪开的话，短剑就会刺向自己！

　　不知不觉间，两个人竟排列到短剑的射击线上了。不，这是被对方诱导的结果。

　　虽然直接对人偶使使用魔术违反规则，但恐怕连执行部的裁判也不会把次攻击视为犯规吧？不得已之下，雷真只好向夜夜下达防御命令。

　　短剑击中夜夜的身体，随即反弹开来。夜夜毫发无伤。

　　洛基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

　　“哼，真是麻烦的装甲。”

　　“刀刃是无法切开夜夜的。”

　　夜夜骄傲地挺起胸膛。但是，洛基却对她嗤之以鼻：

　　“切得开。这世上没有革鲁宾切不开的东西。”

　　他将手从口袋里拔出后，第一次对革鲁宾伸出了手。

　　“革鲁宾——回转！”

　　‘I'm ready’

　　伴随着“轰！”地一声巨响，革鲁宾的身体产生一股暴风。

　　热流奔动，空气扭曲，一股烧焦的臭味——雷真最讨厌的火焰味道飘散出来。而革鲁宾则是喷射着热风，飞到半空中。

　　它那让人联想到异形天使的外观突然产生了变化。

　　肩膀、手臂与长剑合为一体，变成一块铁板，全身的零件也像是拼图般重新组合。转眼之间，天使变成了一把〈剑〉。

　　那是一把长度接近成人身高的大剑。曲线优美的双刃意外地被磨得很锐利，毫无任何污点。刀身的根部露出革鲁宾的脸，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雷真不禁瞪大眼睛，另一方面却也终于理解了：革鲁宾那一身莫名显眼的钢板以及奇特的外观，原来是为了这样的目的！

　　洛基举起右手，然后挥下。

　　随着他的动作，大剑朝夜夜侵袭而来。仿佛就像是被一个看不见的巨人挥舞般，大剑不断回转着，往夜夜逼近。

　　“——闪开啊！”

　　因为重量集中的关系，革鲁宾这一记攻击的威力与之前截然不同。

　　夜夜避开后，地面被革鲁宾劈出一道裂痕，还因摩擦或其他原因使草皮烧焦了。

　　大剑并不停止攻势，回转了一圈后，再度向夜夜砍过来。

　　雷真立刻集中魔力，将夜夜的硬度增幅到最大。如果是在这个状态下，应该就连舰炮射击也能承受才对——

　　雷真的笃定突然动摇，于是赶紧对夜夜使出〈强制支配〉。

　　夜夜虽然感到惊讶，却也无从抵抗，将全身的操纵都放手交给了雷真。

　　夜夜的身体往后跳开。大剑擦过她的胸口，带出一道血丝。

　　雷真被吓得哑口无言。没想到夜夜的〈金刚力〉居然会被切开！

　　光是轻轻擦过就已经这样了，如果被直接砍到，搞不好当下就会分出胜负也不一定。

　　“哼，直觉敏锐的家伙。”

　　大剑在咂舌的洛基面前不断回转。剑的前端放出火焰，产生一股热风。那情景确实就像是圣经所写的〈自我回转的焰剑〉。

　　大剑再次展开了攻势。雷真忍不住退缩。

　　夜夜则是焦急地大叫：

　　“请问你是怎么了，雷真！请快点给我魔力呀！虽然刚才不小心受伤了，不过那种程度的攻击，夜夜一定会挡下来给你看的！”

　　“——闪开来！吹鸣二十四冲！”

　　那并不是增加强度，而是增加敏捷性的〈金刚力〉，夜夜仍旧无法违逆雷真的指示，只能一左一右地闪避着不断攻来的大剑。

　　一个回神，夜夜的背影已经迫在眼前了。她被逼退到雷真伸手可及的距离，已无法再继续后退。

　　冷不防地，雷真的双脚软了一下。

　　当然，他立刻又站了起来，但背上却流出大量的冷汗。白天那场骚动，对雷真的体力与魔力都造成不小的消耗，这样下去不妙！

　　当状况开始不利，心情很自然地就会倾向〈最终绝招〉。

　　（只要一招解决它……不，不行，这种状况下是击不中的。）

　　那么，要做自己能做的事吗？

　　雷真将意识集中到五指。就像在血管里流动的血液般，他可以清楚感觉到魔力在流动。但是，那流动却是‘杂乱’得令人绝望。实在没办法做到像那个男人一样。

　　果然，只能照夜夜所说的，挡下它了……吧？

　　“雷真！没办法再退后了！”

　　“……我知道。天险九十六冲！”

　　雷真直接将手放在夜夜的背部，灌注全身的魔力——

　　就在这个瞬间，宛如无底深渊般黑暗的战栗涌上雷真心头。

　　一股莫名的不安。仿佛在一片黑暗中，无止境坠落的恐怖、恐怖、恐怖。

　　大剑带着落雷般的威压感，往夜夜斩下。夜夜已经架出了抵挡的姿势，而雷真也为了让夜夜阻挡攻击而不断灌输着魔力。

　　突然，他抓住夜夜的肩膀，与夜夜交换位置。

　　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行为，连雷真自己也不清楚。

　　他明明就有必须要完成的目的、有必须要打倒的宿敌，可是……

　　身体却擅自行动了。或许，是因为他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夜夜死去的心情所致吧？

　　“唰！”地一声，伴随沉重的声响，刀刃抹过雷真的胸膛。

　　铁板从他的右肩斩向左胸。雷真的脑髓瞬间灼热起来，将能称之为痛觉的痛觉也燃烧殆尽。内脏仿佛要被拖出体外。某个东西从胸口飞了出来，浮在半空。那是夏露所给的护身符，上头的锁链被斩断了。

（插图145）

　　回过神时，雷真已经趴倒在地上，呆呆地望着草皮。

　　全身动弹不得。寒冷、无力、麻痹。某种温暖的东西渐渐流出体外，血腥的味道刺激着鼻腔。

　　雷真的视线变得模糊，一切都像是在遥远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雷真……雷真……！”

　　耳边传来拼命呼喊的声音。夜夜那张被泪水浸湿的脸，忽然与雷真记忆中的某人重叠在一起。

　　2

　　“……抚、抚子？”

　　被人揪住背部让雷真感到不太舒服。虽然尝试要让妹妹放手，妹妹却不依，还转而抱住了雷真的胸口。

　　“请不要走……！”

　　雷真搔了搔脸颊。

　　“……就算你这么说。我都已经被父亲大人赶出来了，这也没办法吧？”

　　“哥哥这个大骗子！”

　　突然，雷真被妹妹给吼了：

　　“明明就说过明年也要去看两国烟火的！明明就说过到抚子嫁人之前都要一直在身边的！”

　　“别那样说嘛。虽然没办法留在家里，不过烟火的话我会带你去看的啦。”

　　“人家讨厌……”

　　抚子流出斗大的泪珠，闭起眼睛大叫：

　　“人家变得讨厌哥哥了！”

　　“哦哦，这样啊。像你这种不管到几岁都还离不开哥哥的妹妹，我也最讨厌了。”

　　“————！”

　　抚子的手指失去了力气，轻轻放开雷真的衣服。

　　她接着露出一脸打从心底受伤的表情。

　　糟糕……正当雷真这么想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不等雷真出言补救，抚子已经转过身去，消失在大门的另一边。

　　雷真不禁叹了口气，露出苦笑，转身背对自己出生的家。

　　没什么，这只是微不足道的闹脾气罢了。

　　这种事情，很快就可以补偿的。

　　很快就可以、修复。

　　父亲与母亲也是，以后都可以再见到面的。这不是今生的别离，绝不会是。雷真在心中的某个角落，如此认为着。

　　而那就是他与妹妹的最后一次交谈了。

　　3

　　大剑“唰！”地一声刺在地上。

　　“雷真！请快点睁开眼睛呀，雷真！”

　　自动人偶的少女大声哭喊着。人偶紧紧抱住自己的主人，而她拼命哭叫的样子甚至让人感到滑稽。但是，主人身上不断流出的血液却丝毫没有停止，让草地染出黑色的光泽。

　　围观的学生们都变得一片寂静，大家都咽着口水，静观事态发展。

　　洛基冷淡地俯视倒在地上的雷真，转过身子。

　　“……革鲁宾，过来。”

　　‘Yes,Yes...hmm...?’

　　革鲁宾歪了歪头，像是在询问着“不分出胜负吗？”的样子。

　　“确实，刚刚那是这个笨蛋的失误，不是我要负责的问题。但是，如果这家伙死了，我就会丧失参加资格。现在必须要让他先接受治疗，就只是这样而已。”

　　‘I'm ready’

　　革鲁宾似乎认同了。它解开结合在一起的零件，变回近似人类的外貌。而洛基则是带着重返人型的革鲁宾，退出了交战场。

　　因为上位者的退场而形成了休战状态，于是医疗队赶紧奔进场中。

　　学生们像是忽然回过神般开始骚动起来，甚至还有人因为看到大量的鲜血而当场昏倒。洛基则是带着闷闷不乐的心情穿过人墙，走向主街的南方。

　　他走在杳无人烟的大路上，朝着学院大门前进。

　　向负责警卫的哨兵取得入内资格后，进入大门之中。走上楼梯，打开接待室的门，便看到一名壮年的绅士优雅地喝着红茶。

　　“似乎结束了啊。”

　　绅士的语气让人感觉他似乎不太高兴，洛基不禁感到喉咙干燥起来。

　　“我接到电报了。真是稍微让人扫兴的结束方式啊。”

　　“……非常抱歉，父亲大人。”

　　“为什么你没有把他的手套夺过来？”

　　绅士冰冷的视线落在洛基身上。洛基感受到一股强大的魔力波长，而有些畏缩。

　　“……如果我去抢夺，那个自动人偶会做出抵抗的。”

　　“那种东西只要打倒就行了。你难道认为我的革鲁宾会输给一个失去操纵者的人偶吗？”

　　“父亲大人说过，那是一具禁忌人偶。”

　　绅士紧闭双臂，凝视着洛基。洛基则是接着说道：

　　“如果她持续抵抗下去，操纵者就会死。若是让对战的对手死亡，不论理由为何都会被剥夺参加资格。所以……”

　　“……算了，也罢。这件事情就尊重你的判断吧，但是……”

　　洛基的颈子竖起了鸡皮疙瘩，绅士继续用无比冰冷的声音说道：

　　“为什么你要擅自做出这种事情？”

　　洛基一瞬间无法回答，手心冒出了冷汗。

　　“我在问你，为什么要舍弃第七名的位置，自己降格到第九十九名？”

　　“……因为我判断这是计划上必要的行为。”

　　“哦？什么意思？”

　　“芙蕾获胜的可能性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如果是为了要进行〈加姆〉与〈天使〉之间的性能比较，就必须要将〈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排除才行。”

　　“多事。”

　　“……非常抱歉。”

　　“算了。你是我引以为傲的儿子，这点小事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也会帮你挡下军中那些烦人的家伙。但是——如果你下次再做出类似的行为，我就必须要停止你的心脏了。”

　　“……是。”

　　“一如你的计划，明天应该就是拉比与革鲁宾对垒了。不用手下留情，抱着粉碎对方的心情去应战。”

　　“是。”

　　“我对你抱有期待，你就全力去发挥吧。那也是为了芙蕾好。”

　　不知道绅士是否有察觉到，洛基的眉头微微抖了一下。

　　“……那是当然的，父亲大人。”

　　“退下吧。”洛基听到命令，于是敬了一礼后退出房间。

　　转身背对绅士的他，紧紧地、紧紧地咬着牙根。

　　4

　　夏露不断奔跑着，伴随在正被送往医务室的雷真旁边。

　　载着雷真的是医学部发明的简易型附轮床，可以对应高低阶梯与凹凸地面，并减缓冲击的优秀产品，同时它也能自由调整高度。

　　医务室中，数名医疗队的女学生以及克鲁尔医师正等待着。

　　克鲁尔虽然露出爽朗的笑容慰劳医疗队的学生们，但是当他看到夏露的脸时，双脚立刻成了内八。大概是过去有被她狠狠修理过的经验吧？

　　雷真被搬送到位于医务室更深处的〈治疗室〉，只有医疗队的人才可以进入其中。当夜夜要被人架开时，她近乎发狂似地紧抓住雷真。

　　“雷真！雷真！”

　　夜夜的身体溢散着魔力，几乎要靠自己的力量启动魔术回路了。

　　（笨孩子！这样不是会让自己是禁忌人偶的事情曝光吗！）

　　就在夏露准备上前阻止的时候，某个人拉住了夜夜。

　　一头美丽的柔顺银发，犹如真正的银一般闪耀着光辉。

　　那身姿态、衣装及体型，都与夜夜神似得令人惊讶。

　　果不其然，当夜夜看到那名少女的时候，便说出了一句“伊吕里姐姐……！”

　　是姐妹吗——不，自动人偶应该没有血缘关系才对。就好像同一名画家所画出来的人物会很相似一样，这两具人偶的身上，也能感受得到同一个创造主的作为。

　　“冷静下来，夜夜。”

　　“没办法呀，雷真他……！跟那时候一样……为了掩护夜夜，他又……流血了！就是因为夜夜受了伤，造成了雷真的负担……都怪夜夜……雷真、雷真！”

　　“啪！”地一声清脆的声响后，夜夜的一边脸颊发红了。

　　“冷静下来。”

　　那声音充满了魄力，甚至会令人感受到一股寒气。夜夜畏怯了一下后，才终于镇定下来。

　　“就算你吵吵闹闹的又能怎么样？”

　　夜夜渐渐失去了精神，低下头，开始啜泣起来。

　　面对那样的夜夜，‘伊吕里姐姐’轻轻地抱住她，温柔地小声说着：

　　“相信雷真大人吧。相信他、然后等待他。唉呀，你不需要担心的。雷真大人是个拥有坚强意志的人，在他打倒天全大人之前，绝对不会死的。”

　　仿佛无法再绊续忍耐似的，夜夜把脸埋进了姐姐的胸口。

　　看来她是冷静下来了。就在夏露感到放心的同时，她发现到自己也因为那位姐姐刚刚的一席话而被激励了。虽然她口中的‘天全’究竟是谁，夏露目前尚且只能凭靠想像——但是不论如何，雷真还不会死，一定不会。

　　夏露抱着祈祷般的心情，凝望治疗室的墙壁。

　　夏露忽然睁开了眼睛。

　　在她眼前的是口中咬着一条毛毯的西格蒙特，大概是为了夏露拿来的吧。

　　“抱歉，吵醒你了。”

　　“我睡着了？睡了多久？雷真呢？”

　　“似乎还没恢复意识的样子。”

　　夏露揉一揉眼睛。应该是因为刚才用不自然的姿势睡着的关系，脖子感到有点痛。

　　夏露发现自己坐在医务室前的长椅上。虽然走廊已经熄灯了，不过因为医务室里透出的亮光，周围还算有些明亮。

　　“不管情况如何，现在也是他平常在睡觉的时间。所以你也睡吧。”

　　“嗯……”

　　夏露用毛毯裹住自己，在长椅上抱住双腿。

　　“真的是笨蛋，刺眼的笨蛋，突破天际的笨蛋。想也知道，会让那孩子的肌肤被切开的攻击，如果用人类的肉体去挡，怎么可能会没事嘛。”

　　“……关于那件事。”

　　西格蒙特缓缓地爬到毛毯上，像猫一样卷起身子后，说道：

　　“夜夜拥有极为坚固的防御能力。她本人也说过吧？刀刃是不能割伤她的。”

　　“可是，她却被唰地切开了呀，唰地。”

　　“就是那个。雷真明明就承受了足以让夜夜受伤的斩击，可是却没有被一刀两断。”

　　“——什么意思？”

　　“杀死对战对手的话，就会失去资格。洛基会不会是手下留情了？”

　　“什么叫手下留情……是在那种状况下、那种速度下喔？革鲁宾已经进入攻击动作了，要怎么在那种情况下手下留情呀？”

　　雷真是把夜夜往后拉开，而并不是跳到她的前方，所以才会只有被剑的尖端攻击到。应该只是单纯因为他被砍得不深而已吧？

　　“就算洛基把魔术关闭了——不，这跟关不关闭没有关系，大剑本身应该已经造成充分的惯性了。在那种状况下，就算把〈念力〉解除……啊。”

　　夏露终于察觉到西格蒙特究竟想说什么了。

　　“对，革鲁宾的魔术回路并不是〈念力〉。”

　　革鲁宾是D-works赌上自信而送进会场的最新型实验机，那复杂的变形机构就是由最新的机械工学所达成的。那么想当然尔，它所搭载的魔术回路应该也是最新锐的东西吧？

　　能够切开夜夜身体的魔术，而且是可以对抗重力的魔术。可以将巨大的剑身自在地悬浮在空中，而且可以让短剑飞舞的魔术。那究竟是什么？

　　“打败〈剑帝〉的关键应该就在那里了。”

　　“说得也是，等那个笨蛋复活之后，就去告诉他吧。”

　　“这样好吗？”

　　“咦？”

　　西格蒙特用若有所思的眼神看着夏露。

　　“如果他获胜的话，就会变得更厉害。经验是可以磨练人类的一种研磨剂，特别是像雷真那种类型的人，经过越多次战斗，就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啊。”

　　那种事情，夏露自己也很清楚。雷真就像是一名不受公式拘束的数学家一样，再加上他那个战斗能力，如果能够累积经验的话，应该会有飞跃性的成长吧。

　　“你是〈十三人〉中的第六名——只要不像洛基一样自行调降顺位，跟雷真对台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在那之前，他究竟会变得多强，可是让人难以想像的喔？”

　　“……不要让我一再重复，我可是名誉崇高的贝琉伯爵家的夏绿蒂呀。不管那家伙会变得多厉害，我都会当着他的面将他击败的。而且……”

　　夏露今天晚上第一次“呵呵”地笑了起来。

　　“你不是也很中意他吗？”

　　“‘也’的意思是说，你也很中意他就是了。”

　　“什！这！笨——”

　　“不，抱歉。刚刚那句话确实太捉弄你了。只要看看最近的你，这种事情比盯着一团火还要清楚啊。”

　　“给我闭嘴！小心我把午餐的鸡肉换成奶粉喔！”

　　西格蒙特露出苦笑，用尾巴遮住自己的脸装作没听到。

　　夏露则是开始赌气，忍不住想用力拉扯西格蒙特的翅膀。

　　（什么嘛……稍微中意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毕竟雷真是夏露来到这所学院之后结交到的第一个朋友。

　　夏露抬起头，眺望医务室透出来的亮光。

　　不准给我死掉呀，雷真。

　　“……本小姐都已经这么为你担心了。”

　　她用没有人会听到的微弱声音呢喃着。

　　接着变得满脸通红，慌张地抓起毛毯把自己的头盖了起来。

　　5

　　黎明前，一天之中气温最低的时间带。

　　场景位于一片寂静的医学部校舍。就在入口玄关的地方，一名身穿白衣的教授——金柏莉走了进来。她拍一拍身上白衣，把沾在上头的露水拍掉。

　　忽然，她的视线看向走廊深处。

　　“神呀，佛呀，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请救救雷真吧……！”

　　一名少女对着即将沉没的明月不断祈祷着。光鲜亮丽的黑发微微地发着光，让人不禁感到某种神圣的气氛。

　　“夜夜不会再任性了。就算雷真跟其他女孩子要好，夜夜也不会再吃醋了。就算雷真的衬衫上有其他女孩子的味道，就算雷真丢着夜夜不管，就算雷真哪一天突然说出‘我交女朋友了’——”

　　说着说着，她的声音就渐渐失去抑扬顿挫，眼睛也渐渐失去了光彩。

　　夜夜突然回过神来，赶紧又补足道：

　　“刚刚那不是真的，是假动作。请不要被那种东西欺骗了。夜夜真的不会再吃醋了，所以请救救雷真吧……！”

　　“还真是感觉很灵验的祈祷啊。”

　　夜夜吓了一跳后，转过头来。

　　“你看起来很有精神嘛，真的是让我吃惊。明明操纵者在那样的状态之下，你的启动程度居然完全没变。”

　　单看目前的状况，金柏莉的这句话听起来只能想成是在讽刺对方吧。仿佛就像在指责夜夜：“居然还从那种状态下的主人身上吸取魔力。”

　　夜夜沮丧地低下了头。

　　一股罪恶感刺向金柏莉心中。她并没有讨厌夜夜的理由，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面对过分优秀的自动人偶时就是会忍不住变得冷淡。

　　“唉呀，你也不用那么担心啦。那家伙可是跟涡虫一样打不死，只是胸口被切开而已，没什么大碍的。”

　　留下一句笨拙的安慰之后，金柏莉穿过夜夜身边。

　　走进医务室，血液与消毒水的味道刺激着她的鼻子。

　　在通往治疗室的门前，克鲁尔医师就坐在那里。

　　他非常不开心地板着脸，翻阅着厚重的医学书。

　　“你看起来很不高兴啊。”

　　“废话。救一个臭男人的性命有什么好高兴的？”

　　克鲁尔头也不抬地骂着。虽然嘴上是这么说，从他依然彻夜照顾着伤患的样子看来，他也算是名专业人士。

　　“〈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的情况如何？”

　　“越想就越觉得他是个噩运超强的家伙啊。”（吐槽：当麻hard luck附体的家伙……）

　　克鲁尔把病历丢向金柏莉后，一边擦着眼镜一边说明：

　　“如果再砍深个几公厘，他的肺脏就裂开了啊。再深个一公分，心脏就没救了。”

　　“哦？”

　　“角度也很幸运。虽然右边的锁骨被砍断了可是肋骨只断了两根而已。里面的脏器也没事。明明就是被一把大剑粗暴地砍到，可是切断面却很整齐，也多亏这样，缝合手术才能这么顺利——简直就是超乎现实的强运啊。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暗地里保护着他一样……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吐槽：妹灵保佑）

　　“那么，性命算是救回来了吧？”

　　“目前看来的话。”

　　克鲁尔说话非常慎重，并且很难得地露出像医生一样的表情说道：

　　“他的出血非常严重，血压掉得太低了。不保证会不会留下什么奇怪的后遗症。另外也要担心败血症的可能性，毕竟自动人偶这种东西都沾满了杂菌啊。就算以上这些情形都克服了，他的意识能否回复也是神才晓得。而且……”

　　他忽然放低声量，像是在耳边窃窃私语般说道：

　　“之前那个‘吸取生命力’的情形，这次也发生了。”

　　金柏莉不禁想到在走廊的夜夜。从她刚刚的样子看来，夜夜本人应该还没察觉到自己正在剥夺雷真的〈生命力〉吧？如果她知道这件事的话，应该会变得更慌张失措才对。

　　“就是这样，他何时死了也一点都不奇怪。”

　　金柏莉看向治疗室的门，陷入沉思。

　　（我是不觉得那家伙会那么容易就死啦……）

　　但再怎么看起来不会死的人，终究还是会死。这种事情，金柏莉非常清楚。

　　“就算他活过来，短时间内也无法战斗。唉，又一个臭男人入院了。男性的入院者是又臭又脏，一点好处都没有。不管是换衣服、换绷带还是触诊，没有一件事情有趣。”

　　“哦？你平常都是在享受着那些事情啊？”

　　“废话——当然是开玩笑的，Sir。”

　　克鲁尔看到金柏莉正在玩弄着手术剪，于是赶紧更正。

　　然后，内心感到火大地抱怨着：

　　“真是的，那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啊！这个瘟神！我好不容易把他治疗好，才想说终于可以把他赶出去了，居然又马上给我跑回来。煽情可爱的自动人偶也对我一点都不亲近，甚至还差点把我给‘捏碎’了啊。啊啊，可恶，〈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你给我受诅咒吧！给我爆炸吧！”

　　克鲁尔不断骂着诅咒的话语。金柏莉觉得继续跟他说话很愚蠢，于是将视线送向窗外。

　　天空已经开始变白。再过不久，就要天亮了。

　　“接下来……你、有办法回到夜会上来吗？”

　　她对着治疗室里的雷真问道。

　　而治疗室里则是彻底的安静，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6

　　就在雷真的意识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夜会进入了第二天。

　　这天是周一。虽然夜会开幕了，但是有关系的人也只是一部分的学生而已。所以理所当然地，学院还是一如往常地上课。

　　而在所有课堂结束的放学后，太阳西沉，时间来到下午六点，学生们又再度聚集夜会的交战场边。

　　有人是来看热闹，也有人是以研究为目的。虽比不上昨天的盛况，但是现场依然摆设着摊位，看起来也很热闹。

　　在那一片鼎沸的人声之中，出现了夏露的身影。

　　是为了当雷真回来时能帮上他的忙，所以试着来寻找洛基的弱点……不对，才不是这样打算的。当然不是、不是、我说不是就不是。

　　因为从昨晚开始就什么东西都没吃的缘故，夏露的空肚子忍受不了炸油的香味。她在摊贩前来回踱步了三趟，终于还是输给了香气，买了一个甜甜圈，与西格蒙特分食着，一边等待战斗展开。

　　今晚是〈寂静的轰鸣〉（Silent Roar）——芙蕾出场的晚上。

　　洛基已经站在交战场上了。他将革鲁宾带在一旁，双手插在口袋里，等待着芙蕾的出现。

　　看热闹的学生们窃窃私语着：

　　“看，〈剑帝〉干劲十足啊。”

　　“他明明就不需要那么拼命的说。就算五十名以下的人全部集结起来，也打不赢〈剑帝〉啊。昨天那个〈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也不像之前传闻中那么厉害。”

　　“照这情形看来，〈寂静的轰鸣〉（Silent Roar）应该是不会出现了。实力相差太多了啊。”

　　“再说，他到底是为什么要〈自行降格〉到这种低名次来啊？名次一旦变更，就无法回到本来的地位了喔？”

　　“谁知道。大概是看〈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不爽吧？”

　　“嘘！〈寂静的轰鸣〉（Silent Roar）出场啦。”

　　交谈声沉潜下来，夏露也跟着望向学生们所注目的方向。

　　一名飘逸着珍珠色头发、感觉非常柔弱的女学生走了过来。在她的背后，跟着一只毛色看起来像狼犬的犬型自动人偶。

　　是芙蕾。她虽然是比夏露高一个年级的学姐，却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夏露甚至抱着一种像是在为学妹加油的心情，看着芙蕾入场。

　　夜会并没有什么比赛开始的暗号，交战场已经是战场了。然而，洛基却没有立刻朝芙蕾展开攻击。

　　他感慨地看着芙蕾，然后慵懒地“呼”一声叹着气。

　　“说实话，我很意外。”

　　夏露勉强听到了他的声音。面对颤抖了一下的芙蕾，洛基则是继续说道：

　　“没想到你居然会出现。我以为你会逃避这场战斗啊。”

　　“……我才、不会做那种事。”

　　“我就是为了那件事感到意外，这一点都不像你。从小时候，你不管是做什么事都很迟钝，笨手笨脚，而且又很容易放弃。一对什么事情感到害怕就躲到我的背后。那样的你，现在居然想要跟我对打？”

　　“……洛基、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一直很能干呢。”

　　芙蕾低着头，一句一句地小声说道：

　　“你总是很活泼……头脑又好……又很有力气……手脚也很灵活，我只要跟在洛基后面、躲在洛基背后就可以了。”

　　她像是紧咬着牙根般沉默了一阵。接着，她轻轻地摇摇头。

　　“但是，现在、我也是、这所学院的学生……是以魔王为目标的、人偶使。”

　　芙蕾用力抬起头，正面迎视着洛基。

　　洛基似乎吓了一跳，而夏露也感到非常意外。芙蕾刚刚为止那种软弱的氛围已经不知道消失到何处去了，现在的她看起来非常刚毅，甚至充满威严。

　　“洛基……或许、在憎恨我、也不一定。不过……”

　　芙蕾往丰满的胸部——刺激夏露自卑心的东西——“砰”地拍了一下：

　　“我会、战斗的。因为光是躲在洛基后面的话谁也保护不了。”

　　“保护？你在说什——”

　　“拉比！”

　　“吼！”

　　芙蕾手上发出青白色的光。魔力的导线延伸出来，连接拉比与芙蕾。

　　战斗开始了。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抢得先机的居然是芙蕾。

　　拉比的吼叫声产生了冲击波，变成一颗〈炮弹〉往前飞去。炮弹宛如钻头般掀翻草皮、挖起泥土，不断向前挺进。

　　洛基泰然立在原地，但革鲁宾却做出了反应，挺身保护自己的主人。

　　它挥下长剑，把神秘的〈炮弹〉打散。就在那一瞬间，夏露微微感受到从洛基身上散发出来的魔力波动。就连夏露都只是微微感受到而已，应该多半的学生都没有察觉洛基使用了魔术吧？

　　“不够看啊。”

　　革鲁宾露出背部的短剑，一把接一把射了出来。

　　“拉比！”

　　面对夹击而来的短剑，拉比用出乎意料的敏捷动作避开。但是，短剑就像是拥有自己的意识，一擦身就立即改变路径，不断纠缠着拉比。

　　其中一把削过了拉比的脚。

　　伤口并不浅，血涔涔流出，让拉比的动作变得有些迟钝。

　　然而芙蕾并没有惊慌失措。她让心情冷静下来，集中着魔力。

　　“拉比！再来一次！”

　　配合着芙蕾的指示，拉比再度发射出〈炮弹〉。〈炮弹〉一边席卷短剑，一边往前飞去。

　　跟刚才一样，革鲁宾挥下长剑，〈炮弹〉仍旧被打散了。

　　“我说过不够看。”

　　洛基发出魔力后，短剑再次飞舞在空中。

　　拉比已经无力闪躲，身体多处遭到切开，发出高亢的悲鸣。

　　“拉比！”

　　芙蕾奔向拉比身边，将它抱起。这时，洛基的影子落在她的身上。

　　他并没有在嘲笑，也没有夸耀自己的胜利。

　　洛基只是用冷静的目光睥睨着芙蕾。

　　“把眼睛闭上，很快就结束了。”

　　革鲁宾举起长剑，准备将那沉重的刀刃挥下，把拉比的身体劈成两半——值此瞬间，异变突生。

　　芙蕾的全身上下喷出足以把长剑弹开的魔力。

　　好浓！连空气看起来都又黑又浊！

　　夏露不禁睁大了眼睛，而西格蒙特则是张开翅膀，表现出高度警戒的样子。

　　（这是何等魔力……这是人类所发出来的魔力吗……？）

　　洛基与革鲁宾同时往后一跳，拉开了距离。

　　接着，非常突然地，拉比的身体产生了变化。

　　它的双肩隆起，爪子伸长，全身体毛宛如刺猬般直竖。身体大了两倍，与其说是狗还比较像老虎。最重要的是，它的表情不一样了，露出利齿的脸看起来就像一只猛兽。倘若神话中的刻耳柏洛斯（注5）真的存在，搞不好就是这样的表情。（5　Cerberus，希腊神话中看守冥界入口的恶犬。）

　　“拉比……拉比……？”

　　芙蕾释放着膨大的魔力，但是却明显在动摇着。

　　（样子很奇怪。难道说……这不是芙蕾的魔术……？）

　　拉比“吼吼吼吼吼吼！”地狂吠起来。

　　咆哮声震动着大气，放出巨大到让夏露的肌肤感到疼痛的魔力。

　　“呜……奇……怪？”

　　芙蕾当场跪了下来。毕竟她释放出如此大量的魔力，对身体造成的负担想必也非同小可。芙蕾的皮肤到处开始破裂，渗出血液。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她发出惨叫，挣扎、痛苦着。而就在浑身是血的芙蕾身旁，拉比的牙齿“喀吃喀吃”地发出声响，威吓着革鲁宾。

　　紧接着，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拉比展开猛烈的攻击。

Chapter 6　愚者的选择

　　1

　　野兽的咆哮，挟着一股魔力、如迫击炮般瞬间射出。

　　革鲁宾与洛基跳跃起来闪开攻击。流弹飞出交战场，击碎了做为〈边界〉的石柱。碎片四散，划伤了夏露的脸。

　　（那是、什么呀……？）

　　夏露的视线紧盯战场。拉比单方面压制着对手，冲刺、接着炮击。面对接二连三的快速攻势，革鲁宾只能不断闪避。

　　每当拉比使用那股巨大的力量，芙蕾的肌肤就会破裂、出血。

　　芙蕾已经连走动都感到困难，只能蜷伏在原地，挣扎、痛苦着。

　　在夏露的头上，西格蒙特低声说道：

　　“不妙，芙蕾的魔力正被强硬地吸取出来啊。”

　　“强硬地……等等，那是什么意思？”

　　“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个小姑娘……会死喔！”

　　拉比猛烈地对革鲁宾展开攻势。忽然，它的脚踝被短剑砍伤了。

　　革鲁宾的短剑纵横无际地飞舞着，拉比不得已只好后退。

　　八支短剑飘浮在空中，以洛基为中心缓缓地画着圆。（吐槽：洛基你也学御剑术了么）

　　“那就是〈剑之结界〉……！”

　　这就是洛基被大家公认为马格努斯强劲对手的原因——能够自动攻击入侵者的结界。

　　拉比才刚伸出脚，短剑立即以敏锐的动作飞至，毫不留情地向它切砍。

　　刺击、贯穿、血肉横飞。但是——

　　一被短剑割伤，拉比身上就会立刻冒出水泡，将伤口修复。

　　那是何等的再生能力！但看来并非毫无代价。每当拉比受伤，芙蕾的身体就会溢出鲜血，蒸发后变成一团黑色的烟雾。

　　（血液、被转换成魔力了……！）

　　活血是一种高纯度的魔术素材，就好比汽油那样。当前情况似乎是经由特殊的机巧或是魔术程序，强制转换成魔力的样子。

　　不用说，人的血液量是有限的。再继续下去，等待着芙蕾的只有死亡。

　　“革鲁宾，停下！”

　　‘YES...?’

　　一受到洛基命令，革鲁宾停止了攻击。

　　但是现在的拉比并没有善良到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它如弹跳般往前冲刺，对革鲁宾使出一记强力的头槌，将它撞飞。接着顺势扑向洛基，压在他的身上。

　　锐利的犬齿仿佛要咬破喉头般直逼而来。洛基用双手掐住拉比的脖子往上抬，抵抗着它的攻势。但那终究只是人类的力量，眼看就快要撑不住了！

　　“呜……拉比……不可以……！”

　　芙蕾全身流着血，大叫着。可是，拉比却充耳不闻。夏露再也忍不下去，准备冲进场中。

　　“等等，夏露，你打算做什么？”

　　西格蒙特紧抓住她的帽子，夏露则是连回答都感到不耐烦：

　　“怎么看都不正常呀！我要秉持身为高贵者的义务，进行人命救助——”

　　‘不行！’

　　不只西格蒙特，身后同时传来另一个声音阻止了夏露。

　　“搞清楚自己的身分，夏绿蒂。”

　　夏露回头，发现金柏莉就站在她背后。

　　“只有受招待的人才能站上夜会舞台，距离你出场的时机还早得很……未被唤名却上台可是很没规矩的一件事。”

　　“老师！虽然您这么说，但现在不是讲这种话的时候了呀！”

　　“别啰唆了，退下吧。有个人比你更适合啊。”

　　金柏莉不怀好意地笑着。她的视线越过夏露的身体，看向空中。

　　夏露带着不好的预感转身。

　　没错，今晚可以站上夜会舞台的，还有一个人。

　　某个影子闪过呆站在原地的革鲁宾身旁，冲进场内。

　　那影子踢飞了拉比，解除洛基的危机。

　　顺势跳跃起来后，神秘的影子分裂成两个人影，分别着地。

　　一遍是拥有美丽黑发的最高级自动人偶。而另一边则是——

　　“……那·个·笨·蛋！”

　　夏露的头顶不禁冒出了热气。

　　那个“笨蛋”则是露出得意的笑脸，悠哉地说道：

　　“也让我加入吧，我没有一起跳舞的对象啊。”

　　就这样，原本应该身受重伤的〈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竟出现在战场中央。

　　2

　　雷真胸口的伤传来阵阵脉动，像是燃烧般感到炙热。

　　他一边忍受仿佛要贯穿身体的剧痛，一边露出了笑容。

　　对于能够笑出来的自己感到不可思议，但若不笑就没办法支撑下去也是事实。如果一个恍神，双脚就会开始发抖。缝在胸口上的线紧绷着，感觉像是快要断开一样。而且，平常的惯用手还没办法动。

　　就算如此，雷真依然非做不可。

　　身躯宛如一只巨熊的拉比不断发出低沉的呻吟。

　　雷真走到它的面前，

　　突然，他从侧面被人用身体撞开。因为身体虚弱的关系，雷真无从抵抗地倒在地上。

　　难得帅气登场，这下真的有够丢脸。雷真赶紧站起身子，对撞开自己的犯人——洛基大骂：

　　“你做什么啊！”

　　“那是我的台词。不相干的人给我闪一边去。革鲁宾！”

　　‘I'm ready’

　　呼应着洛基的指令，革鲁宾飞上半空中。就在钢铁制的自动人偶要做出动作之前，雷真捶了一下洛基的后脑勺，妨碍他的行动。

　　“你做什么！”

　　“那是我的台词！你打算要做什么啊！”

　　“你这家伙真的是个笨蛋！当然是要阻止拉比了！”

　　“你才是笨蛋！如果你攻击的话，芙蕾的性命就会相对缩减啊！”

　　“你什么都没搞懂！笨蛋给我闭嘴，好好看着我要做的事！”

　　“你才给我看着！”“不，你才是！”“你啦！”

　　两个人又展开了一场像小孩子一样的争执。现在明明就不是做那种事情的时候，可是这两个人的个性似乎真的合不来的样子。就在这时，拉比冲了过来……不过，夜夜与革鲁宾却合作无间地挡住了拉比。（吐槽：好基友）

　　“你这家伙，不管怎样都要妨碍我就是了？”

　　洛基释放出熊熊杀气，不过雷真也不避开视线：

　　“废话。你——打算要杀了拉比对吧？”

　　“……不这样做的话，会危害到周围的人，芙蕾、也会死。”

　　“既然这样，这里就没你出场的份了。那家伙由我来阻止。”

　　下个瞬间，洛基的脚画出一道弧线。

　　激烈的一踢击中雷真腰部。锁骨发出一阵剧痛，让雷真不禁缩起身子。

　　“看，你那副德性能做什么？要救芙蕾的话，就只能这样做了。”

　　洛基将手心伸向革鲁宾，于是革鲁宾立刻变形了。

　　伴随着“轰轰轰！”的暴风声，大剑往上空浮起。

　　“只要一击破坏〈心脏〉，那只怪物就会停下来，就能救芙蕾——”

　　“救不了啦！”

　　雷真用尽全身的力气、宛如要捶打对方般大吼：

　　“搞清楚！那家伙可是很疼爱拉比……把它当成家人一样啊！杀死拉比而只有自己活下来的结果，怎么可能拯救她啊！”

　　“——那你又打算怎么做！难道要堆芙蕾见死不救吗？”

　　“我不会！”

　　雷真在大叫的同时，把手放到夜夜背上，直接注入魔力。

　　“我两边都要救。吹鸣二十四冲！”

　　“是的！”

　　夜夜低下身体，像风一般迅速向前冲刺。

　　大概是野生的直觉，让拉比察觉到自己的危险了。它一左一右地踏着步伐，躲开夜夜的攻击。但是，夜夜依然轻快地变换方向，穷追不舍。

　　宛如双禽互斗般的一场捉迷藏。那飞快的速度，让围观群众不禁发出一阵惊叹。

　　“拜托了，夜夜。好好挡住那家伙！”

　　夜夜牵制着拉比，分散它的注意。趁着这个机会，雷真飞奔出去，冲到蜷伏在地上的芙蕾身边，将她抱起起。

　　要不杀死拉比而阻止它的方法，就只有这个了。

　　不是伤害拉比——而是让芙蕾失去意识。

　　失去意识的魔术师几乎不会释放魔力，这跟动物之所以不具备魔力是相同的道理。清醒程度低落而失去知性的人类就不会有魔力。

　　芙蕾的双眼呆滞、焦点模糊，雷真瞬间感到一阵犹豫。虽然这不是他第一次下手，但如果对方是一名少女的话，雷真的觉悟也会变得迟钝。

　　可是，不做不行。

　　在这种时候无法下手的废物，是谁都无法守护的。

　　雷真将身体靠上芙蕾的脖子，隔着围巾用手臂环住。

　　突然，拉比改变了方向，朝雷真冲刺而来。

　　雷真赶紧将芙蕾推开，自己也闪到一旁。因脚步不稳而跌倒在地的雷真，逐渐被拉比的影子覆盖。

　　锐利的牙齿紧逼雷真喉头。夜夜……来不及赶过来了！

　　“雷真！”

　　他听到了夜夜的惨叫声，紧接着——

　　传来“锵！”一声坚硬的撞击。

　　那不是牙齿互相咬合的声音，而是大剑挡下利齿的声音。

　　就像是在保护雷真一样，某人的背影肃立在他眼前。当然，那就是洛基，而挡下拉比的则是他握在手中的大剑。

　　“洛基……”

　　“我为人既谦虚又宽容，但是……面对只会出一张嘴的男人，我会忍不住想杀了他！”

　　洛基一边与拉比比拼着力气，一边放话：

　　“快点解决这家伙，然后让我杀了你！”

　　雷真苦笑了一下，跳起身子回应他：

　　“正合我意，看我怎么把你打回去！”

　　“说笑！”

　　两个人同时展开动作。

　　洛基轻松地将大剑往上一挥，把拉比巨大的身躯弹开。接着立刻解除革鲁宾的变形，让它朝拉比突击。

　　革鲁宾并不打算砍杀拉比，只是接连朝它挥出刀刃。拉比不断被逼退，而夜夜早已在它背后待机。拉比被两具自动人偶前后夹攻，动弹不得。

　　这时雷真已经赶到了芙蕾身边，和刚才一样，抓住她的脖子，勒住颈动脉。

　　短短一瞬间，通往脑部的血液被阻断的芙蕾手脚一瘫，昏了过去。

　　拉比痛苦地摇晃着身体。

　　用前脚挖着土，不断甩着头，步履蹒跚，尾巴也失去了力气。

　　刚刚还膨大得让人吃惊的肌肉渐渐缩小。

　　最后，它“啪！”地应声倒在地上，变化迅速得让人错愕。

　　成功了……正当所有人都这么想的时候……

　　拉比的肩膀突然爆开，血肉四散。

　　3

　　战局不了了之——过了十几分钟后。

　　在医学部的入口玄关，一个人影不断来回踱步着。

　　是雷真。他正坐立难安地等待着某个人，而夜夜则是小心翼翼地注视着那样的他。大概是在担心主人的伤势吧？

　　忽然间，雷真停下了脚步。他敏锐的听觉听到了远处传来的脚步声。

　　而他的视觉也是一样，看到了屋外的灯光底下，飘飘地出现了两个人影。那身穿着艳丽和服的样子，雷真不可能会看错，正是硝子与伊吕里。

　　雷真奔出玄关，迎接那两个人。

　　“抱歉，谢谢你。我……除了硝子小姐之外，没有可以拜托的人……”

　　“我等一下再来跟你说教。那个差点坏掉的孩子在哪里？”

　　雷真小跑步地带着硝子来到医务室。

　　打开医务室的门后，四个人影映入眼帘。

　　戴眼镜的医师、靠在墙上的金柏莉，以及医疗队的两名女学生。而在他们的后方，芙蕾正躺在一张简易病床上接受治疗。

　　当中首先做出反应的是克鲁尔医师。

　　“女神……？”

　　他不小心脱口而出后，赶紧又端正自己的姿势，露出爽朗的笑容。双手则是继续治疗着芙蕾，

　　“初次见面，这位小姐。请问你到这又脏又乱的地方有何贵干呢？我现在有点抽不开身，如果不介意的话，要不要等一会——”

　　“初次见面，没教养的小弟弟。”

　　“小弟弟？”

　　“如果你想要搭讪我的话，先去学学做人的道理再来吧。”

　　硝子瞧也不瞧一眼地穿过克鲁尔的身旁，走向医务室中央。

　　拉比就躺在一张桌子上。

　　拉比是一具自动人偶，照理讲应该不是医务室负责的。但是，因为它的身上使用了大量的生物性材料，所以不是送到技术科也不是送到工学部，而是被送到这里。除此之外，也是为了不要让它跟身为主人的芙蕾分开的关系。

　　硝子对站在一旁的金柏莉瞥了一眼。

　　“我擅自出手也没关系吗？”

　　“我不介意，甚至应该说感到很光荣。毕竟可以见识到闻名天下的花柳斋大人一展身手啊。”

　　获得同意后，硝子操作起眼罩，加着透镜注视拉比。

　　看来她是在透视拉比体内的样子。雷真有听说过硝子的眼罩可以直接看到魔力的流动。

　　硝子头也不抬地就用清楚的声音发出指示：

　　“绝缘钳，传导管，酒精与蒸馏水，还有需要大量的盐巴。伊吕里，准备满满一个脸盆的冰块。然后，金柏莉老师，可以麻烦你去把躺在那里的孩子头上的头发剪一撮下来给我吗？”

　　她说着就从袖口中取出一个包裹。“啪！”地一声打开来，里面装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工具。各种宝石“喀啦喀啦”地在桌上滚动，雷真因那奇异的模样而瞪大眼睛。

　　“石头……？”

　　“你还真是无知啊，怎么看都知道是魔石吧？就是储存着魔力的天然电池，根据结晶构造与组成，而决定了不同的魔力品质啊。”

　　金柏莉一遍剪着芙蕾的头发，一遍在雷真耳边说道。

　　硝子并没有停下双手，紧接着解开绑在腰上的锁链，围绕在拉比的四周。

　　是结界。雷真在赤羽一族的仪式中也看过类似的行为。

　　然后，硝子的嘴巴咬住绳子，用束衣带束起和服的袖子。

　　硝子的手臂纤细而白皙，手指也很修长，以女性来说稍微显得有些瘦骨，那正是经验丰富的工匠手指。

　　接着，硝子的‘手技’便开始了。

　　她的身手非常洗练，毫无一丝多余的动作。更重要的是，她没有一刻犹豫，何处应该要做何种处置，仿佛全都明白的样子。

　　就像是在欣赏钢琴演奏家熟练的指法般，围观的人仿佛还来不及换气，短短不到十分钟，拉比的手术便结束了。

　　缝合的时候使用的是芙蕾的头发，硝子迅速地缝合伤口后——

　　“帮它包扎绷带。”

　　对医疗队的女学生做出指示并离开拉比的身边。

　　最后用伊吕里递出来的脸盆洗净沾满血的双手。

　　“漂亮。”

　　金柏莉露出打从心底感到惊叹的表情称赞着：

　　“那个自动人偶能长生了吧？”

　　“或许没办法。”

　　“——那、该怎么说、真是让人意外啊。”

　　“毕竟内脏已经乱七八糟了呀。〈心脏〉变成那样的话，我也束手无策。”

　　雷真忍不住看向芙蕾，对于她现在失去意识的事情，稍微松了一口气。

　　“不过，我的原则就是做事一定要有始有终。考虑到它复原时的状况，我想把缺损的部位修补起来。可以帮我准备一些橡树材吗？”

　　“橡树？你要雕刻吗？”

　　“我是个人偶师，比起扮医生，做木工还比较适合我呀。”

　　“我知道了，立刻帮你准备。”

　　金柏莉走出医务室。目送她的背影离开后，硝子转身面向雷真。

　　“好啦，接下来就是说教了。”

　　4

　　硝子用一种对周遭熟悉到令人不可思议的脚步走在走廊上。

　　而雷真与夜夜两个人则是像被叫出来训话的问题儿童一样跟在她的背后。

　　最后，硝子来到无人的阳台坐下，打开伊吕里递来的小盒子，从里头拿出烟草。

　　装进烟斗中，点燃。吸着、吐着、倒出烟灰。

　　完成工作后的硝子看起来非常轻松。但是，她的沉默却让人感到恐惧。雷真不仅没有完成军方的指令，还差点让夜夜遭到破坏。因为一时大意受了重伤，由于一心想拯救拉比，明知会被学院盯上，也还是把硝子叫来了。他根本就不缺被痛骂的题材。

　　雷真耐不住沉默，自己率先开口：

　　“那个……得救了，感恩……”

　　“还没得救呢。不过，这次算你欠我的。”

　　硝子装入下一撮烟草，语调听起来也不像在生气。

　　接着，她轻轻把放在手掌上的小石头亮出来。

　　那是刻有纹路的一颗小石头。看到那颗石头，雷真与夜夜同时睁大了眼睛。

　　“魔术回路！难道、是拉比的……？”

　　“军方的目的已经达成了。所以就算我让那孩子活下来，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吧。”

　　让它活下来。在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后，雷真全身放松了下来。

　　“谢……谢谢你……谢谢你，硝子小姐……！”

　　“要道谢还早呢，能获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呀。”

　　就算是那样，硝子也已经尽全力了。光是如此就已经让雷真感动不已。

　　因为突然松了口气，让他想起原先忘记的疼痛。本来雷真的身体应该是连站起来走路都有问题才对，于是他忍不住当场跪下。

　　“……真是令人不悦。”

　　雷真因为硝子说的话吓了一跳，赶紧抬起头。不过，看来她并不是在说雷真的样子。硝子的视线眺望着远处。

　　“我想小弟弟应该也已经注意到了吧？D社为了要比较〈加姆〉与〈天使〉而参加夜会的事。”

　　“……是，犹宓它、确确实实说过这样的话。”

　　“可是，那是障眼法。不过是为了利用那两个孩子而捏造的说词。”

　　那两个孩子。是指芙蕾、洛基吗？

　　“D社的目的才不是比较两机种的性能。虽然他们是真的希望洛基坐上魔王的宝座——但，芙蕾的存在却是一种实验啊。”

　　雷真一时之间还搞不清楚硝子话中的含意。

　　不，其实他隐约已经注意到了。许多的事实、现象都把真相告诉了雷真：拉比的失控、芙蕾痛苦的样子、大量的出血……

　　“……刚刚那个，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拉比会突然失去控制？”

　　“反了呦，小弟弟。失去控制的是芙蕾才对。”

　　“什么……？”

　　“拉比应该是被注入了超出容许量的魔力，所以才会失去理性的吧？就是因为无法忍受过量的负荷，最后才造成〈心脏〉的破裂。”

　　“……我搞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真的不懂？”

　　被硝子强烈的视线注视着，雷真不禁感到畏缩。

　　“芙蕾的心脏被组装了魔术回路呀。”

　　“什—一”

　　在雷真的身旁，夜夜用双手捂住了嘴巴。

　　拉比的〈心脏〉？

　　不，不对。并不是雷真听错，硝子确实是说了，芙蕾的心脏！

　　“应该是强制吸出宿主的魔力并且加以利用的魔术回路吧。那可以提高宿主的魔力亲和性，最后甚至改变了宿主的身体组成。”

　　硝子这句话所指的意思，其实雷真已经知道了。

　　不是已经亲眼看见了吗？在那栋美其名为孤儿院的设施里，令人怵目惊心的景象。

　　“〈白神子〉——在这个国家似乎被称作〈承蒙誓约之子〉（Promised Children）的样子。与生俱来就拥有丰富魔力的孩子。如果可以‘量产’的话，你不觉得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吗？”

　　不觉得，怎么可能觉得。

　　不过，企业、或是军方，有可能……就会如此觉得。

　　毕竟如果可以量产出强力的士兵，那就万万岁了。

　　“也就是说，芙蕾跟洛基是……”

　　“人造的〈白神子〉。D社的实验动物。”

　　雷真感觉像是胃袋被狠狠揍了一拳。

　　夜夜铁青着脸，就连伊吕里都皱起了眉头。

　　硝子淡淡地继续说道：

　　“看那些孩子身上的魔力循环就知道了。经过人为整理而显得不自然的魔力流动，毫无疑问，他们的心脏被机巧化了。”

　　“你是说……把机巧、装进人类体内？”

　　“体色的变化就是一种副产物呀。因为对肉体造成了负担，而让色素崩坏的关系。”

　　“那是、简单就可以办到的……事情吗？”

　　“怎么可能。小弟弟你应该有亲眼目睹才对，手术失败的小孩子们最后变成怎样了？”

　　被保管在地下冰库的、小孩子的遗体。

　　恐怕是被拿来当作〈加姆〉制作材料的那些遗体……

　　“毫不浪费呢，真的是。甚至到了让人厌恶的程度呢。”

　　一团浑黑的愤怒涌上来，溢满雷真的胸口。

　　这算……什么啊？

　　这算……什么啊！

　　雷真弹跳似地站起身子，准备冲出阳台。

　　“给我站住。”

　　一句不容分说的强烈话语，把雷真的双脚钉在地上，动弹不得。

　　硝子缓缓地，但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还要严肃地说道：

　　“你今晚就去睡了吧。短时间内，我禁止你走出校门一步。”

　　“为什么！”

　　“为什么……你在问我吗，小弟弟？”

　　硝子冰冷的双眼，让雷真感受到一股仿佛被枪口直指的恐惧。夜夜也像只小兔子般缩起身体，明显地在害怕着。

　　“为什么我要让你跟小紫一起前往D社的〈孤儿院〉——为什么要你放下夜夜独自前往，你似乎还没有搞懂啊。”

　　“……那是、为什么？”

　　“为了不要让小弟弟做出蠢事啊。”

　　“在做蠢事的是那帮人啊！难道要放任那些家伙恣意妄为吗！”

　　“我就是叫你别太自以为是。根本就没有小弟弟能做的事情。我就跟你讲明白一点吧？小弟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他……？”

　　“布朗森，过去差一点就坐上魔王宝座的男人。”

　　雷真之前有听说过这个名字，确实，是夏露提过的。

　　“那是五届以前的夜会，也就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的他败给了后来的魔王于是脱离了夜会。”

　　“就是那家伙、创立了D-works……吗？”

　　“现在的小弟弟就算再怎么拼命也不可能赢过他的，那个〈剑帝〉洛基也一样。再加上，小弟弟你现在还很大意地身受重伤。难道你忘记跟我的‘打赌’了吗？”

　　雷真无话可说，只好低下头，紧紧握起拳头。

　　“你明白的话，短时间内就给我安分一点。”

　　硝子收起烟斗，冷淡地转身背对雷真，离开了阳台。

　　5

　　雷真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医学部校舍中。夜夜虽然也战战兢兢地跟在他背后，但因为受到雷真的无视，在不知不觉间就失去了踪影。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雷真回神的时候，发现自己就站在医务室前面。

　　医务室内一片寂静。大概是因为昨天通宵看病而累垮的关系，克鲁尔躺在沙发上睡死了。医疗队的女学生们已经回去宿舍，金柏莉也不见踪影。

　　雷真看到空无一人的病床，不禁吓了一跳。

　　原本应该躺在病床上的芙蕾不见了。雷真赶紧进到房内找寻，才在治疗室的门后看到一条珍珠色的尾巴——芙蕾的头发。

　　她白皙的肌肤上到处包裹着绷带，还贴着大量的OK绷。

　　芙蕾静静地凝视着躺在床上的拉比。拉比则是皱着鼻子、胡根微微抽动，全身无力地躺着。

　　“你已经可以起身了吗？”

　　芙蕾颤抖了一下之后回头，受到惊吓的她双眼充满了血丝。

　　“呜……你才是。”

　　“照金柏莉老师的讲法，我与其说是人类还比较像是涡虫的样子。”

　　虽然是玩笑话，芙蕾却笑也不笑。

　　她的样子看起来非常憔悴，让雷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硝子小姐是世界第一的人偶师，所以说、那个、呃……”

　　一定会得救的——雷真无法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面对生物的生死，就算人类再怎么尽力、拥有再高超的技术，仍旧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雷真在两年前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

　　所以说……

　　“……能得救、就好了。”

　　他最后只能这么说了。而芙蕾也点点头，表示同意。

　　“如果治好的话，让夏露也摸摸它吧。那家伙，似乎很喜欢狗啊。”

　　“〈暴龙〉（T.Rex）……？”

　　“她虽然被大家那样称呼，不过其实不是什么坏人。虽然说个性不太坦率啦。就是因为她没有朋友，所以常常被人误会啊。”

　　“……跟我、一样。”

　　芙蕾轻轻摸着拉比的脖子，小声说道：

　　“不过，我、并不孤单……因为，我有家人……有拉比。”

　　“……犹宓它、也是你的家人吗？”

　　“犹宓是……我的、第二个、妈妈。”

　　“……抱歉，都是因为我。”

　　“不对……是我、太懦弱的关系……！”

　　从芙蕾紧闭的眼角溢出了透明的泪水。

　　“其实、应该是我……要上台的……是，我因为太害怕……哭了……我被、取消了角色……所以说，妈妈才……！”

　　一瞬间，雷真还以为芙蕾精神错乱了。

　　不能理解她究竟在说什么。但是，芙蕾依然拼命地说着：

　　“洛基他、所以说、对我……抱着憎恨。都是因为我、太懦弱……做什么都不行，才让大家……变得不幸……被杀害，没办法保护……如果、我能再振作一点……的话，洛基也、不用……当上革鲁宾的、操纵者了……！”

　　她混杂着啜泣的话语，让雷真非常难听清楚。而且，意思也没办法传达。但芙蕾接下来说出的一句话，却如同一把利刃般，刺在雷真的胸口上。

　　“对不起，拉比……对不起……我没办法、保护大家……！”

　　没办法保护大家。那句话所指的意思，雷真是明白的。

　　那就是芙蕾参加夜会的理由。如果〈加姆〉的量产计划被冻结的话，在牛舍的那些狗——芙蕾的“家人”就会遭到废弃。

　　“都是因为我太软弱……大家、都要死了……！对不、起……吗妈……对不起……大家……拉比……！”

　　芙蕾已经再也忍不下去了。她趴在拉比的身上，不断啜泣着。

　　面对芙蕾说的话、流的眼泪，以及那背后的意义，雷真只能僵直着身体站在原地。

　　D-works，还有布朗森。

　　他们把芙蕾当作是实验动物。害小孩子们死去，还把他们做成〈零件〉。

　　用人质威胁芙蕾，逼迫她参加夜会。

　　害芙蕾差点死去、害拉比差点死去，这些都不是芙蕾的责任。

　　然而——

　　现在，芙蕾却在哭泣。她承担起责任、承担起罪恶，道歉着、悲伤着。

　　虽然雷真想要抱住她，但是，无法活动的右手却告诉自己，自己没有这个资格。

　　因此，凭藉着心里的一股冲动，雷真大声怒吼：

　　“不对！”

　　芙蕾颤抖了一下身体，转过头。

　　“……不是、你的错，没有一件事情、是你的错。”

　　雷真转过身体，像是要逃离现场般，冲出了医务室。

（插图191）

　　6

　　雷真抱着满腹翻腾的愤怒，走出医务室。

　　在走廊上，他看见夜夜露出已经明白一切的表情站在眼前。

　　两人对望了一段时间。

　　“……夜夜。”

　　“是。”

　　“我、是个笨蛋吧？”

　　夜夜轻柔地，仿佛花蕾初绽般地微笑。

　　“是的。”

　　只是这样，彼此的意思就传达到了。

　　雷真朝着玄关踏出步伐，而夜夜也快步跟在他的后面。

　　当两人来到玄关时，月光下浮现出一个人影。

　　“真是的，这次的夜会太不寻常了。”

　　人影用带着讽刺的口吻说着。纤细的身体，在朦胧的月光下映照出神秘光晕的金发，头上还有四支角——不对，是四张翅膀。

　　“第一天是九十九名放弃比赛，今天是九十八名被医生喊停而不了了之。连续两天没有分出胜负，真叫人感到不舒畅呢。”（吐槽：其实是雷真在招队友）

　　夏露半眯着眼睛，犀利地问道：

　　“在这种三更半夜，你打算去哪里？”

　　“……稍微去散步一下。”

　　“是要去D-works的〈孤儿院〉对吧？你打算在拉比的兄弟机被废弃之前去抢过来对吧？”

　　“……我说你啊，偷听别人说话可不是大小姐该做的事喔？”

　　“笨男人，真的是笨蛋，笨蛋史上最灿烂的笨蛋金字塔。”

　　夏露揉着太阳穴，做出忍耐头痛的动作。

　　“你连自己处于什么状态都搞不清楚吗？就连那个庸医也说，你不是可以站起来走路的状态呀。在那种状态下居然还出现在夜会的会场上，真的是超级大笨蛋。都已经死了八成，竟然还想做蠢事？是想死吗？要死吗？”

　　雷真默不吭声、充耳不闻，让夏露的眼角往上吊了起来。

　　“你给我差不多一点。看到刚才的那场战斗了吧，对方可是连那种事情都能轻易做出来的一群人呀。可以若无其事地夺走人命，更不用讲是对待入侵者了。”

　　“应该会被猎枪打成蜂窝吧。”

　　“枪不过是前菜，他们会拿出战斗用的自动人偶呀。”

　　“那就不用担心了，我可是有世界上最强的自动人偶陪着呢。”

　　“所以我才说你是笨蛋呀！在到达D-works之前，你就会被这里的警卫给发现的。如果把自动人偶带出校园的事情曝光，可不是移除学籍就能了事的，那孩子甚至还会被没收、被解体呀。”

　　“只要不被发现就好了吧？”

　　“……你之前可是得罪过金斯佛特家喔，搞不好还得罪了可能在他们背后撑腰的政府。想要杀了你的人——对你虎视眈眈的人可是有一堆呀。”

　　“你应该也能理解才对。”

　　“——咦？”

　　“‘家人’这种东西，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放手失去的啊。”

　　一旦失去，就再也没办法挽回了。

　　后悔的心情永远不会消失。

　　“而且，你不是也说过吗？武士的仁义这种东西。”

　　面对才刚认识不久的雷真，犹宓舍身救了他。

　　那想必是因为犹宓将一切都托付给了雷真的关系。

　　因为觉得雷真值得信任、认为能将之后的事交由雷真处理。

　　所以，雷真非去不可。

　　就算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去斩断芙蕾的枷锁。

　　“……我不会让你去的。”

　　夏露让西格蒙特停在自己的手臂上，高涨魔力，恫吓似地说道：

（插图195）

　　“如果你无论如何都要去的话，就先打倒我再说。”

　　西格蒙特目露精光，齿缝间透出刺眼的光线。

　　雷真伸手制止准备站到他面前的夜夜，并用冷静的语气说道：

　　“你是在生什么气啊，不管我变成怎样，对你而言都没损失吧？”

　　“……这是武士的仁义，因为你曾经救过我。”

　　她的话才说完，又赶紧把脸撇开。

　　“一次，就一次而已喔。所以说，做为回报，我也必须要保护你才行，这样才公平。当然就只有这一次而已喔。不过，既然只有一次的话——不管用上什么手段，我都得保护你，就算是要被你怨恨也一样。”

　　两人再度瞪向对方。

　　看来夏露是认真的。而西格蒙特也能理解她的想法，已经摆出了对战姿态。

　　这两个人的关心确实令雷真感动，夜夜也有些心痛地垂下了视线。但是，雷真并不愿意就此打住。

　　他将左手伸进怀中，拿出一个银色的吊饰。

　　“你给我的护身符，虽然链子断掉了。”

　　“被革鲁宾砍到的时候……？”

　　“不过就是这东西救了我的命，你确实已经保护过我一次了。”

　　“——我在乎的不是这种事情！”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样，而是要你相信啊。不是相信我，而是相信你给我的这个灵验的吊饰啊。”

　　吊饰摇曳着。看着它发出来的光芒，夏露的表情渐渐改变了。

　　她赌气地噘起嘴唇。

　　“……真奸诈。太卑鄙了吧？居然在这种时候拿出那个……”

　　只要看到这个吊饰，就算不愿意，也会让夏露回想起被雷真拯救时的事情．

　　当时，雷真不顾自身安危，挺身为夏露而战。

　　这次也一样。雷真又是赌上自己的性命，想要去拯救某个人。夏露并没有阻止他这么做的资格，因为夏露也是曾经被他救过的人。

　　“……哼，要去哪里都随便你啦。你就擅自离开，擅自死在荒郊野外算了。死在路旁给流浪狗吃掉算了。”

　　“还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啊。”

　　雷真不禁露出苦笑。

　　夏露一脸不悦地经过他身旁，像是要刺杀对方般说道：

　　“你还真的是、大笨钟等级的笨蛋！”

　　夏露快步离开现场。雷真感觉她的脸颊上似乎闪烁着光芒，但也已经无从确认了。

　　雷真与夜夜互看一眼，便朝着黑夜奔出。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

　　雷真与夜夜骑乘的马匹，在深夜的道路上如疾风奔驰，来到〈孤儿院〉附近的一块小麦田中。

　　骑在马匹上的两人施加了小紫的〈八重霞〉。但马匹则另当别论。不论是马蹄踏践泥巴的声音，还是喘气的声音，都会传到很远的地方。

　　因此，他们在与目的地稍微有点距离的地方停下。雷真虽感到肩膀遭到穿刺般的剧痛，却依然摆出笑脸，翻身下马。

　　“唉，这种地方，其实我根本就不想来第二次啊。”

　　目的地的〈孤儿院〉非常明亮，每间房都发出了光芒。

　　“戒备非常森严呢。”

　　“大概是因为白天那件事，让他们变得很紧绷吧？”

　　“是指雷真跟小紫卿卿我我的那件事吗？”

　　“你这是在扭曲事实好吗？我可是差点送命——”

　　忽然感到一股危险讯号。受到本能驱使，两人当场跳了开来。

　　攻向下盘的铁块没入土中，是把短剑！

　　霎时一片尘土飞扬，被冲击惊吓到的马匹飞也似地逃跑了。那是雷真擅自带出来的军备，但眼下也没余力去抓住它了。

　　雷真一抬起头，便发现许多黑影正从〈孤儿院〉的顶楼俯瞰着他。乍看之下约有八到十人，若半数为自动人偶，那可是不容小觑的战力。

　　在被敌人包围之前，雷真率先展开了行动。他将手掌伸向夜夜、开始传送魔力。

　　解除小紫的〈八重霞〉后，夜夜的〈金刚力〉随即发动。

　　“要大闹一场啦，夜夜。”

　　“是的！夜夜很擅长的！”

　　“……嗯，平时稍微收敛一下好吗？”

　　两个人有如闪电般撕裂空气，冲入〈孤儿院〉的领地之中。

Chapter 7　飞舞手中的魔剑

　　1

　　将时间从雷真闯入敌阵的时刻稍微往前回溯——

　　一片死寂的宁静街道中，小紫沿着住家的屋顶移动着。

　　小紫的感觉器官比野生动物还要灵敏，就算是在黑夜中也能自在活动。虽然比不上夜夜，不过她的身手也较一般人类来得灵巧。小紫维持轻快但确实的脚步，不断地跳跃着，一路赶往学院。

　　接着运用知觉找出警备相对薄弱的地点。虽然她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进行隐形，但多用点心总是比较好。趁着巡逻的空档，她悄悄潜入学院校地内。

　　奔驰在大路上，很快就看到了雷真的身影。

　　夜夜的手臂上似乎缠绕着什么东西。

　　雷真立刻就发现了小紫。

　　“感谢你过来，小紫。很抱歉，拜托你别多问，就帮帮我的忙吧。”

　　“……硝子怎么说？”

　　“对硝子小姐要保密。”

　　“咦、可是……”

　　小紫往两人的背后瞄了一眼。

　　那里竟站着一名与昏暗的树丛同化的银发少女——伊吕里。

　　雷真的表情僵硬起来。不过，伊吕里却像是在自言自语般说道：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感恩。那就拜托你了，小紫。”

　　雷真再度面向小紫，做出拜托的样子。

　　说实话，小紫觉得要无视硝子的意思很恐怖。可是——

　　“……既然、雷真这么说的话。”（吐槽：要男人不要老妈啊……）

　　白天那起事件对她的影响很大。她明知军方有所行动，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雷真。结果害得雷真间接造成犹宓的死亡，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份亏欠感推了小紫最后一把。

　　她从雷真手上获得魔力后，将魔力变换为适当的波长，启动〈八重霞〉，魔术立刻发挥了作用，包覆着雷真与夜夜。

　　普通的人类己经无法捕捉这两个人的身影了。

　　“谢谢啦。走吧，夜夜。”

　　“是的。”

　　两个人立刻飞奔出去。小紫目送着他们的背影离开，稍微感到有些寂寞。

　　伊吕里敏锐地察觉到妹妹的心情，于是走近她。

　　“怎么了，小紫？”

　　“……姐姐、好好喔。如果我也有战斗能力就好了。”

　　“别这样说，不管是你、还是我，都有各自要分担的任务呀。”

　　“我的任务是？”

　　“就是因为有你在，主人才能在外面自由行动。你已经很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了。”

　　“那、伊吕里姐姐的任务呢？”

　　“……我想想，以目前来说，”

　　伊吕里露出小紫从未见过的温柔笑容，说道：

　　“应该就是去请求主人，原谅雷真大人吧。”

　　然后，姐妹俩亲密地手牵着手，走入黑暗之中。

　　2

　　芙蕾蹑手蹑脚地走进病房。

　　她眼前有四张被布帘分隔的病床，但是，却没有任何伤患的影子。

　　“如果你要找那个笨蛋的话，他不在喔。”

　　突然听见背后传来声音，让芙蕾吓坏了。

　　她赶紧转过头去，便看到病房的角落坐着一名美少女，而她的头上则骑着一只小龙。

　　“呜……〈暴龙〉（T.rex）。”

　　夏露“哼”地一声转开头，微微染红了脸颊，小声说道：

　　“你的狗、那个……怎么样了？”

　　芙蕾低下头，紧捏裙摆。

　　她好不容易压抑下来的不安又被唤醒，再也忍不住地溢出眼泪。

　　“如果拉比死了……我……就会变成孤单一人了……”

　　“……哼，你才不是孤单一人呢，打从一开始就不是。”

　　一句意外的话，让芙蕾抬起头来。夏露则是有点不悦地继续说道：

　　“你不是有个将你的事情摆在第一位着想的、重要的人吗？”

　　“……？”

　　“看来‘拥有’的人是不会了解的。比起那件事，现在在讲那个变态呀。”

　　“他去……哪里了？”

　　“谁知道？现在应该在某处的孤儿院里做狗小偷吧？”

　　孤儿院。狗小偷。

　　对于这句话的意思，芙蕾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终于理解。

　　“为什么……？”

　　“真、的、是，到底是为什么呢！不过，那家伙就是那样的人。他的个性没有坚强到可以放任正在哭泣的女孩子不管，是个软弱的家伙呀。”

　　夏露虽然把对方贬得一文不值，眼中似乎却流露出温柔的光彩。

　　“明明就以现在进行式地性命难保了，居然还把自动人偶带出学院外面，不要命也该有个限度呢。要是被警卫或教授知道，一切就结束——”

　　“很可惜的是，已经被知道了。”

　　夏露跟芙蕾都被吓得魂飞魄散。

　　病房的入口处，金柏莉就站在那。

　　她不是穿着平常的白衣，而是披着一条豪华金丝滚边、从没见过的黑色披风，那披风的设计充满几何学意象而显得神秘。

　　“这身装扮？当然是因为我要外出的关系啰。学院的教授有‘监督责任’这种东西，所以我不得不去修理一下那些笨蛋啊。”

　　——她打算要去雷真那里！

　　“别那么紧张。我也没有立刻就要那些笨蛋怎么样。总之，先确保那些笨蛋的安危才是我的目的。”

　　夏露与芙蕾面面相觑。

　　“喔？两位似乎都很有兴趣嘛。如果你们能遵守几项约定的话，我也可以带你们去喔。怎么样，夏绿蒂？你很在意那个跟你感情要好的〈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吧？”

　　“为、为为为为什么我要跟那种变态！感、感情、感情情！”

　　“不去吗？”

　　夏露稍微犹豫了一下后，摇一摇头，坚定地回答：

　　“我不去。因为、我相信着。”

　　“还真恩爱啊。”

　　“才才才不是呢！我不是说那个笨蛋，我是说我相信防御印的效果啦！”

　　“芙蕾，你怎么打算？”

　　芙蕾望向病房的隔壁，医务室的方向。

　　拉比的意识还没清醒，搞不好状况有可能突然恶化也不一定。

　　但是，就算如此。

　　自己依然、有义务要亲眼确认雷真将做出的事。

　　芙蕾坚毅地抬起头，回答了一句：“我要去。”

　　3

　　“光焰十二结！”

　　对夜夜发出攻击指令的同时，雷真也全力往前冲刺。

　　敌人的数目很多，如果被包围的话，情势就不利了。因此要先发制人才行！

　　两人锁定最接近他们的对手。夜夜飞扑上去，打乱对方的姿势。雷真使出扫堂腿后，夜夜再补上致命的一脚。自动人偶瞬间便化成了一团废铁。

　　但敌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为了包围雷真，半数的人绕到了他的后方。

　　幸运的是，敌人彼此之间的连动并不顺畅。射出的短剑也都是直线飞行，回收起来很花时间。跟那个可以自在操纵革鲁宾的洛基是天壤之别。

　　雷真与夜夜配合着彼此的步调，一个接着一个朝敌人攻击。一具身体粉碎，一具头部被压爆，还有一具被打飞到远方。就在解决了四具人偶的同时，敌人已经完全失去战斗意志，明显地想逃跑了。

　　趁着这个机会，雷真投出晕眩弹。

　　一阵闪光四射。雷真迅速改变方向，与夜夜一起冲向牛舍。

　　他用身体撞开紧闭的门板，进入牛舍之中。

　　好冷，而且莫名地安静。

　　雷真赶紧点燃煤油灯。在光源之下环顾四周，才终于知道这一片寂静的原因。

　　所有的笼子里都空无一物！

　　最坏的想像闪过雷真脑海。该不会，已经被废弃了……？

　　“雷真！敌人往这边过来了！”

　　夜夜比着门外的方向，而雷真则是闭起了眼睛。

　　冷静下来，还有希望。要这样相信才行。

　　对方这种过分严密的警备状况，应该是针对什么事情做出的警戒。

　　他们在害怕机密外泄的可能性，害怕禁忌实验的存在被公诸于世。也就是说，害怕司法当局干预其中。

　　就算他们想要湮灭证据，〈加姆〉系列是禁忌人偶，应该没那么简单就可以丢弃——

　　这时，某样东西如天启般闪过雷真的脑海。

　　偷偷搬运大量自动人偶与白色的孩子们的方法。

　　这设施中有一个再适合不过的〈设备〉啊！

　　于此瞬间，天花板“啪！”一声被刺破了。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贯穿了天花板的样子。看似刀剑尖端的物体露出了头，然后像一把巨大的开罐器般，在天花板上画出一个大圆。

　　“——夜夜！”

　　“是的！”

　　夜夜跳跃起来，把掉落下来的天花板——巨大的质量——一脚踢成粉碎。

　　碎片四散，墙壁坍塌。雷真一面保护着头部，一面静待飞尘散落。

　　之后，他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东西。

　　那应该是……佣兵吧。十几名服装体格参差不齐的男人，正围绕着牛舍进行包围。当然，他们身旁还带着自动人偶。从哥雷姆型、四脚步行的猛兽型到身材纤细的人型，各式各样都有。

　　在摆出架式的雷真面前，“轰！”地一声，一把大剑插入地面。

　　剑柄上站着一人，正低头俯视雷真。

　　“我为人既谦虚又宽容……但是，依然有三种无法原谅的人：命令我的家伙、反抗我的家伙，还有，不知死活的肮脏鼠辈。”

　　芙蕾之弟洛基——〈剑帝〉大人登场了。

　　不知道他是用了什么手段，居然将革鲁宾带出学院外了。在空中飞翔是革鲁宾的拿手把戏，如果只有洛基一个人的话，或许能够载着他飞行吧。

　　洛基轻飘飘地摇曳着珍珠色的头发，从大剑上跳了下来。

　　正如他所言，现在的雷真确实是只落入袋中的老鼠。被十几名人偶使包围着，眼前还有一名〈剑帝〉。

　　情况再怎么说都太糟糕了。正当雷真这么想的时候，革鲁宾射出了短剑。

　　一具自动人偶的心脏被刺穿，像木偶一样倒了下来。

　　倒下来的并不是夜夜，短剑攻击的居然是佣兵的自动人偶！

　　正当雷真还哑然失语之际，短剑又朝另一具人偶飞去。

　　“你在干什么！”“我们可是自己人啊！”

　　动摇与狼狈。可是，洛基依然不发一语地继续着他的杀戮行为。

　　终于搞清楚状况后，佣兵们发出怒吼，开始对洛基展开攻击。

　　有人偶朝前方冲刺，有人偶吐着火焰，但都无法碰到洛基一根寒毛。满天飞舞的短剑以及革鲁宾的长剑把那些人偶一一切割、分离、斩断。

　　包围网瞬间崩溃了。

　　雷真立刻往前奔出，带着夜夜突破了包围。

　　他们与洛基如同在竞争般冲刺着，将〈孤儿院〉的大门一脚踹开，闯了进去。

　　随即降下一阵枪林弹雨。

　　两名人偶使赶紧反转身体，在夜夜与革鲁宾的保护下，逃到柱子后方。

　　松下一口气，确认了自身的安危后，雷真对着洛基大声怒吼：

　　“你这家伙！突然出现干什么！先搞清楚敌我——”

　　“你还真是个彻彻底底的笨蛋啊！稍微考虑一下后果再行动啦！”

　　雷真被倒吼回来，不禁顿了一下。洛基则是继续吼着：

　　“学院生对一般人出手——这种事情要是曝光可是极刑啊笨蛋！”

　　“吵死了！那种事情早在计算之中了啦西洋笨蛋！我们可是掌握了禁忌实验的证据喔？那帮人怎么可能会向司法投诉啊！”

　　“你还真是个打从心底天真无邪的世界笨蛋啊！你以为D-works没有对司法体系进行布桩吗？你所谓的‘证据’在法庭上根本不可能被采用，只会受到国家教会的魔女审判，被火刑烧死而已啦！”

　　“啊啊？你真的是没药救的银河笨蛋啊！到那种时候——”

　　雷真轻轻笑了出来，断言道：

　　“只要跟被称为‘神’的家伙一决死战就好了。”

　　就连洛基也沉默了。接着，他一脸不悦地皱起眉头。

　　“耍什么帅。让人想吐，连胃袋都要吐出来了。”

　　“你就吐给我看啊。再说，我才想问你在干什么勒。一副很了不起似地对人说教，结果做的事才真的是恣意妄为啊。搞清楚，你可是斩杀了八个人喔？警察先生——这里有一名凶恶的罪犯啊！”

　　“闭嘴，卑鄙小人！警察先生——幕后黑手是这家伙唷！”

　　两人互瞪着对方。而就在他们背后，刚才的佣兵已逐渐追上来了。

　　雷真一面注意着他们的动向，一面问道：

　　“明明是名列〈十三人〉的家伙，为什么要做出这种犯罪行为？”

　　“谁晓得，我只是想修理那群让人反胃的家伙罢了。”

　　“……为了这种理由，就算被判火刑都不怕吗？”

　　两人的目光交会，顷刻后，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

　　‘搞什么，’

（插图211）

　　两个人的声音重叠着。

　　‘两边都是笨蛋啊。’

　　他们同时飞奔出去。明明也没有事先套好招，两人却互相背对，各自攻击着不同方向的敌人。

　　夜夜阻挡子弹后，雷真越过她的头顶，一脚接着一拳，将对方放倒。

　　操纵着飞舞的短剑，穿梭在血雨之中，洛基也接连击败人偶使。

　　明明毫无战术上的配合可言，却只有气势互相同步着。不管是在后方的佣兵，或在前方的枪手，全都被两人的气势压制，最终成了一盘散沙。

　　雷真与洛基追击着不断后退的枪手，朝建筑物的深处前进。前方是通往别馆的走廊，两人一口气穿越后，冲进了宽广的中庭。

　　只要穿过这里，就是通往地下的阶梯了。还差一点——

　　“雷真！请快退下！”

　　夜夜紧急刹车，用背部阻挡雷真。

　　下个瞬间，宛如一道落雷般，从正上方降下了一把剑。

　　好大，好刺眼。金色的刀身非常优美……但是，同时也带着一种不祥的氛围。那个外貌、造型，雷真似乎在哪里见过。

　　“这是……革鲁宾？”

　　“不——是路西法。”

　　如此回答的洛基额头上，渗出了一丝冷汗。

　　（这家伙居然流出冷汗……？）

　　难道是可怕到那种程度的敌人吗？雷真赶紧搜寻着敌人的踪迹。

　　不久后，他发现了。

　　在头顶上，三楼的床边。一名身材纤细的绅士，泰然自若地俯视着雷真与洛基。

　　绅士将脚踏上窗框，飞跃到半空中。

　　接着犹如羽毛般轻飘飘地降落在中庭。

　　雷真不禁睁大了双眼。若这是靠〈念力〉达成的效果，那还真是令人惊畏的魔力！

　　“我似乎很幸运。”

　　绅士将轮廓深邃的脸朝向他们，冷冷地说道：

　　“毕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么难得的〈零件〉弄到手啊。”

　　4

　　芙蕾在屋顶上偷偷窥视着这一幕。

　　她在看到养父出现时差点叫出声音，而赶紧捂住嘴巴。

　　这是她与金柏莉的约定，芙蕾只允许在一旁观看而已。毕竟现在拉比不在她的身边，所以什么事也没办法做。

　　洛基展现出强烈的愤怒，瞪向养父布朗森。

　　相反地，布朗森则是一派从容，用宛如刀刃般锐利的视线瞥了洛基一眼。

　　“儿子啊，你疯了吗？”

　　“……之前的我才疯了。对任何事都不抱疑惑，只是一味地对你摇尾巴而已。”

　　革鲁宾对洛基的愤怒做出反应，将左右两把长剑架了起来。

　　“但是，我现在恢复正常了。你给我下地狱去吧！”

　　洛基释放出魔力，让革鲁宾往前突击。

　　操纵革鲁宾这件事，比外表所见的还要‘沉重’，就好比提着百公斤的重物骑乘单轮车，稍有不慎就会失去控制。

　　不过，洛基却完全不受那缺点的影响。钢铁制的长剑高高举起，极为精准地挥向布朗森的脖子，然而——

　　虽然早就知道养父的实力，芙蕾还是忍不住感到惊愕。

　　挡下革鲁宾斩击的，竟是一把飘浮在空中的小短剑。

　　那是何等的支配能力！短剑受到方才这一击却文风不动！

　　洛基命令革鲁宾后退，想不到此举却正中敌人下怀。

　　革鲁宾向后跳跃的路线上，耸立着一把大剑。

　　大剑瞬间转换姿态，变成了人的形状，金色的天使——路西法。它与革鲁宾一样，双手都握着一把长剑。

　　毫无防备的背部被长剑直击，让革鲁宾的背骨发出巨响而断裂——

　　不，没问题。夜夜架住长剑，阻挡了那一记必杀攻击。

　　在洛基的身边，雷真调侃地笑着。

　　“怎么啦，你好像很吃力啊？”

　　“……少说蠢话，我是为了让你比较容易进场才这么做，这是对你的关照。”

　　两个人就像共犯一样交换视线，紧接着，同时释放出魔力。

　　首先出手的是夜夜。她一脚将路西法的长剑往上踢开，自己也跳跃起来。

　　那想必是雷真本人擅长的招式吧。夜夜的动作宛如受过训练的武术家，往前一个空翻，利用全身的重量将脚跟下压。

　　靴底正中路西法头部。但……

　　靴子却不自然地滑过表面，让夜夜的这一踢沦为徒劳。

　　路西法立刻展开反击，长剑逮到还停留在空中的夜夜，将她击飞十几公尺远。

　　芙蕾吓呆了。夜夜的踢击应该连岩石都能粉碎才对，到底是怎么被挡开的？

　　（魔术……？）

　　路西法身上所搭载的，跟革鲁宾一样是〈热风操纵〉（Jet）的魔术回路。如果说能够挡开的话，就是在受到踢击的瞬间——

　　（用高密度的热风……抵消了？）

　　简直无法相信。那就像是对飞来的子弹用子弹射击，藉以改变轨道的伎俩。

　　“革鲁宾——回转！”

　　受到洛基的命令，革鲁宾变换为大剑的姿态。

　　刹那间，芙蕾的第六感让她察觉肉眼看不见的〈喷射口〉。灼热的空气集中喷出的模样，仿佛亲眼所见般真实地感受到。

　　喷射，并获得反作用力。凭藉着那股巨大的推力，大剑破空飞翔。

　　喷射口不只一个，大剑在复数推力的组合之下，获得复杂的机动能力。它在空中画出一道大圆弧，朝路西法砍去。

　　路西法并不正面交锋，而是往后一退，同时射出四把短剑。

　　短剑掠过革鲁宾身旁，直接攻击站在背后的洛基。

　　芙蕾赶紧捂住嘴巴，差一点就尖叫出来了。

　　切开肩膀，刺穿腹部，四把短剑贯穿了洛基的身体。洛基被打倒在地，全身瘫软。

　　看到痛苦挣扎的洛基，布朗森一脸失望地说道：

　　“真是愚蠢。在实战中，攻击操纵者才是常识啊。”

　　“听到了一句好建议呢。”

　　雷真的声音自布朗森后方传来。

　　从背后制住布朗森了！在这个状态下，就算布朗森有任何动作，应该也可以立即发动攻击吧。对方明显手无寸铁，路西法则是和夜夜缠斗着，这样一来的话……？

　　——不，不对！是陷阱！

　　路西法的短剑全部有八支。贯穿洛基的短剑是四支，那么，剩下的四支呢？

　　危险！警告的声音差点冲出芙蕾的喉咙。

　　但却已经太迟了。短剑从地底飞出，砍伤了雷真。

　　雷真狼狈地倒在地上，冲击力道让他胸前的伤口裂开了。

　　出血非常严重，怎么看都不像是可以再站起来的样子。

　　“雷真！你没事吧，雷真！”

　　夜夜不禁惊慌失措起来，路西法未放过这个机会，从她头顶一跃而过。

　　它打算要追击雷真。洛基为了不让它得逞，派出了革鲁宾，自己则是一拳揍向布朗森。

　　然而这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

　　路西法轻易地挡开革鲁宾，将它弹飞。

　　而布朗森则是架开洛基的拳头，用掌心朝他的下巴往上一击。

　　“真是令人焦躁啊，居然会被自己养的狗反咬。”

　　布朗森就这样攫起洛基的身体，用力一甩，扔往墙壁。

　　洛基的后脑勺直接撞上砖瓦。芙蕾忍不住闭起眼睛，眼角溢出了泪水。

　　（洛基……！雷真……！）

　　她只能不断祈求两人平安无事，同时也对于这样的自己感到羞愧不已。如果我有能力……有像洛基一样的才能的话。啊啊，我明明就是洛基的姐姐，是流着相同血液的姐弟，可是为什么，每一次每一次，我总是这么不中用呢？

　　布朗森用混杂着轻蔑与惋惜的眼神看向洛基。

　　“真是难以理解，你为何要反抗我？我应该已经给予你够多的报酬了吧？”

　　“……我……我们……一直以来都对你言听计从。”

　　洛基的手脚无力地垂挂着，如同呻吟般说道：

　　“就算某天，身边的同伴突然消失……就算自己被施行了生不如死的实验。”

　　“更加难以理解了，那么又是为什么，事到如今才来背叛我？”

　　“……我为人既谦虚又宽容……但是，依然有三种无法原谅的人：命令我的家伙、反抗我的家伙、还有……”

　　他扭曲着嘴唇的两端，冷冷地莞尔一笑。

　　“背叛老姐的、混帐东西。”

　　瞬间，像雷电一般的感觉贯穿了芙蕾的身体。

　　刚才夏露所说的话，她现在终于理解了。

　　眼眶像是燃烧般发热，泪水连着泪水不断夺眶而出。

　　一直以为自己被他厌恶着，一直以为自己是被他疏远的。

　　是个没用的姐姐，没出息而懦弱的姐姐。

　　是害死双亲的、仇人。

　　可是，洛基却……

　　不只不恨她，甚至——

　　“……真可惜，你原本是最成功的个体啊。”

　　布朗森叹了一口气，摇摇头。

　　“你们姐弟俩是连准备都很花功夫的素材啊。是我不辞辛劳地远赴新大陆，暗中做了些无聊的小动作，才好不容易弄到手的。”

　　芙蕾不禁“咦？”了一下。

　　她连眨眼都忘记了，不断看着站在正下方的养父。

　　小动作。那个单字在她脑海中不停旋绕。小动作。小动作。难道说，难道说——

　　难道说！

　　“唔……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洛基发出怒吼。革鲁宾立刻翻身而起，朝布朗森冲刺。

　　但是，结果与刚才一样，革鲁宾依旧被路西法击倒在地。

　　布朗森将洛基的身体摔了出去，就像是丢垃圾般轻而易举。

　　“你给我安分点。用不着担心，我不会在这里杀了你的，你的〈零件〉那么珍贵，如果不活生生分解的话，未免太可惜了。”

　　芙蕾当场瘫坐下来。太可恨了，这个无力的自己！弟弟在自己眼前被人痛殴，居然只能在一旁默默看着而已！

　　啊啊、有谁来……神啊！

　　请救救洛基吧。拜托，拜托——

　　究竟，她的祈祷是否传到天际了？

　　布朗森忽地发出深感兴趣的声音：

　　“……居然还能动啊，真是让人吃惊的东洋人。难道是特殊个体吗？”

　　在他的视线前方，浑身是血的雷真摇晃着身体站了起来。

　　位置就在洛基的正后方。他让夜夜在一旁待机，激烈地颤抖着双肩，明明应该连站都站不起来的他，居然用自己的双脚站起来了。

　　芙蕾的视线因泪水而变得模糊。

　　心中想着：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

　　要为了我们，做到这种地步？

　　我明明就曾经想要伤害他的！

　　待芙蕾察觉时，洛基也已经起身了。大概是无法忍受只有自己躺在地上吧？革鲁宾也对主人的意志做出反应，再次动了起来。

　　雷真持续瞪着布朗森，并且对洛基小声说道：

　　“……还、撑得住吗？”

　　“哼……你在对谁说话啊。”

　　“那就、听听、我的计划。”

　　于是，雷真告知了洛基作战的内容。虽然芙蕾并没有听到，不过洛基点头了。

　　“……也罢，这次就在你身上赌一把。”

　　“不会害你的啦。如果赌赢，就请我吃一顿吧。”

　　“少说蠢话。跟你这家伙一起，饭都会变难吃了。”

　　布朗森摆出不耐烦的样子，轻轻耸了耸肩。

　　“真是辛苦你们了。想出什么耍小聪明的伎俩了吗？”

　　“就因为那个耍小聪明的伎俩，你可是会当场完蛋勒。在那之前先回答我，你为什么要欺骗芙蕾？”

　　雷真用锐利的声音询问着。不，说是逼问会比较正确。

　　“你明明就没有继续让〈加姆〉生存下去的打算，为什么还要让芙蕾参加战斗？为什么要改造芙蕾的心脏？为什么——要让她哭泣？”

　　布朗森一脸无趣地看着雷真，然后……

　　“因为不可逆啊。”这么回答。

　　“……不可逆？”

　　“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是一种累积，没有反向进行的可能。不论倒退或停滞都是不被允许的。对人类来说，停滞就等于是停止、灭亡的意思。神秘的研究、真理的探求、科学的发展才是我们人类应走的路。魔术师必须要对此一发展有所贡献，学院正是因此而存在，魔王的宝座也同样是因此而存在。”

　　他微微露出笑脸，断言道：

　　“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适量的谎言也只是一种方便啊。”

　　这句话化为一颗沉重的子弹，贯穿了芙蕾的胸口。

　　发展？进步？为了那样的理由——就只是为了那样的理由？

　　爸爸与妈妈。

　　洛基，还有我……

　　就在芙蕾的心被撕裂成两半的时候，

　　“轰！”地一声，雷真的魔力突然膨胀起来。

　　至今未曾感受过的一股庞大力量，从雷真体内源源不绝地涌出。

　　“如果从小孩子身边夺走家人就是‘进步’——”

　　雷真的眼睛发出红光，就跟〈承蒙誓约之子〉（Promised Children）一样——不，甚至更强烈！（吐槽：雷真你终于开眼了么……）

　　“人类干脆、灭亡算了啊！”

　　夜夜蹴地奔出。

　　令人惊异的加速度。夜夜一口气缩短距离，与路西法贴身肉搏。

　　锐利的一踢、一踢、再一踢。路西法将所有攻击阻挡、架开，但那正是雷真作战的目的。革鲁宾已经完成了变形，以大剑之姿飞向两具人偶。

　　纵使变得如此热血沸腾，雷真仍不强攻，而是让夜夜专心于回避，接着再由革鲁宾对错失目标的路西法补上重击。

　　这一连串动作似乎都在布朗森的预料之中。路西法交叉双剑，挡下了大剑的一击。

　　他随即让路西法变形，并展开反攻。

　　两把大剑将热风转换为推力，自在地飞舞于空中，互相斩击着。

　　而魔术也紧接着发动。在刀刃与刀刃互击的瞬间，路西法喷出超高温的热风，燃烧革鲁宾的表面。

　　热风前端的温度超过数千度，压力也逼近数千大气压，无论任何钢铁都能烧熔斩断，这就是〈热风操纵〉（Jet）的真髓。

　　但是，刀刃却只是“锵！”一声互相咬合而已，并没有断裂。

　　两把剑互相砍进数公分……仅此而已。

　　芙蕾回想起有关〈热风操纵〉（Jet）的知识。

　　如果要熔断钢铁，就必须让热量集中在一个点才行。只要将路西法喷出的热风用革鲁宾喷出的热风吹散……想当然，热能就无法集中，亦无法大幅超出熔点。

　　被热气包围的刀刃互相咬合，熔接在一起，那一瞬间便是机会。

　　在路西法的正下方，出现了夜夜的身影。

　　浮在半空中的路西法没有防御她的手段。——成功了吗？

　　“真是可惜。”

　　布朗森不为所动，迅速解除路西法的变形。

　　只要它恢复成人型，被熔接的就只有一把长剑而已了。另一把长剑还是可以自由动作！

　　路西法挥下的长剑上，集中着强烈的魔力。它打算要用〈热风操纵〉（Jet）斩断夜夜。

　　夜夜举起左手，保护头部。太乱来了！

　　长剑砍进了夜夜的左手、切断——的前一秒。

　　“轰！”地一声，夜夜的左手爆炸了。

　　长剑只嵌进夜夜的手臂就停止了，并没有砍断。

　　（雷真他……注意到了？）

　　没错。他看穿〈热风操纵〉（Jet）的原理，而事先做好了周全的准备。

　　集中的超高热可以切割万物。若要阻挡那一击，只要利用同样的超高热喷射吹散热能就可以了，就像洛基刚刚所做的一样。

　　雷真事前理解了这点，所以在夜夜的袖子里藏了炸药。

　　然后，将这张王牌一直保留到了这一刻。

　　那是何等的胆识。这就是打倒〈食魔者〉（Cannibal Candy）的人偶使吗！

　　“吹鸣绝冲——”

　　雷真将本来不能动的右手伸向夜夜。

　　接收到一股庞大的魔力，夜夜的下肢蓄积起惊人的力量。

　　一瞬间，路西法的动作变得有些慌乱。

　　大概是想要舍弃长剑逃跑吧。不幸的是，它的指关节似乎因爆炸的冲击而损坏了。不，这不是用“不幸”这种词汇就能解释的东西，想必是雷真的计算、抑或某人的意念，束缚了路西法吧？

　　在芙蕾的眼中，仿佛看见一只紧咬着路西法脖子的老犬幻影。

　　“〈楸木太刀影〉”

　　夜夜的身体发出磷光，解放下肢的力量。

　　闪光疾驰。

　　夜夜的身影转瞬消失，而在路西法的躯干上留下了一个与夜夜相同形状的大洞。

　　是夜夜以超高速穿越了路西法的身体，不知养父他是否有看清楚呢？

　　刚才的速度已经完全超越了人类所能辨识的程度，别说是用〈热风操纵〉（Jet）的威力抵消了，恐怕就连身为使用者的雷真，都不一定能准确操控吧？

　　正因如此，他才有必要制造出绝对不会失手的状况。

　　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后，夜夜才终于降落下来。

　　她“轰！”一声如流星般落地，大概是地板的震动刺痛了伤口，让洛基跟雷真双双一个踉跄，往前倒下。

　　两个人的出血都非常严重，讲明白点就是重伤了。但就算在那样的状态下，他们似乎仍不愿向对方示弱，于是都用若无其事的声音开始斗嘴：

　　“还活着吗，〈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还是已经昏倒了？”

　　“那是我要说的。看你像团烂泥瘫在那，想必是已经站不起来了吧？”

　　“这个笨蛋，我只是稍作休息而已，你这家伙才是濒死状态吧。”

　　“笨蛋，我这是那个啦，在看星星啦，看星星。我的兴趣是天体观测啊。”

　　“趴在地上看得到什么星星啊。其实你是快要死了吧？你就快要变成天上的星星了吧？”

　　“谁要变星星啊。你才是，其实状况已经很差了吧？快给我滚回家然后去一趟医院，就这样长期住院吧。去让白衣天使好好疼爱一番吧。”

　　“你这家伙才要去勒。去给人家亲手喂饭，然后温柔地擦拭身体吧。”

　　“白痴，我如果做那种事情的话……就那个了啊白痴。会被夜夜杀死啊白痴。”

　　“雷真！请你不要再说话了！”

　　夜夜似乎感受到了异状，趴在雷真身上大哭起来。

　　不管是洛基还是雷真都在胡言乱语着，应该是因为他们的脑袋已经开始转不过来的关系。芙蕾再也忍耐不住，冲下楼去。

　　她听见夜夜惊惶的哭喊。

　　洛基似乎失去意识了，已经听不到他谩骂雷真的声音。而雷真也是一样。在中庭之中，只有夜夜的惨叫声回荡着——

　　（两个人、都不能死呀……！）

　　过世的双亲以及他们的笑容闪过芙蕾眼底，让她的胸口难过得像是要迸裂开来。

　　芙蕾任凭泪水洒落，专心一意地继续奔跑着。

　　4

　　“……真是无趣的落幕啊。”

　　冷冷瞪着大哭大喊的自动人偶，布朗森嘀咕道。

　　他从怀中掏出手枪，静静地瞄准目标。

　　自动人偶的少女已经陷入混乱，并没有注意到布朗森。主人变成那副德行，她那如铁壁般的防御力想必也无法发挥，就算是子弹也能解决掉她才是。

　　只要让她停止动作，最终还是布朗森的胜利。虽然失去路西法损失颇大，但取而代之的是革鲁宾留下来了，武器竞赛应该可以顺利参加。

　　布朗森带着无奈的心情扣下扳机，就在此时……

　　他的手臂被一把短刀刺穿，使准心偏移了。

　　枪声响起，子弹却没有击中目标。

　　剧烈的疼痛让肌肉收缩，手枪脱手而出。

　　布朗森此刻才终于察觉人的气息。他惊讶地环顾四周，一个接着一个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无数排列的黑影。不管是窗边，还是屋顶上，都看得到那些影子。

　　他们全都穿着统一的黑色大衣，是用金丝缝合的优雅大衣。拉得极低的风帽遮住了眼睛，让人看不清他们的脸，那样子看起来就像是哪里的宗教团体般。

　　究竟是何时出现的？还有，究竟是何时被包围的？

　　“无趣的落幕还真是抱歉啊，布朗森君。”

　　其中一名着黑大衣的人说着，走上前来。

　　人影掀开风帽，从底下露出一张带着嘲讽意味的女性容颜。

　　自动人偶的少女吓了一跳，惊讶地挺起上身。

　　“金柏莉老师！”

　　这么说来，她那张脸就跟在学院里被人唤作“金柏莉”的教授一样。

　　“……这是在做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灰十字〉（Crusades），魔术师协会的看门狗——这么说，你应该就明白了吧？”

　　就算是布朗森也没办法继续保持平静了，他不禁睁大眼睛，半开着嘴。

　　接着视线到处游移，试图寻找逃生路径。最后，对那样的自己露出苦笑。

　　如果〈灰十字〉的名号属实——他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什么逃生路径啊！

　　“协会居然……特地针对学院生的周边进行调查……吗？”

　　“唉呀，毕竟这次的夜会有些复杂——哦，这不是可以对你说的话呢。”

　　女子苦笑一下后，充满感慨地环顾四周。

　　“唉，还真是一次不得了的家庭访问。”

　　她与自动人偶的少女四目相交。一瞬间，少女紧张了起来，女子则是伸出手表示‘别担心’之后，再度面对布朗森。

　　“Divine Works——居然自称神的奇迹，还真是狂妄啊。我们要以触犯〈禁忌〉的嫌疑逮捕你。”

　　“……你说、禁忌？”

　　“与其装傻，还不如保持沉默会比较聪明喔？尤其是对你这种很会逞强的男人而言。活剥指甲、然后在伤日上打钉子，你喜欢这一类的游戏吗？”

　　女人嗜虐地舔了舔嘴唇，愉快地说着：

　　“唉呀，反正不管怎样，我们都已经掌握证据了。人体的改造、人体的解体、人体的废弃、人体的实验，你的状况还要再加上绑架跟杀人的罪名啊。”

　　忽然，她看向路西法的残骸。

　　“……唔，这一只看起来比起洛基的人偶还要精密呢。你就算用上这一只也没办法抵挡那家伙吗？”

　　她的脸上露出嗜虐的笑容。

　　“岁月的流逝还真是残酷。被人们拱为天使的美少年成了一名中年老伯，用念力操剑的人变得依赖机巧。取了路西法（魔王）这种对过去留恋不舍的名字，最后却落得这种下场——你的内心不难体谅喔，〈统御万剑的天使〉（Sword Angel）。”

　　“……并非留恋过去。那只不过是种警惕，以及些许的后悔。”

　　“哦？”

　　布朗森放弃抵抗，果然地抬头仰望夜空。

　　“现在的我，只是失望罢了。对自己当时的软弱感到失望。如果那时候的我能坐上魔王宝座，这点程度的禁忌也根本不会被问罪了。”

　　“令人惊讶，你真是个让人傻眼的笨蛋啊。像你这种蠢货要是可以出席我的课堂就好了，那样一来，至少能变得稍微像话点。”

　　“……什么意思？”

　　“魔王确实得以不受魔术师伦理的规范，但是，并不代表能免责于法律之外。”

　　参杂着明显的轻蔑态度，女子像是在责备对方般说着：

　　“人体实验不能缺少实验对象的同意。你将年幼的孩子们用近乎犯罪——甚至根本就是犯罪的手段聚集在一起，强迫对方协助，就算身为魔王，这也不是可以被允许的事情。受到什么‘进步’云云的幻想所迷惑，最后却被神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愚蠢东西。比起魔王的宝座，处刑台还比较适合你啊。”

　　布朗森闭上眼睛，仿佛要清空肺部似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一切，都结束了。

　　身穿黑大衣的人偶使们无声无息地上前。他们逮捕了布朗森，拉着他离开了中庭。

　　布朗森离去后，女子转身面向倒在地上的少年们。

　　虽已采取紧急处理，但两人都明显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而自动人偶的少女则是哭哭啼啼的，让人感到无比烦躁。

　　“你们啊，还真是爱惹麻烦的学生。”

　　嘴上虽这么说，女子的脸上却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而终于奔下楼梯、来到中庭的芙蕾，则是气喘吁吁地跑向两位少年身边。

Epilogue　白色的杀人鬼

　　“来，雷真，请把衣服脱掉吧❤”

　　夕阳透入室内的病房里，夜夜开心的声音回荡着。

　　穿着看护服、扮成一名护士的夜夜手上拿着湿毛巾逼近雷真。

　　“不乖乖脱下内裤的话，就对眼球打针喔。”

　　“没有那种白衣天使好吗？那根本是恶魔了好吗？”

　　护士夜夜对不听话的患者失去了耐性，决定诉诸蛮力。

　　她熊抱住雷真的腰部，想要扯掉病患服的裤子。

　　雷真则是用打着石膏的脚往下一踹，阻止了夜夜的暴行。

　　夜夜摸着被踢到的头部，眼中泛着泪水：

　　“只要数一数天花板上的污点，很快就会结束的！”

　　“那是强暴犯的台词吧！再说，旁边可是有人啊！”

　　“正合我意！”

　　“不合我意好吗？那种痴女只有你而已好吗？”

　　就在此时，分隔病床的布帘“唰！”一声被拉开，射来一阵冰冷的杀气。相邻的病床上，躺着神情宛如正要拔剑的洛基。

（插图233）

　　“我为人既谦虚又宽容……但是，依然有三种无法原谅的人：命令我的家伙、反抗我的家伙、还有，在病房跟护士进行下流勾当的家伙。”

　　“她根本就不是护士，而且也还未遂啊！既然你不能原谅就救救我嘛！”

　　“少说蠢话，那是你的自动人偶吧。”

　　“就是说呀！夜夜是雷真的娃娃！请像平常那样疼爱人家吧！”

　　“你别相信喔洛基？根本没有那种事实好吗？”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喧闹着。靠在墙壁上的大剑——〈剑〉型态的革鲁宾嫌麻烦似地将脸背对他们。（吐槽：剑好萌！）

　　“还真吵啊。既然你们那么有精神，干脆回去出席夜会怎么样？”

　　从病房门口传来了声音。于是雷真与洛基转头看向声音的来源，同时‘呃’地叫了出来。

　　“那是什么表情啊，难得身为大恩人的我来探望你们的说。”

　　金柏莉不怀好意地笑着。

　　“我说呀，〈倒数第二名〉（Second Last）你违法外出的事因为有协会撑腰没被问罪、没有受到惩处，这究竟是托谁的福啊？”

　　“……全都是托金柏莉老师的福。”

　　“那么，〈自我飞翔的焰剑〉（Sacred Blaze），你们姐弟俩的自动人偶本来应该会做为违法证据被没收，如今却可以继续在夜会上使用的这件事呢？”

　　“……全都是托金柏莉老师的福。”

　　雷真把洛基的脖子抓过来，火大地对他窃窃私语：

　　“都是因为你大闹的关系，害我欠下没必要的债了不是吗？”

　　“笨蛋，归根究柢，是你引起的骚动吧？”

　　两个人的脸上都浮出血管，几乎就要扭打起来。

　　“唉呀，这件事就等下次再说吧，我今天来是为了别的事。”

　　“别的事？”

　　“我给禁止会客的你们带了一位探病的人来啊，用上教授的权限。”

　　金柏莉很干脆地走出病房后，换成一名带着五只狗的柔弱少女走进来。夜夜露骨地进入警戒模式。

　　是洛基的姐姐——芙蕾，而她带在身边的分别是牧羊犬、德国猎犬、大丹狗、腊肠犬以及狼犬，每一只的毛色都很鲜丽，闪闪发着光。

　　在狗狗们的围绕下，芙蕾凝视着雷真。

　　她的红色眼睛噙着泪水，带着一股热意。

　　“呜……谢谢你，雷真。”

　　“……别道谢啦，毕竟犹宓是因我而死，而且……”

　　“可是，还是谢谢你。”

　　芙蕾露出温婉的微笑。

　　雷真第一次看到芙蕾的笑脸，就像玉兰花般恬静而可爱。

　　摇着尾巴的狗狗们也一副开心的样子，让雷真没办法再多说什么了。

　　“……我听说了喔，〈多重的轰鸣〉（Surround Itoar）似乎连战连胜啊。”

　　从救出的十三只狗中，芙蕾选择了四只做为她的新战力。

　　成群的〈加姆〉发挥出超乎想像的强大力量。

　　——正因为它们是禁忌人偶，故拥有高度的自律性，正因为是量产机，能力需求也相对较低。

　　就算同时操纵这么多人偶，对芙蕾的负担依然很少。

　　犬群的〈狩猎〉让芙蕾连战皆捷，在雷真与洛基因伤缺席的期间获得五战全胜的佳绩。

　　就在昨天晚上，她打败了第九十三名。

　　“增加得还真多啊，它们名字叫什么？”

　　“拉比、利比耶拉、路比、雷比那、罗宾。”

　　“……抱歉，我记不住，可不可以就叫Ra、Ri、Ru、Re、Ro啊（注6）？”（6　ラリルレロ（Ra、Ri、Ru、Re、Ro）是日文五十音表的其中一行，正好是拉比、利比耶拉、路比、雷比那、罗宾各自名字的头一个字。）

　　芙蕾露出困扰的表情，“呜……比起那件事，”地改变了话题。

　　她轻轻递出提在手上的篮子。

　　“这个、午餐，三明治。”

　　似曾相识的场景。不过，现在的芙蕾是抱着好意的，所以应该不是陷阱吧？

　　“好，那就心怀感激地享用——”

　　就在雷真准备接下篮子的时候，夜夜从旁抢了过去。

　　她用黑洞般的瞳孔望着雷真，以缺乏抑扬顿挫的声音说道：

　　“这就由夜夜负责试毒，然后，用嘴巴来喂雷真。”

　　“我拒绝。不过，试毒可以。”

　　“太过分了，雷真……居然只是想利用夜夜……！”

　　夜夜大叫着“这混帐东西——！”并且把三明治一块不留地全塞进嘴里。

　　不一会，夜夜的脸色突然大变，“咳！咳！”地发出剧烈的咳嗽。

　　“没事吧？喂，你加了什么在里面？”

　　“呜……媚药——没办法弄到手的关系，所以我加了大量的兰姆酒。”

　　“……酒？”

　　“想说你会不会因为醉酒失控，做出什么错事……”

　　“错的是你的脑袋好吗？再说，这种东西我还是会吐出来的好吗？”

　　芙蕾失望地垂下头。虽然她似乎没有恶意啦……话说回来，“媚药”又是怎么回事？是想让我臣服于她，然后在夜会上取得有利形势吗？

　　就在雷真陷入沉思时，芙蕾小碎步移动，来到没头没脑地闹着别扭的洛基面前。

　　“洛基，谢谢你、救了、这些孩子。”

　　“……我什么都没做，要谢就去谢那边的笨蛋。”

　　真是不坦率。雷真一边轻抚着夜夜的背部，一边插嘴道：

　　“芙蕾，这家伙啊，因为你差点被杀死而恼羞成怒——”

　　“锵！”尖锐的金属声响起，革鲁宾变形后，用长剑抵着雷真的脖子。

　　洛基的额头上冒出青筋，火红的双眼发出危险光芒。

　　“想死吗？”

　　“正合我意，之前的那笔帐，我现在就来跟你算清楚。”

　　夜夜与革鲁宾蓄积魔力，摆出临战姿态，一触即发。芙蕾赶紧介入两个人中间。

　　“洛基，打架、坏坏！雷真、有可能会、成为家人呀！”

　　室内变得一片寂静。

　　“呜……啊……呜？”

　　芙蕾左顾右盼后——终于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脸上“碰”地冒出火来。双眼不停转着圈，变得手足无措。

　　接着她高高举起双手，做出像是在召唤恶魔般的动作，飞也似地逃出病房。

　　“……呃，那家伙、刚刚说了什么？”

　　在脑袋停滞的雷真面前，夜夜坏掉了，斗大的泪滴不断溢出：

　　“果然你们两个人是……那、种、关、系……！”

　　四周忽然“轰隆隆”地发出神秘的地震，天花板上的灰尘掉落下来。雷真不禁全身颤抖，虽然搞不太清楚状况，不过似乎有个白衣的杀人鬼就要诞生了！

　　于是雷真鞭笞着疼痛的身体，从窗户一溜烟逃了出去。

　　死命地狂奔。究竟是怎么逃跑的，因为太拼命的关系，连他自己也完全不记得路径。

　　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瑟缩在屋顶上。屏住呼吸偷偷往下瞄，便看到化身为罗刹的夜夜正四处搜索着雷真。他小心翼翼地把头缩回去。

　　虽然觉得很对不起夜夜，不过，还是性命比较重要啊。

　　仔细回想起来，这次夜夜也帮了他很大的忙。

　　这次的事件要说雷真彻底违反了命令也不为过，但，硝子却什么都没说。从中调停的，应该就是雪月花三姐妹了。

　　雷真一回想起当时的硝子，还是会忍不住蜷起身体。硝子不发一语地看着雷真，整整五分钟。那是比受到斥责还要难受百倍的一段时间。硝子的眼神很明显地警告着他：‘没有下一次了’。

　　就在这时，雷真背后的门忽然打开，让他的心脏用力跳了一下。

　　“……是你啊，丢下洛基没关系吗？”

　　带着五只狗的芙蕾呆呆地站在原地。

　　她发现雷真后，再度红起脸，准备逃走。

　　……但最后又停下脚步。她转身面对雷真，深深低下头。

　　“对不起。”

　　“啊？如果你是指夜夜的事情的话，就不用在意了，她总是这样的。”

　　“呜……不是，是洛基的事。洛基、对那孩子、用大炮的炮弹……攻击了。”

　　是指夜夜被炮弹打到的事情啊？

　　雷真阖上双眼，回想洛基在病房的样子。

　　吊着手臂，拄着拐杖，缠满绷带，而且全身上下都肿了起来。难得是个天生的美型男，在那种状况下也白费了。

　　雷真轻轻一笑，满不在乎地说道：

　　“如果你是指那件事的话，总有一天我会跟他把帐算清楚的。在夜会上。”

　　“……没关系吗？只要你去向执行部提告……洛基就会失格、喔？”

　　现在回想起来，洛基的行动其实都是一贯的。

　　夜会是以性命为赌本的零和游戏——也有死亡的危险性。而洛基为了不要让芙蕾背负那样的风险，才会试图让芙蕾远离夜会，同时也想把像雷真这样的危险人物，自己亲手排除掉。

　　洛基为姐姐着想的心情，与雷真为妹妹着想的心情，想必是一样的。

　　“毕竟我曾输给那家伙一次啊。在这笔帐还没跟他算清楚前，要是他失去资格了，我也会很困扰。”

　　芙蕾睁大眼睛，接着，莫名害羞地低下了头。

　　就像是要逃离雷真的视线一样，快步走向屋顶的边缘。

　　芙蕾将手放在围栏上，注视着西落的太阳。

　　雷真也站起身子，走到她的身边。芙蕾的脸看起来很红，不过应该是夕阳照耀的关系吧？雷真眺望着燃烧般的夕阳，静静向她问道：

　　“你要继续参加下去吗？夜会。”

　　“呜……因为、需要禁忌的秘术。”

　　“禁忌？”

　　“为了让洛基、跟我的心脏……恢复原样。”

　　不知何时会停止跳动，也隐藏着失控危险性的机巧心脏。那种东西，不可能让它一直装在身体里的。

　　但是，要取下来的话就需要替代的心脏，而脏器的制造是一种禁忌。

　　“要由你来做吗？我看洛基那家伙，应该也是在想相同的事情喔？”

　　“……因为我、身为姐姐该做的事、一件都没做过。”

　　芙蕾说话的侧脸，显得十分凛然，平常软弱的态度就像是假的一样。

　　“我、来做。就算是雷真，我也不会输。”

　　“好，正合我意，那就在夜会上一决胜负吧。”

　　雷真不是用无法动作的右手，而是伸出左手要求握手。

　　芙蕾的身体颤抖了一下。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那么慌张，她的双眼不停旋转，一副不知所措地握向雷真的手。

　　她莫名其妙地握得很用力，而且还是用双手。因为芙蕾的表情看起来很拼命的样子，让雷真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抬头看向天空，便发现了今晚的第一颗星星。

　　今晚，夜会也要开始了——

　　就在此时，从握着手的两个人背后，传来了声音：

　　“雷真……！”轰轰轰。

　　“呃！”

（插图245）

后记

　　大家好，我是海冬零儿。

　　为各位献上的是MF文库J本月的注目焦点（※虚张声势）——机巧少女2。

　　首先恕我唐突，请各位仔细看看封面上的女孩子。

　　其实，我这次对〈矜持胸部的君临者〉（Flat Master）LLO老师提出了‘软绵绵’的请求啦。咿呀呀呀！LLO老师的粉丝们可以崇拜一下我跟庄司先生（责任编辑）的无谋之勇喔——啊啊！请不要扔石头啊！

　　说到无谋之勇，这次我说什么都想要尝试一下变型机器人啊。

　　我为了说服周遭的人而用3D制作了一份参考资料。从“多边形制图？那是什么？好吃吗？”的状态开始，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做出一个贫乏的变形动画。而对我这份执着感到畏惧——基于怜悯——的庄司先生也无奈地发出了“GO”的指示。最终还由LLO老师很帅气地进行设计。革鲁宾好帅呦，革鲁宾。

　　当然，除了革鲁宾之外，我在其他方面也是对LLO老师全盘依赖。

　　海冬零儿也对目录页的SD人物心花怒放、对卷首插图的狗狗心花怒放、对角色介绍页的雷真心花怒放对洛基心花——老是在心花怒放啊！

　　芙蕾的围巾设定也是LLO老师的点子。而当我看到封面图中的〈锁链〉这个点子时，就在重要的桥段埋入了与其对应的文章。

　　然后，关于这次的主题啊。

　　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该怎么说？就是一篇杂乱无章的故事。正当我为此感到烦恼的时候，是LLO老师对重点的地方提出了建议，才让整篇故事有了一个骨干。

　　等等……“主题”应该是故事的重点吧！这作者到底是有多依赖画师啊？

　　LLO老师，真的谢谢你！我会更努力的，请你不要抛弃我！

　　接着是特别报导：机巧少女漫画版即将在月刊comic alive开始连载了！

　　担任绘图的是高城计老师。各位可以在与LLO老师不一样的风格和路线上，享受到可爱的夜夜或是西格蒙特喔～comic alive是我从业余时代就存在的梦想，所以现在真的是期待得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本作明明才出到第二集，这种展开的迅速程度简直异常。这全都是多亏庄司先生挺身而出展开全方位爱的攻势所赐啊啊啊。

　　关于庄司先生，我完全不晓得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休息……或者根本就没有休息。当海冬零儿在猎捕恐龙的时候、与变形机器人玩耍的时候，庄司先生都在拼命工作中。谢谢你！不过请你休息一下吧！不然我超级愧疚的！

　　另外，在前几天，原田瞳小姐演唱的‘MACHINE DOLL’发售了。

　　充满力道却又缥缈奔放、滋润人心的歌声让笔者相当陶醉，于是不断重复播放、一听再听。原田小姐是天使！

　　作词家的LINDEN老师填出了非常美丽而惹人怜爱的歌词，而说到这个歌词啊、真的是……意义深远啊（指后续展开的意义上）。有兴趣的你，请务必注意相关情报。在作品的官方网站上也可以听到喔～

　　在暗自摸索中起步的机巧少女，似乎带着某种强烈的气势不断延展着。但是，如果没有阅读本作品的你，这股气势就会立刻被吹散。

　　所以我也非常拼命。为了不要让这股气势中断，拼命地写着后续的故事，因此今后也请多多指教！

　　那么，期望下次能在机巧少女3与你见面！

　　2010年2月 海冬零儿

（插图247）

大家好，我是画图的人。就这样，为你献上的是机巧少女第二集。

有海冬老师帅气的变形人偶哟。为了作画资料而亲手制作变形动画的老师真是太厉害了。很可惜因为一些大人的内情而让那方面的插画很少，不过在构造上是真的可以变形的。

就这样（？）下一集应该也将是变形啦、大小姐啦、又精彩又帅气地装满满的状态，敬请期待。